

М. ГОРЬКИЙ

阿路塔毛奥甫家的事情

譯者  
樹華



ДЕЛО АРТАМОНОВЫХ  
(1905)

873.37  
毛塔路

# 阿路塔毛奧甫家的往事

高爾基著

樹華譯



3 0532 0545 0

生 活 知 識 出 版 社 印 行  
一 九 三 七 年

## 全集緣起

世界大文豪M·高爾基一生的作品是太多了，其中譯成中國文字的，也已經不少，然而對於這樣偉大的作者的作品，我們以為在國內應該有全集刊行，一來藉以紀念偉人對於人類貢獻的豐功偉業，二來也使讀者便於閱讀保存，我們不揣冒昧，便決定了先刊行M·高爾基小說全集。

M·高爾基的小說，譯成中文的，實在不在少數，但經我們與原文對照校閱之後，不客氣地說，發見很少有忠實原文的，幾乎最少的也有二三十處錯誤，多的，那簡直可以說是全篇無一是處，因此我們決定要刊行的全集，無論有無中譯本，一概另行由原文翻譯，不過竭力盡尚無中譯本和譯本太差的先譯，預計在三年之內出齊，希望讀者和贊助我們的宗旨的朋友，給我們可能的帮助！

# 阿路塔毛奧甫家的事情

一

在農奴解放後兩年，主的顯聖祭那天，推赤克·尼古拉教堂附近的教民們，在祈禱的時候，看見一個外鄉人；這人冒昧地擠進羣衆間去，把一對昂貴的蠟燭放在德略毛維也鎮人們最崇敬的神像前。他是一個很壯的人，生着多而鬈曲的鬚髮，很激動地禱告着。在他那小帽子下，露着黑色的，像吉卜塞人的鬈曲的頭髮，鼻子很大，叢生密積的眉毛下邊，矇矇地睜着兩只灰裏透青的眼睛。惹人注意的是當他放下手去，他那寬大的手掌竟達到膝頭。

到十字架去，他走在這鎮裏的體面人們一排裏；這特別使人們不高興。當祈禱作完了後，德略毛維也鎮的體面人們聚到教堂的廊下，開始尋思着談起這一個外鄉人來。有一位說他是個牛販子，另外一個却說他是一個鄉村的執行吏，但鎮上的執行吏耶夫謝依·巴伊瑪可甫，一個心懷善良愛好和平而身體不大健康的人，輕微地咳嗽着說：

「大約是，——打闊人家來的，打獵的或旁的什麼陪着貴老爺們逍遙的人。」



但織布匠包米亞洛甫，一個又醜又麻而又愛說人家壞話的不安分的淫棍，外號叫『守寡的螳螂』的，大聲惡意地說：

「看見麼，——他的爪子多末長呀？那個走像，彷彿所有鐘樓的鐘都是爲他響的。」

一個寬肩膊大鼻子的人，踏着穩定的大步沿街走着，彷彿走在自家的田裏似的；他穿着青色料子很好的毛布外套，漂亮的皮靴，兩手插在衣袋裏，胳膊緊夾着兩脇。他委託過了做聖餐的女人耶路姐司凱亞詳細地探聽；現在在人們隨着鐘聲散了去吃點心的時候，他是被包米亞洛甫邀着到他那生着覆盆子的花園裏去吃晚茶。

吃過飯後，德略毛維也鎮的另一些人看見那陌生人在河邊，男爵拉司基家那塊地叫『母牛舌』的沙灘上；他向着灌木叢走去，用整齊的闊步量着沙地，手搭着涼蓬向鎮裏，向奧克亞和牠的糺曲的淺的支流，向低窪的蛙塔拉克沙河望着。德略毛維也鎮的人們都很謹慎，沒有人肯向他喊，問他是什麼人和做什麼的？但他們同意地差了警察馬師克·司徒巴，鎮上好談諧和酗酒的人去問；他沒有羞耻地，當着所有的人，也不管有沒有女人，就脫下了他的制服褲子，却沒有取下他那皺摺了的制帽，從淺處涉過了蛙塔拉克沙河，挺着他那吃滿了酒的肚子，邁着可笑的笨重的脚步，走向那外鄉人去，同時爲了壯胆，特別高聲地喊問：

「你是誰？」

並沒聽見外鄉人回答，可是司徒巴却回過頭來向着村人們說：

「他問我：你生得怎麼這樣醜？他那激怒的眼睛，像是海盜的。」

黃昏的時候，在包米亞洛甫那生着覆盆子的花園裏，做聖餐的女人耶路姐司凱亞，一  
兩這頰下垂的著名的女巫和女預言家，睜着可怕的大眼睛，向闊人們胡說道：

「人們叫他——依立亞，姓——阿路塔毛奧甫，說是爲他個人的事業，希望住在咱們  
這里，但什麼事業，——我可沒問。打佛路高洛德那條路來的，在三點一刻，又從那條路  
走了。」

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而且既不足以認識了這一個人，也沒有什麼興趣，不過像什麼  
人在夜里敲了幾下窗戶而逃匿了，對於未來的命運，並沒有什麼預示。

過了三星期，事情的痕跡幾乎已經從鎮上人們的記憶裏消逝了，突然阿路塔毛奧甫出  
現了，同着自己的三個孩子一直到巴伊瑪可甫家去，單刀直入地說：

「啊，你，耶夫謝依·米特立赤，幾個新來的人請你指導，請帮我在你的鄰近過起一  
種好生活來。」

他簡單而合理地述說，他本是古路司克男爵拉司基那里的人，他們的祖產在拉塔河岸

上；過去他曾做過男爵喬治家的店員，但農奴解放後，他從那裏出來，得到了一筆很好的報酬，就決心幹起自己的事業，開一個織亞麻布的工廠。他自己是一個鯨夫；孩子們老大叫彼得，駝背的叫尼基達，第三個叫奧列師凱的是他的侄子，但過繼給他依立亞了。

「我們這裏的農人不大種亞麻。」巴伊瑪可甫有點猶豫地說。

「努力多種一點。」

阿路塔毛奧甫的聲音是沉濁的粗嘎的，他說話彷彿在敲着一面大鼓；但巴伊瑪可甫的半生都是過的小心翼翼的種田生活，說話很安靜，彷彿怕吵醒什麼惡魔似的。睺着他那慈和而憂鬱的，像百合花似的眼睛，他注視着阿路塔毛奧甫那像石頭般立在門口的孩子們；他們都很不相像：老大像他的父親，生着寬肩膊和下垂的眉毛，眼睛很小，像是熊的；尼基達的眼睛像女人的，大而且藍，跟他穿的襯衫一個色；阿列克謝依是一個有鬚髮的，姣好的漂亮人，皮膚很白，樣子清秀而愉快。

「有一個要入伍嗎？」巴伊瑪可甫問。

「不，我需要自己的孩子們；已經都弄到了免役令。」

同時，向孩子們揮了揮手，阿路塔毛奧甫吩咐：

「出去吧。」

但當他們小的隨着大的，一個跟着一個地出去了後，他把他的大手掌放在巴伊瑪可甫的膝上說：

「耶夫謝依・米特立赤，我，不會客氣，打算跟你作了親家：把你的女兒給了我的大孩子吧。」

巴伊瑪可甫十分驚訝，一下從椅子上跳起來，搖着手：

「你說什麼，天哪！我頭一回看見你，你是誰——我還不知道，可你——怎麼！我只有一個女兒，嫁人還太早哩，再說你並沒看見過她，也不認識——怎麼……你說什麼？」

但阿路塔毛奧甫在他那卷曲的鬍子下露着微笑說：

「關於我——請你問警察隊長去，他受過我們男爵很大的好處，並且男爵給他寫了信，叫他對我幫忙一切。我的壞話——你不會聽到，我敢向你担保——當着神聖的神像。我知道你的女兒；關於你在鎮上的一切，我都知道；我不做聲地到這里來過了四趟，探聽過了一切。我的大孩子也來過這里，還見過你的女兒，——不用不放心吧！」

巴伊瑪可甫激動的彷彿有一只熊靠在了他身上似的，他請求他的客人：

「你等一下……」

「短期間——我能夠，但長久的延遲——年紀將不允許了，」客人嚴厲地說，同時由窗戶裏向着院子大聲喊：

「來，給主人行禮來。」

當他們告別走了，巴伊瑪可甫驚懼地注視着神像，畫了三次十字，自言自語地：

「上帝——饒恕我吧！他們是怎樣的人呢？望你保佑我免災。」

他取了手杖，慢慢地踱進花園裏，在那里他的妻跟女兒正在菩提樹下熬果子醬。肥胖的漂亮的妻問：

「剛才在院子裏站着的那幾個年青的人是誰，米特立赤？」

「不知道。娜泰莉亞呢？」

「上庫房裏拿糖去了。」

「拿糖，」巴伊瑪可甫沉悶地重複着，坐在了沾着泥草的椅子上。「糖。不，人們的傳說是眞的：自從農奴解放了，人們更要不安生了。」

妻詳審地看着他，耽心地問：

「你——什麼？又不舒服嗎？」

「我覺着心裏煩悶。看樣子——這個人要來替代我的位置。」

妻開始安慰他。

「滿沒要緊！現在由鄉裏到鎮上的人或者少些了。」

「哼，是少了，來幹什麼。我當下沒有話要跟你說，讓——我細想一想……」

過了五天，巴伊瑪可甫病了，又待了十二天，他死了；他的死給了阿路塔毛奧甫和他的孩子們非常深刻悲哀的印象。當村長病着的時候，阿路塔毛奧甫來看了他兩次，他們單獨地談論了很久；在他第二次來的時候，巴伊瑪可甫把他的妻召呼進去，疲倦地把手放胸上說：

「啊，——跟她說吧，在地球上的事情跟我顯然已經沒關係了。讓——我歇一歇吧。」「跟我來，烏莉亞娜·伊瓦奧甫娜，」阿路塔毛奧甫命令地說着，也沒有看主婦跟了他來沒有，就從屋裏出去。

「去吧，烏莉亞娜，一定地——這是天意，」看見妻猶豫地沒跟客人去，村長低聲地勸她。她是一個聰明的女人，有個性，對什麼事情都要考慮；但這回出去了約摸一點鐘，她却擦着眼淚回來，動着她那長而好看的睫毛，向丈夫說：

「怎麼，米特立赤，顯而且確實是命啊，上帝保佑我的女兒吧。」

晚上，她把穿得很華美的女兒帶到丈夫的床前，阿路塔毛奧甫把兒子推上前去，男孩

子同女孩子誰也沒看誰地互相握住了手，垂着頭跪下，巴伊瑪可甫出着長氣，把祖傳鑲有珍珠的木質神像舉在他們頭上：

「用父親和兒子的名義……主啊，不要對我唯一的孩子停止了慈愛啊！」  
並且嚴厲地向着阿路塔毛奧甫：

「記住，——你要當着上帝答應好生看待我的女兒！」

阿路塔毛奧甫的手觸着地板地向他行着禮：

「知道。」

一句安慰話也沒有對未來的兒媳說，幾乎沒有看她和他的兒子，用頭向門口擺着：  
「走吧。」

但當禱告完了後，他蹲踞在病人的床上堅決的說：

「請安心吧，一切都要照着需要去進行。我——沒被過責地伺候了我們男爵三十七年；他是人，不是上帝，是不仁慈的人，使他歡喜是很難的。至於你，親家母烏莉亞娜，將來一定很好，你既是站在了我的孩子們的母親的地位，以後他們對你會服從會恭敬的。」

巴伊瑪可甫聽着，默默地注視着角落裏的神像，隨即低泣起來，烏莉亞娜也哽咽着，但這位却抱怨地說：

「唉，耶夫謝依·米特立赤，你保養得不大好，這要就死了，未免有點太早。你於我  
是多末需要，極端地！」

他用手捋着鬍子，深深地歎了口氣。

「我知道你的事情：你十分聰明而且誠實，如果你跟我住上五年，我們準成功好多事  
業，——現在——上帝的意志！」

烏莉亞娜悲傷地喊：

「你幹什麼，烏鵲，總是呱啦，你吓嚇我們幹麼？還能……」

但阿路塔毛奧甫站起來，像對着死屍般地向巴伊瑪可甫鞠了一躬。

「謝謝你的信任。請原諒，我必須到奧克亞去，那里有一只小船載着我的家私到了。」

「木頭人，對於訂婚的兒子和新娘，連一句祝賀的話都沒有說！」

丈夫制止她：

「不要痛苦，不要攬我。」

想了想又說：

「你——去依靠他；這個人大概比我們強。」

巴伊瑪可甫很榮耀的，被全鎮的人和所有五個教堂的教士們送着殯埋葬了。阿路塔毛奧甫走在棺材後頭，緊跟着死人的妻跟女兒；這使得鎮上的人們很不高興；駝背的尼基達走在父親的身後，聽見了羣衆的咆哮：

「不認識他是誰，可他倒突然爬到頭一個位子去。」

包米亞洛甫轉着他那圓的像橡樹花似的眼睛，高聲的說：

「死人耶夫謝依和烏莉亞娜——都是謹慎人，他們活了這末大沒做過什麼事情，許是有什麼秘密，也許是這個鳥用手段引誘了他們，不的話他們跟他難道說會成了親戚？」

「是，黑暗的事。」

「我也說——黑暗的。一定是——造假錢。可是，巴伊瑪可甫活着的時候，是一個多未誠實的人哪，嗯？」

尼基達低着頭聽着，凸出他的駝背來，彷彿等待着給誰打。這一天有風，從人們背後吹着，揚起來的塵土有一百尺高，像烟雲似地在人們後面追着，沒有戴帽子而有油的頭髮上都沾了很多的灰塵。有人說：

「看，阿路塔毛奧甫給咱們蹚起來的塵土粘成了——灰色黑人……」

在埋葬了丈夫後的第十天，烏莉亞娜·巴伊瑪可娃就帶着女兒住到修道院去，把她們

的房子讓給阿路塔毛甫了。他跟他的兒子們歡喜得幾乎狂了，從早到晚地眼裏都發着光，在所有的街上很快地邁着闊步，在教堂前倉促地畫着十字；父親是兇暴的愛高聲說話的；大孩子是乖僻的，沉默的，而且看小胆或者怕羞；漂亮人與列師凱——孩子氣的暴躁，常常大胆地跟姑娘們弔膀子；可是尼基達從太陽一出來，就駛着他那尖的駝背到河沿上『母牛舌』灘上去，在那里有好多烏鵲飛聚在一起，有木匠石匠在建築很長的磚的工人住房，而且在旁邊，靠奧克亞那邊，有了一所很大的用十二越爾梢克(Wiersbaok)——量名，等一·七五英寸——華厚的木頭造成的兩層樓房——一所像監獄似的房子。黃昏的時候，德略毛維也鎮人們聚在蛙拉克沙河的岸上磕着南瓜子和向日葵子，聽着打餅似的鋸子叫聲，鑿子的軋軋聲，鋒銳斧子的砍斬聲，同時嘲弄地追述着建造蛙維浪司克塔的白費；但包米亞洛甫却靜靜地預言着關於陌生人們的每一件不幸的事情！

「春天發水會沖了這不相樣的建築。或者將燒一把天火：木匠們這里那里地抽煙——要燒成平地。」

生着瘡病的牧師瓦西里附和着他。

「在沙灘上建築。」

「他們要開工廠，——酗酒，盜竊，淫蕩的事情都要來了。」

身體魁偉的，充滿着脂肪的，各部份都漲大的磨坊兼旅店老闆路凱·巴爾司克，用生銅鑄似的嘎聲安慰人們：

「人越多，——吃飯越容易。沒什麼，讓他們工做吧。」

尼基達·阿路塔毛奧甫非常地招鎮上人們笑；他在一塊大四方地上把樹叢的小樹砍掉或者連根拔下來，整天價打蛙塔拉克沙河裏往外弄大塊的泥，從沼地裏剷泥草，而且把駝背向天地拉着他那獨輪小車，載着泥草在沙灘上分散開成一些小黑堆。

『他要開菜園子吧，』鎮上的人們猜測：『多末傻啊，難道說沙土能變得長了苗？』

當太陽西下，阿路塔毛奧甫家的人們，由父親領着一個跟一個地從渡口涉着河，他們的影子倒映在綠色水上的時候，包米亞洛甫指着說：

「看，看，——那駝子的影子！」

於是人們都看見走在第三個的尼基達的影子，奇怪地顫動着彷彿比他哥哥的長影子更笨重。有一天下了大雨後，河裏的水漲了，不知道駝子給水藻絆住了腳還是走到了深溝裏，他沉入水裏去了。所有站在岸上旁觀的人，都痛快地大笑起來，只有奧莉古士凱·奧洛娃，醉漢鐘錶匠的三十歲的女兒哀求地喊：

「喫呀，喫呀，——淹下去了！」

她挨了一摑。

「別叫。」

走在後頭的阿拉列克謝依潛入水中，抓住了他的哥哥，使他站直了；可是當他們兩個渾身泥水地走到岸上，阿列克謝依直然地向村人們走去，他們給他讓開了道，但有人小胆地說：

「你個，畜牲……」

「人們不高興咱們，」彼得說；父親一面走着瞥了他的臉一眼：

「待些日子，——他們就會高興了。」

而且罵尼基達：

「你，笨驢！看着你的脚下，不要淨惹人發笑！我們不能在譏笑下討生活，渾蛋！」

阿路塔毛奧甫一家人過活着跟誰也不來往；給他們管理家務的是一個很壯的，渾身上下都穿着黑衣服的老太婆；她用一塊黑手巾包着頭，手巾的兩端露着兩只犄角；牠說話有點大舌頭，說得很少而且不大清楚，幾乎不像俄國話；由她嘴裏，關於阿路塔毛奧甫家的事情，什麼也探聽不出來。

「他們在模仿和尚，強盜們……」

人們知道的是父親跟大兒子常常到附近的村莊去，鼓勵農人們種植亞麻。在這樣的行動上，有一次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受了逃兵們的攻擊；一個兵給他用在一根皮帶上繫着的有兩磅重的練子錘打死了，另一個給他打傷了腦袋，第三個逃跑了。對於這樁事情，區警長很讚美阿路塔毛奧甫，但窮苦的依里因斯克教區的年青牧師却固執地說是兇殺的流行症，——留在教堂裏祈禱了四十夜。

秋天的晚上，尼基達給父親和兄弟們念聖賢的傳記，和教堂裏神父們的功課，但父親時時跟他打岔：

「這種高奧的道理，我們的聰慧是達不到的。我們——做工的人們，關於思想這個，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活着是住簡單的事情上。死了的男爵尤里讀了七千部書來研究這種思想，結果對於上帝的信仰都沒有了。他遊歷遍了全球，會被所有的國王歡迎，——有名的人！但——開設一個織布廠——却沒成功。同時——不善設計，就不能說自己沒錯。這樣他一輩子就全指着農民供給麪包過活。」

他說話時字的發音很清楚，使他們都傾心地聽着；這樣他又教訓孩子們：

「你們的生活，將來要很困難，你們自己就是法律和保護者。我，嗯，並不生活在自己的意志上，但——像是被命令着。而且我明白：這並非必要的，但我不能改了；事情

不是我自己的，是主人的。如果自己的聰慧不羼加上主人的，不只害怕照着自己的心思去工作，而且還沒有勇氣去思想。聽見嗎，彼得？」

「聽着哩。」

「唵。要懂了。一個人活着，可是要像沒有他自己似的。當然，不自己去幹，「聽從旁人的支配，責任要比較小。沒有責任，生活是比較容易，是的——意義也小。」

有時候他談論一個或兩個鐘頭，老是問：「聽懂了沒有，孩子們？」他垂着腳坐在爐子上，用手理着他那鬍子的卷圈，同時一點不着急地，像由一條練子上一個環一個環向下摘似地說着語句。在大而清潔的廚房裏溫暖的黑暗中，窗戶外邊暴風雪在吹着哨子，把玻璃擦得很亮。或者在青色的空氣中發着寒冷凍結的破碎聲。彼得坐在桌子旁邊，油燭的前面，翻弄着紙張，不很嚮地撥着算盤的骨頭珠子；阿列克謝依幫着他；尼基達很巧妙地用柳條編織着籃子。

「要知道，——自由是皇上給我們的。這是必須要弄明白：為什麼給我們自由？沒有原因你不會放一隻羊去自由地尋食，可是現在——所有人民，幾千萬的被解放了。這意思是：皇上明白了——從地主那里他得不到什麼，他們自己都消費了。對於解放農奴，男爵喬治也很懷疑，曾對我說：不自願的工作——沒有利益。這顯然地對我們的自由工作有了

一種信託。現在就是當兵的，也將不去抗二十五年的槍桿；而——去做工！現在每個人必須在跟他相宜的事業裡來表現他自己。貴族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你們自己就是貴族，——聽見了沒有？」

烏莉亞娜·巴依瑪可娃在修道院裏住了將近三個月，當她回了家後，阿路塔毛奧甫有一天問她：

「婚禮早點舉行吧？」

她很激動，含怒地瞪着眼睛：

「你說的是什麼話，想一想！父親死了不到半年，可你……難道說你不知道這是罪惡？」

但阿路塔毛奧甫嚴厲地截住她：

「這是罪惡，我倒不明白，親家。一般大人物做的更大的罪惡，上帝却容忍着。我——需要她；彼得也需要一個主婦。」

於是她問：她有多少錢？她回答：

「給女兒的不能比五百再多！」

「多給點，」這個大農人注視着她，肯定地冷冷地說。他們互相對着坐在桌子旁邊，阿

路塔毛奧甫——以肘支着下頰，把兩只手的手指都插進他那濃密得像羊毛似的鬍子裏，女人却皺着眉頭，怔忡地筆直地坐着。她已經三十好幾歲了，但顯着並沒那末老，在她那豐滿的紅潤的臉上，她那雙灰色的聰敏的眼睛，嚴肅地發着亮光。阿路塔毛奧甫站起來伸直了腰板。

「你真漂亮啊，烏莉亞娜·伊婉奧芙娜。」

「你還有什麼話好說嗎？」她激怒地輕蔑地問。

「沒什麼要說了。」

他沉重地踏着腳不大高興地走了出去！巴伊瑪可娃從後邊注視着他，不一會她的眼睛着了冰似的鏡子，有點憂愁地低聲說：

「長鬚子的惡魔。干涉……」

感覺着自己在這個人面前危險，她便上樓去找她的女兒，但娜泰莉亞沒有在，從窗口她望見她在院子裏街門旁邊，跟她一塊站着的是彼得。巴伊瑪可娃很快跑下樓來，站在台級上喊：

「娜泰莉亞——家來！」

彼得給她行禮。

「這不對，好孩子，沒有母親陪着就跟她的女兒交接，以後不要這樣！」

「她是我的新娘子，」彼得說。

「什麼也是一樣；這是我們這裏的風俗，」巴伊瑪可娃說，但她又問自己：

「我為什麼要發脾氣？年輕的人們，不該戀愛？這樣不大好。好像我在忌妒女兒。」在屋子裏她狠狠地扯着女兒頭髮，禁止她下次也許再跟未婚夫面對面地談話。

「誰說他跟你訂了婚，可是還——許是雨，也許是雪，也許將來結婚，也許——不，」

她嚴厲地說。

黑暗的恐怖擾亂了她的思想；過了幾天她去找耶路妲司凱亞請問將來的事情，——對兩頰下垂的肥壯的，像一口鐘似的女巫，所有鎮上的婦女都告訴出她們的罪孽，恐怖和憂愁。

「這個我沒有什麼可以預言的，」耶路妲司凱亞說：「我對你，親愛的，坦白地說：你對這一個人要管牢。我在額上的眼睛還沒有老，——我知道人們，我詛咒他們，像詛咒我的紙牌。你看，他多末順利，所有他的一切事情都像球似的滾着，我們的農人們却只是由於忌妒對他惡意地唾棄。別，親愛的，你不要怕他，他不是一隻狐狸，是一隻熊。」

「是的，一隻熊，」寡婦同意地長嘆着，對預言家詳細地述說：

「怕；從第一次，當他要我的女兒訂婚的時候，——就怕了他。突然，像是雲彩上掉下來的，沒人見過他，就跟我們作了親戚。難道說這是常有的？我記得，他說話的時候，我注視着他那盛氣凌人的大眼睛，所有他說的話我都同了意，從各方面我都同意，彷彿他塞住了我的喉嚨。」

「這就是表明……他相信他自己的力量，」聰明的做聖餐的女人解釋地說。

但一切都不能使巴伊瑪可娃安心，雖說女巫引導着她從她那黑暗的，充滿着令人窒息的草藥氣息的屋子出來離別時說：

「記着……呆子只有在故事裏才能成功……」

她懷疑地高聲讚美着阿路塔毛奧甫，那末高聲，那末多數，彷彿她被收買了。但，大的，色黑而乾得像鹹魚似的馬提莉娜·巴爾司凱亞不贊成地說：

全鎮的人都為你嘆息哩，烏莉亞娜；怎麼你一點都不怕這個新來的人呢？唉，看吧！一個駝背的孩子不會沒有關係，做父母的生了這樣的醜東西，決不會是由於小的罪孽……」

寡婦巴伊瑪可娃很困難，所以她常常打女兒；她自己也覺得出跟女兒的發氣並沒有理由。她竭力地想着少見她的租客，可是他們却常常跟她對面地站着，用驚懼使她的生活變

得暗淡。

冬天不知不覺地偷偷地降臨了，鎮上突然襲來了狂號的暴風雪和嚴寒的結凍；糖似的雪堆塞滿了街道，鳥巢和教堂的圓頂戴上了白色的帽子；河流和污水的沼澤被釘上了一層白鐵；在奧克亞河的冰上，鎮上的人跟附近村子裡的農夫們的拳鬥開始了。阿列克謝依每一個節日都去參加鬥拳，可是每次都是帶着憤怒和打敗回家來。

「什麼事，奧列沙？」阿路塔毛奧甫問：「莫非這裏的拳術家比我們那里的強？」

阿列克謝依強自默默地忍耐着，用一個銅錢或者一塊冰磨擦着傷痕，兩只鷹眼裏射着怒光，但彼得有一次說：

「阿列克謝依拳鬥很勇敢，這是鎮上的人合起來打他的。」

依利亞，阿路塔毛奧甫把拳頭放在桌子上問：「為什麼？」

「不愛他。」

「他？」

「所有我們，都一起。」

父親用拳頭擊了桌子一下，震得蠟燭從燭台上掉了下來滅了；在黑暗中聽到咆哮：「你為什麼老像女人似地跟我談到愛情？我不要聽這種話！」

點着燈，尼基達小聲說：

「奧列沙別去打拳了。」

「這——人們要笑話……阿路塔毛奧甫害怕了！你——住嘴，掘墳的人！短命鬼。」罵過了孩子們，幾天後在吃晚飯的工夫，依立亞和善地抱不平地說：

「你們，孩子們，去打熊吧，很好的娛樂！我常跟着男爵喬治到列讚山的森林去，看主人們用獵槍打，非常有趣！」

他活潑地講說了幾件關於打獵意外的成功的事情，於是過了一個禮拜，同着彼得和阿列克謝依到森林裏去，打死了一只大熊，一只老的。於是他們弟兄們跑過去把牠抬了起來；牠扯破了阿列克謝依的短皮外套，抓傷了他的臂部；他們弟兄們終於征服了牠而且帶了兩只小熊到鎮上去，留下打死的獸在樹林裏給狼做晚餐。

「呶，你的親戚阿路塔毛奧甫他們過得怎麼樣？」鎮上的人們問巴伊媽可娃。

「沒什麼，很好。」

「在冬天猪也是馴順的，」包米亞洛甫說。

寡婦自己沒有自信，她開始覺得對阿路塔毛奧甫他們幾次的仇視態度傷損了她，對他們的仇恨暴露了她自己的冷酷。她看出來阿路塔毛奧甫他們節儉地友愛地過活着，堅忍地

做着他們的事情，而沒有什麼惡點可以從他們身上被發見。在遠遠的監視着女兒跟彼得，她很滿意那安靜的矮肥的男孩子有着非他那年紀所應有的莊重，不企圖在暗角裏擠緊娜泰莉亞，不搔她的臂窩，也不跟她耳語些下流話，像鎮上那些將近結婚的男人們作的。依然有一種不可思議的，乾燥的，但深藏在內心的，彷彿得由彼而對女兒生的忌妒似的情緒，使她有點不安。

「將是一個不和氣的丈夫。」

但有一次，她從樓梯向下走的工夫，聽見下面前廊子裏女兒的聲音：

「還去打態嗎？」

「正在預備哩。幹什麼？」

「危險，野獸抓傷了阿列沙。」

「他自己錯了，——不該那末冒火。這意思——你想我也會那樣？」  
「關於你我沒說什麼。」

「咿，你個惡棍，」母親微笑着想，隨即嘆了口氣。「可他——一個呆子。」

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老是固執地跟她說：

「快點舉行婚禮吧，不的話他們自己要等不及了。」

她也看出來必須快點；在夜裏女兒睡的很不安，掩飾不住身上的痛苦給她的疲倦了。

在復活節那天，她又帶她住到修道院裏去，但過了一個月，又回到家裏，看見她那荒蕪了的花園被很好地整理過了，蹊徑上的草鋤了去，樹上的苔蘚剝掉了，矮樹也修剪過而且縛了起來；一切都給有經驗的手做好了。沿着蹊徑走下到河邊，她看見尼基達，——駝子在修理着那給春汛的水沖損了的枝條做的籬笆。在長得過膝的麻布衫下邊，可憐地聳出着他那駝起的脊骨，幾乎掩住了他那有着直而光澤的頭髮的大腦袋；爲了阻止頭髮披散到臉上，尼基達用楊樹條把牠們縛住了。灰色的他站在帶露水的綠葉子中間，像一個老隱士似的，不顧自己地熱烈地工作着；揮着在太陽光裏閃着銀光的斧子，他巧妙地截着一根木樁子，同時輕輕地用像女人那末柔美的聲音唱着教會裏的歌。在籬笆背後，絲一般亮的水閃着綠光，太陽金黃色的返光間，有鯉魚在水裏游嬉。

「上帝幫助你，」女人意外地被感動地說；用帶着溫柔的光的深青眼睛瞬着她，尼基達和氣地回答：

「謝謝上帝。」

「這花園是你整理的嗎？」

「我。」

「整理得很好。你愛花園嗎？」

他跪在地下，簡短地述說他九歲上就被送去跟男爵貴人家的園丁學徒，現在他十九歲了。

「駝了，可是，彷彿並不惡。」女人想。

黃昏的時候，當她同女兒正在樓上喝茶，尼基達立在門口，手裏拿着一把花，在他那黃色的，不漂亮而且憂鬱的臉上帶着微笑。

「請接了這把花吧。」

「這是爲什麼？」受了驚的巴伊瑪可娃懷疑地注視着那美麗的弄得很好的花跟草，——尼基達給她解說，對他的主人他每天早晨必須送花到公主這里。

「就爲這個，」巴伊瑪可娃說，臉赧紅了一點，驕傲地抬起頭來：「難道說我像一個公主？她，不是很好的女人嗎？」

「是的，可你不也是。」

巴伊瑪可娃的臉更紅了，她想：

「這別是他父親教他的吧？」

「呶，謝謝你的好意，」她說，但沒讓進尼基達來喝茶；當他走了後，她傾心地想：

「他的眼睛很美；不像他父親的，準跟他母親的一樣。」

於是她嘆了口氣。

「顯然地，——我們命中註定了跟他們一塊過活。」

她沒大說服了阿路塔毛奧甫等到秋天，從她丈夫死的日子算起滿了一年的時候再舉行婚禮，但具有決心地對親家宣佈：

「只要你，先生！依立亞·瓦西利耶維赤，放棄了這種事業，讓我完全照着我們這裏的好好的老式的風俗安排。這跟你也有好處，一下子你就能走進了我們這裏上流人們的中間去，開始爲人注意。」

「呶，」阿路塔毛奧甫驕傲地說：「非常顯然地我沒有這個意思。」

給他的獨斷傷了的她說：

「這里人們不高興你。」

「呶，他們快要害怕起來。」

同時笑着聳了聳肩：

「還有彼得，也老是唱這種戀愛調子。你們這些可笑的人……」

「可是這種厭惡伸展地快要落到我身上哩。」

「你，親家，別不安！」

阿路塔毛與甫舉起一只長手來，握緊着拳頭，直握成紅色。

「我能夠對付人們，你別老是圍着我跳。沒有愛我也能辦事……」

女人靜默了，她帶着痛苦地焦憂想：

「怎樣的一個野獸。」

這樣，她的舒適的家裏充滿了女兒的朋友，鎮上一些潤人家的女孩子們；她們打扮的都很華麗，穿着老年緞子做的，袖口上有着用紗或者細麻布做出的白滾邊的，絲綉碎花的「沙拉凡」(Shalafan俄國女人穿的一種衣服——華)，戴着有花邊的套袖，穿着山羊皮和他精美皮子做的鞋，上面綴着長的用絲編織的帶子。新娘子給衣服累得有點喘氣，她穿着一件銀色緞子做的沙拉凡，從領口到底邊有着一排鍍金的精緻的釦子，肩上披着一件金色緞子披肩，加飾着白色和青灰色的絲繩；她像凝凍了似地，坐在前邊的屋角處，用一塊帶花邊的手帕擦着臉上的汗，朗吟着詩句：

沿着草原，沿着青翠，

浮着花瓣，浮着蔚藍的天，

春水在波動着，

冷的水，啊，昏亂的……

朋友們宏亮地友愛地，由於女兒的憂愁沉浸在悲哀裏，和着：

他們差我，一個女孩兒，

差我去打水，

我赤着腳，沒有襪子，

喚，裸着體，沒有穿的……

在這羣姑娘們中間，沒被注意的阿列克謝依哄笑着喊：

「這——是個可笑的歌！一個女孩兒穿上綵子，真像一個吐綬雞給裝在錫桶裏似的，可是——你們還喊：裸體，沒有穿的！」

尼基達挨近新娘子坐着，他那新的青色的外套，不像樣子地而且可笑地從駝脊到脖子那裏凸着；他那青色的眼睛，很寬的睜着，很驚訝地注視着娜泰莉亞，彷彿他害怕這個女子要立刻鎔化了消逝了似的。馬提莉娜·巴爾斯凱亞站在門口，完全把門堵住，她轉着眼珠子，用深沉的低音說：

「你們唱的並不悲痛，姑娘們。」

像馬似地邁着寬步，她鄭重地提議必須照着老規矩唱，在結尾必須預備着帶點韻聲。

「人們傳說：『嫁了丈夫——就像被放在了石牆後頭』，這你們知道：牆的堅固——你拆不動，高到——你越不過去。」

但姑娘們不高興聽她；在屋子裏很擠很熱，她們推開老太婆跑出門，到花園裏去了；阿列克謝依在她們中間，像一只蜜蜂在花間似的，他穿着金黃色絲質的小衫，粗剪絨袴子，嚷嚷的快樂的像喝醉了似的。

巴爾司凱亞有點反對地撅着厚唇，鼓着眼睛，高高地提着綢子裙子的前緣，像一陣烟雲似地，跑上樓到烏莉亞娜跟前，警告地說：

「你的女兒快活得不照着規矩，不照着習慣。快樂的開端——糟心的下場！」

巴伊瑪可娃正跪在一只大的精緻的箱子前，急忙地翻着；在她周圍的地板上床上，像廟會上擺的攤子似的，散佈着零綢子片，亮緞子，莫斯科紅絨布，細絨的披肩，絲綸子，綉花的手巾；一道寬的太陽光照在一些明亮的織造物上，閃着各種不同的顏色，像黃昏的雲霞似的。

「這是不對的——新郎在沒結婚前住在新娘子家裏，必須讓阿路塔毛奧甫他們搬出去……」

「你早點說呀，現在說這個是太晚了，」烏莉亞娜伏在箱子上咆哮，她具有着相同的愁

容，而且聽着那低聲音：

「人們說，你——怪聰明，所以我沒說。我打着——你自己想到了。我還幹什麼？我，——倘如說了實在的，人們不去實踐，上帝是要計算的。」

巴爾司凱亞像一座碑似的站着，頭梗直着一動不動，彷彿一個大酒杯，裏面滿滿地裝着一下子智慧；沒等着回話，她就向門口走去，但烏莉亞娜跪在一些顏色發光的布中間，帶着憂痛和恐懼低聲說：

「上帝，——幫助我吧！別褫奪了我的理性。」

門口又有了動聲，她趕緊把頭藏進箱裏，掩飾着流下的淚；尼基達在門口：

「娜泰莉亞叫我來看一看，你要不要人幫助。」

「謝謝，親愛的……」

「在廚房裏，奧莉古士凱·奧洛娃把糖漿倒在自己身上了。」

「哼，——你幹什麼來？怪聰明的小女孩子，——給你做新娘子……」

「誰跟我結婚……」

「在花園裏菩提樹下，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葛夫立拉·巴路司基，新娘的教父，包

米亞洛甫和皮匠任起良，一個眼睛發呆的人，還有車匠方洛泡奧甫，圍坐在一張圓桌旁，

喝着啤酒；彼得靠着菩提樹站着，他那黑色的頭髮上擦了很多油，使得頭像一個鐵的，他在恭敬地聽着老人們的談話。

「你們這裏的風俗兩樣，」父親深思地說，但包米亞洛甫吹：

「我們這裏是大俄羅西人民的發源地！」

「而且我們——是正統。」

「我們村莊的風俗……」

「很多毛路德維人，楚瓦士人(Mordwei, Chuwash)都是芬蘭人——華。」

姑娘們帶着尖聲和嗤笑，擁擠着跑進花園來，用沙拉凡做了一個光華的花圈圍上桌子，唱起讚美歌：

噢，偉大的親家，

是啊，依立亞·瓦西利耶維赤

走頭一步——折斷了腿，

走第二步——折斷了另一只腿，

可是第三步——絞斷了頭。

「這是什麼光榮！」阿路塔毛奧甫驚訝地喊，轉向兒子，——彼得謹慎地笑了，一面扯

着自己的耳朵向姑娘們注視着。

「你——聽吧！」巴路司基大笑着勸說。

那太少了對我們的親家

還要帶去了這個女兒……

「還少？」阿路塔毛奧甫被激起來喊，顯然他心裏很麻煩，時時用手指敲着桌子。但姑娘們很怒地唱：

跟唱歌班你說耙，

而且跟山你說石頭，

你欺騙不了我們，

不讚美你就別讚美，

在不知道的遠方，

憤世者的村莊裏，——

他們被散播了憂愁，

而且眼淚如注似地流……

「這是爲什麼！」阿路塔毛奧甫反對地喊。「呶，姑娘們，我並沒有惱你們，在我這方

面，一切都同樣地讚美：我們那里的風俗更可愛一點，人們比較地更有禮貌。我們說話也很複雜：『司瓦怕和烏掃惹亞——流入了斜依姆；謝謝上帝，——沒流入奧克亞！』「你——等一等，你還不懂得我們，——先別吹，』巴路司基並非恐嚇地說：「呶，請賞姑娘們！」

「給她們多少？」

「你心裏不心疼的那些。」

但當阿路塔毛與甫給了姑娘們兩個銀盧布的時候，包米亞洛甫惱怒地說：

「你賞的真多，可以吹了！」

「呶，你也太難取悅了！」依立亞也惱怒地喊；巴路司基震聾人地大笑了；但任起良笑得聲音小而尖。

鬧房的事情到天亮才完，客人們散去，幾乎家裏人都睡了，阿路塔毛與甫同彼得和尼基達在花園裏坐着，向四周看了看，又向有點紅暈的雲朵眨了眨眼睛，捋着鬍子輕聲說：「刻薄的人們。討厭的人們。你，彼得路哈，所有你岳母吩咐的事情，都要做完，雖說女人的事都是些瑣碎的，但——必須做！阿列克謝依去跟姑娘們一塊呢？他頂討姑娘們——喜歡，但男孩子們——不喜歡他。巴路司基的兒子總拿惡毒的眼瞪他……喂！你，

尼基達，以後要更和氣點，這你能夠做到。幫助父親在我做出裂痕的地方糊一糊泥，你——攔阻着我。」

他用一只眼睛注視着一只大木杯子，固執地繼續着：

「一切他們都越過了；喝酒，像馬似的。想什麼哩，彼得？」

兒子在手裏擺弄着新娘贈的絲帶子，輕聲地說：

「在鄉村裏——過活會更簡單，更安生點。」

「呶……怎樣簡單，成天價睡……」

「他們想使結婚遲延。」

「忍着點。」

彼得的困難日子終於到了。彼得坐在屋子的前角裏，覺着自己的眉很厲害地動着皺在一起，知道這是不大好的，在新娘的眼裏不好看，但他不能舒開；牠們像是被緊緊地縫在了一起。側目看了客人們一眼，他把頭髮上的蛇麻子抖落到桌子和娜泰莉亞的長面紗上；她也很沮喪，疲倦地合上眼睛，非常的蒼白，像孩子似的害怕，而且羞得顫顫起來。

「高里高(Kohio，意思是愁苦；俄國的風俗，在結婚的宴會上，賓客每喊此字，新郎與新娘須當衆接吻。——華)！」紅色的多髮的醜人們第二十次地露出牙齒來喊。

彼得像一只狼似地旋轉着，並沒有低頭，掀着長面紗用乾澀的嘴唇和鼻子接觸了她的頰，覺着她的皮膚像綵子似的涼，她的兩肩在害怕得抖顫；他憐憫娜泰莉亞，同時自己也害起羞來，但像一條連得很密的練子似的喝着酒的人們喊：

「這男孩子不會！」

「吻唇才對！」

「啊哈，要是我吻……」

一個吃醉了的女人的聲音喊：

「我來跟你吻！」

「高里高！」巴路司基大聲喊。

彼得咬着牙吻了姑娘的濕唇；她的兩唇在顫動，而且整個的她是白色，彷彿太陽下的雲朵般，幾乎要消散了。他們兩個人都餓了，從昨天他們就沒有吃東西。由於麻煩，刺人頭暈的酒的辛辣氣味和自己喝了兩杯起泡的『柒母連司基』酒的原故，彼得覺着自己醉了，而且生怕新娘知道了這個。在周圍的一切都在搖動，那是好多種顏色小堆流匯成了一起，那里又是不高興的醜人們帶着紅泡分散到各方面去。兒子乞求地而且有溫色地看着父親，好動的，熱心的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注視着巴伊瑪可娃那玫瑰色的臉喊：

「親家，請乾一杯『麥道克』(Medoc 法國的一種紅酒——華)！你的酒——像你自己似的那末甜……」

她伸出她那圓而白的手來，在太陽光下，她那帶着寶石的金鐲子閃着光，在她那高的胸前，一串珍珠滾動着。她也喝得多了，在她那灰色的眼睛裏露着疲倦的笑意；她那張開的嘴唇誘惑地動着，跟他碰過了杯子，她喝完了而且向親家行了禮，但他却搖着蓬髮的頭大笑着喊：

「你的樣子多末動人哪，親家！一個公主的樣子，要我的命了，上帝！」

彼得不安地看出來父親不能適宜地約束他自己了；在客人的醉喊聲中，他注意地聽見包米亞洛甫的惡意的驚嘆，巴路司基低聲的譴責，任起良細聲的笑。

『這不是婚禮，是法庭』，他想同時聽見：

「看哪，他，這惡魔怎樣地注視着烏莉亞娜，嚙，嚙！」

「將來也要結婚的，只是不用牧師……」

這話很快地鑽進了他的耳朵，但他立刻就忘了；當娜泰莉亞的膝頭或者臂肘觸着他的工夫，他全身都現出了不安的疲倦。他竭力不去看她，約束着頭一動不動，可是他制止不住他的眼睛，牠們固執地斜向她那方面去。

「這快完了嗎？」他低聲問；娜泰莉亞也低聲答：

「不知道。」

「慚愧……」

「是，」他聽着很快樂，因為新娘跟他感覺得一樣。

阿列克謝依伴着姑娘們，他們在花園裏坐筵；尼基泰同高個子牧師並肩坐着；牧師有濕潤的鬍子，在多雀斑的臉上生着黃銅色的眼睛。在院裏和街上，鎮上的人們從打開着的窓口向裏看着，有十來個腦袋在蒼茫的空氣中時時互換着地位地動着；張開着的嘴們耳語着，囁嚅着，喊着；窓戶顯得像只口袋，從那里那些喧嚷着的頭顱可以像西瓜似地一下子滾到屋裏來。尼基達特別注意鑿工奇杭·維亞洛夫那有着高額骨的臉，他有着紅色的密的頭髮和一些紅色雀斑。他那乍看沒有光彩的眼睛奇異地瞬着，以目示意，但瞳人瞬動，睫毛——却一點不動。他那不動的薄的合得很緊而又不很大的嘴唇，幾乎完全給髮曲的鬍子遮蔽住。可是他的耳朵不大好看地緊貼着頭腦骨。這個人的胸口靠着窗台，不嚷叫也不罵街，當人們企圖擠開他的時候，他默默地用肩膀和臂肘輕輕地動着推開他們。他的肩膀聳而圓，頸子滿給牠們遮住了，頭彷彿直接長在胸上邊；他也顯着有點駝背，而且在他的臉上，尼基達看見了某種的感情和美好。

這身體彎曲的少年突然而且鏗鏘地彈起一面小手鼓來，用手指使勁地撓着那鼓的皮，手鼓悲愁地響了；另一個人吹起了笛子，用膝頭拉着一個兩層的手風琴，於是圓臉鬚髮的斯怯巴沙·巴路司基，新娘的伴娘開始在屋子中間旋轉起來，同時大聲唱着有拍子的歌曲：

唉咿，姑娘們——仇敵們，

歌舞的女人們，談諧的女人們，

我有好多的錢在鏗鏘地響着，

請出來，誰要是仇恨我！

她的父親儘着全身的長度挺直地站起來喊：

「斯怯波凱！不要給鎮上丟臉，做給些小雞兒們看！」

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跳了起來，轉着他那蓬鬆得像一把笤帚似的頭，他的臉沖上了血，鼻子成了紅色的，像一塊火炭，面衝着巴路司基喊：

「我們對你不是小雞，是——年輕的公雞！而且——還有誰給誰跳舞！奧聊沙！」

非常光澤的，幾乎是上了層漆的阿列克謝依笑着看了德略毛維也鎮的舞者一眼，走了近去，突然變得蒼白了，非常地快地，像一個娘姑似地尖叫起來。

「他不知道接尾語！」德略毛維也鎮的人們喊，同時阿路塔毛奧甫發出了狂暴的叫聲：「奧聊師凱——我弄死你！」

清晰地阻止的攻擊沒有停止，阿列克謝依却放兩個手指在嘴裏，震聾人地吹着哨子，而且大聲地唱：

莫凱依先生曾有，

五個隨從，

現在莫凱依先生，

自己還有那些隨從！

「看這個！」阿路塔毛奧甫勝利地喊。

「嘍！」牧師舉起手指，點着頭，很引人注意地喊。

「阿列克謝依跳得比你的朋友好，」彼得跟娜泰莉亞說，——她胆小地答：

「很輕捷。」

父親們鼓勵着孩子們，彷彿在鬥鷄；喝得半醉的他們，一個是——大而且笨，像一袋燕麥似的，從眼眉下邊，他那紅而狹窄的裂縫間大量地流着醉後狂笑出來的淚水；另一個老是誇耀着自己，幾乎是預備着跳躍，動着兩只長手，撫摩着自己的後臀，他的眼睛差不

多跟呆子的一樣。彼得看見父親頸骨上的鬍子動着，便尋思：

『他咬牙哩。他就要打什麼人……』

「姓阿路塔毛奧甫的舞得多討厭！」馬提莉娜·巴爾司凱亞的喇叭似的聲音：「不像樣的跳舞！可憐！」

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對着她那黑而圓的，像一個炒勺似的臉，對着她那寬大的鼻子笑了起來，阿列克謝依得了勝；巴路司基的女兒却躊躇着走到門口去。這時依立亞粗野地抓住巴伊瑪可娃的手命令地說：

「那末，親家，你來吧！」

變得蒼白了的她，搖着自由了的手，惱怒而羞忿地拒絕：

「你說什麼！我怎能加入，你這是幹什麼？」

客人們靜默地笑着。包米亞洛甫跟巴路司基互相望了一眼，大笑着囁嚅地說：

「呶，沒什麼！依着他，烏莉亞娜，去跳吧？上帝原諒……」

「罪孽——落在我身上！」阿路塔毛奧甫喊。

他像是清醒了過來，皺着眉頭彷彿要去赴並非自己志願的戰爭似的。巴伊瑪可娃撲向他去；這喝醉了的女人搖曳地脚步不定地，而且挺着她那發了醉的頭，沿着屋心走着，

彼得聽見驚異的耳語道：

「可，親愛的先生！丈夫埋了還沒到一年，她不但嫁閨女，自己還跳舞！」

並沒有看他的妻，但他明白她爲母親在害羞，他喃喃：

「爹爹不該跳舞。」

「我娘也不應該，」她悲哀地輕聲回答；她站在長凳上，從人們頭頂上注視着四週擁擠着的人們；每逢凳子搖動，她就用手抓住彼得的肩膀。

「安靜點！」他扶住她的臂肘，溫和地說。

從開着的窓口，旁觀者們的頭上，晚霞底返光射了進來；在這種紅光中，人們像一些盲男瞎女似的轉着。在花園裏，在院子裏，在街上人們都笑着喊着，但在閉闊的屋裏，開始完全寂靜了。小手鼓那張得很緊的皮子，爆炸出的有點沉悶的聲音，伴着手風琴的哀鳴，在男女孩子和其他所有的人們的擁擠圍繞中，像是兩個瘋狂的東西在痙攣地拋擲着：男孩子和女孩子們看着他們跳舞，靜默地鄭重地彷彿在看什麼不尋常的重要的事情；一部份莊重的人們都到院裏去了，留着的只是些渴睡的，無力動彈的醉漢。

阿路塔毛奧甫踏住了腳，停止了跳舞：

「呶，我們停止吧，烏莉亞娜•伊瓦奧甫娜！」

這發抖的女人也突然站住，彷彿對着牆壁似的，而且深深地鞠躬，向所有的人們致着敬禮說：

「別太厲害地批評吧。」

用手絹給自己扇着，她立刻從屋裏出去，但巴路司凱亞佔了她的位置：

「分開新娘和新郎！呶，彼得，到我這里來；伴郎們，——拉着他的手！」

父親推開了伴郎們，把自己的長而重的手放在兒子的肩上：

「呶，去，上帝賜你幸福！讓我們擁抱！」

他推開了他，伴郎們拿起了彼得的手，巴路司凱亞在前邊引着，喃喃着，向各方面說

「祝福，祝福！無病，無愁，無妬，無辱，祈福！火，水——別降不幸，及時降福！」

當彼得被她引導着走進娜泰莉亞的房中時，那里已經預備好了精美的床，這老太婆很重地坐在房中間的一張椅子上。

「聽着，並且——不要忘了！」她虔誠地說：「這里給你兩個半塊的盧布，放在你的鞋裏後腳跟下邊；娜泰莉亞來了，要跪下要你脫鞋，——你別給她……」

「這爲什麼？」彼得粗暴地問。

「不是你的事情。三次——你別給，但在第四次——答應了，於是她就要吻你三次，你給她一個半塊的盧布，說：賜給你，我的奴隸，我的命運！記住！呶，你脫衣服跟她睡覺，但她將要請求你來夜消吧！這樣你——別說話，只在第三次的工夫，你伸手給她，——懂嗎？呶那末……」

彼得驚訝地注視着女教師那黑而潤的臉，吹漲着鼻孔，舐着嘴唇；她用手帕擦着肥胖的下頰，賴子，而且無忌顧地露骨地說着這些粗野的無耻的話，在告別的工夫重複着：「別相信喊叫，別相信流淚，」她搖曳着從屋裏走出去，留在她身後的是一陣酒的氣味，但彼得怒極了，——從腳上脫下鞋來，他把牠們扔在床下，很快地脫了衣服，彷彿上馬似的跳上床去，爲了怕由這樣大的侮辱而哭了出來，他咬着牙咽窒着。

「水鬼們……」

在細絨的被子裏很熱；他跳下到地板上，走向窓戶去，開開窓扇，——從花園裏向着他的臉湧來了醉漢的呼喊大笑，姑娘們的尖叫；在漸暗的暮色裏，樹林中間，遊蕩着人們的黑影子。有着一根戮向天空的銅針的尼古拉教堂那尖頂上，沒有了十字架，那十字架給人們拿了去鍍金。在屋頂的後面，奧克亞河悲哀地閃着光，一彎新月挂在她的上邊，再遠有着一些黑色的雪堆躺在無邊的樹林裏。他想起了另一塊田地，——一塊很大的開墾了的

值錢的田地，他嘆了口氣；在樓梯上開始有脚步響夾雜着微笑，他重又跳回床上去；門開了，隨着來了綵帶的沙沙聲，鞋子的橐橐聲，什麼人悲哽着，哭泣着；門鈎玎瑩作響，門給關住鎖了。彼得小心地抬起頭來；在微暗中一個白色人形站在門邊，按規矩地搖動着手，彎得幾乎到了地上。

『她在祈禱。可我——沒有作祈禱』。

但祈禱——並不希求。

「娜泰莉亞·耶芙謝依娜，」他輕聲叫：「你別害怕。我自己害怕。痛苦的要命。」

用兩只手撫摩着頭上的頭髮，拉着自己的耳朵，他喃喃：

「那不必要，拿鞋子和旁的一切。愚蠢，我心裏很痛苦，可她却來開玩笑。不要流淚吧。」

小心地，她向一旁走到窓前，輕聲地說：

「人們還在散步。」

「是。」

有點害怕地，他們不敢湊到一起，兩個都疲乏了，他們長久地談了些不必要的話。在破曉的時候，樓梯響了起來，什麼人開始用手摸索牆壁，娜泰莉亞走到門口去。

「別讓巴路司凱亞進來，」彼得低聲說。

「這是——媽媽，」娜泰莉亞開着門說；彼得坐在床上，垂下臉去，對自己不滿意地，憂愁地想着：

『我不好，不勇敢，她將要來就我，我等着……』

門開了，娜泰莉亞輕聲說：

『媽媽在叫你。』

她靠在爐子上，幾乎沒有看着那白色的荷蘭爐磚，但彼得走出門去，在那里，黑暗中他聽見巴伊瑪可娃那不快的，有點抖顫的，含怒的低語：

「你打算做什麼，彼得·依立赤？怎麼你，——你要叫我跟我的女兒丟臉？看，天就亮了，不久人們就要來看你們，必須要把我女兒的襯衣給人們看，爲得證明：我的女兒——是貞潔的！」

一面說着話，她用一只手把着彼得的肩膀，用另一只手推着他，焦憂地問：

「這叫什麼？沒有力氣，沒有希望？你別吓嚇我，別不說話……」

彼得不快活地說：

「她很可憐。怪害怕。」

他沒有望他岳母的臉面，但他聽見那女人短促地笑了。

「不，你就去，去吧，做你自己做丈夫的事情吧！向耶穌教的殉道者祈禱。去吧。來——我吻……」

用力地摟着他的頸子，吹着溫暖的酒氣，她用她那香甜的，黏膩的嘴唇吻了他；他，沒來得及回吻她，却在空氣裏很響地咋着嘴。走進小房間去，隨手閉上門，他果敢地伸出手來；女的湊到他前面，走進他的懷抱中，聲音有點抖顫地說：

「她酒喝得不多。」

彼得等着旁的話。回到床上，他喃喃：

「別害怕。我——不漂亮，可——人強……」

向他擠得更緊了些，她耳語道：

「兩腳不能把持……」

……在德略毛維也鎮人們喜歡宴會；這次結婚延長了五晝夜；從早晨到半夜，人們遊蕩着，從這家到那家，在街上擁擠地走着，在酒氣的喧鬧中轉着。巴路司基家預備的酒筵特別豐富而且奢侈，但阿列克謝依打了他的兒子，因為他兒子欺侮了十歲的奧莉卡·奧路洛瓦。當巴路司基的父母向阿路塔毛奧甫告訴了阿列克謝依後，他驚訝了：

「在什麼地方孩子們不打架？」

他慷慨地送給姑娘們綵繩和旁的打集上買來的禮物，給男孩子們——錢，請爹和娘死了的人們飲酒，擁抱和搖動所有的人們：

「唉哈，人們！我們是不是要生活？」

他自己很強項，酒喝得很多，幾乎像是在給自己肚子裏裝火，他沒有醉，但這些日子却顯出來地瘦了。他廻避着烏莉亞娜·巴伊瑪可娃，但他的孩子們注意到他常常有所希冀地發怒地望着她。他很自負他的膂力，常跟駐防的軍人們互拉一根桿子角力，戰勝了一個火夫和三個石匠；這以後叫奇杭·維亞洛夫的鑿匠來找他，並沒說什麼，就要求：

「現在來跟我。」

給他的聲音吓了一跳的阿路塔毛奧甫，打量了這鑿匠的矮而胖得成了四方形的身體。

「可你——是誰？真有勁哩還是說大話呢？」

「不知道，」那一個嚴厲地回答。

他們互相抓住了彼此的腰帶，長久地在一個地方掙扎着。依立亞從維亞洛夫的肩上注視着女人們，沒廉耻地向她們弔膀子。他比鑿匠高，而且比他細氣點多少可愛點。維亞洛夫用肩膀靠住他的胸口，試着舉起他的敵手而且把他扱開。依立亞覺察了這個，喊道：

「別取巧，你，朋友，別取巧！」

於是突然他吼的下子從自己的頭上把奇杭扱開了去，用的力量一直把他跌到地上，摔傷了他的兩條腿。鑿匠坐在草地上，擦着臉上的汗，羞愧地說：

「大力士。」

「我們看着哩，」人們取笑地回答他。

「堅實，」維亞洛夫應着。

依立亞向他伸出手來。

「起來吧！」

沒有握他的手，鑿匠試着站起來，但不能夠了，重新伸出了腿，用驚訝的軟化的眼光看着羣衆的後面。尼基達走到他跟前，同情地問：

「痛嗎？要帮忙嗎？」

鑿匠笑了。

「骨頭疼。我——比你爹勁大，可是沒那末敏捷。呶，我們跟着他們，尼基達·依立赤，傻子！」

於是 he 友誼地握住駝子的手，同他走在羣衆的背後，頓着足，這樣可以減緩了痛楚。

這一對困倦了的新娘，夜裏不能睡覺，而且帶着他們的疲乏，不自由地出現到沿街人叢中去徘徊，在各色的，喧嘩的，燒成棕色的人羣中，喝酒，吃東西，被人們攬摶着，聽着無耻的戲謔，竭力忍耐住不互相看，而且挽着手走，坐下的時候並着肩，像陌生人似地不交一語。這使得馬提莉娜·巴爾可凱亞非常高興，她驕傲地問依立亞和烏莉亞娜：

「你的兒子被很好的教訓過了吧？那還用說！你瞧，烏莉亞娜，我教得你的女兒怎樣！可——你的女婿嗎？走得像一隻孔雀；我——我不，媳婦——不是我的！」

但回到自己屋裏去睡覺的工夫，彼得和娜泰莉亞替代了脫去衣服，却拋掉了所有束縛着他們的，和他們屈卑地接受的東西，而且談論着白天的事情：

「呶，你再來喝點，」彼得奇異地說。

「可你——喝得還少？」他的妻問。

「難道說一個農人祇能喝這點！」

「你不像一個農人。」

「我們——是濶宅裏的人，這在身分上將也成爲貴人。」

有時候他們擁抱着坐在窓前，聞着從花園裏襲來的香味，一句話不說。

「你爲什麼不說話？」妻輕聲地問；丈夫也就輕聲地回答：

「不願意說些個普通話。」

他希望聽到不普通的話，但泰莉亞不知道。當他給她說到無邊地寬闊和空曠的金色大草原，她問：

「沒有樹林，什麼也沒有？喚，多末可怕呀，一定是！」

「可怕——在森林裡過活，」彼得有點厭倦地說：「在草原裏又有什麼可怕？那里是天地天空跟我。」

這樣，有一次，當他們坐在窓前，靜默地賞玩着有星的夜色，聽見在花園裏，靠浴室那裡，有一種急遽的聲音，像是誰在跑，抓着而且折着覆盆子的細枝，於是開始聽見大不高的忿怒的驚喊：

「你做什麼，魔鬼？」

娜泰莉亞害怕地紛亂了。

「這是——媽媽！」

彼得從窗口探二頭來，他那寬脊背把窗子堵住，他看見爹爹抱着岳母，把她擠緊在浴室的牆上，竭力要把她放倒在地上；她屢屢地搖着手，打他耳光，而且喘息着，大聲地耳語道：

「放開，我要嚷啦！」並且變了聲音地喊：「親愛的——別觸我！憐憫吧……」

彼得無聲地關上窓戶，抱住他的妻，把她放在自己的膝上。

「別看吧。」

她在他的懷抱中掙扎着，驚慌地喊：

「那是幹什麼，誰？」

「爹爹，」彼得說，用勁地抱她：「你不懂，許是……」

「噢，這又是怎麼啦？」她帶着羞臊和害怕地低聲說；丈夫把她抱上床去，鄙卑地說：「我們不好裁判爹娘。」

用兩手抱着頭，娜泰莉亞顫動着呻吟。

「怎樣的罪孽！」

「不是我們的罪孽，」彼得說，同時想起了父親的話：「大人先生們作的更甚。這還算好一點的：對你他將不來追。他們，老人們——很簡單；這於他們是『鳥的罪惡』，去扒兒媳的灰。不要哭。」

她流着淚說：

「就在他們跳舞的工夫，我就想到了這樣……假如他——強迫地幹，現在我們還要

怎樣呢？」

但被攬得疲倦了的她，很快的就睡着了，並沒有蓋上被子；彼得却開開窗戶，向花園裡看，那里已經沒了人，破曉前的微風吹着，樹木在死寂的黑暗中搖曳着。讓窗戶開着，他挨着妻躺下，沒有閉上眼睛，想着遇見的事情。要只跟娜泰莉亞兩個人在一個小小的農屋去很好地過活……

……：娜泰莉亞不久就醒了，她像是給對母親的憐憫和受的污辱所喚醒。光着腳，穿着一件汗衫，她很快地跑下樓去。母親屋子的門，夜裡常常是閉着的，這回却開着，這更使她非常驚懼，但，向屋角裏注視，在那里放着母親的床，她看見在被單下邊有白色的凸和散披在枕頭上的暗黑的頭髮。

「睡着哩。她哭得會太多了，傷心得……」

必須做點什麼來安慰受了污辱的母親，她到花園裡去；濕的，有露珠的草冰涼地搔着她的腿；太陽剛從樹林後邊升起來，它那傾斜的光線迷了她的眼睛。光線已經有點暖意。掐下銀色的帶着露珠的牛蒡子葉，娜泰莉亞用牠在一面腮上擦，隨後又擦另一面，擦爽淨了臉，便開始在葉子上採集覆盆子的好看的花球，心底善良地尋思着她的公公。他曾用他那沉重的手拍着她的脊背，而且微笑着問：

「呶，你過活得怎樣？悶嗎？呶——好生過吧！」顯然的他沒有跟她說過旁的話，但他那溫和地拍撫使她有點反對，那樣的像拍撫馬似的。

『怎樣的一個強盜』，她想，盡力使自己仇恨公公。

金絲雀和早涼奧克鳥啼着，山雀囁着，靜靜地閃着光地在樹葉裡鑽動；遠處，在鎮邊上，牧羊人在遊嬉；從造工場的瓦塔拉克沙河的岸上傳來了人們的聲音，緩慢地漂浮在晴朗的天空裏。有什麼在響，娜泰莉亞抖顫着仰起頭來，在她頭上蘋果樹的枝子上，安放着一個捕鳥器，一隻山雀在牠的細柱中間掙扎哩。

「這又是誰要逮鳥？尼基達？」

什麼地方有乾枝子折了。

當他回到家裏到她娘屋裏看時，她娘已經醒了臉朝上躺着，驚訝地聳着眉毛，放一只手在頭下。

「誰……你幹什麼？」她不安地問，翻身來用肘支着。

「沒什麼，我給你送了些覆盆子花來泡茶。」

在床旁邊的桌子上立着一只大克瓦司酒瓶，裏邊幾乎空了，酒都洒在桌布上，瓶塞了

落在地板上。她娘那嚴肅而光亮的眼睛上，圍上了一圈青影，但並沒有如娜泰莉亞想像的流淚流腫了；眼睛像是更黑暗更深陷了，而且看上去，平常那幾分嬌矜，今天却不顯了，消散到看不見的遠處去了。

「蚊子不讓睡，我要上倉房裏去睡，」母親說，一面用被單裹住脖子。「咬壞了我。可你做什麼起這麼早？為什麼喜歡光着腳去趟露水？下邊的衣裳濕啦。凍着……」母親不歡迎地說着，而且不願意放過她自己的思潮去。女兒的驚懼漸漸地給仇視而尖銳的女性底好奇心替代了。

「我醒了——就想着你……在夢裏我看見你。」

「想我做什麼？」母親追問，一邊注視着天花板。

「哼，——你一個人睡，沒了我……」

娜泰莉亞看見母親的頰子紅了，而且當她笑着說：「我不胆小，」的工夫，那種笑是假裝的。

「呶，去吧，親愛的，你丈夫醒了，你聽——那不是他在走動哩？」母親合上了眼睛說。

慢慢地走着樓梯，娜泰莉亞厭惡地而且幾乎是仇恨地尋思着：

「他同她過了夜，那克瓦司酒是他喝的。他脖子上的紅點，不是蚊子咬的，是吻出來的。不跟彼得提這個。想上倉房裏去睡。但——喊叫……」

「那兒去啦？」彼得問，尖着眼睛看着妻的臉，——她感覺自己犯了什麼錯似地垂下眼去。

「去摘覆盆子花，去看娘來。」

「呶，她怎樣呢？」

「像是沒什麼……」

「這樣，」彼得說，拉着自己的耳朵：「是這樣！」於是，他微笑着摸着暗紅色的下巴，嘆息道：

「顯然地，——呆子巴爾司凱亞說對了：別相信喊叫，別相信流淚。」於是，他嚴厲地問：

「看見尼基達嗎？」

「沒有。」

「怎麼會沒有？哼，他——在花園裏逮鳥兒哩。」

「喚，」娜泰莉亞害怕地喊：「我這個樣子，只穿着一件襯衫走去！」

「那——那，唉……」

「他什麼時候睡？」

彼得穿着鞋子，大聲地咳嗽着，但他的妻發問地看着他，微笑着說：「要知道——駝子，可是召人歡喜，比阿列克謝依更叫人歡迎……」

丈夫又咳了一次，但——聲音較小了。

……每天，太陽上升的時候，當牧羊人聚攏着羊羣，悲哀地吹起一只長的樺樹皮做的笛子的工夫，——在河邊上就開始了斧子的喧叫，於是居民們趕出牛羊到街上，彼此笑着說：

「聽，他們砍起了，天還沒有亮，也沒有發曉……」

「貪婪——是休息底殘暴的敵人。」

有時候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現出來他已經戰勝了鎮上對於怠惰的仇很；德略毛維也鎮上的人們恭敬地向脫帽，留心地聽他講述關於男爵拉司基的事情，但幾乎時常有這一個或者那一個不是不驕傲地提說：

「我們的主人更質樸，更窮苦，可——比你們的更謹慎！」

在節日的黃昏，坐在奧克亞河岸上，巴路司基那旅館裏濃綠的美麗的花園裡，他對德

略毛維也鎮上富的有勢力的人們說：

「我的事業於你們都會有好處。」

「上帝要允許的，」包米亞洛甫短促地，像狗似地笑着答，而且使你不能夠明白：要溫和地舐你，」還是要咬你？他那有斑點的臉沒有完全給蘇似的鬍子掩藏住，灰色的鼻子懷疑地嗅着一切，黃色的眼睛射着陰險的光。

『上帝要允許的，』他重複着：「雖說沒有你我們過活得並不壞，呶，同你也許還這樣過下去。」

阿路塔毛與甫皺了皺眉：

「你的說話太模稜，不和氣。」

巴路司基大笑着喊：

「它（指上帝——華）叫我們——這樣！」

巴路司基的臉上可憐地生着好多塊紫肉，他的大腦袋，脖子，腮，手——全身上都很密地遍生着濃毛，像熊毛似的，——看不見他的耳朵，他那不必要的眼睛，給肥的下垂的眼皮遮住了。

「所有我的力氣都變或肥胖了，」他說着又大笑了，很寬地張着嘴，露出了全部的鈍牙

齒。

車匠方洛泡奧甫用很光亮的眼睛審視着阿路塔毛奧甫，他用有點乾嘎的聲音教訓着：「做事情——是必須的，但同時上帝的事不要忘記。聖經上說：『馬路伐，馬路伐，你焦慮很多的事，想有一件是永遠需要的』。」

他那光亮的而且幾乎是空虛的眼睛那樣地望着，彷彿方洛泡奧甫猜透什了麼，而且要立刻用一句不平凡的話震聾了他。有時候他彷彿又不在乎地開始說：

「基督一定吃過麵包，這樣馬路伐……」

「呶，呶，」皮匠任起艮截斷了他，他是教堂裏的一位執事：「說的那兒去啦？」

方洛泡奧甫沉默着，動着他那灰色耳朵；依立亞却問着皮匠：

「你明白我的事業嗎？」

「這是爲什麼？」任起艮真個受驚了：「事業——你的，你自己都不明白牠，滑稽家！你有——是你的，我有——是我的。」

阿路塔毛奧甫喝着濃郁的啤酒，同時穿過樹林去望着奧克亞河的濁流，和牠左邊的，從松林和泥沼間糾曲得像一條綠蛇似地爬出來的蛙塔拉克沙河。在那里，在河洲上，在金黃綵子般的沙上，木屑跟鉋花油似地發着光；在被踐踏了的柳叢中，紅色的磚伸展成長的

，肉色的工廠，像一個沒有蓋的棺材。太陽照在沒有擦亮也沒有油漆過的鐵板蓋着的倉庫上，而且籠罩着兩層樓房的像蠟色的黃木架子；堅固的緊繫着的木頭們高伸在熱的天空裏；——阿列克謝依巧妙地說這房子從遠處里看像是一架銅絃琴。阿列克謝依住在那裡，更遠地離開鎮裏的男女孩子們；暴躁而易怒的他很難跟他們相處。彼得比他更壞，彼得有點渾；他更不明白，大膽的人能做怎樣的多。

阿路塔毛奧甫微笑地從濃眉下邊望着鎮上的人們，一個影子飛過他的臉去；這——卑賤的人們，對於事業很貪婪，但他們是小胆的沒有真誠的熱心的。

在夜裏，當這鎮死般地睡了的時候，阿路塔毛奧甫像賊似的偷偷地沿着河岸，沿着後院，走到寡婦巴伊瑪可娃的花園裏。在溫暖的空氣中，蚊子叫着，彷彿他們在地上散佈着黃瓜蘋果和茴香的香味。月亮在灰色的雲彩中間滾動着，河流看去像一條蔭影。越過了花園的籬笆，阿路塔毛奧甫輕輕地走到院子裏，於是走進了黑暗的倉房裏；從倉房的角落裏發出了抖顫的低語：

「你來的工夫沒給人看見嗎？」

一面擋着衣服，他不高興地埋怨：

「我輕視這個，——藏躲！我是什麼小孩子嗎？」

「可你不會得到愛人。」

「我就高興沒有，但上帝給了我。」

「嘍，你說的是什麼，異教徒！我們倆都作着冒犯上帝的勾當……」

「呶，對的！這——是以後的。阿哈，烏莉亞娜，你們這里的人們……」

「可你——夠了，別麻煩吧，」女人輕聲說，而且長久地，帶着激怒的貪慕，用溫柔安慰他；可是歇下了後，她詳細地講述人們：對誰得當心，誰聰明，誰沒品行，誰有過多的錢。

「包米亞洛甫跟方洛泡奧甫知道你需要大宗的木頭，他們打算把四近的樹林買下來，跟你爲難。」

「他們太遲了，男爵的樹林已經賣給了我。」

圍繞着他們，在他們的上邊，都是伸手不見指的黑暗，他們連彼此的眼睛都看不見，却說着沒聲的耳語。從地窖裏冲上來濕的令人爽快的冷氣，吹散着乾草和赤楊木苔帶的氣息。沉重的，彷彿鉛造的那末沉重的寂靜，包围着這小鎮；偶爾有一只老鼠跑過去或吱吱地叫喊，而且每隔一點鐘，尼古拉教堂尖頂的鐘被敲響了，在黑暗中散布着悲哀的，痛苦地抖顫的聲音。

「你多末壯啊！」阿路塔毛奧甫高興地說，一面撫摩着女人的溫暖而豐滿的身子。「多末堅實啊！你爲什麼生孩子很少呢？」

「除娜泰莉亞外——還有過兩個，都很衰弱，死了。」

「這表明——你的丈夫身體很壞……」

「你不會信，」她低聲說：「我，要知道，在跟你以前，簡直不知道愛是什麼。鄉下女人們，朋友們時常談過，但我——不相信，我想：她們是由於羞恥而說謊！要知道，除開害臊，我由丈夫身上什麼也沒有知道了，睡在床上像是躺在殺床上。我祈求上帝：他睡了吧，別來挨我！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安靜，聰明，但上帝沒有賜給他愛情上的能力……」她的談話興奮而且驚動了阿路塔毛奧甫，他用力地撫摩着她那豐滿的胸口喃喃：

「現在怎樣，我可不知道，我想：每個丈夫都該給妻子快樂。」

他感覺着跟這個女人在一起自己更有力量更聰明了；白天——她常常是一個和善的，安靜的，有理性的主婦，這再加上她的讀書和寫字的知識，使村裏人們從心裏恭敬她。有一次，他給她那女性的柔情激動了，說：

「我明白你要怎樣。我們已經給孩子們完過了婚，我同你現在也必須訂婚……」「你的孩子們——很好，他們知道了我們的事情——沒有什麼危險，可是，假如村裏

人們知道……」

她全身顫起來。

「呶，沒關係，」依立亞低聲說。

她怎樣好奇地問：

「說……呃——你打死過一個人，你沒夢見過他嗎？」

漠不關心地搔着鬚子，依立亞回答：

「沒有，我睡得很熟，沒有做過夢。而且為什麼要做夢呢？我並不知道他是那種人。他們打了我，我幾乎站不住了，我用練子重重地打在那中間一個的腦袋上，於是——第二個，但第三個跑了。」

過了一忽兒，他有點冒昧地又說：

「傻子打你，你用上帝去回答他們吧……」

靜默佔據了幾分鐘。

「睡着了嗎？」

「沒有。」

「去吧，天快亮了；你到蓋房的那里去嗎？喚哈，你太疲乏了，跟我……」

「別耽心，——在工做的日子過得跟假日過得一樣，」阿路塔毛奧甫穿着衣服誇張地說。

他走在寒冷的，清早的青貝殼色的黝暗中；沿着他自家的地走着，倒背着手在背後的大衣下面；大衣凸得像一個鷄尾巴；阿路塔毛奧甫用沉重的脚步着木屑或鉋花走着想：『必須叫奧略師凱上外面去走走，讓他從身上消滅了風波。很難的孩子，但——很好。』

他躺在沙子上或者鉋花的堆上，而且不久就睡着了。在發綠的天上，開始溫柔地閃出了紅光；太陽驕傲地在大地上展開了孔雀尾樣的光線，而且這種金黃的光在牠自己的下邊浮着；工人們醒了，看着他那四肢拉開的很大的身體，彼此互相報告：

「那里！」

有着大額骨的奇杭·維亞洛夫，肩上抗着一把鐵鋤，用閃閃着眼睛看着阿路塔毛奧甫，彷彿要從他身上踏過去而——又決不定似的。

人們像螞蟻那末忽促，喊着，嚷着，但沒有驚醒那臉面朝天睡着的大個人；他像拉鋸似地打着鼾，——鑿工走了過去，回過頭望着，眼睛瞬着彷彿頭上被打了下子似的。阿列克謝依穿着白亞麻布襯衫，青色褲子，從家裏出來；他輕鬆地，彷彿飛似地走去洗澡，

而且很小心的繞過他的義父去，彷彿怕脚下踩得鉢花的綻綻聲會驚醒了他。尼基達天亮的工夫就上了樹林子裏，現在還在那裡；每天他從那裡弄兩車沃土來，卸在他開闢花園地的方；他已經栽上了些赤楊，楓樹，槭樹，櫻桃樹，可是現在在沙土上掘了些很深的坑，給坑裏填上沃土，爛泥，膠土，——這是為栽果木樹的。在節日奇杭·維亞洛夫常來幫助他工作。

「花園裏栽樹——沒有妨害，」他說。

彼得·阿路塔毛奧甫扯着自己的耳朵，走來監督工作。鋸子吃進潮濕的木頭裏嘶嘶地叫着，斧子砍得唰唰地響着，鉋子哧哧地叫着，更聽見斧子刃舐着磨刀石發出的悅耳的鳴咽。木匠們豎着一根大木頭，唱着『杜比奴十開』，曲，一個年青的聲音很嚮亮地領着頭：

教父雜哈利來到馬莉那里，

向馬莉伸出拳頭因為她的醜臉……

「粗野的歌唱，」彼得跟鑿工維亞洛夫說，那一位跑着在沙上回答：

「一切都一樣，唱什麼……」

「這為什麼？」

「在字句裏沒有靈魂。」

「糊塗的莊稼人」，——彼得想，一面離開他走着，一面追思着父親叫維亞洛夫作監工的時候，這個莊稼人看着父親的腳回答的話：

「不，我不適於幹這個，我不能夠指使人。你叫我看門吧……」

父親重重地責罵了他。

……冷而濕的秋天降臨了，花園裏蒙上了一層黃萎，黑色的鐵青的樹林也生了銹，顯出了好多紅點子；濕風吹嘯了起來，把慘白的，被殘踏了的木屑刮到河裏去。每天早晨有套着毛鬚鬚的馬，載着亞麻的大車趕到貨棧去。彼得接收貨物，很謹慎地察看着，看這些長鬍子的兇悍農人們是否羼雜了『潮的』，爲『墮斤稱』使了水，還是來賣純淨的亞麻，以求得好價錢。他很難地對付那些農人們；暴躁的阿列克謝依憤怒地跟他們相罵。父親上了莫斯科，岳母跟着去了，說是去進香。黃昏，在吃茶和吃晚飯的工夫，阿列克謝依憤怒地抱怨：

「討厭的生活，我不高興在這里……」

他常常用這些話來觸怒彼得。

「你自己好！你召惱了所有的人。你喜歡誇張。」

「我誇張是有原因的。」

抖動着髮鬚，他弄平了肩膀，挺出胸脯來，驕傲地轉着眼珠子，注視着哥哥們和嫂子。娜泰莉亞躲開了他，彷彿他有什麼可怕的；她跟他說話常是冷淡地。

飯後，當丈夫和阿列克謝依又回到工作上去，她手裏拿着針線活，走進尼基達那小的幽靜的屋裏去，靠着窗戶，坐在一張駝子單爲她用赤楊木很精緻地造的舒服椅子上。駝子做着書記的職務，自早到晚地寫着念着，但當娜泰莉亞出現了，他便停止了工作，給他講些什麼，像男爵們的生活啦，在他們的花塢裏生着怎樣的花啦，他的高的女性的聲音，緊張而且溫和，兩只藍色的眼睛望着窗戶，從她的臉上掠過，但她彎着背在活計上，靜默着彷彿在沉思，像一個獨自靜默着的人。他們幾乎誰也沒看誰地坐了一兩個鐘頭，但有一個時候尼基達却用溫柔的和善的藍眼，謹慎地而且彷彿非自願地掃視了嫂子一次，於是他的大的跟狗的一樣的耳朵很顯著地變紅了。他的瞬動着的視線有時使她也回看他，而且使她對他藹然地笑——奇異地笑了；有時候尼基達覺着在她心裏有一種關於什麼使他不安的猜測，有時候那微笑對他現出來是反對的，是污辱的，他便羞辱地垂下眼去。

在窗外，雨正囀囁地落着，沖洗着已經退變了的夏天的顏色；在這里聽得見阿列克謝依的呼喊，最近用練子拴在院子角上的一只小熊的吼叫，剝亞蘇的女人們打亞蘇的短促聲音。阿列克謝依嚷嚷着走進來；他渾身潮濕，沾着泥，帽子歪戴在後腦勺上，這一切叫人

想起春天來；他時時笑着講說奇杭·維亞洛夫用斧子砍下了一個手指頭。

「彷彿——偶然的，但事情明明白白的：他怕被徵去當兵。我倒願意去當兵，只要離開這里。」

而且皺着眉頭，他像熊似地咆哮：

「我們來到魔鬼的後院裏了……」

於是有所要求地伸着手：

「給五個『阿絡維銀』，（阿絡維銀：是古代的錢，這里大概是習慣地沿用着這個字，一華）我要上鎮上去。」

「幹什麼用？」

「你別管。」

向外走着，他唱：

姑娘沿着小路跑着，

偷着送給情人餅乾……

「喚唉，他這樣鬧要召禍呀！」娜泰莉亞說：「我的朋友們常常看見他跟奧姑甲，奧爾洛瓦在一塊，可是她才十五歲，娘——沒有了，——爹——是一個醉漢……」

尼基達不高興。她說這個，她聽着她的話裏有太多的愁悶，過分的焦慮，而且彷彿在忌妒似的。

駝子沉默地望着窗外，松樹的葉子在潮濕的空氣裏波動着，從綠針上滴着水銀似的雨珠。這是他栽的一些松樹；所有圍繞着宅子的樹木，都是他手植的……

面有憔色而且疲乏的彼得走了進來。

「到喝茶的時候了，娜泰莉亞。」

「還早點。」

「到了，我說！」他喊，但當他的妻出去了，就坐在她原坐的地方，於是訴着苦抱怨：「爹爹把所有這些機器擋在我的肩上。我轉着輪子，但上那里去——却不知道。假若我不這樣走，一定——他要責罵我……」

尼基達溫和而且小心地跟他談着阿列克謝依，談着奧爾洛瓦姑娘，但他哥哥擺着手，顯然他不要聽他的話。

「我沒有工夫讚美姑娘們！就是我的老婆，我也只在夜裏夢中看見她，在白天我是瞎子，像個貓頭鷹。你心裏糊塗……」  
而且拉着自己的耳朵，他謹慎地說：

「開工場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到草原去要好得多，買了那塊地去種，吵鬧要少些，可是意義——要多些……！」

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回到家來，歡喜而且顯着年輕了；他剃短了鬍子，肩膀顯着寬了些，眼裏的光線也比原先更清晰了，整個的他彷彿一架重新製造的犁。像一個濶人似地頹唐地坐在沙發上，他說：

「我們的事業必須像一隊軍人似地向前進，你們將有足夠的工作，你們的孩子，而且孫子，三百年。偉大的光耀門庭的地主事業，必須由我們阿路塔毛奧甫氏倣成！」

用眼睛看着兒媳而且喊：

「你有孕了嗎，娜泰莉亞？你生個孩子，——我要給你一件很好的禮物。」

晚上，到一塊去睡覺的工夫，娜泰莉亞跟丈夫說：

「當歡喜的工夫，是一個好爹。」

丈夫發問似地看着她，不高興地回答：

「答應了給你禮物，還會不好。」

但過了兩三個禮拜，阿路塔毛奧甫變得安靜了，老是沉思着；娜泰莉亞問尼基達：

「爹爹為什麼發怒？」

「不知道。你不會了解他。」

就在那天黃昏，在吃茶的工夫，阿列克謝依突然認真而且高聲地說：

「爹爹，——讓我去當兵吧。」

「上……那里？」依立亞口吃地問。

「我不願在這里……」

「滾！」阿路塔毛奧甫命令兒子；但當阿列克謝依走到了門口，他向他喊：「站住，奧略師凱！」

他長久地瞪着那男孩子，手在背後緊握着，動着眉毛，終於說：

「可我想：我有一只鷹！」

「我在這里不習慣。」

「你撒謊。你的地位——在這里。你母親把你交給我，任我的意來看待，——去！」

阿列克謝依邁着步，彷彿被綁上了似的，但他的叔叔抓住他的肩膀：

「不應該對你這樣說話，——我的爹爹跟我說話都是舉着拳頭。去吧。」

又叫了他一次，詰諱地加上去：

「你——要做一個偉人，懂嗎？以後我不要再聽見你的什麼呼呼……」

他獨自留下，長久地站在窓戶前，把鬍子捏在手裏，注視着落在地上的灰而濕的雪，但當窓戶逐漸暗得像一間地窖了的時候，他走到鎮上去。巴伊瑪可娃家的街門已經鎖上了，他敲了敲窓戶，烏莉亞娜親自給他開了門，不滿意地問：

「你怎麼這時候才露面？」

沒有回答，沒有脫大衣，他走進房裏，把帽子丟在地板上，坐在桌子旁邊，用臂肘支着，手伸在鬍子下面，於是談起阿列克謝依來。

「外來人：我的妹子跟一個貴人玩，事情傳了出來。」

女人走過去看了一看窓扇是否閉着，吹滅了燈燭，——在角落裏，神像前頭，點上一盞青藍色的，插在銀蠟籤子上的神蠟。

「快點嫁了他，頂好你去牽線，」她說。

「是，必須那末辦。只是——這並不是全部。在彼得——並不熱烈，而且愁煩！沒有熱情——就是不生不死。他作着好像不是自己的工作，一切還是爲那貴人，一切還很困難，他不感覺自己的自由意志，——你明白嗎？對於尼基達我不說什麼：他——可憐，他的心裏只有花園和花。我盼望過——阿列克謝依去致力於事業……」

巴伊瑪可娃安慰他：

「你就憂得太早了。當輪子轉得更快了的時候一切都會好起來，——會辦好了。」

他們肩並肩地坐在溫暖而幽靜的屋裏，直談到了半夜，——在屋角那青燈繞繚着濃烟，顫動着膽怯的火花。告訴着孩子們缺乏事業的熱心，阿路塔毛奧甫沒有忘記了鎮上的人們。

「心術卑賤的人們。」

「他們不高興你的成功，對於成功，我們女人們很愛戴，但外鄉人的成功，對於你們男人——要白眼相加。」

烏莉亞娜·巴伊瑪可娃懂得去安慰人和使人寧靜，但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却只是不滿地呱呱，當她跟他說：

「我，哼，至死只怕着一件事，——離開你……」

「在莫斯科，事業像火似地燃着！」他繼續說，站起來擁抱着女的。「唉，若是你男人活着……」

「回頭見，親愛的，走吧！」

熱烈地吻過了她，他出去了。

……在狂歡節那天，耶露姬司凱亞從鎮上把被打得遍體鱗傷不省人事了的阿列克謝依

送了來。耶露妲司凱亞和尼基達用搗爛的辣菜根合上白蘭地酒給他身上敷了老大工夫，他只是哼哼，一句話不說。阿路塔毛奧甫野獸似地在屋子裏跳，掀起又捋下他的衣服袖子，牙齒咬得咯咯地響，但當阿列克謝依回醒過來，他便對他喊叫，搖着拳頭：

「誰打的你，——說？」

微張開了乞憐地不幸而青腫了的眼睛，鬆了口氣，淌着鮮血的阿列克謝依恨恨地說：「弄死我吧……」

害怕的娜泰莉亞大聲哭了起來，——她公公對她踩着腳喊：

「靜點！哏！」

阿列克謝依用手抱住腦袋，彷彿要把牠揪下來，於是又哼哼起來。

隨後，他抬出手來，擋在兩脇，頹唐地躺着，張着沾有血糊的，哼哼的嘴；在床一旁桌子上的蠟燭閃爍着，影子落在他那傷得不像樣子的身體上；阿列克謝依顯着更變得黑了青腫了。在他的腳邊，兩個哥哥沉默地憂愁地站着，父親大踏步地在屋裏踱而且問着：

「這要是——活不了嘍，嗯？」

但過了八晝夜，阿列克謝依下了地了，潮濕地咳嗽着，吐着血；他開始常常到浴堂裡去洗蒸浴，喝含有胡椒的白酒；在他的眼睛裏燃燒着暗的乖戾的火光，這使得牠們更好看

了。他不願說出是誰打的他，但耶露姐司凱亞知道打他的人是斯怯巴沙·巴路司基，還有兩個火夫和一個毛路德文人，看門的方洛泡奧甫。當阿路塔毛奧甫問阿列克謝依：這對嗎？——他回答：

「我不知道。」

「你撒謊！」

「我沒有看見；他們打我身後邊用一件大衣包住我的腦袋。」

「你瞞着什麼不可告人的事，」阿路塔毛奧甫猜。阿列克謝依用邪火燃燒着眼睛注視着他的臉：

「我——快好了。」

「還重哩！」阿路塔毛奧甫忠告地說，並且在鬍子下邊喃喃：「像這樣的事——欠該去放把火，燒焦了他們的爪子……」

他變得越法謹慎了，對待阿列克謝依和平但很粗魯，而且爲了顯示他的工作，宣佈了他的目的：用感情去鼓舞孩子們工作。

「做所有的工作，對什麼也別不高興！」他指教着，而且做了好多幾乎他不能作的事情，到處顯示着獸性的，有遠見的精巧，——這種精巧彷彿允許他去指出什麼地方有比較強

硬的障礙，和怎樣可以容易地克服了。

兒媳的懷孕不平常地延長下去，但當娜泰莉亞痛苦了兩天兩夜，在第三天生了一個小女孩子，他不安地說：

「呶，這是什麼……？」

「謝謝上帝的恩惠吧，」烏莉亞娜鄭重地勸告：「今天是耶蓮娜·莉年尼擦的日子。」

「嘿，真？」

他抓起教堂的日歷來看着而且孩子似地樂着：

「領我去見你的女兒！」

放在兒媳的懷裏了一付帶紅寶石的耳墜子和五個金錢，他喊：

「給了你吧！雖說生的不是小子，但，很好！」

而且問彼得：

「呶，大鮎魚，喜歡嗎？當你生的時候，我是很快樂的。」

彼得有點驚懼地注視着他的妻那沒血色的，疲倦的，幾乎不認識了的臉；她那疲乏的眼睛深陷在黑色的圈內，向人們和物件望着，彷彿在追憶忘記了好久的事情；她用舌頭慢慢地舐咬破了的嘴唇。

「她爲什麼不說話？」他問岳母。

「她喊得累了，」烏莉亞娜解釋過，把他推出屋子去。

兩天兩夜，黑價白日他聽見他的妻哭號，他開始可憐她，怕她死了，但後來，她的喊叫要震驚他，屋子裏的喧嘩使他感到沉悶，他就不再害怕和憐憫了。他只是竭力地要跑開到聽不到他妻的呼號的地方去，但沒有逃避成功，那聲音似乎發自他的頭內，刺激出一些特別的思想。無論他到什麼地方，他總看見尼基達手裏拿着斧子或鐵鍬，彎着駝背在研着，劈着，掘着坑，跑東跑西，彷彿一只不聲響的田鼠；顯然像——他在繞着彎跑，由於在什麼地方都逢見他：

「她要死啦，唉，」彼得跟弟弟說；駝子把鐵鍬插在沙裏問：

「收生婆說什麼？」

「安慰。保不要緊。你爲什麼打戰？」

「牙痛。」

在生孩子的那天黃昏，跟尼基達和奇杭在廊子上坐着，他沉思地微笑着講：

「岳母把孩子遞在我手裏，我却，快活地感不到重量，幾乎把她拋到天花板上去。很難明白：生那末個小東西，却怎樣重的痛苦…………」

奇杭·維亞洛夫搔着額骨靜靜地說，彷彿他常常說的：

「所有人類的痛苦，都由於小東西。」

「怎麼呢？」尼基達鄭重地問；這個看門的打着呵欠，冷淡地回答：

「是——這樣，彷彿……」

屋裏喊他們去吃晚飯。

孩子生下來大而重，但過了五個月，給煤氣燶死了；她的母親也差一點沒死了，煤氣包圍了她。

「呶，怎麼說的！」父親在坟地裏安慰彼得：「還要生哩。我們現在在這里將要有我們自己的坟地，這就是說——鋪拋得深深地。伴同着你的——是你的，在你下邊的——是你的，在地上的——是你的，而且在地下的是你的，——這樣人們怎樣堅強地被建樹着！」

彼得點了點頭，注視着妻；她拙笨地彎着背，看着自己的脚下，看着那小坟頭，在那上邊，尼基達用鐵鍬堆着土。像抽筋那末快地用手指頭從頰上擦去了淚，彷彿是怕手指頭在紅而腫了的鼻子上燃燒起來似的，她低聲說：

「上帝，上帝……」

阿列克謝依在十字架間徘徊着，讀着十字架上的碑銘；他瘦了，看去比他的年歲更老

了。他那不像農夫的臉，上面生着黑色頭髮，顯着像被燒焦和煙燻了，兩只大膽的眼睛，更深地陷在了黑眉的下邊，對一切都仇視地看着；他用沉悶的聲音說話，傲慢得彷彿有超群地清楚，但當人們一次兩次地問他，他喊：

「你不明白？」

而且罵街。對弟兄們的關係，他顯着更不好，有點開玩笑似的。對娜泰莉亞，他大聲地喊，彷彿對一個女工似的，但當尼基達責備地跟他說：

「你幹麼欺侮娜泰沙？」他回答：

「我是個病人。」

「她很溫柔。」

「呶，讓她受吧。」

關於自己的害病，阿列克謝依屢屢地幾乎帶着驕傲地提說，彷彿害了病應該受酬似的，應該把他從人們中間特別提高似的。

跟叔父一同離開了坟地，他對他說：

「我們應該建造自己的墳地，在那里把屍首跟那些人們埋在一起，是一種耻辱。」

阿路塔毛奧甫微笑了。

「我們要建造。將來我們什麼都要有：教堂，坟地，學校，醫院，——等着吧！」

當他們走到塔拉克沙河的橋上時，在橋上有一個像乞丐似的人，把着橋欄杆站着，穿着一件紅色破麻大衣，像一個因為酗酒而被斥革的書記。在他那憔悴的臉上，生着過多灰色的，刮過了的硬毛，給鬍子包圍着的兩唇動着，露着屑小的黑牙齒，兩只濕潤的小眼睛裏發着渾濁的光。阿路塔毛奧甫背過臉去，啐了口唾沫，但看見阿列克謝依向這不值一顧的人非常和氣地點頭，他問：

「這是做什麼？」

「這是鐘錶匠奧洛甫。」

「是很像奧洛甫！」

「他——很聰明，」阿列克謝依固執地說：「他——被人們趕了……」

阿路塔毛奧甫斜視了侄子一眼，沒再說話。

乾燥而且酷熱的夏天降臨了，在奧凱河邊上的樹林着了火；白天地上升起來瑪瑙似的烟雲，晚上赤裸的月亮帶着不愉快的紅暈，星星的光給霧遮住了，顯着彷彿一些銅釘子帽；河裏的水波動着，照在裏邊的不大晴朗的天，彷彿在地下流動着寒冷而濃的烟。

阿路塔毛奧甫家吃過了晚飯，大家在炎熱中喘息着，坐在花園裏楓樹林的半圓形中喝

着茶；樹長得很好，但在這有霧的夜里，牠那壯麗的葉子組成的濃密的樹蓋，並不能照出  
蔭影來。蟋蟀們唧唧着，獨角的鐵色甲虫吱吱着，撒毛瓦爾（Samowar——俄國人用以煮  
茶的水壺，像中國北人用的茶湯壺。——華）吹着。娜泰莉亞，解開着內衣上邊的鉗子，  
一聲不做地倒着茶；她胸口的皮膚是溫暖的，顏色彷彿奶油的；駝子歪着腦袋坐着，爲鳥  
籠子在削着樹枝子；彼得用手指頭拉着自己的有汗的耳朵，低聲說：

「召惹人們——是有害的，但爹偏去召惹。」

阿列克謝依乾咳着，向鎮那邊望着，彷彿在期待什麼似的伸長着脖子。  
鎮上的鐘悲鳴着。

「警鐘？着火了？」阿列克謝依問，把手掌放在額上，同時跳了起來。  
「你幹什麼？這是時辰鐘在打點。」

阿列克謝依站起來走了，但尼基達呆了一忽兒，輕聲地說：  
「那里着火也要使他發驚。」

「他變得不大好了，」娜泰莉亞小心地說：「可在他心裏有多少樂子……」  
像一個長者似的彼得責備地指責弟弟跟妻……

「你們倆拙笨地看他了；你們的憐憫對他是一種污辱。我們去睡吧，娜泰莉亞。」

他們走了。駝子從背後望着他們，也站了起來，走到他鋪着草睡覺的涼亭裏去，蹲在亭子的門檻上。涼亭位在一個小丘上，從這小丘的生着亂草的圓頂上，可以看見籬笆外邊鎮上一排一排的黑暗房子。一個聽差從桌子上拿起了碟碗，碰響了茶杯。織工們沿着籬笆走去，有一個人帶着一合旋網，另一個弄響着一只鐵桶，第三個打着火鑊，試着引着火絨，點着烟袋。一只狗吠起來；這靜寂給奇杭·維亞洛夫的清脆的聲音打破：

「誰在走？」

寂靜伸展在大地上，緊張得彷彿織在鼓上的皮，就是織工們脚下踩得沙子的微小聲音，攪擾着這靜穆，可以令人不愉快地聽到。尼基達非常不喜歡沉悶的夜。夜越深，他越集中他的全力去想娜泰莉亞，想她那對和美的眼睛，清楚地閃着有點精巧的或者驚異的光。而且他快活地想着些不同的，使他幸運的事情：比如他發見了一個滿貯財寶的庫，把他送給了彼得，彼得又送給了娜泰莉亞。或者：受到了強盜的攻擊，可是他完成了那樣不平常的功績，使父親和哥哥把娜泰莉亞送給了他，算作他救了他們的報酬。或者：鬧起了傳染病，全家只剩下兩個人活了：他和娜泰莉亞，於是跟她表示，她的幸運是藏在他的心裏。

已經是半夜了，這工夫他注意到在鎮上房子的圓頂上邊，從一些不動的雲朵似的花園

裏，一朶雲彩依然在升起着，慢慢地升到暗灰色混亂的天空；過了一分鐘，從牠的下部發出了紫色的光，他明白這是着了火，跑向屋裏去，而且看見：阿列克謝依很快地正由樓梯上倉房屋頂上爬。

「着火了，」尼基達喊；弟弟爬得更高些回答：

「我知道。呶？」

「好，——你盼望過，」駝子回想着說，而且駭異了，站在院子中間。

「呶，盼望過！什麼？這樣乾天氣，常常要着火的。」

「得去叫醒織工們……」

但織工們已經給奇杭叫醒了，而且一個跟着一個，他們跑到了河邊，快活地喊着。  
「爬到我這兒來，」阿列克謝依提議，一面跨着坐在頂脊上；駝子順從地爬上去說：  
「娜泰沙別害怕吧。」

「你不怕彼得把你打得再駝點？」

「為什麼？」尼基達小聲問着而且聽見：

「別注視他的媳婦。」

駝子好久沒有回答一句話，彷彿立刻就要從屋頂上滑下去，摔在地上。

「你說什麼？想想，」他喃喃。

「哎，對的，對的！我看……別怕，」阿列克謝依快活地說，彷彿好久沒說話了；他用手遮着看見展長的火舌頭搖動着，攪亂了安寧，激出了震聾人的喊聲，於是提起精神來講：

「這——是巴路司基家失了火。他們院裏有二十桶柏油。火燒不到隣家，有花園隔着。○」

『一定得跑去』，尼基達想，注視着遠處給火衝碎了的暗空；那里，在染紅了的空中，站着些用鐵打成的樹木，沿着染紅了的地，擁擠地跑着像玩具似的小人們，還能夠看見他們向火裏投着細而長的鉤子。

「燒得好，」阿列克謝依讚頌。

『我要去住廟』駝子想。

在院子裏，彼得帶着睡意地而且發怒地喊叫起來，回答他的是奇杭維亞洛夫的渴睡的話，同時娜泰莉亞固定地站在窓戶格子前頭作着十字。

尼基達坐在屋頂上，一直坐到着火的地方只剩了圍繞着爐子烟囱的黑柱子閃着金星的一堆木炭。後來他爬到地上，走到街門去，跟渾身潮濕，沾滿煤泥，沒帶着帽子，衣服扯

成碎條的父親，撞了個滿懷。

「那兒去？」父親非常怒地喊，把尼基達推回院子裏，而且看到阿列克謝依的白色形狀在屋頂上，更怒地吩咐：

「你在上海幹麼哩？爬下來。你，傻子，必須注意你的健康……」尼基達上花園去了，坐在父親房子的窓下的凳子上，而且不久就聽見，彷彿父親用力地敲着門，低聲地但粗嘎地問：

「你要毀了你自己嗎？可使我蒙羞，嗯？我打死……」

阿列謝依顫聲地回答：

「你自己教我的。」

「住嘴！祈禱上帝把那不值錢的舌頭拔了去……」

尼基達站起來，輕輕地然而很快地走到花園的角落，進到涼亭裏去。

早晨，喝茶的工夫，父親講：

「放的火；放火的人彷彿是醉漢鐘錶匠。人們毒打了他，一定——打死了。巴路司基

把他弄破了產，於是他就遷怒到他的兒子司怯波凱身上。黑暗的事情。」

阿列克謝依靜靜地喝着牛奶，但尼基達却覺着他的手在顫抖，把牠們放在膝間，緊緊

地夾着。父親注意到他的動作，問：

「你爲什麼打戰？」

「不舒服。」

「你們全不舒服，但我，哼，堅實……」

盛怒地推開沒有喝完茶的茶杯；他走出去了。

阿路塔毛奧甫的事業很快地給人們發展起來；在離工廠兩俄里的地方，沿着給野草叢生着的小丘，在稀少的幾棵杉樹中間，建造了一些矮小的，不堅固的茅屋，沒有院子，沒有籬笆，遠看去彷彿一些蜂房。爲獨身的和沒有結過婚的工人，阿路塔毛奧甫在人們忘記了名字而且乾涸了的河流的河床倣成的不深的山谷上，建造了一長溜的宿舍，有着向一邊傾斜的屋頂，屋頂上有三個烟囱，爲了保持緩度，開着很小的窓子；這窓戶使得宿舍成了馬廐的樣子，而且工人們叫牠『牡馬宮』。

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變得更愛誇張愛吵鬧了，但沒有學上財主們的驕矜，跟工人們很坦率，去赴他們的結婚筵，給兒童們施洗，休息日喜歡去跟年老的織工們談天，他們教給他去勸告農民們在墾熟了的地裏和被燒了的樹林子的地方種植亞麻，這現得很好。老織工們很高興主人的謙遜，以爲他是一個幸運對他光榮地笑着的農人；他們教訓年青的人們

說：

「看，必須怎樣地發展事業！」

但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教導孩子們：

「農人，工人——比市民更聰明。城鎮裡的人們——身體弱，心散漫，他們貪婪，可是不勇敢。他們一切都現着小氣，不固定。城鎮裏的人們不知道什麼是準確的尺度，農民却堅實地向自己握着真理的境界，他不夢想着這里那里。而且他的真理是簡單的：比如上帝，麵包，皇上。他——一切都簡單；農人，追隨而且保護着他（按指上帝——華），你，彼得，對工人們說話太乾燥，而且老是關於事業的，這——不合適，必須能夠閒談些瑣事。必須有說有笑；快樂的人是容易被瞭解的。」

「說笑，我不會，」彼得說，而且習慣地扯着自己的一只耳朵。

「學啊。玩笑——一分鐘，却能有一點鐘的力量。阿列克謝依對人也不和氣，愛吵吵，愛駁辨。」

「他們是些驕子和嬾怠的人，」阿列克謝依暴躁地喊。

阿路塔毛奧甫嚴厲地叫：

「關於人們你知道得多嗎？」但在鬍子下邊微笑着；孩子們沒有注意到他的微笑，他用

手遮着；他想起來阿列克謝依曾經怎樣勇敢地而且聰明地問鎮上人們關於坟地的事；德路毛維耶的人不願意在他們自己的墮地裏葬埋阿路塔毛與甫家的工人。他們不得不買了包米亞洛甫的一大塊生着赤楊樹的地，來做自己的墮地。

『墮地，』奇杭·維亞洛夫同尼基達斫伐着細小的樹枝，尋思地說：『不要在自己的地方標上字。叫作——墮地，可人們永遠永遠地在這里來作客。墮地，這是——家，鎮店』

尼基達看見維亞洛夫工作得容易而且精巧，表現在工作上的聰明，比表現在他的昏亂的，常常是不被希望的話間的多。父親也是那樣，他在每件事情上，都很快地找到最小的困難點，注意着力氣，而且使用巧勁。但他們間很清楚地被注意到不同：父親對於一切都是很熱心；但維亞洛夫工作得彷彿不情願似的，由於善良，像一個知道他的才能可以更好點的人。而且他說話也這樣：不多地，善良地，很扼要地，帶着漠不關心的色彩暗示着：

「我知道的還多；可是不能夠再多說了。」

而且在他的話裏尼基達常常聽到這樣的暗示，使他輕視這個人，在他面前害怕，而且——對他生敏銳的，驚異的好奇心。

「你知道的很多，」他對維亞洛夫說；維亞洛夫却不慌忙地回答：

「所以我活着。我知道——這並不是不幸，我爲自己知道。我的知識秘密地藏在吝嗇者的櫃裏，它不叫任何人看見，將是安靜的……」

奇杭對於人們在尋思着的事情的偵知，是不可解的；他只是厭倦地用鳥似的轉動着的眼睛注視着一個人，而且彷彿吸出了那些奇異的思想，猝然地說出那些他不必要知道的事情。有時候尼基達希望維亞洛夫咬下自己的舌頭來，像割掉自己的手指似地割斷了牠，——他割手指不割右手的，却割去了左手的無名指。父親，彼得和所有的人都以爲他蠢笨，但他對尼基達却現得不那樣。他總是一種混合的感覺，對奇杭有着好奇心，而且在這個高額骨的，不可思議的農人前面又覺着害怕。害怕的感覺特別地加強。在這以後，當維亞洛夫同尼基達從樹林子回來的工夫，他突然說：

「可你瘦多了。你這，可笑的人，跟她說，或者——她要抱歉，她，彷彿是個溫和的手。」

駝子站住了；他的心給恐懼攫住，腳變成了石頭的，他失魂地喃喃：

「我說什麼呀，對誰？」

維亞洛夫注視着他，走遠了些，尼基達抓住他的襯衫袖子，於是奇杭輕蔑地甩開他的手。

「呶，你裝什麼蒜？」

把從樹林裏掘的赤楊樹，從肩上卸下，放在地上，尼基達向四外望了望，他很想打奇杭那毛麤麤的臉一個耳光，使他不再說話，但那一位却凝望着遠方，轉動着眼睛，像平常一樣的安靜地說：

「可她要不溫和的話，她也能跟你裝點把鐘假。女人們——是好奇的，個個都希望別的男人去試驗，看——是否有更甜的糖？咱哥們——要的多嗎？一次，兩次，於是就滿足了，爽快了。可你——瘦了。你去試試，去說了，也許她會答應哩。」

尼基達聽着他的話裏有着憐憫的友情；這很透新鮮，他不知道是爲他，而且咽喉裏痛苦地窒塞着，但同時又像奇杭剝了他的衣服，把他扒光。

「你胡思亂想，」他說。

鎮上的鐘響了起來，召集人們去晚禱。奇杭轉動了一下肩上揹的樹木要走了，他把鐵鍬在地上戳着，依然那末安靜地說着：

「你不用耽我的心。我，你要知道，很可憐你；你是一個和氣的，有好奇心的人。所有你們姓阿路塔毛奧甫的人，都危險而好奇。你的性格不像一個駝背人的，但你却是個駝子。」

尼基達的恐懼溶解在燃燒的憂愁裡了，由於憂愁他眼裏的一切都迷離了，他躊躇得像一個醉漢，想着躺在地下休息一下；他輕聲地問：

「對這個請你別再說吧。」

「我說過：像固封在箱子裏似的。」

「忘了吧。別說給她。」

「我不跟她說。爲什麼跟她說呢？」

於是他們一直沉默着走到家。驕子的藍眼睛變得更大更圓更憂鬱了，他看着過來過去的人們，看着他們的肩膀，他變得十分沉默而不可了解了。但娜泰莉亞有點注意到：

「你爲什麼發愁？」她問；尼基達回答：

「事情多了，」於是很快地走了出去。這使她很難過，她不只一次覺到她的小叔不像從前那樣的對她溫和了。生活對她厭倦起來。四年的工夫她生了兩個女孩子，而且又早懷了孕。

「你爲什麼老添女孩子，哪兒放她們？」當她生下第二個的時候，她的公公抱怨，而且也沒有給她什麼東西；但彼得訴說：

「我需要孩子，但不需要女婿。難道我是爲外人幹事業？」

做公公的每一句話都使兒媳覺着自己有罪；她知道連丈夫都不滿意她。夜裏跟他並肩躺着，她從窗口注視着遠方的星星，撫摩着肚皮在心裏央告：

『上帝，——賜給一個兒子……』

但有的時候她很想對丈夫和公公喊：

『是我要違逆你特意添女兒！』

同時她希望爲大家做點什麼驚人的，意外的事，——較好一點的，使所有的人們對她變得更溫柔點，或著作一點惡，使他們人人畏懼。但好的壞的她都不能想出來。

她天一亮就起來，下到廚房裏跟廚娘在一起預備早茶，跑到樓上去喂孩子們，隨後就伺候公公，丈夫和小叔們吃茶點，又喂了女兒，於是縫補所有人們的衣服，午飯以後，就領着孩子們上花園去，在那里直坐到吃晚茶的工夫。在花園裏，厚臉皮的絞線的女人們窺探着，阿諛地誇讚她女兒的美麗，娜泰莉亞微笑着，但她不相信那些誇讚，在她看來孩子們生得並不漂亮。

有時候在樹林裏看到尼基達，他是唯一對她溫和的人，但現在，當她召他來伴她坐着，他抱愧地回答：

『原諒我，我沒工夫。』

她不自覺地在心裏形成了一種仇恨的思想：過去駝子對她的溫和是假裝的；丈夫派了他做她的監視者，來偵探她和阿列克謝依的。她怕阿列克謝依，因為她喜歡他；她知道：如果她那漂亮的小叔要來愛她，她就沒有方法拒絕他。但他——沒來愛她，他亦不注意她；這很傷了她的心，而且使她仇恨驕傲的，厚顏的阿列克謝依。

在五點鐘吃茶，八點吃晚飯，這以後娜泰莉亞給懷抱裏的孩子洗澡，喂了她，放她到床上去睡了，自己却長久地跪着去祈禱，然後才帶着求兒子的願望，躺下到丈夫的身旁。如果丈夫要她，他便在床上咆哮：

「算啦。來睡吧。」

急急地畫過了十字，打住祈禱，她走到他跟前，順從地睡下。有時候，但非常少，彼得開玩笑：

「你幹麼老祈禱？你別把一切都祈禱得歸了你，叫旁人一點得不到……」

夜裏給孩子哭吵醒了，給她吃過了奶，使她安靜了，她就下床走到窗前去，長久地向花園，向天空望着，一聲不響地想着自己的身世，母親，公公，丈夫和所有使她不知不覺地過去的艱難的日子。很奇怪地，沒有聽到平常那種聲音，那種女工們唱的歡喜的或者悲婉的歌聲，各種不同的工廠裏的喧囂跟嚷嚷，工廠像蜜蜂的嗡嗡；這沒有間斷的，急促的

嗡嗡一天到晚的響，回聲在屋裏盪漾着，震撼着樹葉子，撫摩着窗玻璃；工做的咚咚聲，強迫着人聽它，攬亂人的思想。

但在夜裏的沉靜中，所有的生物都在夢中寂然了，尼基達說的那女人給韃靼人囚起來的可怕的故事，和神聖的修道女士跟偉大的殉教者們的傳記，使她記了起來；關於過幸福的，快樂的生活的故事，也侵入了她的記憶；但對着這一串一串的思緒，她不久就仇恨起記憶力來。

她的公公看她彷彿看在一塊空地方，而且這還算好，但常常地，在走廊或者在屋裏他跟她面對面地遇上，他沒羞耻地用銳利的視線，從胸到膝地掃視她，而且惡意地從鼻子裏哼着聲。

丈夫是乾燥的，冰冷的，她覺得有時候他看她的樣子，彷彿是她擋住了他看別的什麼在她背後的人的視線似的。常常的，脫了衣服，他却不睡，長久地坐在床緣上，一只手靠在羽毛的被上，另一只扯着自己的耳朵或者捋着頰下的鬍子，彷彿他的牙在疼。他那不漂亮的臉上，一忽兒現着哀怨，一忽兒現着暴怒，——在這工夫，娜泰莉亞不敢躺上床去。他很少說話，只是一點關於家庭的瑣事，所有他追憶着說的關於農民們，關於地主們的生活的話，娜泰莉亞一點不明白。冬天，在節日，在聖誕節跟狂歡節，他帶她坐車沿着鎮上

去遊逛；他們在雪車上套上大而黑的牡馬，那馬有着黃銅色的眼睛，暴着筋條，牠憤怒地搖擺着腦袋而且很響地打着噴嚏；娜泰莉亞怕這個畜生，但奇杭·維亞洛夫還特別恐嚇她說：

「貴人的馬，對生主人要發性的。」

母親常常來；娜泰莉亞嫉妒她那自由的生活，嫉妒她眼裏的愉快閃光。這種嫉妒變得更尖銳更痛心了，當她注意到母親跟公公的春意地笑謔：他得意地捋着鬍子，讚美着他的情婦，她却像一只雌孔雀似地搖擺着屁股走着，不顧羞耻地在他面前誇張着自己的美色。鎮上人們早就知道她跟她的親家通奸的事情了，而且嚴厲地指責着這件事，嫌惡地離棄她；古板的人們禁止他的女兒跟娜泰莉亞做朋友，不許走近她，不許走近這賤婦人的女兒，外鄉的陰險的農夫的兒媳，給驕傲漲腫了的乖戾漢的老婆；姑娘時代那一點點快樂生活，現在對娜泰莉亞現得偉大而且光輝了。

她看見原先那樣坦白的母親，現在同人們用起詭詐和欺騙來，她很難過；她，顯然是畏懼彼得，爲了使他不注意這個，她諂媚他，誇讚他的事業才能；她一定怕阿列克謝依那輕蔑的視線，溫和地同他取笑，低聲耳語着什麼，而且常常送給他東西；在他的命名日，她送給了他一只帶着和平女人像裝飾着花的磁質的鐘；這美麗的，作得精巧的玩藝使人人都

驚美。

「我買這鐘花了三個銀盧布，牠是個舊貨，已經不走了，」母親表白。「當阿列沙娶媳婦的工夫，給他裝飾屋子……」

『我也要裝飾屋子哩』，娜泰莉亞想。

母親偶爾問些家常事，厭倦地教示道：

「在工做日別把茶巾擋在桌上，擦鬍子會一下就把茶巾弄皺了。」

對於以前她喜歡的尼基泰，她看見他疊着嘴唇跟他說話，彷彿跟一個被大家懷疑不誠實的店員似的，而且警告女兒說：

「你看，別太接近他，駝子們都是狡猾的。」

娜泰莉亞不止一次地想跟母親告訴丈夫對於自己的不信任和他吩咐了駝子在監視她的事情，但總是有什麼阻撓着她說這個。

但頂糟糕的是，當母親也就心起娜泰莉亞不能添一個男孩子，問起她和丈夫的房事，不顧羞恥地問，一點也不避諱，她那潮潤的眼睛微笑着，閃動着，放低的聲音喃喃着，她的好奇心強烈地鼓動着，於是娜泰莉亞就高興聽見公公的問話：

「親家，——一套馬吧？」

「我還是地下走着吧。」

「好！我來送你。」

丈夫尋思地說：

「岳母是一個聰明人；她巧妙地管住了爹爹，由於她，他對咱們柔和了。要是她賣了她的房子，就可以搬到我們這里來。」

「這不必要，」這是娜泰莉亞想說的話，但——沒敢說出來，而且她更反對母親，關於她那些愛情和幸福。

坐在衝花園或者說在花園裏邊的窗邊，手裏縫紉着，她聽見奇杭跟尼基達說話的一些斷片；他們在灌木叢後邊的洗澡間裏搬挪東西，而且，由工廠裏傳來的輕微的嘈雜聲，時時打斷了那看門人的安靜的話語。

「厭倦——是由於人們；他們擠在一起感覺着苦悶，於是就厭倦起來……」

『多末真實！』娜泰莉亞想；但尼基泰的快活聲音却勸告道：

「你說溜了嘴。可是——跳舞，遊戲哩？沒有人們——就沒有快樂。」

『這也是實在的』，她驚訝地點着頭。

她看見所有她周圍的人說話都很實在，每一個人都很好地知道一點什麼，她確實地看

見，那些簡單的固定的字句一個跟另一個密切地被配置上，隔開成爲對每一個人的那末堅強的真理的斷片，人們用話語來彼此區分，而且裝飾自己的名譽，喋喋着，玩弄着字句，彷彿玩弄他們自己的金的和銀的錢練子一樣。她沒有那樣的話語，她不用那些不可捉摸的，昏亂的，彷彿秋天的霧般的思想來掩飾自己，它們只能沉重地壓着她，由於它們她變得拙笨，她常常帶着不幸和憂愁想。

『我很笨，任什麼不知道，不懂……』

「熊，就是一個魔術家：知道什麼地方有蜜，」奇杭在覆盆子樹叢中喃喃。

『是這樣的』，娜泰莉亞想而且打着冷戰，追記着阿列克謝依怎樣打死了她所愛的熊：那熊長到十二個月的工夫，就會在場院上跑，馴順的溫柔的彷彿一只狗，爬進廚房裏而且用後腿直立起來討求麵包，輕輕地叫着，閃動着可笑的眼睛。牠全部都可笑，都可愛而且懂得好壞。人人都愛牠，尼基達照管牠，用櫛子梳牠那密的結在一塊的毛，帶牠到河裏去洗澡，而且那熊那樣地愛他，當尼基達到什麼地方去了，這東西就舉着鼻子不安地嗅着空氣，躊躇地在場院裏跑，衝進牠的管理者的賬房去，屢屢地擠開窗玻璃，擠破了窗架。娜泰莉亞喜歡喂牠沾糖醬的小麥麪包，牠自己學會了把麪包片在糖醬缸裏沾，快活地叫着，在多毛的腿上搖動着，牠把麪包吞進那紅色的多牙的嘴裏，舐着黏上了糖醬的爪子，牠那

透露性格善良的小眼睛，幸福地閃着光，於是牠把頭投到娜泰莉亞的膝上，要她同牠玩要。○同這個可愛的獸可能談話，牠已經懂一些什麼了。

但有一次阿列克謝依給了牠酒喝，醉了的熊跳舞起來，翻着觔斗，爬到洗浴間的屋頂上，拆散着烟筒，開始向下扔磚頭；工人們成羣地驟攏了來而且大笑地望着牠。從那天起，差不多每一個休息日，爲了給大家開心，阿列克謝依就給熊酒喝，以致這野獸有了喝酒的嗜好，跑來跑去地追在每個牠嗅着有酒氣的工人的屁股後頭，而且只要阿列克謝依從院子裏走，沒一次牠不衝向他去。用練子拴住了牠，但牠撞毀了牠的窩，帶着脖子上的練子，一端拖着一根木樁，開始在場院裡走着，搖着爪子擺着頭。人們打算捉住牠，牠抓傷了奇杭的一只腳，碰倒了年青的工人毛洛曹夫，又傷了尼基達，牠的爪子抓傷了他的屁股。於是阿列克謝依拿着一條長矛跑來，他一下子就把矛刺進了那獸的肚子，娜泰莉亞從窗戶裏看見那熊怎樣地倒在後腿上而且開始搖擺着爪子，牠彷彿向人們討饑，他們圍着牠激怒地呼喊着。不知是誰湊趣地遞給阿列克謝依手裏一把鋒利的木匠用的斧子，她那尖下巴的小叔跳着照牠的爪子斫了一下，又斫了第二只，熊疼痛地吼了，癱倒在傷了的爪子上，血從那左右的爪子上流了出來，把那踐踏了的地染成了一片一片的殷紅。可憐地吼叫着，那獸在斧子的重新斫擊下垂下了頭去，於是阿列克謝依寬寬地叉開兩腿，把斧子斫進那熊的

脖子，彷彿斫木頭似地，那熊倒在了牠自己的血泊中，但那斧子却那末深的夾住在骨頭裡，阿列克謝依用腳踏在那多毛的死獸身上，幾乎還不能把斧子從牠的頭骨裡拔出來。那熊很可憐，但更可憐的是知道無畏的，伶俐的，快活的小叔爲某一個不相干的姑娘而煩惱，對她娜泰莉亞却一眼不看。

人人都誇讚小叔的敏捷和勇敢，公公拍着他的肩膀喊：

「可——你說——有病？，啊哈，你……」

尼基達從院裏跑開去，但娜泰莉亞却那樣地哭起來，使得丈夫驚訝而且帶着輕蔑地問她：

「呶，可要是在你面前殺人，你該怎樣呢？」

於是，彷彿對小孩子似地喊：

「別哭吧，傻子！」

她以爲他要打她，就忍住了淚，她想起了跟他在洞房花燭夜裏的情景，——他曾是多末親熱，多末小胆。她記起他還沒有打過她，像所有的男人那樣打他們的老婆似的，於是就忍着哽咽說：

「原諒我，太可憐哪。」

「該可憐我，別可憐熊，」他低聲回答而且已經溫和了。

當她第一次告訴母親說丈夫的無禮的時候，她母親回想地向她說：

「男人——是蜜蜂，我們是爲男人設的——花，他從我們身上採蜜，這必定明白，必定學習着忍耐，親愛的。男人們——拿一切事情的主意，他們的難處比我們的大，他們，在外頭建築教堂工廠。你看你公公在一塊空地上蓋起了……」

依立亞·阿洛塔毛奧甫更狂速地發展和鞏固着他的事業，他彷彿預先感到他的日子不多了。在五月裏，尼古拉誕日前不久，第二個工廠用的鍋爐運到了，牠被載在一隻船上，那船停泊在奧凱河的岸邊，從那地方綠蛙塔拉克沙河的淺水緩緩地流入奧凱河。當前的困難工作是：鍋爐必須沿着沙地拉一百五十沙任(Serge俄度量名，合七英尺一華)遠。在尼古拉誕辰那天，阿路塔毛奧甫給工人們預備了豐富的節筵和白酒，土啤酒；桌子擺在院裏，農婦們給院裏點綴上櫻樹和樺樹的青把，春天剛開苞的花朶，而她們自己穿着各色的衣服，也彷彿花似的。主人同家裏的人們伴着幾位客人坐在老織工們中間的桌邊，涎着面皮同那些女織工們用大胆的話開着玩笑，喝得很多，巧妙地鼓勵着人們快活起來，而且用手梳理着那變灰色了的鬍子興奮地喊：

「啊哈，孩子們！我們不要活着嗎？」

同他在一起，人們喜歡他的習慣，他覺到了這個，並且由於這樣的快樂是不會有過的，他喝得更加多了。他面容煥發，而且閃着紅光，彷彿這是春裏的，有豔陽的日子，彷彿整個的大地，精巧地披着嫩綠的草和葉，發散着樺樹跟小松樹的氣息，這些樹們向蔚藍的天舉着牠們那金黃色的小蠟燭，一春天在這一年降臨的早而且暖，櫻桃跟紫丁香都已經開了花。一切都快活，一切都歡躍；甚至人們在這一天也彷彿開放了他們內在的一切善良。

鄉下的織工包立司·毛洛曹夫，一個小而弱的老頭兒，有着一張蠟色的，被合適地掩在灰綠色的鬍子下的面孔，一切都是白的，而且洗得彷彿一個死屍體，站起來靠着他大兒子，一個六十歲的農夫的肩膀，伸着瘦骨稜嶒沒有肉的手臂，狂暴地喊：

「看哪，我九十了，九十是太多了，夠了！曾經當過兵，打敗了蒲卡差夫（Pukachof 1726-1775是農民革命的領袖——華），在莫斯科參加過叛變，在瘟疫流行的那年，對！打敗過包那怕路塔……」

「你愛過誰？」阿路塔毛與甫伏在他的耳朵上喊，織工已經耳聾了。

「兩個老婆，不算別人。看：七個兒子，兩女兒，十九個孫子，五個重孫子，什麼樣的編織！那不是他們，全仗着你生活，那里——他們坐着……」

「再講些！」依立亞喊。

「當然。我活過了三朝皇帝，還有一朝女皇帝，夠了！我的好幾個東家，已經都死了，可我還活着！織成了好多越爾司特（West）俄羅名合三五〇〇英尺——華的麻布。你，依立亞·瓦西利耶甫，對的，祝你長壽。你——一個東家，你喜歡事業，而且它也愛你。你不傷害人們。你——我們的樹幹，前進！成功對你是合法的老婆，可不是情人；情人愛嬌，可是她什麼也沒有！用全力向前。祝你健康，朋友，就是那個！祝你健康，我說……」

阿路塔毛奧甫把他抓在手裏，舉了起來，吻他，激動地喊：

「謝謝，朋友！我要叫你當一個監工……」

人們喊了起來，大笑着，但這老年的，吃醉了的織工被高高地舉在了他們的頭上，露骨的手，在空氣中搖擺着，尖聲地笑道：

「他的——一切都依照着他自己的主意，一切不那樣……」

烏莉亞·娜巴伊瑪可娃不顧羞耻地從頰上流着感情的眼淚。

「多少快樂，」女兒向她說，她擦着鼻子回答：

「這樣的人，快樂是上帝給的……」

「學着，孩子們，同人們必須怎樣過活，」阿路塔毛奧甫對孩子們喊。「瞧，彼特路哈

！」

吃過飯後，挪開了桌子，農婦們唱起歌來，男人們開始角力，大家拔河，互相爭着；阿路塔毛與甫一切都參加，跳舞，拔河；宴會一直到天亮，但在太陽剛出來，七十個工人由主人率領着，噪雜地成群地，彷彿去搶劫，走向奧凱河去，帶着歌聲，吹着哨，醉眼矇矓的，在兩肩上抗着大輪子，橡木的橫桿拐手，繩子，在他們背後，那老織工沿着沙拖着向尼基達喃喃：

「他將得到他自己的計劃！他？我知道……」

那紅色的，彷彿一頭沒腦袋的牛似的笨怪物，很順利地打船上卸到了岸上；用繩子把牠纏住，於是一聲呐喊，把橫杆拐手放上輪子，人們拉着牠沿着在沙上搭好的板子上走着；那鍋爐搖擺着，向前動着，尼基達看着牠那圓而笨的嘴，在快活的有力量的人們面前驚訝地張開了。醉眼矇矓的父親，也幫着拉鍋爐，吃力地喊着：

「慢點，唉，慢點！」

而且用手掌拍着那鐵怪物的紅邊，加上去說：

「鍋爐走了，走了！」

離工場不到半百沙任了，當鍋爐突然傾斜了，扭轉地而且慢慢地從前面的輪子上滑脫，把笨鼻頭陷入了沙土的時候，尼基達看見牠那圓口怎樣地向爹爹的腳上吹着灰色的塵土

○人們憤怒地圍繞着這笨重的東西，試着把輪子塞到牠的下邊，但他們已經乏了，而鍋爐却一動不動地戳進沙裏去，不爲他們的努力所動，彷彿陷進去的很深。阿路塔毛奧甫手裏拿着槓子在工人們中間嚷着，喊叫着：

「用力啊，伙計們！喚哈……」

鍋爐不願意地動了一下，於是又沉重地定住了，但尼基達看見父親從工人羣中用異樣的步伐走出來，他的臉也異常了，他走着，一只手插在鬍子下面扼住自己的喉頭，另一只在空氣裏探索着，彷彿瞎子那樣的；老織工在他背後跳着，不斷地喊：

「你吃點土，土……」

尼基達跑到父親跟前，父親打了個哽，吐在他脚下了一灘血，而且沉悶地說：

「血。」

他的臉變得蒼白，眼睛驚懼地閃動着，牙床子抖顫着而且整個他那大而有能力的身體驚懼地縮作了一團。

「受了傷？」尼基達問，握住他的手，——父親搖曳地依着他，推着而且低聲地回答：  
「大概，——裂了一個血管……」  
「你吃點土，我說……」

「讓我自個呆着，——去吧！」

又吐了好多血，阿路塔毛奧甫有點糊迷地說：

「裂了。烏莉亞娜在哪兒？」

尼基達打算跑回家去，但父親牢牢地抓住了他的肩膀，垂着頭，搖曳不定地用腳在沙上踏着，像要細聽那些工人們怒喊中難於辨別的喧鬧和呼吶。

「怎麼回事？」他向家走着問，很小心地邁着步子，彷彿走在一條深河上的獨木橋上似的。巴伊瑪可娃在台堵上站着正跟女兒告別，尼基達瞧見當她看見父親，她那好看的臉奇异地，彷彿一個輪子般，完全轉向了右邊，隨後又轉到左邊而且失了色。

「給我點水！」她喊，當父親不自知地動着腳，踏一步到台堵上，一連地打着哽，而且吐着血。彷彿在做夢般，尼基達聽見奇杭的聲音：

「水——是水；水不能代替血……」

「必須吃一點土……」

「奇杭，把馬打得快快地走請牧師……」

「扶着他，帶他進來！」阿列克謝依命令着；尼基達從下邊抓着父親的胳膊肘，但不知誰那末牢地踏住他的足趾，使得他有一分鐘盲了，但隨後他的眼睛更銳利了，帶着痛苦的

期待回憶着人們擁擠在父親的房裏和院子裏做的一切事情。奇杭騎在那大而黑的馬上沿着院子疾馳着，那馬不聽他的駕御，不走向街門去，跳躍着，旋轉着，揚着激怒的鼻子，衝散了人們。牠一定是給太陽在天空裏點着的眩目的火光驚的；結果牠跳了出去，疾馳着，但到了那紅而大的鍋爐前，牠向岔路上驚逃去，把奇杭撞了下來，又折回了院裏，打着鼻嚏，擺着尾巴。

不知誰喊：

「孩子們，跑開……」

在窗台上，阿列克謝依坐着，絞着他那黑的剪過的鬍子，他不大好，他那沒有丈夫氣的臉變得尖了而且彷彿蒙上了一層沙塵，他眼睛一點都不瞬，由人們的頭上注視着床上，在那里父親躺着，彷彿不是用他自己的聲音說着：

「這是說——錯了。上帝的意志。孩子們——我囑咐你們：烏莉亞娜將站在你們的母親的地位，聽見嗎？你，烏莉亞，爲基督的原故要幫助他們。唉咳。把生人從屋裏請出去……」

「不要說話吧，」巴伊瑪可娃憐憫地而且緩慢地說，在他嘴裏塞着一小塊冰。「這裏沒生人。」

父親吞下了水，而且不果敢地嘆息着說：

「對於我的罪孽，你們不要裁判，可她沒有過錯；娜泰莉亞·我對你太苛刻了，呶，別介意。孩子們。彼爲路哈，奧列師凱，要友愛地過活。跟人們和氣些。人們都很好。出類拔萃的。你，奧列沙，在這些人們中擇婚吧，由你自己……沒什麼！」

「爹爹——別拋下俺們，」彼得請求着，跪了下去，但阿列克謝依在他背上推了一下，輕聲說：

「你作什麼？我不信……」

娜泰莉亞用切菜刀在銅盤裏打碎着冰塊，擊水的鏗聲伴着銅的鏘聲和她的嗚咽。尼基達看見她的眼淚落在了水上。太陽的黃光射到了屋裏，由鏡子裏反射出一塊不成形的影子，在牆上盪動着，企圖擦去了那在藍得像夜晚的天空似的糊牆紙上的，紅色的，有着長鬍子的中國人像們。

尼基達立在父親的腳邊，等待着父親提到他。巴伊瑪可娃一邊用襪子梳着依立亞那濃密的，鬆曲的頭髮，一邊用手巾擦着他嘴角上不住地流出來的血，額上和髮角上的汗珠；向着他那紛亂的眼睛，她低聲說了句什麼話，說得很熱烈，彷彿祈禱似的，但他放一只手到她的肩上，另一只在膝上，用發了硬的舌頭吐出了下面的話：

「我知道。基督保佑你。埋在自己的，在我們的坟裏，別在鎮上的。我不高興那地方，呶，他們的……」

於是帶着極度沸煎的痛苦，他低聲說：

「唉哈，我錯了，上帝……錯了……」

一個高的，佝僂的牧師，有着基督式的短鬚子和憂鬱的眼睛，走了來。

「等一下，神甫，」阿路塔毛奧甫說，又轉向了兒子們。

「孩子們——別分家！和氣地過活。事業不喜愛仇恨。彼得，——你是老大，你負一切的責任，聽見了嗎？去吧……」

「尼基達，」巴伊瑪可娃提醒地說。

「對尼基達——加愛吧。他在那兒？去吧。以後……而且娜泰莉亞……」

半天以後，當太陽還和善地駐在最高點時，他死了，淌着血。他躺着，頭被支了起來，蠟樣的臉皺摺着，這臉色本來是倉促的，他的眼睛沒有完全閉上，彷彿沉思地注視着那順從地被放在胸口上的寬大的手腕子。

在尼基達看來，這死亡對所有的家裏人，不那樣的像給它所驚嚇得似的不安和駭懼。他在所有的人身上都觀察出了這種愚鈍的驚嚇，除了巴伊瑪可娃，她靜默地，沒有眼淚，

靠近死屍坐着，幾手要凝固了，一切都聽不見，兩手放在膝上，呆直地注視着那石頭般的裝飾着雪白的鬍子面孔。

彼得打着舒張，說話很多而且不對式地高喊，走進停着他父親的屋子裏，在那里尼基達跟一個胖尼姑輪流地唱着悲哀的婆娑爾推立亞經(*Psalteiria*)；彼得懷疑地看了看父親的面孔，畫着十字，站了兩三分鐘，小心地出去了，於是他的矮胖的人形走向花園去，而且在院子裏，顯得他在計算什麼。

阿列克謝依紛亂地忙着籌辦喪事，騎着馬到鎮上去，又從那里折回來，跑進屋子去，問烏莉亞娜關於葬禮的次序，關於追薦。

「等一下，」她說；於是汗流滿面的，疲倦的阿列克謝依跑得沒有影子了。娜泰莉亞走來，胆怯地而且可憐地勸母親喝點茶吃點東西；留心地聽過了她的話，母親說：

「等一下。」

尼基達不知道父親活着的工夫是否愛他，——他只害怕，雖說這恐懼並沒有阻止了他喜歡這個人的有生氣的工作，這不溫和的人對待他幾乎沒有注意過——駝背兒子是否活着？但現在尼基達現得是一個真摯地深愛着父親的人，他感覺着自己像被注入了紛亂的痛苦，受了這有力的人的突然的死亡殘酷而且粗暴的打擊；而且由於這種痛苦和打擊，使他呼

吸很感困難。他坐在屋角的箱子上，等待着自己念婆娑爾推立亞經的班，沉思地背誦着那聖詩上已經熟習的字句，同時向週圍看着。暖和的黑暗充滿着這屋子，屋裏閃動着黃色的，蠟燭的活躍的燈火。沿牆燈光見貼着長鬍子的中國人畫，在牛軛上耿着茶葉箱子，在每一張糊牆紙上有著十八個中國人，兩個兩個地並肩排着，一排走向天花板去，另一排却向下降落。在牆上投進來狂歡節的月光，在月光裏中國人現得更勇敢，更快地走上邊和下邊。

突然在低吟的婆娑爾推立亞經的字句中，尼基達聽見了低聲的固執的問話：

「是的——確乎——死了嗎？上帝？」

這是烏莉亞娜的問話，她發出的聲音彷彿受了憂愁地打擊，使得尼姑停止了誦念，錯誤地回答：

「死了，太太，死了，由於上帝的意志……」

彷彿完全超過了所能忍受地，尼基達站起來喃喃着從屋裏出去，對尼姑抱着不好的，深痛的反感。

在街門邊的椅子上坐着奇杭；用手從一塊木片上扯着碎片，他把撕下來的碎屑丟入沙土裏，而且用腳把牠們踏得更深陷了進去，這樣，牠們便開始不被看見了。尼基達跟他並

肩坐下，靜默地注視着他的工作；這工作使他想起了被人冷被視的，鎮上那個白癡安頓奴土克，這個櫻模的，面目黧黑的孩子，有着兩條膝頭彎曲的腿，兩只圓的貓頭鷹的眼睛，常常常用樹枝子在沙土上畫些圓圈，在圓圈的中心用小木片和樹枝堆砌起一些小房子來，但砌成功了，立刻就用腳把自己的建築毀壞哩，蓋上沙子和塵土，而且爲這個用鼻音唱：

基督復活了，復活了！

棚車丟失了一只輪子。

布推爾馬，巴伊，巴伊，布司塔爾馬，

巴尤，巴尤，巴伊，基督。

「什麼事，啊？」奇杭說，同時拍着自己的脖子，打死了一個蚊子；手掌擦着膝頭，注視着掛在柳梢頭天河上的月亮，隨後把他的眼停留在肉色的鍋爐堆上。

「今年蚊子生得真早啊，」他安靜地繼續着：「是的，看，蚊子——活着，可……」

駕子，害怕什麼似的，沒讓他把話說完，含怒地提醒他道：

「是的，那不是，你打死了一個蚊子。」

於是很快地離開了守門者，但過了沒幾分鐘，不知道自己上那里好似地，又出現在父親的房裏了，替代尼姑，開始了念經。在聖詩的字句裏注入着自己的悲哀，他沒有聽見

娜泰莉亞進來，和突然從他背後飄過來她的聲音的微波。常常的，當她離他近了的時候，他感覺得能夠說或者作一些不平常的，也許是特異的事情，而且在這期間，也害怕說出什麼非自己的意志的話來。垂下了頭，舉起了駝背，他抑低了斷續的聲音，於是順着第九節的詞句，兩個悲哽的聲音交響起來。

「這，」她從他身上拿開了十字架，要帶着走。

「媽媽，親愛的，可我也是一個人了。」

尼基達又提高了聲音，爲得壓下去不聽這種含淚的低訴了，但那一切却引他去聽。

「上帝不容罪孽……」

「在陌生的巢中，一個……」

「由你的面前我將投向那里去？從你的憤怒中我將逃向那里？」尼基達留心地唱出了這恐怖的絕望的呼號，但記憶向他耳語着憂愁的話道：

『不高興活着——憂愁，可是你陷入戀愛——要加倍的』，於是不安地感覺到娜泰莉亞的悲哀使他的幸福的希望光明起來。

早晨，坐着一輛貨車從鎮上來了巴路司基和市長亞考甫·任起良，一個眼睛發呆的人，綽號叫『涅道然林內』（虎頭蛇尾——華），圓的而且彷彿由生粉團用力捏成的；弔過了死

人後，他們對他鞠躬，他們每個人人都恐懼地，懷疑地看着那變暗了的面孔；他們，顯然，也都驚訝阿路塔毛奧甫的死亡。隨後任起良用帶刺的，尖銳的聲音向彼得說：

「聽說，你們要把你父親埋在自己的故地，是不是呢？這，彼得·依立依赤，對我們，對鎮上，將是一種侮蔑，彷彿你們不願意與我們爲伍，而且在友誼上不諧和地住着，是不是呢？」

磨着牙齒，阿列克謝依向他哥哥耳語：

「趕他們走！」

「教母，」巴路司基說，一邊湊近烏莉亞娜。「這怎麼樣？侮辱。」

任起良問彼得：

「這不是神甫格列勃向你們建議的吧？不是的，請你打銷了這個意思，你們的父親是區內第一個廠主，新事業的創辦人，——是鎮上有聲望的人物。甚至巡長都吃驚地問：你們是否信奉正教？」

他不緩氣地說着，並沒有注意彼得要插嘴打斷他的話，但當彼得終於說出這是他的父親的意思的時候，任起良一下子就安息了下來。

「是這樣，不是——我們將來送殯。」

於是所有的人都漸漸地明白他並沒有說出他要說的話來。他走向屋子角去，在那里巴路司基把烏莉亞娜擠到了貼牆，向她喃喃些什麼，但沒等到任起良走到跟前，烏莉亞娜喊了：

「你個傻子，串門子傳閒話的人，出去！」

她的嘴唇和眉毛顫動着，故示驕縱地揚起頭來，她向彼得說：

「這兩位和包米亞洛甫跟方洛泡奧甫請求我慇懃你們弟兄們，把工廠賣給他們，他們爲我的幫忙給我錢……」

「出去……先生們！」阿列克謝依指着門口說。咳嗽着，微笑着，任起良領導着巴路司基向門口走去，撞着他的肘部，但巴依瑪可娃坐到一個箱子上，大哭了起來，訴說道：「他們打算掃滅了關於這個人的記憶……」

阿列克謝依注視着阿路塔毛奧甫的臉，嚴厲地而且惡意地說：「我將來要更不幸，但同這樣的，像這些，——我將不活着！頂好是把自己的頭打碎了。」

「他們找這工夫來講買賣，」彼得咆哮，也向父親投了一眼。  
走到尼基達跟前，娜泰莉亞輕聲地問他：

「你爲什麼不說話？」

他感激人們記掛着他，非常高興娜泰莉亞結記着他，而且高興得不能自持地笑了，他也輕聲說：

「我還說什麼……我們同你……」

但那女人沉思地離開了他。

在埋依立亞·阿路塔毛奧甫的時候，幾乎所有鎮上的體面人們都出現了；巡長也來了，一個個子高的，瘦削的，有着剃光下巴和灰色眼光的人，莊嚴地踱着；他跟彼得並着肩沿着沙土踏着，曾經兩次向他說着同一的話：

「死者曾爲男爵喬治·拉提司基向我特別推崇過他的高尚，而且這種推崇已經完証實了。」

但不久他向彼得宣稱：

「抬死者到山上去——很困難！」

說完了他便從群衆中轉到一旁去，緊緊地閉着他那剃光了的嘴唇，站在了柏樹下的陰涼中，讓着打他身邊走過的鎮上的和工廠裏的群衆，彷彿一個軍人在閱操一樣。

天是晴明的，太陽旺盛地照耀着，照亮着各色人群中的黃的和綠的肥胖的斑點；這群

衆延緩地在兩座沙山之間走上了第三個沙山，這山上已經裝飾着不只十個十字架了，都指向着蔚藍的天空，而且被老的，盤曲的松樹的寬闊的掌子遮蔽着。沙土閃爍着鑽石的光亮，在人們的脚下簌簌地響着；在人們的頭上，波動着牧師們沉重的吟經聲；在所有的人們的後邊，走着白癡安頓奴士克，踴躍着而且跳躍着；他用他那沒有眼眉的圓眼睛看着自己的腳底下，時時蹲下腰去從道上拾取細小的樹枝，把牠們揣在懷裏，而且還尖聲地唱：

基督復活了，復活了，

棚車丟失了一只輪子……

虔誠的人們打了他，禁止他唱這個，而且現在巡長用手指恐嚇着他喊：

「住口，傻子……」

在鎮上安頓奴士克不爲人們喜歡，他不是毛路德維人或者楚瓦士人，也就因此不能夠想像他是爲了崇愛基督而傻的，但人們怕他，認爲他是一個不幸的預言者，而且當追悼的工夫，他曾出現在阿路塔毛奧甫家的院裏，在追悼的桌子間走來走去，喊出一些傻話：「古牙推爾，古牙推爾，魔鬼在鐘樓上，啊咿，呀咿，要下雨了，要濕嘍，卡亞馬司悽慘地流着淚！」聰明的人們中，有幾個互相交頭接耳地說：

「噏，這是說阿路塔毛奧甫家將有不幸了！」

彼得竊聽見了這種耳語。但過了些時候，他看見奇杭·維亞洛夫把白癡擠在了院子的角隅，並且聽見了這看門人的那些安靜的，但有所求的問話：

「這將是什麼——卡亞馬司？你不知道？在上。滾開呶呶，！——去……」

很快地，歲月像秋天的，混濁的大溜從山上流下來似的過去了；沒有發生過什麼特別的事情，除了烏莉亞娜·巴伊瑪可娃變得非常蒼白，而且在她的兩鬢上，刻畫出了一些憂愁的老人的細紋。阿列克謝依非常顯然地改變了；他變得柔軟了些，溫和了些，但同時却顯出來不樂意的急躁，他常常用快樂的戲謔，尖刻的言語刻薄所有的人，而且他那對於事業的肆無顧忌的態度，特別使得彼得不安，他顯得對工廠和對那只終於爲他殺死的熊一樣地玩玩。他的對於高貴家庭裏的東西的偏愛，是很特別的；除了巴依瑪可娃送的那座鐘外，在他屋裏還放着一些沒什麼用但很好看的東西，在墙上挂着裝飾着玻璃珠子的圖片——女人的環舞。阿列克謝依本來很儉省，可他爲什麼在廢物上花錢呢？而且他開始穿時髦的，值錢的衣服。潔淨了自己的黑色的，尖銳的小鬍子，刮光了兩頰，把一切弄得大部份失掉了簡單的，農人的氣概。彼得感覺着他的堂弟很有點異樣而神秘，他不了解地，懷疑地偵察着他，而且這懷疑漸漸地增大了。

彼得對於管理事業很謹慎，很耽心，對人們也是這樣。他不慌不忙地而且悄悄地完成

他的動作，睜着兩只熊似的眼睛，彷彿在期待着，他正在追尋的東西可以從他溜走似的。有的時候，工作的煩難使他疲倦了，他覺得他自己是包圍在一種什麼特別的，令人不安的厭煩的冷霧中，同時在這些時候，這工廠對他顯得是一個石頭的但活着的野獸；這野獸蹲伏在地上，投出的影子彷彿牠的翅膀，烟筒是牠翹起來的尾巴，有着一個沉悶而可怕的鼻子，在白天窗戶的閃光，像是冰似的牙齒，在冬天的晚上，換上了鐵窗子，而且給忿怒變成了紅色的。而現在顯得工廠裏邊的事情不是在織一越爾司塔一越爾司塔的亞麻布，而進行着一些別的，仇視彼得·阿路塔毛與甫的勾當。

在父親死後一週年那天，到坟上作了安魂祭以後，全家集合在阿列克謝依那間光亮的，華麗的屋子內，他不安地說：

「父親吩咐我們和美的過；這是必須的，——我們在這里彷彿是囚犯。」

尼基達看見跟他並肩坐着的娜泰莉亞，戰慄着，驚訝地注視着她的小叔，但他却很柔和地繼續着說。

「但所有這樣的，看在友誼的分上，我們必須不互相攬擾。事業——只有一個是大家的。但生命是各個自己的。對嗎？」

「噏？」彼得注意着堂弟的頭，謹慎地問。

「你們都知道，我愛着奧路洛瓦女士，現在我要同她結婚了。你記得不，尼基達，你落水的時候，她是唯一可憐你的呢？」

尼基達點了點頭。他幾乎是第一次坐得這樣靠近娜泰莉亞，這使他覺得快活的不想動，說話和聽旁人說什麼。而且當娜泰莉亞，因為什麼顫動着，輕輕地用臂肘碰着他的時候，他便笑着，注視着桌子底下她的膝頭。

「她對我——是天定的，我這樣想，」阿列克謝依說：「我或者跟她另想方法過活。我不願意把她帶到家來，我怕——你們不能跟她在一起過長久了。」

烏莉亞娜·巴伊瑪可娃，舉起了她那低垂着的充滿着過分的憂愁的眼睛，幫助着阿列克謝依：

「我還知道她，一個罕有的能幹的女孩子。能讀善寫。從小就自食其力還養活着她那醉鬼父親。只是——個性強點；娜泰莉亞，請你別跟她一起住長了。」

「我同所有的人都能慣了，」娜泰莉亞反對地說，但她的丈夫發問似地注視着她，向弟說：

「這，實在是你的事。」

阿列克謝依轉身向巴伊瑪可娃，跟她提議賣給他房子：

「那房子對你有什麼用？」

彼得幫助他。

「你必須跟我們一起住。」

「呶，我要走，要叫奧莉卡快樂下子去。」阿列克謝依說。當他走了，彼得推着尼基達的肩膀問：

「你怎麼——瞌睡起來？在想些什麼？」

「阿列克謝依做得很好……」

「呶？我們瞧着吧。可你什麼意見，媽媽？」

「他跟她結婚，實在很好，可是他們將來怎樣，——誰知道呢？她——很特別的。瘋之流。」

「謝謝這樣的親戚，」彼得微笑了。

「也許，我說的不大對，」烏莉亞娜說，彷彿注視着一塊黑暗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紛亂地波動着，而且眼睛避不開。

「她——很狡猾；她父親有很多東西，可是她把牠們藏到我這里，爲了防止她父親換了酒喝，而且奧略師凱夜裏常把牠們給我弄來，後來我把牠們給還了他。這樣，他便有了

她的一切東西，作爲裝盃。那裏邊有些是很值錢的。我不很喜歡她，一切的事情——都隨自個的高興。」

用脊背對着岳母站着，彼得望着窗外，在花園裏有些噪林鳥叫着，嘲弄着世界上的一切。他記起了奇杭的話：

「我不喜歡噪林鳥，——牠們像魔鬼。」這個奇杭是一個蠢笨的人，因爲他顯得非常蠢笨。

完全同樣地低聲地，不願意地，而且顯然爲別的思緒所煩擾着地，巴伊瑪可娃述說着奧莉卡·奧路洛瓦的母親，一個女地主，放蕩的女人，跟奧路洛甫結識的工夫她的丈夫還活着，她同他一起住了五年。「他——是一個手藝人；做傢俱和修理鐘錶，用木頭彫刻人像，我還藏着一個——裸體女人的，奧莉卡以爲是她母親的像。他們兩個都喝酒。但當丈夫死了——她改嫁了，在那同一年，她吃醉了酒，去洗澡的時候也淹死了……」

「這裏的人們都是這樣戀愛，」娜泰莉亞突然說。這些不適當的話使得烏莉亞娜責備地看了女兒一眼，彼得微笑着說：

「不是在說戀愛的話，是講喝醉酒的事。」

人們都沉默了下來。觀察着娜泰莉亞，尼基達看見她爲她母親的故事煩惱起來，她用

手指痉挛地絞着桌布的穗頭，她那簡潔的，好看的臉上，赧紅了，變作了不常有的慍怒。  
晚飯以後，坐在花園裏，在娜泰莉亞的房間的窗下，生得很高的紫丁香花間，尼基達從自己的頭上聽見彼得的悲鬱的話。

「阿列克謝依是乖巧的。聰明的。」

於是立刻娜泰莉亞的傷心的呻吟傳了出來：

「你們個個都——聰明。只有我——傻。他說的是實在的：是囚犯！我在你們家裏是一個囚犯……」

尼基達由於恐懼和憐憫而呆了，兩只手緊握着椅子，他覺得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充溢着他，推他到什麼地方去，但在這里，在他的頭上，所有那可愛的女人高喊的聲音，刺激得他內在發生了熱烈的希望。

娜泰莉亞編着髮辮，這工夫他丈夫的話突然在她胸內燃着了忿怒的火。她靠到牆上，兩手在背後緊握着，彷彿她要打，要扯碎什麼；話語梗塞着咽喉，嗄聲地悲哽着，她說着話，既沒聽見自己的話，也沒聽見丈夫的驚叫，說她在家裏是一個路人，沒人喜歡，生活得像一個使喚丫頭。

「你並不愛我，你也不同我說什麼事情，把我當塊石頭似地靠着，這就完了！你爲什

麼不愛我，莫非我不是你的妻？我有什麼不好，你說！看，媽媽怎樣地愛你父親，是的——我的心忌妒得要碎了……」

「這末說你也得那樣地愛着我，」彼得提議，一面坐在窗檻上，同時注視着在黑暗角落裏他妻那不像樣子的臉。他發見她的話很愚蠢，但帶着驚惶地感到她的憂愁的合理性，於是他明白了這是——一種聰慧的憂愁。而且這是憂愁中比較壞的一種，它用慢性的煩惱的危險來恐嚇，用新的煩惱和焦憂，但只是煩惱沒有旁的，她已經就夠受了。

他妻那白色的，穿着睡衣的，蠢笨的形象戰慄着，而且抖動着，駭懼着消逝了。泰莉亞一會兒低語，一會兒驚喊，彷彿她自己在打鞦韆，升了上去又降下來。

「這里，看，阿列克謝依怎樣愛他的……而且很容易愛他，——他快樂，穿得像一個闊人，可是你——什麼？你對待誰也不和氣，你從沒有笑過。跟阿列克謝依我會同心同意地生活，可是我同你却從不敢說一句話，你對我叫駝子作你的偵探來監視着，有目的地，狡猾而討人嫌的狗……」

尼基達站了起來而且垂着頭，傷心地向花園深處走去，用手撥着挂上他肩頭的樹枝。彼得也站了起來，走向他的妻去，捋住她頭頂上的頭髮，而且拉直了她的頭，瞪着她的眼睛：

「跟阿列克謝依？」他用低而粗嘎的聲音問。他給他妻的話驚得不能向她發怒，不想打了；他完全清楚地承認了他的妻說的很對：她的生活很厭煩。他明白厭煩是怎末會事。但——必須使她安靜，爲達到這個，他拿她的頸骨向牆上碰，輕聲地問着：

「你——說什麼來，傻老婆，嗯？跟阿列克謝依？」

「鬆手，——鬆手——我要喊……」

他用另一只手捏住她的咽喉，緊緊地鉗住它。他妻的臉色立刻變紫了，她咂咂起來。「廢物，」彼得說，把她擡向牆去，走了開去；她也離開了牆壁，趕過他到搖籃前去：孩子已經哭了很久。對彼得彷彿他的妻要趕過他去似的。蔚藍的天幕在他面前閃動着，從這邊到那邊的爬着，星星們跳着。在旁邊，幾乎并肩地坐着他的妻，她能夠不站起來用手背打着她的臉。她的臉很醜，幾乎是木頭倣成的，但沿着兩頰徐緩地淌着淚珠。她給女兒吃着奶，透過一些像玻璃碎片似的淚珠凝視着屋角，沒有注意孩子吮乳的不得勁，橫平着的乳頭從孩子的嘴唇滑了出來，孩子啼哭着，咋着嘴而且搖擺着腦袋。搖擺着，彷彿從惡夢醒來似地，彼得說：

「扶正奶，你沒看見！」

「一只蒼蠅在房裏，」娜泰莉亞喃喃。「一只沒有翅膀的蒼蠅。」

「但這樣的我——也只一個；沒有兩個彼得·阿路塔毛奧甫。」

他不安地覺感到他說出來的話不是他要說的，而且她說的話也有點不真實。但爲了安慰他的妻，爲了自己避免危險，必須說正確的實話，非常簡單的，無可爭辯地清楚的，他的妻能立刻明白了的話，使她順從了，而且不用愚蠢的訴苦和眼淚來阻難他；這種女人的脾性，直到這以前她並沒有過。看着她彷彿不關心地，不溫柔地放着女兒，他說：

「我有——事情！工廠，——這不是種麥子，不是栽山芋。這——是一個難題。在你的腦子裏以爲怎樣？」

起初他說得嚴肅而凜厲，試着接近這不可捉摸的實情，但她閃避着，於是他的聲音開始近乎訴苦地說：

「工廠，這——並不簡單，」他重複地說，感覺着沒話好說同時不是要說這些。他的妻沉默着，搖動着搖籃，背脊向他立着。奇杭·維亞洛甫的低微的，安靜的聲音解救了他。

「彼得·依立依赤，唉！」

「要什麼？」他問着，走向窗口去。

「出來到我這里來，」看門人強求地說。

「野東西！」彼得咆哮，而且責備他的妻：「你看見了沒有？夜裏也沒有安靜，可你還

關別扭……」

奇杭沒有戴帽子，瞬着眼睛，跟彼得在台階上遇上，回頭看了看給月光的清輝籠罩着的院宇，輕聲地說：

「我剛打繩結上把尼基達·依立依赤放下來！」

「什麼？打什麼地方？」

於是，彷彿陷到地裏去似的，彼得跌坐在台級上。

「是的，你別坐着，上他那兒去，他望你……」

沒有站起來，彼得彷彿耳語似地問：

「他爲什麼要這樣？啊？」

「現在——甦醒了；我灌了他點水。去……」

拉起主人的臂肘來，奇杭帶他到花園裏去。

「他在浴室裏上的吊，在浴室的前房裏，從頂樓的樑上掛下繩套，而且那樣……」  
彼得站住了問：

「這又是爲什麼呢？傷心父親的不幸，還是什麼呢？」  
守門人也站住：

「他曾到了開始吻她的襯衣的程度……」

「什麼樣的襯衣，你說什麼？」

用光腳踏響着地皮，彼得審視了守門人的狗；牠從灌木叢中鑽出來而且懷疑地望着他，搖着尾巴。他害怕去看兄弟，感覺着自己很空虛，不知道跟尼基達說什麼。

「唉哈，你活着沒有眼睛，」守門人喃喃。彼得沒作聲，等着看他還說什麼。

「她的襯衣，娜泰莉亞·耶芙謝依娜的，牠們洗後掛在這裏晒着。」

「他爲什麼要……站住！」

彼得用腳踢了狗一下尋思着他那身形短小的，駝背的兄弟吻他妻的襯衣的事；這事情是既可笑，而又使他奇酷地啐了口唾沫。但一種辛酸的懷疑立刻傷了他，使他聾了；抓住了守門人的肩膀，他搖着他，切齒地問：

「他們接吻了嗎？你看見來——瞭？」

「我——一切都看見。娜泰莉亞·耶芙謝依娜一點什麼也不知道。」

「胡說？」

「我爲什麼要說謊呢？我不希望得到你的報酬。」

於是，像用斧子給黑暗劈了一個透光的縫隙似的，奇杭用不多的幾句話向主人述說了

他的弟弟的不幸。彼得明白了守門人說的是實話，因爲她在他弟弟那藍眼睛的凝視下，在他伺候娜泰莉亞，在不大的，但繼續的關心她的情形下，他已經不安地注意了好久了。

「這這樣，」他低語着，而且尋思着這述說：「這對我是沒工夫明白的。」

隨後，推着奇杭向前，說：

「我們去。」

他不願意接受尼基達向自己的第一個視線，而且走進那浴室的矮門，沒等得看清楚在黑暗中的弟弟，從奇杭背後用發顫的聲音問：

「你又做什麼哩，尼基達？」

駝子沒有回答。他幾乎不被看見地靠在窗邊的長凳子上，薄弱的光線投在他的肚子和腳上。後來彼得辨別出來，尼基達用駝背靠着牆壁坐着，垂着頭，身上穿的襯衣從領子到大襟地撕裂了，而且濕了貼在了他的前鷄胸上，他頭上的頭髮也是濕的，可是在額骨上——有一個黑點子，而且從點子上發出黑光。

「血？他撞頭來？」彼得低聲地問。

「沒有，這是我慌促中傷了他一點，」奇杭拙笨地高聲地回答，同時躲到了一旁。

害怕地走到弟弟跟前，聽着自己的話彷彿是旁人說的，彼得扯着自己的耳朶，訴苦地

斥責。

「羞耻。違背上帝，兄弟。唉哈，你……」

「我知道！」嘎聲地，也不像自己的聲音似的，尼基達回答。「忍受不住了。你別管我。我——要到廟裏去出家。聽見嗎？用整個的心請求……」

帶着尖聲咳嗽了一陣，他沉默了。

受了點感動，彼得又開始輕聲而且溫和地數說，在最後說：

「可是因為娜泰莉亞，這，實在，魔鬼纏擾了你……」

「喚，奇杭，」尼基達拖着長聲哭嚷而且病態地喊。「難道我沒請求你，奇杭，——不要說！雖說你沒有跟她說，基督的意志！她要譏笑，要反對，可憐吧，讓我這樣吧！我，你要知道，一輩子要為你給上帝服務。你不要說！永遠別說。奇杭——這一切你，唉哈，一個人……」

他喃喃，不自然地梗直地挺着頭，一動不動，而且這也是可怕的。守門人說：「假如沒有這意外，我是不說的。由我這里她什麼也不會知道……」

更甚地受了感動，彼得對這些很不安，他堅決地允許：

「用十字架作保證——她將什麼也不會知道。」

「呶——謝謝！可我——上廟裏去。」

於是尼基達沉默了，彷彿睡熟了。

「你受了傷吧？」哥哥問；沒得到回答，他又說：

「頸子——傷了？」

「沒什麼，」尼基達嘎聲地說。「你——去吧……」

「別離開，」彼得向守門人耳語，當折回門口經過他的時候。

但當他走出來到花園裏而且深深地呼吸了甘甜而溫暖的，濕潤的土地的氣息的時候，他受的感動立刻消滅在一種不安的思想的攻擊中。他沿着小徑踏着，留着心不使他脚下的碎磚作響，他需要極端的寧靜，否則他在這些思想中便不能研究。仇恨的思想多得使他發驚，彷彿它們不是起自他的內在，而是由四外突來，由夜間的黑暗中，像一些蝙蝠似地向他閃動。它們那樣快地互相交替着，使彼得不能捉住而且把它們決定成話語，只能捉住一些上吊繩套的形象，吊着他，娜泰莉亞，阿列克謝依，尼基達，奇杭，纏繞着所有在紛亂的環舞中的人們，這些人們不能辨清地快地旋轉着，但他——却在這圓圈的中心，獨自的○用話語的表示，他想的非常簡單：

『岳母必須趕快搬到他這里來，但阿列克謝依——出去。以後對待娜泰莉亞要溫柔些

○「看，怎樣愛着」。這樣必須知道這不是由於愛情，而是由於他的爬入弔死繩套的不幸。他到廟裏去出家是很好的，在人們中間對他沒什麼可做的。這——很好。奇杭——一個呆子，他應該再早點告訴我。』

但這並不是那些不可捉摸的，不成語句的思想，不是那些糾纏而且煩惱他的，阻止着他小心地窺察濃厚而濕潤的夜的黑暗的思想。在遠方，在那小工廠的小村莊裏，蜿蜒着，幾乎是閃爍着帶有不快樂的歌聲的微細河流。蚊子們嗡嗡着。彼得·阿路塔毛奧甫清晰地感到了一種急務，彷彿能夠很快地免除和抑止住焦愁。他沒注意到已經走到了自己寢室的窗下的紫丁香叢處，他長久地坐着，兩肘支在膝蓋上，雙掌捧着臉，凝視着黑暗的大地；大地在他脚下動搖着而且起着泡，幾乎像預備塌陷下去。

『奇異的，這一切，尼基達怎樣地克服了沙土。他要到廟裏去——在那里當一個園丁。○這對他很好。』

沒有注意到他的妻來了，他驚懼地跳了起來，當在他面前彷彿從地下突出了一個白色的人形的工夫，但一種熟悉的聲音使他安靜了點：

『請原諒，看上帝的面子，我的哭喊……』

「呶，還說什麼，——上帝原諒，我，眼，自己也喊出來！」他寬宏地說，他很喜歡他

妻的到來，而且現在他不必搜求那些用以彌補和塗飾吵嘴的裂隙的溫柔話了。

他坐下，娜泰莉亞猶疑地跟他並肩坐下。覺得應該跟她說一點安慰的話，彼得說：「我明白你爲什麼厭倦。我們在家裏的生活沒有樂趣。什麼是有樂趣的呢？父親以爲在工作中有樂趣。他這樣說：人們並不簡單——所有的人都都是工人，除去乞丐和地主。一切的人，都是爲事業而生活。事業以外沒有人生。」

他謹慎地說着話，留神着說過了分，而且聽着自己的談吐，發見自己像一個誠懇的，受過職業訓練的人，一個現下的主人。但他感覺到所有他說的話都有點膚淺，它們沿着思想滑出，沒有揭破思想，沒有經過有力的咀嚼，而且這對他彷彿是他坐在了一條深溝的緣上，在下一分鐘或者有誰跟蹤着他的話來推他下去，向他的耳朵耳語道：

「你說的不是實話。」

就在這工夫，他的妻把頭放在他的肩上，輕聲說：

「要知道你對我——負着全部生活的責任，怎麼你還不明白這個？」

他立刻抱住她，緊緊地擠向自己，聽着火熱的低語。

「這——是罪惡，不明白。娶了一個姑娘，她爲你生孩子，但你彷彿沒有她似的，——你對我沒有靈魂。這是罪惡，彼卡。誰對你比我更親近，在心裏煩惱的工夫，誰安慰你

？」

對他現得像是他的妻把他舉了起來，而且在空氣中旋轉着，諧和地軟化了他；浸沉在新鮮的冷空氣中，他幾乎感謝地說：

「我答應他不說，——我不能夠！」

於是很快地告訴她一切他由守門人那里聽到的關於尼基泰的事情。

「吻你的襯衣，——在花園裏晾着的，——看還怎麼狂妄啊！你怎麼就——不知道，沒注意他這個樣子？」

妻的肩臂在他手下厲害地抖顫着。

『她爲他抱歉？』彼得想，但她很快地，不安地回答：

『我從沒有注意過他對我有什麼野心！啊哈，狡猾的！真是，駝子們——是奸的。』

『她不喜歡他？或者——是在裝假？』阿路塔毛奧甫自問着，同時向妻提示：

『他對待你很溫和……』

『呶，這樣嗎？』她更激怒地回答。『而且兔侖——很溫和。』

『呶——是的……兔侖——是一只狗。』

『所以你叫他像一只狗似的來偵察我，因此他跟隨着我，監視着我和小叔阿列克謝依

，——你打我不明白！喫哈，他對我是怎樣的討嫌，怎這的厭惡……」

很顯然地，娜泰莉亞厭煩而且不安，這由於她的皮膚的戰慄和她接着拈着襯衣的痙攣的手指，就可以看出來，但對她的丈夫，這種激動顯得過分，而且不能取信於他；他向她施了最後的攻擊：

「奇杭剛打弔死繩套上解下他來。在沿室裏躺着。」

他的妻軟了，縮到他的臂下，帶着失色的恐懼喊：

「不……你說什麼？主啊……」

「這是說，——她說了瞎話，」彼得斷定，但她却縮回了頭去，彷彿有人打他的額般的怨恨地嘆息着，低聲說：

「這將來還怎樣呢？公公的死只使我們免遭了人們的議論，可是現在人們又該開始說我們，——喫哈，主啊，爲什麼呢？一個弟弟——上了弔，另一個不知道跟誰作了愛人要結婚——還有什麼呢？啊哈，尼基達·依立依赤！怎麼就做出這樣不要臉的勾當？呶——謝謝吧！該打，不可可憐的……」

輕鬆地嘆着氣，她丈夫用力撫摩着她的肩頭。

「不要怕，誰也不會知道。奇杭——不會說出去，他跟他是朋友而且對我們的一切都

滿意。尼基達預備到廟裏去修行……」

「什麼時候？」

「我不知道。」

「喚哈，快點吧！我現在怎能跟他在一起？」

沉默了一會，彼得提議。

「到他那裏去，看一看吧……」

但，彷彿被刺了似的跳了起來，他的妻喊：

「喚呼——別送我去吧，我不去！我不願意，我害怕……」

「為什麼？」彼得很快地問。

「弔死鬼。我不去；你願意，你請吧！我害怕。」

「呶——我們去睡吧！」啊路塔毛奧甫站起在僵硬了的腳上，說。「這一天我們已經受夠了。」

慢慢地同妻拜肩踱着，他覺察到這一天給他的，伴着不好的事情也有一些很好的，同時發見他，彼得·阿路塔毛奧甫，是一個直到今天自己沒有知道的——非常聰明而靈巧的人，他剛剛溫和地欺騙了一個人，這人用黑暗的思想討厭地擾擾了他的靈魂。

「當然，你跟我是最親近的，」他對妻說。「誰跟你更親近呢？這樣，請想：最親近的是你對我。於是——一切都很好……」

在這夜以後的第十二天，在破曉的工夫，沿着給多量的露水染暗了的鬆脆的沙土小道，尼基達·阿路塔毛奧甫手裏拿着一根手杖踏着，駝背上背着一個皮袋子，走得很快，彷彿急於要很快地從親屬們護送他的記憶逃開似的：所有的他們，都沒有睡覺，聚在跟廚房並肩的飯廳裏，端正地坐着，說着勸阻的話，而且說得那樣的清楚，清楚得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爲他說過一句誠心的話。彼得很和善而且近乎快活，像一個作了一筆發財的事業的人，他有兩次說：

「以後，我們，在家裏，將要有一本自己的關於我們的罪惡的祈禱書……」

娜泰莉亞不大在意地，但非常留心地倒着茶，她那兩只小的像老鼠底的耳朵惹人注意的紅，顯得像被誰揉過似的，她皺着眉頭而且常常從屋裏走出去；她的母親沉思地不說一句話，舐濕了手指，潤澤着髮角上的灰白頭髮，只有阿列克謝依，對他跟平常不一樣地，不安地，聳着肩問：

「你怎麼決定了這個，尼基達？突如其來的，啊？我不明白……」

個子小的，尖鼻子的奧路洛瓦姑娘跟他並肩坐着，聳着黑色的眉毛，用眼沒有禮貌地

觀察着所有的人；這雙眼睛不爲尼基達所喜——牠們大得跟臉不相稱，尖得不合一個姑娘的身分，而且太好瞬轉。

沉悶地坐在這些人中間，而且害怕地尋思：

『突然間彼得對全體說出來呢？但願快點放我走……』

彼得首先開始了告別，他走到跟前來，擁抱了而且用顫聲很高地說：  
「呶，弟弟，親愛的，再見……」

巴伊瑪可娃攔阻他：

「你做什麼？首先必須坐下，靜默着，於是，禱告，告別。」

這一切很快地做完了，彼得又走到跟前來說：

「原諒我們。用錢請寫信來，立刻就給寄去。別做很重的功課。再見。多爲我們禱告一些。」

巴伊瑪可娃，又爲他施一次洗禮，在額上和頰上吻了三次，不知道爲什麼她哭起來；阿列克謝依，緊緊地擁抱着，注視着眼睛，說：

「呶——跟上帝在一起。每個人——有自己的路。我始終不明白你怎麼一下子決定了這個……」

最後輪到了娜泰莉亞，但她沒有走得最近，手壓着自己的胸脯，深深地鞠了躬，低聲地說：

「再見，尼基達。依立依赤……」

她的胸脯還是高出的，處女的，但已經奶過三個孩子了。

這就是那一切。還有奧路洛瓦：她伸出了一只硬的，像木片的，小的，滾燙的手，——當臨近了，她的臉孔依然擺着不高興。她愚蠢地問：

「你真要去當和尚？」

在院子裏有三十個老織工給他送別。年老的，耳聾了的包立司·毛洛曹夫搖着頭喊：「兵和和尚——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僕役，去吧！」

尼基達去過了坟上，向父親的坟墓告了別，跪在父親的坟前而且自己尋思，沒有禱告着，——現在生活怎樣地背轉了！當太陽在他背後昇起來，而且在給露水浸濕的墳場的草地上落上寬闊的，有稜角的影子的時候，一個和他自己相像的形像落在了壞狗兔倫的窩上，尼基達，磕着頭說：

「原諒吧，爹爹。」

在什麼都容易聽到的清晨的寂靜中，這聲音響得乾燥而粗嘎；沉默了一忽兒，駝子更

高聲地重復：

「原諒吧，爹爹。」

於是——他哭了，沉痛地，像一個女人的哽咽，不能支持地可憐地改變了他那原來清晰而宏亮的聲音。

後來，走開離墳地一越爾司塔，尼基達突然看見守門人奇杭；他肩上荷着鋤，腰裏插着斧子，在道旁的灌木叢裏站着，像一個崗兵。

「走嗎？」他問。

「我要走，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打算掘一顆山槐，栽在我的看守房窗前。」

他們靜默地彼此互相凝視着站了一分鐘，奇杭把他那含了淚的眼移開了。

「走吧，我送你一程。」

沉默地走着。奇杭首先說話了：

「露水多末大。這——是有害的露水，要鬧旱災，年景要壞哩。」

「上帝赦免吧。」

奇杭·維亞洛夫說了一些聽不清楚的話。

「為什麼？」尼基達有點驚訝地問，——他常常期待着從這個人聽到特別的，刺激靈魂的話。

「或者——要赦免，我說。」

但尼基達却相信這個鑿匠說了些那樣他不願再重複的話。

「你為什麼還，——不相信上帝的慈惠？」他帶點責備地問。  
「為什麼？」奇杭靜靜地回答。「現在——雨是需要的。同時這有害的露水是為得生蘑菇，可是好的主所有的一切都該應時。」

嘆了口氣，尼基達搖了搖頭。

「你這樣想是不好的，奇杭……」

「不，我想的很好。我不用眼睛想。」

又沉默着走了五十步。尼基達看着脚下自己那寬闊的影子，維亞洛夫交叉地邁着步子，用手指敲着斧柄。

「一年後，我要去望看你；尼基達·依立依赤，——好嗎？」

「來吧。你很有趣。」

「這——是真的。」

他摘下帽子來，停住了：

「呶，這末說，——再見吧，尼基達•依立依赤！」同時搔着頰骨，他沉思地加上去：「你叫我從心裏喜歡。你——是性情溫和的人。你的父親是一個聰明人，可是你——是一個精神的，有心的……」

把手杖投在地，搖動了一下駝背，扶正了袋子，尼基達沉默地擁抱住他，但奇杭，緊緊地抱着，高聲地，固執地回答：

「記住——我要去。」

「謝謝。」

在那兒，路很緊地轉入了松樹林子，尼基達回頭望了望，——奇杭，帽子挾在腋下，靠在鐵鍬上，站在路的中間，彷彿決定了不讓任何人從他那里過似的；早晨的風吹動着那不大好看的頭上的頭髮。

在遠處看，奇杭變得有點像白癡安頓奴士克。想着關於這個神秘的人的事，尼基達  
● 阿路塔毛奧甫加緊了脚步，但在他的記憶裏，開始煩悶地響起！

基督復活了，復活了，  
棚車失掉了一只輪子。

剛到父親阿路塔毛奧甫死後第九週年，一所教堂便建築成了，而且給牠起名叫作依立依・蒲洛洛卡。他們建築了七年；延緩的主動者是阿列克謝依。

「上帝——在等待着，他不會着急，」他大胆地，不大好地開着玩笑，而且兩次把給造教堂預備的磚用掉，一次——用在造工廠的第三所房子上，另一次——用在建築醫院上。

在奉獻祭以後，祭過了他們的父親和孩子的墳墓，阿路塔毛奧甫們等待人們從坟場走開了，於是存心不理睬留在籬笆後邊楊樹下長凳子上的烏莉亞娜・巴伊瑪可娃，不慌不忙地走向家去；其實沒什麼可忙的：爲教士，朋友們和書記們跟工人們設的酬謝酒宴，規定在三點。

這一天——是陰沉的；天上，像秋天似的，佈着一層雲彩；潮濕的風，像疲倦的馬時時打鼻嚙似地吹着，松樹尖搖擺着，像要下雨。在紅布條似的沙路上，幌動着男人的黑暗影子，爬向工廠去；工廠的三所房子，放射出來的光線，抓在地面上，彷彿抽搐地伸出來的一些紅手指頭。

阿列克謝依揮動着手杖，說：

「亡故的父親要歡喜哩，看着我們怎樣地工作！」

「要憂愁哩，當着皇上死了，」彼得尋思着回答，不願同意弟弟。

「呶，他不大好憂愁。而且他活着時候不是由於皇上的心意，由他自己的。」

把帽子拉得更低了點，阿列克謝依站住，看着女人們；他的身材矮小的，四體相稱的妻子，穿着質樸的，暗色的衣服，沿着軟沙輕快地邁着，用手絹擦着自己的眼鏡，樣子很像一個鄉村的女教員，跟壯大的娜泰莉亞並着肩；娜泰莉亞穿着黑色綢子斗蓬，在兩肩和袖頭上綴着珠子；一頂暗紫色的無緣帽子漂亮地蓋着她那美麗的，帶點紅色的頭髮。

「你的太太更漂亮了。」

彼得沒有作聲。

「可是尼基達在周年祭日又沒有回來。他爲什麼惱我們呢？」

在陰天的日子，阿列克謝依的胸部和腳部有點疼痛；他走路有點跛，倚靠着手杖。他很想忘去了忌日祭的悲慘印象和陰天的憂鬱；十分固執地，他打算逼着哥哥說話。

「你岳母留在了坟場裏哭。還十分想念。一個很好的老太太。我背地裏跟奇杭說，叫他等待着而且陪伴着她；她有點氣促地訴說，走路很困難。」

大阿路塔毛奧甫低聲地而且勉強地重複道：

「困難。」

「你——睡着了嗎？什麼——困難？」

「一定得給奇杭算賬，」彼得回答，注視着兩旁小丘上的，激怒地炸毛的松樹。「為什麼？」他弟弟驚訝地問，「一個誠實的，沒有錯誤的，不偷懶的人……」

「一個傻子，」彼得接上去說。

女人們走了來；奧莉卡用快活的，一種照她那矮小的身材有點偶然的聲音，對丈夫說：

「我要勸着娜泰莉亞叫她讓伊利牙到專門學校去，可是她——害怕。」

懷着孕的娜泰莉亞走路像一只吃得很飽的鴨子，邁了一只腳又一只腳地；用老人的聲音，緩慢而從鼻孔出來的，她說：

「我是說——專門學校裏的習氣是有害的。沒見耶蓮娜用這樣的話寫信，那你又不懂○」

「教訓一切，教訓！」阿列克謝依嚴厲地說，摘下了帽子，抹着冒汗的額和赤老先禿的頭頂；這禿頭由髮角向頭頂擴展成了一些銳角，大大地拉長了他的面孔。

懷疑地望了丈夫一眼，娜泰莉亞爭辯：

「包米亞洛甫說的對：沒有教訓，人們要變成野蠻了。」

「是。」彼得說。

「你看！」娜泰莉亞滿意地喊，但她的丈夫却沉思地添上去：

「必須教訓。」

弟弟和奧莉卡大笑了；娜泰莉亞責備他們：

「你們這是幹什麼？忘了嗎？這是從忌日祭回來。」

抓住她的手，他們很快的走了，但彼得慢慢地踱着：

「我等着媽媽。」

不快活的人奇杭·維亞洛甫使他不安。在祭祀之前，立在坟場裏，看着遠方的工廠，彼得高聲地向自己說，並不是驕傲，只是簡單地說着他目覩的事情：

「事業很快地發達了。」

於是立刻從自己的背後聽到這鑿匠的平靜的聲音：

「事業，像地窖裏的徵，用自己的力量生長。」

彼得當時什麼也沒向他說，也沒有看他，但看門人的話的清楚而污辱的魯莽使他煩惱

了。一個人工作着，給不只一百人以麪包吃，黑價白日裏尋思着關於事業的事情，不知道也不感覺這事業給他的苦惱，而突然間有個不知事的傻子說：事業的生長是由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由牠的東家的擘畫。而且常常地，這混東西嘮叨些靈魂和罪惡的事情。

阿路塔毛與甫坐在了道旁的一棵砍下了的松樹的舊樹墩上，扯着自己的耳朵，記起來有一次他怎樣地向奧莉卡訴說：

「沒有工夫想靈魂的事情。」

他聽見了奇怪的問話：

「莫非你的靈魂跟你不在一起？」

這些話對他彷彿是女人的玩笑，但奧莉卡那小鳥似的臉孔却很鄭重；她那微黑的眼睛在眼鏡的玻璃後邊閃着恭謹的光。

「我不明白，」他說。

「可我不明白，當人們說靈魂不跟人在一起，好像一個螟蛉孤子似的。」

「我不明白，」彼得重複着，而且失掉了跟這個女人說話的願望；非常陌生的，對他了解得很少的她總喜歡自己的坦率；可是引起了一種恐懼，一種在她那顯明的坦率下隱藏着狡猾的恐懼。

但奇杭·維亞洛甫常常使他不高興。這張顴骨高的，有雀斑的臉，兩只奇怪的眼睛和貼在顴骨上藏在紅頭髮下面的耳朵，看着不大順眼；他那濃密的鬍子，不快但很倉促的走法，和所有他的蠢笨地短胖身子，都叫人討厭。而且不喜歡甚至彷彿是嫉妒他的安閑；還有在工作上的精確的刺激。奇杭做工像一部機器，而且幾乎沒有過一個機會可以責備他幾句，但這也激起了輕視。而更有着不順眼的是這個人一年一年地變得越和家務密切，顯然他覺得他自己是阿路塔毛奧甫家的生活的輪子上的一個必要的輻條了。奇怪地是孩子們愛他，還有狗們和馬們也愛他。老狼狗兔崽，被鎖在練子上而且因此發怒，沒有人，除了奇杭，敢走近了牠；大兒子，怪僻的伊利牙（在俄國孫子的名字，習慣要包括祖父的名字的一部，這里特別譯作音同字不同的三個字，以示判別——華），對看門人，比對父親和母親還聽說。

因為要從眼前遣開維亞洛甫，阿路塔毛奧甫給他看守教堂和管理樹林的職務，——奇杭反對地搖着沉重的頭：

「我不合適幹這個。可是假如我叫你討厭的話，——讓我歇一個月吧，我要去看尼基達·依立依赤去。」

於是他就認真地說：歇歇吧。這話說得愚蠢而莽撞；想到弟弟躲避到水池後邊，在一

所敲破的樹林中的廟裏，彼得生出了不安的懷疑：關於尼基達的事情，奇杭除了告訴了從上吊的繩套上解他下來外，他一定還知道什麼可恥的事情，他彷彿在期待着一個新的不幸，他那閃光的眼睛在說：

「別惹我，我對你有用。」

他已經來這廟裏三次了：自己背上揹着行囊，手裏拿着手杖，走着，不慌不忙地；顯着——他走在地上是給的一種地恩惠似的，其實所有他的作爲都彷彿是由於施恩。

回來後，奇杭回答關於尼基達的問話，簡短而含糊；常常人們以爲他說的不是他知道的全部。

「結實。爲人敬重。叫我謝謝大家的餽贈和問候。」

「他還說什麼來？」彼得問。

「可一個和尚還說什麼？」

「呶，就這個？」阿列克謝依不耐煩地問。

「說到上帝。對於天氣他感到興趣，雨，他說並不按時下的。他訴苦到蚊子；他們那裏蚊子太多。他問了你們。」

「什麼？」

「他焦心，爲你們難過。」

「我們？爲什麼？」

「爲所有的事情。你看，——你們奔走生活，可是他停歇了，呶，他難過你們沒有一點安寧。」

阿列克謝依大笑了，喊着：

「怎麼的混蛋！」

奇杭的瞳孔縮小了，眼睛茫然了。

「我不知道他怎樣想，我告訴的是他說的話。我是簡單的。」

「是，簡單的」阿列克謝依譏笑地說。「跟白癩安頓一類。」

風給彼得·阿路塔毛奧甫送來了溫暖的芳香，而且光線變得亮了一點；太陽從雲塊中間的蔚藍的洞中向外窺探着。彼得瞥了太陽一眼，於是閉上眼睛，更深地沉入自己的思索中。

有一點不痛快，尼基達已經在廟裏存了一千盧布，並且說在他活着的時候，每年要給他一百八十，他拒絕父親遺給他的一部遺產爲弟兄們用了。  
「送這個禮品幹什麼？」彼得喃喃，但阿列克謝依大笑了：

「可他要錢有什麼用？叫那些無所事事的和尚們都肥了？不，他很好地決定了。我們有——事業，孩子。」

娜泰莉亞也受了點感動。

「他總還沒有忘了他自己在我們前面的罪過！」她滿意地說，用手指擦去了玫瑰色頰上的一滴淚。「這可以作耶蓮娜的妝奩。」

弟弟的行為在彼得的心上印上了一個影子，——在鎮上關於尼基達出家當和尚，人們說着阿路塔毛與甫家的惡意的壞話。

跟阿列克謝依一起，彼得過得很安生，雖說他知道這位妄為的弟弟只管頂輕易的情事：他趕尼惹鎮集，一年上兩趟莫斯科，並且一從那裡回來，就詰絮地講着首都的殷主們的成敗的故事。

「豪華的生活，不亞於達官貴人。」

「貴人似的生活——是簡單地，——教堂！孩子們都受教育。」

雖然他很夠老了，但他又恢復了青年的活潑，同時他那兩只鷹眼閃着快樂的光。

「你爲什麼總是皺眉？」他問哥哥而且又教他道：「必須遊戲着作事情，事情不愛好厭倦。」

彼得注意到他跟父親相像的地方，但阿列克謝依變得對他更不了解了。

「我是一個有病的人，」他還記得一切，但對於健康却不注意，喝酒太多，在夜裏肆無顧忌地玩牌，而且，顯然地跟女人們淫樂。在他的生活中什麼是重要的呢？彷彿——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的家窩。巴伊瑪可娃的房子早就需要具體的修理，但阿列克謝依却不理會。生下的孩子們都很弱，而且養到五歲的，只有米奇，一個不快活的，瘦骨稜嶒的孩子，比伊利牙大三歲。同時阿列克謝依和他的妻都沾染了一種對不必要的東西的可笑的貪慾，他們的屋子裏擁擠地塞滿着各種不同的貴族的擺設，而且他們兩個人喜歡以擺設贈人；他們贈給了娜泰莉亞一個好玩的用瓷裝飾的厨子，給了岳母——一把大的皮椅子和一張豪華的，樺木做的，裝飾着古銅的床；奧莉卡巧妙地用玻璃珠子刺繡了一張掛圖，但她的丈夫在他爲事務的旅行時給她帶來了相同的刺繡。

「你可驚呀，」彼得說，得到了弟弟的禮物，一張紀念的桌子，有着很多的抽屜和精緻的雕刻，但阿列克謝依用拳頭敲着桌子，喊：

「響聲！比這張再大的沒有了，在莫斯科人們明白這個！」

「你買銀子來比較好點，貴人們有好多銀子……」

「等些日子——我們什麼都買來！在莫斯科……」

如果相信阿列克謝依，那末住在莫斯科的都是些神經狂亂的人們，他們從事的不是那些事業，彷彿所有的人，都爭先恐後地努力生活得像貴族，爲了這而買一功能夠買到的高貴東西，由田產以至茶杯。

去拜訪弟弟坐在他那里，彼得常常有着反感和忌妬，感覺着比在自己的家裏舒服，而且這也跟他不明白他爲什麼要喜歡奧莉卡一樣的不可解。跟娜泰莉亞在一起，她顯得像一個使喚丫頭，但她在煤油燈前，却沒有那種愚蠢的恐怖，而且她也不相信煤油是學生們從自殺者的脂肪中熬出來的。愉快地聽着她那柔和的聲音，而且她那好看的眼睛的溫柔的眼光，是眼鏡遮不住的，但她說起事業和人們來，總是輕藐地，孩子氣地，離事實太遠地；這使人驚訝而且着惱。

「你的意見——以爲沒有有罪過的，是嗎？」彼得開玩笑地問，她回答：

「有有罪過的，可我不喜歡來裁判。」

彼得不相信她。

跟丈夫她的態度彷彿她年長而且比他聰明。阿列克謝依不反對這個，我呼她嬌子，而

且很少些微的煩惱，說：

「住了吧，嬌子，討厭！我是一個有病的人，別躡踐身體地愛我吧。」「你已經被愛夠了，將來的都有了！」

她常常對丈夫有一種微笑，這種微笑彼得希望在自己的妻的臉上發見。娜泰莉亞——是一個模範的妻子，一個巧的主婦，她善於醃黃瓜，採蘑菇，做果品罐頭，一個在家裏的傭婦，工作得精密的彷彿鐘錶機件中的一個小輪子；娜泰莉亞從無厭倦地，帶着寧貼的情慾愛着丈夫，純潔得彷彿乳酪。她很儉省。

「現在我們在銀行裏有多少錢啦？」她問着丈夫而且焦慮着：「你看，銀行好嗎，別關  
嘴門啊！」

當她把手裏拿着錢的時候，她那好看的面孔就變得嚴肅起來，紫紅的嘴唇緊緊地閉着，但眼睛裏却顯露着歡喜和銳敏。計算各種顏色的，污穢的鈔票的工夫，她用肥胖的手指那樣小心地捏着牠們。幾乎是怕這些錢會和蒼蠅似的從她手裏飛跑了。

「你怎樣——跟阿列克謝依分的進款哪？」在床上她用柔情滿足了彼得以後，問。「不是他騙了你啊？他——是狡猾的！他們連他的妻都很貪。那樣地什麼都抓在自己手裏，那樣地抓！」

她感覺着自己被騙子包圍着，而且說：

「除了奇杭，我誰也信不過。」

「這意思是說你相信傻子，」彼得疲倦地喃喃。

「傻子，——可是一個有良心的。」

當彼得第一次同她去趕尼惹鎮的廟會，而且被這全俄羅斯人的集市的偉大的顛動所震驚的時候，問着妻：

「怎麼樣，啊？」

「非常好，」她回答。「什麼都多而且什麼都比咱那里賤。」

於是她開始合計應該買些什麼。

「兩普德(俄國量名)肥皂，一箱洋蠟，一袋子糖，還有糖塊……」

坐在馬戲場上，她閉住了眼睛，當獻技者出場的時候。

「啊哈，不知羞的，啊哈，光身子的！喫喫，我好看他們嗎，這叫孩子們看好嗎？你不知道我害怕這個，我懷着孩子的人可以看！」

在這樣的時候，彼得·阿路塔毛奧甫覺着厭倦要噎死他，綠色的和稠密的，像蛙塔拉克沙河裏的泥似的；在這河裏只有一種魚——肥而笨的鯉魚。

娜泰莉亞還常常長久而且像煞有介事地作祈禱，還念着禱告詞睡上床去後，熱烈地招呼丈夫來同她那半滿的身體行樂。由她的皮膚上發出一種堆房裏的氣息；在堆房裡保藏着醃菜缸，蘑菇，熏魚，火腿。彼得常常而且老是覺着他的妻的熱烈舉動過分，她的柔情蹂躪了他。

「算了吧，我累了，」他說。

「呶，懷着上帝睡吧，」他的妻順從地回答，於是很快地睡熟了，睡了後她驚訝地皺着眉毛，微笑着，彷彿她用閉着的眼睛在注視着什麼非常好而從沒有見過的東西。

在那些時候，當彼得特別清晰地帶着憂鬱地感覺到娜泰莉亞對他討厭了，他便強迫着自己去回想她在生第一個兒子的痛苦日子的情形。她的痛苦延長了十九個鐘頭，當時駭怕了的岳母曾流着淚叫他到那充滿着一種特別令人窒悶的屋裏去過。她掙扎着在凌亂的床上，給痛苦蹂躪得不成樣子的那兩只眼睛，無光彩的，含着淚的，完全不像她自己的了，她迎着他野獸似的吼叫：

「彼卡，再見吧，我要死了。小孩子將來……彼得，原諒……」

她的兩唇咬得腫的幾乎不會動了，同時話彷彿不是從喉嚨裏，而是從向下墜着的，膨脹得不成樣子的，陳列着的肚子裏說出來的。發青的臉孔也腫了；她喘息得像一只疲乏的

狗，而且還吐着腫的，咬有牙印的舌頭；捏住頭上的頭髮，扯着牠們，撕着而且老是呻吟，吼叫，以便戰勝那不願意或者不能夠服從她的人：

「男——男孩子……」

這一天有風，窗外的櫻桃樹搖擺着而且沙沙地響着，在玻璃上篩動着影子。彼得看見牠們的跳動，聽見沙沙的聲音，嚇得失掉了知覺地喊：

「掛上窗簾！你們沒看見？」

於是因為害怕跑掉了，在妻的尖叫之中。

「唔——唔——嗚——嗚——……」

但過了一個半鐘頭，他的岳母，給歡喜和疲倦弄得一句話沒說地，又把他帶到了他妻子的床前。娜泰莉亞用一種殉道者的，不能容忍的閃視迎接着他，同時用無力的，像醉人底的舌頭說：

「男孩子。兒子。」

他彎下身去，把頰貼到她的肩上，喃喃：

「呶，媽，直到死我對你不會忘記了這個，你記下吧！呶，謝謝……」

他第一次叫她媽，在這些話裏有着他的全部恐懼和歡喜；她，閉上了眼睛，用沉重的

，無力的手撫摩着他的腦袋。

「一個結實的孩子，」麻面的，大鼻子的收生婆，用彷彿那孩子是她自己生的底得意，指着孩子說。但彼得沒有看他的兒子，在他前面浮着的是他妻那帶着深陷的眼睛的死人般的臉：

「死不了吧？」  
○

「噁噃，」麻面的收生婆高聲而快活地說，「要是都爲這個死了，那末就沒有收生婆了

現在這結實的孩子已經九歲了，是一個身材高的，健康的孩子，在他那有着碩大的額和圓鼻子的臉上，莊嚴地閃着兩只大的深藍的眼睛，——這樣的眼睛像阿列克謝依的母親的，而且也像尼基達的。過了一年又生了一個兒子，亞考夫；但大額的伊利牙到五歲的時候就開始在家裏爲人十分注意了。被所有的人溺愛着，他誰的話也不聽而且獨立地生活着，有着驚人的恒心落入不舒服的和危險的環境中去。他的惡作劇幾乎常常被人看作是由某些不平常的性格，同時這使他的父親有一種近乎驕傲的感覺。

有一次彼得發見他的兒子在車棚裏，這孩子試着把一個小手車的輪子建造在一個舊木槽上。

「這是要做什麼呀？」

「一只汽船。」

「我的——會走！」兒子用像祖父的激怒口氣說。彼得不能說服他是做着沒用的工作，但，自勸地想：

「跟他爺爺一樣的性格。」

伊利牙在追求他自己的目的上是固執的，但他用一個木槽和兩只小手車上的輪子來建造汽船却做不能成功。於是用一塊煤在槽子兩邊畫上了兩個輪子，拖牠到河邊去，放在水裏便沉到泥上。雖然他並不害怕，但立刻就喊叫那位洗亞蘇布的女人了：

「唉呀，婆婆！拉我出去，我要淹死……」

他母親吩咐把木槽劈了，打了伊利牙一個耳光，從這一天他開始也用像看比他大兩歲的姊姊尼亞的白眼看她了。就大體說，他是一個有才幹的人，常常刨，研，截，修理些什麼，而且看着這個，他的父親想：

「將來會懂的。一個建築師。」

有的時候伊利牙一連幾天不注意他的父親，而突然間出現在他的辦公室裏，爬上他的

膝頭，吩咐：

「講個故事。」

「我沒工夫。」

「我也没工夫。」

笑着，父親把紙挪到一邊去。

「呶，好吧：早先有幾個農人……」

「關於農人們的我都知道；講一個滑稽的。  
父親不知道滑稽的。」

「你去找你外婆去吧。」

「她今個老打嚏噴。」

「呶，找你娘去。」

「她要給我洗澡。」

阿路塔毛奧甫笑了；兒子是唯一召他快活地微笑的人。

「那末我去找奇杭吧，」伊利牙說，試着從父親的膝上跳下來，但他阻住了他。  
「可是奇杭說什麼呢？」

「什麼都說。」

「什麼呢，可是？」

「他什麼都知道，他在巴拉河那住過。在那里他們造駁船，小船……」

當伊利牙無論從什麼地方跌倒，摔得臉上有了傷，他母親責打着他，喊：

「別爬上屋頂上去，你要摔殘廢了，成了駝子！」

由於責打而青紫了，兒子却不哭，但恐嚇母親：

「我還給你摔得厲害點，你再打我！」

關於這種恐嚇，她告訴父親，他笑了：

「你不用打他，把他送到我這里來好了。」

兒子來了，站在木框那里，兩手放在背後；對他什麼也沒感到，除了好奇心和激動起來的愛嬌，彼得問：

「你為什麼對你母親沒有禮貌？」

「我不是個傻子，」兒子惱怒地回答。

「怎麼還不是傻子呢，要是你撒野？」

「她那樣地——打我。奇杭說：只有傻子們才該打。」

「奇杭？奇杭自己……」

但彼得因為某種原故，留心着沒說出守門人是一個傻子；他在屋裏踱着，觀察着站在門口的人，不知道，——要說什麼？

「你看，還有，你打弟弟亞考夫。」

「他——一個傻子。他——不疼，他肉厚。」

「什麼：肉厚，那樣——就該挨打？」

「他貪嘴。」

彼得覺得他不能夠教訓兒子，而且兒子也明白這個。或者打他兩耳光子比較更簡單而有效，但他舉不起手到這個令人喜歡的，有着髮鬈的頭上去。甚至還想到這種責罰在快活的藍眼睛的傾注和期待的凝視之下是笨拙的。而且太陽要阻止，常常有點像這樣的，伊利牙在太陽燦爛的日子幹最絕望的惡作劇。向孩子說着一些平常話的訓誡，彼得想起來，當他自己聽這些相同的話的時候，牠們並沒有深入他的心中，並沒有留在記憶裏，只是召來了討厭和一小會兒的害怕。可是打呢，就是爲不值當的點事，也很難忘記，阿路塔毛奧甫也很明白這個。

第二個兒子，亞考夫，臉孔圓胖而且紅潤，像他的母親的。他總好哭，甚至彷彿是從

哭中取樂似的，可是在流淚之前，他抽咽，鼓着兩腮，而且用拳頭堵住他的眼睛。他胆小而且太貪吃，吃了或是睡覺，或是訴苦：

「媽媽，我脹的慌！」

女兒耶蓮娜只在夏天來家，她有點像一個外來的姑娘。

七歲上伊利牙開始跟着牧師葛列卜念書，但知道了書記尼考奧夫的兒子念的不是『婆婆爾推立亞』，而是有圖畫的課本『國語』，他向父親說：

「我不去念書了，我的舌頭疼。」

必須常久而且溫和地問他，他才說明：

「巴沙·尼考奧夫念的是國語，可我的却是兩樣的。」

但有的時候，這個活潑的孩子，尋思着什麼，成點鍾地獨自坐在松樹下的丘上向蛙塔拉克沙河那混濁的綠水裏放着乾土塊。

『他疲倦了，』父親猜想。他也是幾個禮拜，幾個月地住在事業的震聾人的喧嘩中，斡旋着，於是突然一下子落入了紛紜的思想的濃霧中，盲目地在厭倦中掙扎着，而不能夠明白什麼更使他變得盲目：事業的操心呢，到底還是單調的生活所生的厭倦呢？常常地，在這樣的日子，他打而且開始恨那斜眼看人和說錯的話的人；這樣在這灰色的日子他幾乎怨

起奇杭・維亞洛夫來。

維亞洛夫走了來，攬着他岳母的手，說：

「我們，姓維亞洛夫的，是一個大族……」

「那你爲什麼不住在自己的家裏呢？」彼得問，走到巴依瑪可娃跟前，挽住她的手臂；奇杭沉默着，退到了一邊去；阿路塔毛奧甫固執而嚴厲地重複着那句問話。於是謄細了他那沒有色澤的眼睛，看門人冷冷地回答：

「可已經誰也沒有了，我自己的，全毀滅了。」

「這是什麼話——毀滅？誰毀滅的？」

「兩個弟兄被遭到謝瓦司桃泡里去，他們就死在了那里。大的參加過一次暴動，在農民們爲要求解放而叛變的時候；父親十一也參加了暴動——不允許有山芋，當強迫吃山芋的時候；他們要鞭打他，他跑掉預備藏起來，却跌入冰穴裏，淹死了。後來母親還嫁了第二個人，由於別一個丈夫，維亞洛夫，一個漁夫，才有的我，和弟弟謝路良依……」

「可你的弟弟在什麼地方？」烏莉亞娜問，閃着兩只流淚流腫了的眼睛。

「他給人家殺死了。」

「你說得彷彿你在念一本死人冊錄，」阿路塔毛奧甫憤怒地說。

「這個對於烏莉亞娜·伊瓦奧夫娜有趣……。她有點兒煩惱，所以我就……」

並沒說完了話，他彎腰從道上揀起了一個乾枝，把牠扔到一旁。靜默經過了兩分鐘。

「可是誰殺死了你的弟弟？」阿路塔毛奧甫突然問。

「誰殺的？人殺的，」奇杭安然地說，但巴伊瑪可娃，嘆了口氣，加上去：

「閃電也……」

……在中夏，沉悶的日子降臨了，在大地上，在黃烟似的天空，佈滿着鬱悶的，酷熱的靜寂；泥草和森林裏，到處都像燃燒着。驟然間乾燥的熱風狂暴地吹來，嚇人的嘶嘶着，呼嘯着，吹掉了樹上的乾葉子和去年留下的紅橙樹針，揚起了沙塵，捲牠們飛揚在大地上，混合着木屑，毛髮，鷄翎；推着人們，試着把他們的衣服吹掉，藏匿到樹林裏去，扇得天氣更熱了些。

在工廠裏有好多人害了病；從紡錘的嗡噏和梭的沙沙聲中，阿路塔毛奧甫聽見了乾嘎的，過勞的咳嗽，看見了紡織機旁邊的那些精神不振的，有溫色的面孔，注意到了那些無生氣的動作；生產的量減少了，貨物的品質開始顯著地次了下來；在怠惰中過去的日子有力量的增長着，農夫們開始了喝酒，農婦抱着害病的孩子們。快活的木匠謝拉非木，一個有着孩子般的玫瑰色臉孔的老頭子，便以做小棺材爲職業了，並且常常用白松板做那些爲工

作完了自己的功課的大人們用的棺材。

「必須安排一次酒宴，」阿列克謝依提議，「必須快樂一下，人們才會有勇氣！」同妻去趕集市，他又一次地提議：

「安排酒宴吧——人們就恢復了精神！你——相信我：快樂——可以解救所有的不幸！」

「試試，」彼得囑咐他的妻。「照好一點的預備，要豐富點。」

娜泰莉亞開始不滿意地抱怨了，他惱怒地問：「呶？」

表示抗議地用護裙邊大聲地醒了醒自己的鼻子，他的妻回答：

「我聽見啦。」

酒宴的開始是 moleben (一種儀式——華)。牧師葛列卜非常莊嚴地舉行了祝典；他變得更瘦而且更乾枯了；說着一些不平常的話語，他那破碎了的聲音訴苦地響着，彷彿他在用着最後的力量哀求似的；害着痨病的織工們的灰白面孔深深地皺着眉頭，虔誠得要木化了；好多農婦們哽咽地哭着。但當牧師向有烟雲的天空舉起了他自己那憂愁的眼睛的工夫，人們跟着他，也哀求地注視着那在烟雲中的，朦朧地，光禿的太陽，一定尋思着那溫和地牧師看得見在天上有什麼人知道而且聽着他。

Moleben 完了以後，農婦們搬出到小村的街上来好些桌子，於是個個工人都堅定的坐在了木碗的前面，碗裏掛尖地滿盛着有油的通心粉和羊肉。圍繞着每一個碗坐下了十個人，每張桌子 上放着一桶強烈的家釀的啤酒和四分之一斤的白蘭地；這很快地就使疲乏的人們的萎靡精神興奮了起來。火傘籠罩着大地，靜寂挪開了，退到了池沼上和炙熱的森林裏去了，這小村莊裏充滿了快活的聲音：木匙的碰撞聲，兒童們的笑聲，女人們的喊叫，青年人的談話。

在這豐富的酒宴上人們坐了三個鐘頭；隨後，分別把喝醉了的人們送回家去，年輕的人們聚起來圍繞上衣冠整潔的，誠篤的木匠謝拉非木。他那深藍色的，閃光的小衫和褲子，被屢屢地洗得變成天藍色的了；醉熏熏的，玫瑰色的面孔上有著一個尖銳的鼻子，狂歡地閃着光；兩只大膽的，未老的小眼睛瞬動着閃視。在這種快活的棺材工作中，很適合他的名子，別人有點害怕，他却像有天大的樂趣。坐着在一只凳子上，在自己的瘦削的膝上放上了一個銅絃琴，用黑的，變曲得像辣菜根似的手指定了定絃，他開始唱起一只瞎乞丐們唱的歌，有着一種與衆不同的淒婉而且從鼻子裏哼哼：

可現在就給你們，人們，說一種娛樂，在謎語的鑰匙上現露你們的智慧！

於是對姑娘們霎了一眼，在她們中間高高地站着他的女兒，絡線的姑娘藉娜伊達，一個寬胸的，漂亮的，有着驕傲的眼睛的女兒，他更唱得聲音高而且淒婉了：

對呵，基督坐在光明的天堂裏，  
在芬芳的，天上的清新之中，

在一顆高的，菊花似的菩提樹下，  
坐在一只用樹皮造的寶座上。

他分散着銀子和金子，  
分散着寶貴的玉石，

作爲給所有的富人們的報酬，  
因爲他們，富人們，  
對窮人們作了好事，

他們博愛窮苦的朋友，  
充分地給乞丐們，窮人們吃食。

他又向姑娘們霎了霎眼，而且突然變爲高聲，彈起跳舞的調子來；他的女兒，像吉卜塞人似的，把手放到腦袋後邊，擺動着胸部，尖叫了一聲，同時按着父親彈的調子的拍子

和歌聲跳舞了起來。

可誰拿去了銀子，——

打掉他的兩腳！

誰拿去了金子，——

用火燒死他！

還有玉石，珍珠，

全用來叫他瞎了眼睛！……

銅絃琴的聲音和謝拉非木的快活的歌聲止住了兒童們的啼哭；於是跳舞的姑娘們和農婦們合唱：

從海上跑來了一些飛快的小船，

給漂亮的姑娘們帶來了禮物！

可是藉娜伊達，頓着脚，尖聲的唱：

巴士凱給——巴拉士凱

剪碎了的蓆片；

郗列士凱給——馬特列士凱

## 兩個赤楊樹上的蛹。

伊利牙•阿路塔毛奧甫坐在木板的梁上，同着巴維爾•尼考奧夫，一個瘦削的男孩子，在他那長頸子上不安靜地轉動着有點像老人的光禿的頭，可是在灰白的，不健康臉上，貪餓地動着兩只灰色的，小膽的眼睛。伊利牙很喜歡那穿天藍色衣服的老頭兒•高興地聽着謝拉非木彈奏銅鉉琴和他那富刺激性的，滑稽的聲音，但突然一個穿着紅粗絨布短衫的女人旋轉着，發出了一種粗嘎的哧哧，不合諧的，嘈雜的調子，破壞了一切。這女人停止了對他最後的嫌憎的時候，尼考奧夫低聲他說：

「藉娜伊達——是一個野鷄，跟所有的人睡覺。也跟你父親睡過，我親眼見過他抱着她。」

「為什麼？」伊利牙不關心的問。

「呶，你知道！」

伊利牙垂下了眼睛。他知道人們為什麼抱着姑娘們，而且他爲了關於這個事情去問了朋友而不安。

「你瞎說，」他吹毛求疵地說，並且沒有聽見尼考奧夫的耳語。這個男孩子，懦弱而且胆小；他不喜歡他那萎頓的樣子，和他關於工廠裏的姑娘們的單調的，厭煩的講說，可是

尼考奧夫明白打鴿子的事情，而伊利牙愛鴿子，並且因為這種娛樂他覺得值得去保護這羸弱的孩子，不叫工廠裏的孩子們打他。除了這個以外，尼考奧夫能夠很好地學說那些他看見的事物，就讓他只看了一些不引人喜歡的事物，而且他說一切的事物，像小弟弟亞考夫似的——，彷彿向所有的人們訴苦。

靜默着坐了幾分鐘，伊利牙走回了家去。在家裏的花園裏，人們在給塵土弄成灰色的樹的鬱熱的蔭影下喝茶。客人們圍着一張大桌子坐着：安靜的牧師葛列卜，機械師考波郗夫，黑而有鬈髮，像一個吉卜塞人，梳洗得潔淨的書記尼考奧夫，他的臉洗得快叫人不認識了。他有一個帶毛的小鼻子，額上有一個瘤子，在鼻子和瘤中間，上下直貫着一條笑紋，眼睛的細紋給顫動的重疊的皮膚掩住了。

伊利牙跟父親並肩坐下，並不相信這個的快活的人會叫無耻的絡線姑娘迷惑了。父親靜默地用一只沉重的手撫摩着他的肩膀。所有的人都熱得癱化了，流着汗水，嬾得講話，只有考波郗夫發出了清脆的聲音，彷彿在冬天，在凝霜的夜裏。

「我們就到小村裏去嗎？」母親問。

「是的；我去穿衣服，」父親說，從桌子旁站了起來走向屋裏去；過了一忽兒，伊利牙追在他後邊，在樓梯邊追上了他。

「你作什麼？」父親溫和地問，——兒子也問，看着他的臉：

「你抱過藉娜伊達還是沒抱過？」

父親顯得害怕伊利牙似的；這並不使他驚異，他估計着父親是一個胆怯的人，他什麼都怕，所以才不說話。他常常感覺着父親連他也怕，所以——立刻害怕了。於是爲了給害了怕的人鼓勇氣，他說：

「我——並不相信，我只是問問。」

父親把他推進了過廳，並且順着走廊把他推進了他自己的房裏去，緊緊地關閉上門，而自己開始從這角到那角地散起大步來，彷彿在他發怒時那樣的踱着。

「到這兒來，」大阿路塔毛奧甫說，站在桌子旁邊，小阿路塔毛奧甫走了過去。

「你說什麼來？」

「這是巴夫路士凱說的，但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這樣。」

彼得爲自己的怒氣激盪着，直盯着兒子那有着寬額的頭和嚴肅的不和氣的臉。他扯着自己的耳朵揣着：兒子不相信那相仿的孩子的愚蠢的瞎說，他只不相信，顯然他要用這種不相信來安慰自己，這是好呢還是不好呢？他找不到應該向兒子說的話，他決斷地不

希望打伊利牙。但必須做點什麼，並且他決定了最簡單而且明白的——是打。於是困難地舉起了不大聽使喚的手，他把手指插進了兒子那凌亂的髮鬢裏，並且扯着牠們，開始喃喃：

「不要聽傻子的話，不要聽！」

於是推開了他吩咐：

「去吧。坐在你自己的屋子裏去。並且——在那里坐着。是的。」

兒子走到門口，頭偏過一邊，樣子彷彿這頭是一個陌生人的，但父親，注視着他，安慰自己：

「他沒有哭。我——沒扯痛了他。」

他試着發作起來：

「你頑皮！不相信！我現在指示給你。」

但這裡沒不了對兒子的憐憫的感情，對他的反感和自己的不滿。

『這是第一次打他，』他想，惡意地看着自己的紅的，多毛的手。『可是我到十歲的時候，實在挨過有一百次打了。』

但是這個並安慰不了他。看看窗外的太陽，像浮在混水上的一點油似的，聽了聽小村

裏的喧囂，阿路塔毛奧甫勉強地走去看那宴會，並且在路上低聲地向尼考奧夫說：

「你的繼子跟我們伊利牙說了胡話……」

「我回頭揍他，」書記有着十分準備，甚至像帶着滿意地說。

「你叫他閉住嘴吧，」彼得加上去，懷疑地看着尼考奧夫那平板的面孔，並且輕鬆地想着：

『多末簡單。』

小村裏的人們喧嘩地而且善意地迎接着主人們；帶着半醉的笑，諂媚著高聲地喊叫着；謝拉非木頓着穿着新草鞋的，繫着用紅線緣邊的白裹腿的腳，繞到阿路塔毛奧甫面前，並且唱起『奧三奴』：

喚咿，這是誰來啦？

這——是他自己來啦！

可他還帶着誰？

帶着她喲！

灰鬍子的，長頭髮的依萬·毛洛曹夫，像一個牧師，低聲地說：

「我們都滿意你。我們——很滿意。」

另一個老頭，馬瑪耶夫帶着笑說：

「阿路塔毛奧甫家對於人們的關心是高貴的！」

但尼考與夫叫人人都聽得見地向考波鄉夫說：

「感恩的人們，知道怎樣去報他們的恩！」

「媽媽，他們推我！」亞考夫訴說，他穿着一件紅綢子小衫，樣子像個皮球；母親牽住他的手，對農婦們大聲地笑着，並且勸告：

「你看，一個老頭在跳舞……」

穿着天藍色衣服的木匠不疲倦地旋轉着，跳着，拋着古風的歌：

唉哈，頓吧，腳！

頓吧，多多地！

草鞋是最輕的鞋，

女人——姑娘——甜心！

阿路塔毛奧甫不止一次地聽到讚美他了，他有充分的根據不相信這些讚美的誠意，但這樣他們已經使他變得溫和了；微笑着，他說：

「噃，很好，謝謝！沒什麼，我們朋友似地過活着。」

同時他想：

『可惜伊利牙沒來看他們怎樣地尊敬他的父親。』

他明白作一點什麼好事比安慰人們更有益；思索了一下，扯着自己的耳朵，他說：「嬰孩醫院必須擴大兩倍。」

寬濶地伸張着兩手，謝拉非木從他身旁跳開。

「聽見了嗎？歡呼——Xi, rui-a，給主人！」

不合譖地，但高聲地人們歡呼了『Xi, rui-a』；紛亂的，給女人們圍繞着的娜泰莉亞用鼻音，拖着長聲說：

「去吧，女人們，再拿三桶啤酒來，奇杭會給你們，去吧！」

這越法加強了女人們的快活；但尼奧考夫，搖着腦袋，被感動地說：「主教的待遇……」

「媽媽，我熟，」亞考夫喊叫。

火夫王爾考夫，一個黑鬍子的，有着大得像梅子似的眼睛的人，把這快樂破壞了幾分；他衝向娜泰莉亞去，左手不對勁地抱着一個給熱病纏得瘦削的，失掉了知覺的，發青的皮膚上有着瘡痂的孩子，衝着並且開始歇斯迭里地喊：

「怎麼着啊？老婆死了。生熱病死的，啊嗚！可是——留下了這個累贅，——怎麼辦哪？」

從他那瘋狂的眼裏滾落着有點黃的淚水；從娜泰莉亞身邊把火夫推開，女人們彷彿請求原諒地說：

「你不用聽他，他，你看，沒了理性。他的老婆是一個浪蕩女人。是一個生瘡病的。連他自己也不結實。」

「奪過孩子來，」阿路塔毛奧甫激怒地提議，於是立刻向那孩子的發了酸的小身體伸出了好幾雙女人們的手臂，但王爾考夫粗暴地罵起街來並且跑掉了。

總之，一切都很好，都很光彩而且快樂，像一個節日似的。注意到新工人的臉，阿路塔毛奧甫近乎帶着驕傲地想：

『人數增加了。若是父親看見了……』

突然間他的妻訴說：

『你責罰伊利牙的時候不對，他沒有看見人們對你的愛戴。』

阿路塔毛奧甫沒則聲，垂着頭凝視着藉娜伊達，她走在十個姑娘中間，一邊用不合諧的低聲唱：

他走過來，  
溫柔地看；

顯然是要，  
啊哈，講變愛！

『輕佻的女人，』他想。『又是一個不好的歌。』  
掏出錢來看了看，並且爲了某種原故撒謊：

「我要回家，一定有阿列克謝依的信來。」

他很快地走去，在路上尋思着必須跟兒子說什麼，想出了一些很嚴厲的和十分和善的話，但，輕輕地推開門走進伊利牙的屋子後，一切又都忘了。

兒子跪在椅子上，兩肘支在窗台上，他在看紫色烟雲的天；在墙上，在一個大籠子裏裝着一個畫眉鳥：預備要睡去，蹭乾淨了他的黃色鼻子。

「呶，什麼，你坐着？」

伊利牙打了個冷戰，轉過身來不慌不忙地從椅子上爬下來。

「怎麼樣，現在！你還聽每個人的廢話。」

兒子垂下頭去立着；父親明白他所以這樣做是因爲記起了那次挨打。

「做什麼那末縮着？把頭挺直。」

伊利牙抬起了眉毛，但沒有看他父親。畫眉開始沿橫樑跳起來，聲音不高地叫着。  
『他在生氣，』阿路塔毛奧甫想，坐在了伊利牙的床上，把手指插進褲子裏。「一定別  
聽廢話。』

「可怎麼辦呢，當人們說的工夫？」

他那鄭重的好聽的聲音使父親高興起來。彼得更溫和而勇敢地說：

「他們說，可你——別聽！你要忘記了。他們向你說醜話，你——不要記它。」

「你會忘記？」

「呶，怎麼？假如我記得所有我聽見的話，那我要變成什麼樣的了？」

他說得不慌不忙，小心地選擇着最簡單的字句，顯然地明白了所有它們都不需要，而  
很快地迷惑在這些簡單字句的深奧之中，嘆了口氣，說：

「到我這兒來。」

伊利牙小心的走了去。父親用雙膝夾住了他的兩肋，用手掌輕輕地按在了他那寬額上  
，並且感覺着兒子不願意抬起頭來，怒了。

「你怎麼這末任性？看着我。」

伊利牙直視着他的眼睛，但這又惹起了更不幸，因為他問：

「你爲什麼打我？我已經說了不相信巴夫路士凱。」

老阿路塔毛奧甫沒有立刻回答。他帶着驚訝地看着；兒子有點奇怪地立在跟他相平地位了；他把自己提高了到成人的地位或是把成人降到了跟他相平。

『受感性發達得太早了』，他剎那地想，並且站了起來，希望很快地消滅了孩子和他之間的惡感，匆促地說：

「我——並沒有打痛你。必須學習。我的父親總打得我喚哩——喲呼！還有我的母親，馬夫，掌櫃的，那個德國聽差。還有，當挨自己的人打的時候——不要這樣地起反感，但若是外人的毆打——這是痛楚的。父母親的手——是輕的！」

在屋裏踱着，從門口到窗戶共有六步，他很慌忙地講完了這些話，彷彿怕兒子又問什麼似的。

「在這里你所看的所聽的都是不應該的，」他喃喃，沒有看用脊背靠着床的兒子。「你必須上學。必須到城裏去。你願意上學嗎？」

「願意。」

「呶，好吧……」

打算去擁抱兒子，但這個却給什麼阻止住了。而且他也記不得：早先鬧過了氣後，父親和母親是否擁抱過他？

「呶，去吧，散步去吧。以後你別跟巴士凱做朋友了。」

「沒人喜歡他。」

「也別學那些壞毛病。」

回到自己屋裏，站在窗前，阿路塔毛奧甫尋思：他給兒子的印象不大好。

「我慣壞了他。他不怕了。」

從小村的各方面流來了各色六樣的喧囂，姑娘們的喊叫和歌唱，嘈雜的談話，手風琴的鳴鳴。在大門口奇杭清楚地說着話：

「你在家裏做什麼來，孩子？宴會哩，可你——蹲在家裏？你念書來嗎？這很好。『沒有學問的人是被人輕視的』，人們都這末說。呶，沒有你我將要感到厭倦，孩子。」

阿路塔毛奧甫打算喊：

「胡說，這個要使我感到厭倦！渾蛋，向主人的兒子乞憐，下賤東西」，——他惡意地想。

送兒子去了鎮上，找了教員，牧師葛列卜的兄弟，他必須給伊利牙預備進行專門學校

的事情；彼得確實地感覺到自己的靈魂的空虛和在家裏的厭倦。變得那樣的不舒適，不習慣，彷彿在臥室裏的神燈熄滅了；對於它那小小的青光，彼得有了那這的一種習慣，在不安靜的夜裏，如果那燈光不知什些緣故熄滅了，他就要輾轉不眠了。

在離家以前，伊利牙是那樣的任性，彷彿有意地打算延長了關於自己不好的記憶；他跟母親說粗野的話，直說得她哭了起來；從籠子裏放走了所有屬於亞考夫的鳥；但那一個畫眉，他允許了給他，却轉送給了尼考奧夫。

「你這又是作什麼，這樣任性？」父親問，但伊利牙，並沒有回答，只將頭偏在一邊；這對阿路塔毛奧甫顯得兒子着惱了他，他又記起了他願意忘掉了的事情。覺察到這個小小的人在心裏有着怎樣多的心眼，是很特異的。

「莫非父親又爲我而這樣的不安了？」

在記憶裏他確切地知道，從來沒有感覺到過父親是一個可親近的，可愛的人，只是一個嚴厲的主人，這個主人比關心他是太過於關心阿列克謝依了。

『我比父親和善麼？』——阿路塔毛奧甫問着自己，並且懷疑起來，不知道——他是和善的還是烈性的？思緒迷惑了他；這思緒常常出其不意地在不舒適的工夫生出來，在工作的時候攻擊他。事業在喧譁中發達了起來，主人被好幾百只眼睛注視着，不斷地要求繼續

的操心，但他只是有點兒牽挂伊利牙。——事業的心情被扯碎了，彷彿沒有勁的，糟朽了的纜繩般，需要大的努力，以便再用一個緊緊的結子綑起來。他試着填滿給伊利牙離去所生的空虛，努力着去注意年幼的兒子，但因為亞考夫不會安慰他而感到了深刻的失望。

「爸爸，給我買一只山羊，」亞考夫請求；他常請求些事情。

「要山羊作什麼？」

「我要騎牠。」

「不好的想頭。女巫們才騎山羊。」

「可是耶蓮娜給了我一本有圖畫的書，那裏邊有好孩子騎山羊……」

父親想：

「伊利牙不相信圖畫。他要立刻來叫我說：關於女巫的故事」。

他不喜歡亞考自己同工廠裏的孩子們打過了架來訴說：

「他們欺侮我。」

大兒子也是一個好打架和强悍的人，但他沒跟誰訴過苦，雖說常常挨了小村裏的同伴們的打，可這一個小膽，怠惰，常常吮吸，咀嚼些什麼。有的時候，亞考夫的舉動叫人有點兒看不懂，並且彷彿不大好：在喝茶的時候，他母親給他倒牛奶，用護裙的袖子拂着了

杯子，推倒了牠，叫沸牛奶燙了她。

「可我看見是你倒在外邊了，」亞考夫大笑着驕傲地說。

「看見了，可——不念聲；這是不好的，」父親指示。「看，母親的腳燙傷了。」閃着眼睛並且吸着鼻子，亞考夫一句話不說地繼續着咀嚼，可是過了沒幾天，父親聽見他在院子裏對什麼人壓着嗓子說：

「我看見了，他打算打他；走，走，走到了，就，從背後這這樣的一下子！」

從窗戶裏阿路塔毛奧甫看見兒子揮着拳頭，很興致地同壞蛋巴夫路士凱·尼考奧夫談着。他招呼亞考夫進來，禁止他同尼考奧夫作朋友，打算說一些教訓的話，但看到了那雙淡紫色的眼白帶着那樣非常光亮的瞳孔，嘆息了一聲，打發開兒子：

「去吧，白眼的……」

小心地，彷彿走在滑脚的地上，亞考夫走着，兩肘夾住兩肋，伸出着兩只握着的手，彷彿牠們拿着一些不好拿的，沉重的東西。

『笨勁。蠢樣』，父親肯定地想。

對女兒，一個身材長的不愛說話的姑娘，他也感到厭倦，而且比討厭亞考夫還厲害。她喜歡躺着看書，喝茶的時候，吃好多罐頭，可是吃飯的工夫，挑剔地用兩個手指頭撕碎

着麵包，用羹匙敲盤子，彷彿在湯裏落上了一只蒼蠅；緊緊地閉着充滿了血的，非常紅的嘴唇，並且常常地用不合姑娘身分的語氣向母親說：

「現在人家不這樣做。這已經不時興了。」

當父親向她說：

「你，一個受過教育的姑娘，為什麼不去看一看爲你的襯衫怎樣纖亞麻布哩？」——她回答：

「要是你樂意，我就去。」

穿上禮拜日的衣服，拿着叔父阿列克謝依送給她的小傘，她服從地隨在父親身後，留心地走着：恐怕衣服給什麼東西挂住。她打了好幾次噴嚏，但當工人們向她問安的工夫，她紅了面孔，說不出一句話來，臉上沒有笑容，顯得十分驕傲地向他們點了點頭。父親給她講着工作的事情，但不久就注意到她沒有看着機子，却看着自己的脚下，停住了講述，感覺到他的女兒對他這紛繁的事業有着反感和淡漠。從紡織室走出到院子裏，他概括地問

：「嫂，怎麼樣？」

「塵土太多，」她回答，察看着她自己的衣服。

「你沒什麼看清楚，」彼得笑了，並且帶着輕蔑地喊：「我說，你爲什麼總提裙子呢？院子裏乾淨，而裙子又這末短！」

她驚慌地放下了提着裙子的兩個手指頭，並且抱愧地說：

「油的氣味很刺鼻子。」

她那兩個手指頭特別使他不高興，於是阿路塔毛奧甫咆哮道：

「看，用那兩個指頭你做不了什麼事！」

在一天下雨的日子，當她躺在沙發上念書的工夫，父親，坐在她的旁邊，問她念的什麼書。

「關於一個醫生的。」

「這樣。這是科學了。」

但把看書了一眼，他發火啦：

「你怎麼又說瞎話？這是些詩。莫非可以用詩寫科學？」

她急忙地而且紛亂地講述了這個故事。上帝縱容撒旦去引誘一個醫生，一個德國人，於是撒旦，差了一個魔鬼到醫生那里去了。扯着自己的耳朵，阿路塔毛奧甫善意的努力要了解這故事的意義，但女兒說話的那種教訓的語氣，使他感到滑稽而且輕蔑，這阻止了他

聽懂。

「醫生——是一個醉漢？」

他看見他的問話使得耶蓮娜羞赧了，於是不預備聽她的解說，含怒地說：

「一個有點沒有頭緒的故事。一個寓言。醫生們不相信魔鬼。你打那兒來的這書？」  
「機械師給的。」

彼得記起來，耶蓮娜有的時候，用兩只母貓底似的灰色眼睛沉思地凝視着面前，於是找尋了必要地話來警告女兒：

「考波都夫跟你不是一對，你跟他不要太俚嬉。」

是的，耶蓮娜和亞考夫是比伊利牙更討厭更粗俗，他看得很清楚。而且他沒有注意他對兒子的愛漸漸地變爲對巴維爾·尼考奧夫的憎恨。遇見這個病弱的孩子時，他想：

『爲了這樣的——一個癩痢頭……』

這孩子用體力來反抗他。尼考奧夫彎着腰走路，他的頭不安地在細脖子上轉着；就是當這孩子跑的時候，他對阿路塔毛奧甫顯得像一個小膽的騙子在潛逃。他作工很多，刷洗他繼父的鞋和衣服，砍樹，汲水，從廚房裏拖出水桶大盆去，到河邊上洗他弟弟的尿布。匆忙的，像一只家雀似的，污穢的，有勇氣的他，娛樂自己地對一切總是微笑，有點像狗。

的微笑，可是看見阿路塔毛奧甫，老遠里就給他行禮，彎下他那鵝似的脖子，把頭垂到懷裏。看這孩子在秋雨中或是在冬天砍樹，那呵凍僵了的手指，像鵝似地站着一只腳，拳着另一只穿着敝破的，有許多洞的鞋的腳爬樹的樣子，對阿路塔毛奧甫幾乎是一種娛樂。他咳嗽的工夫，用乾枯的手握着胸口，扭曲得像一只螺鏹釘子。

發見了這孩子在浴室的閣樓上養着兩對鴿子，阿路塔毛奧甫吩咐奇杭把鳥放走了，並且安置得叫小孩子爬不上閣樓去了。

「他要從房頂上跌上來就得摔死。看他是多末病弱啊。」

有一天晚上，走進辦公室去，他看見這孩子用一把刀子在刮地板，並且用一塊濕抹布揩拭了去洒出來的墨水。

「誰洒的？」

「父親。」

「不是你？」

「發誓——不是我！」

「那你臉上爲什麼有淚？」

跪在膝上，伸着腦袋等着挨一下打，巴維爾却沒回答；這樣，阿路塔毛奧甫，用眼瞪

了他一下，滿意地說：

「對你就必須這樣。」

但突然間，在一分鐘的工夫，他在鬍子下微笑了，感覺到這種對一個可憐的孩子的仇視是多末孩子氣而且可笑。

「我怎樣地尋開心哪！」他姑息地想，同時拋在地板上了一個重值五個戈貝克的銅幣。  
「起來，去買些糖菓吃吧！」

這孩子那樣胆怯地向銅幣伸出他那污穢的骨瘦的手指，幾乎是害怕那銅幣會燙着他。  
「你繼父打你嗎？」

「打。」

「呶，是麼？人人挨打的，」阿路塔毛奧甫安慰他。但過了沒有幾天，亞考夫訴說巴夫路士凱爲什麼事情打了他，而大阿路塔毛奧甫並不相信兒子，只是照慣例向書記提說了一下：

「你要管管你的繼子。」

「我打他，」尼考奧夫恭敬地誠懇地說。

夏天，當暑假伊利牙回來了，穿着新奇的衣服，頭髮剪得很短，梳得很亮，顯得上額

更寬了——阿路塔毛奧甫立刻就不喜歡巴維爾了，因為看到兒子依然繼續着敬愛這個行漸衰老的梳麻者。伊利牙也變得不很好的斯文了，對父親和母親說話總用『您』（註），走路時兩手插在衣袋裏，拿捏得彷彿是家裏的一個客人，挑門弟弟直門到他流着淚絕望地發作了，爲點什麼事那樣地觸怒了他的姊姊，使得她用書投他；總之，他把自己養成了一個輕佻的人。

「我說過了！」娜泰莉亞向丈夫訴怨。「人人都說：念書要把人教得無法無天了。」

阿路塔毛奧甫沒有說話，焦心地觀察着兒子，在他看來雖說伊利牙太胆大了，可是並非尋開心，而是有目的地。在浴室的屋頂上又有了鴿子，牠們咕咕着，沿着房簷走着，而伊利牙和巴維爾坐在烟囱旁邊，一點鐘一點鐘地活潑地談着什麼事情，如果不趕鴿子的話。還是在兒子初到家的幾天，父親向他提議：

「呶，講一講，你怎樣過活來；我已經對你講了好多，現在該着你了。」

伊利牙非常簡短地而且匆促地講說了些沒有趣味的事情，像孩子們戲弄教員。

「可爲什麼戲弄哩？」

（註）俄文中多數的你：“Wei”習慣上用以代替少數的“Tei”，是含有客氣的意思，這裏譯作您，以示判別。

「都討厭他們，」伊利牙解釋。

「這末說。這，也許，有什麼不合適。功課難嗎？」

「不，容易。」

「說瞎話吧？」

「您看通知書啊，」伊利牙說，聳了聳肩，但眼睛却凝視着花園裏的天空。父親問：「你向那裏看什麼？」

「應。」

老阿路塔毛奧甫嘆息了一聲。

「呶，跑開，玩去吧。看你跟我一起有兒點厭倦。」

剩下了一個人，他想起來就是他在兒童時代幾乎也常常地不是厭倦就是害怕，當父親跟他說話的工夫。

「戲弄教員們。這樣的事從沒有進過我的腦子，當教會裏的書記拿着皮鞭子教我的時候。兒童們的生活變得越法容易了。」

在回到鎮上去以前，伊利牙請求——這是他的唯一的請求：

「爸爸，允許巴維爾在浴室的閣樓裏養鴿子吧……」

沒有允許的意思，父親說：

「你不能安慰所有不好的人。」

「這是說——可以，」兒子決定了。「我去對他說，——他要很歡喜哩。」

大阿路塔毛與甫對兒子關心那樣一個污穢的孩子的快樂，而不關心不能夠給父親的生活一點兒快樂，覺得很難過。於是兒子走了以後，他感覺到自己對書記的繼子更固執地憎恨了。現在變得這樣了，不論在家裡，在工廠裏，或是在鎮上，阿路塔毛與甫為什麼激怒了，——這個齷齪的，污穢的孩子總是意志堅強地闖入他所有的激怒的中心，而且彷彿召致來了掛在他那瘦骨上的所有的不好的思想，所有的不善的感情。現在這個孩子實在地變了，變得像一塊霧，像黃昏的影子，和倏忽出現的幽靈，常常地出現在他的眼中。

在夏季快完了的天氣很好的一天，阿路塔毛與甫疲倦而且發着怒，走到了花園裏去。已經是黃昏了；碧色的天上，給掃除的風和洗滌的雨弄得很清新，秋天的疲乏了的太陽，融和而不熱了。在花園的一角，用耙子掃着落葉的奇杭·維亞洛夫伸了一下子腰，愁悶的，低微的沙沙聲浮在滿花園裏；在樹林子後邊，工廠噠噠地響着，灰色的煙在空中懶懶地畫着圓圈。爲了不看守門人，不跟他說話，主人走向了花園的另一個角落，向浴室那里去；浴室的門沒有關着。

「這個——那里。」

留心地向浴室的前房裏看了一眼，他看見在屋子的一角，在黑暗中，他的仇人的瘦長形體坐在椅子上，——垂着頭，寬濶地岔開着兩腿，他正從事着兒童的罪惡舉動。這立刻使得阿路塔毛奧甫高興起來，但不久他又想起了亞考夫，依利牙，於是恐慌地帶着嫌惡，哧哧：

「你幹什麼呢，藏東西？」

巴維爾的手停止了顫動，自動地垂了下去，他完全異樣地離開了椅子，張開了嘴，輕輕地叫了一聲，畏縮得成了球的樣子，跳到了大人的脚下，——阿路塔毛奧甫帶着高興的樣子，用右腳踢了他的胸口兩腳，於是站住了；孩子咬着牙，無力地側着身子倒了下去。有一會兒阿路塔毛奧甫覺的彷彿這幾脚他踢去了他心裏的一些齷齪的，使他厭倦的廢物和憎恨。但後來他向外邊花園裏看了一眼，聽到了關門的的聲音，於是彎下身去，聲音不高地說：

「呶，站起來，滾！」

孩子躺着，一只手伸在前面，另一只壓在膝頭下，他的一條腳顯得比另一條短了好多，他彷彿沒被注意地要爬向彼得去，同時他伸着的那只手是不自然地，可怕地長。走了兩

步，阿路塔毛奧甫用手抓住門框，摘下了帽子，擦了擦帽子下邊的額上那突然而且很多地流着的汗水。

「站起來，我不說給任何人，」他低聲地說，已經明白孩子給踢死了，看見他垂在地板上的脖子上，繞着一條黑血。

『死了』，彼得心裏說。這一句不聰明的，簡短的話震聾耳朵地響了。阿路塔毛奧甫把帽子塞在大衣袋裏，畫了個十字，呆癡地注視着這不幸的萎縮的小身體；一種不妙的思想使他戰慄了起來。

『我說，這是偶然的。給門撞傷的。給門，門——是沉重的。』

他回轉身來並且很猛地坐在椅子上，——在他的背後奇杭手裏拿着掃帚站着，用兩只轉動着眼睛看着尼考奧夫，沉思地搔着自己那石頭般的面頰。

「這，」阿路塔毛奧甫高聲地說，用手握住椅子邊，但奇杭，搖了搖頭，打斷了他。  
「一個病弱的孩子，蠢笨的。我勸過他好幾回了——不叫他爬！」

「什麼？」彼得驚喜交加地問。

「你要摔死，我說。並且你，彼得·依立依赤，你不記得你也預先囑咐過他？每一個志願都需要警備。沒有記性，還說什麼？」

蹲下身去，守門人撫摸了一下巴維爾的手，脖子，用手指觸了一下他的頰，於是，在護裙上擦着手指，使力搓着牠們，彷彿擦火柴似的，他說：

「得——完全死挺啦。本來就是病弱的，還能費大事？」

奇杭說話鎮靜，舉動緩慢，並且完全跟平常一樣，但主人却不相信他，而等待着什麼恐嚇的，責罵的話。不過，奇杭看了一眼天花板上砍的那個方洞，聽了聽鴿子的咕咕，又鎮靜而簡單地說：

「他緣着門爬來；一只腳登在椅子上，另一只登在門帶上，隨後上到了門頂上，從那裡用手抓住了洞的邊，並且兩手緊緊地抓着。可是小手——沒了力量，就掉下來，對，看，胸口就撞的門角上了。」

「我沒有看見，」彼得說。自衛的情緒使他很快地想到：

「他說謊吧？騙我吧？給我安排圈套，想把我逮住吧？或是，這件事情，這傻子沒有想到呢？」

最後這一點是可能的。杭奇的爲人很愚蠢；搖擺着腦袋，彷彿要用天靈蓋去打什麼人似的，他嘆息：

「唉哈，該東西！爲什麼總幹這些？我去，告訴他母親去。他的繼父，說正格的，不

會很傷心，小孩子對他是個累贅。」

阿路塔毛奧甫非常懷疑地聽着守門人的話，試着要捉住這些話中的虛偽之點，但奇杭說話像平常一樣，是一種完全不知道好奇心的人的口氣。

「聽！」他說，動了一下眉毛，聽着在院子裏什麼地方有一個女人發怒地喊：

「巴士凱！巴士凱啊……」

奇杭摩了一下臉。

「巴士凱在這裏！預備眼淚……」

「不，——一個傻子，」阿路塔毛奧甫決定了，於是從衣袋裏扯出帽子來，走出到花園裡，留心地檢查着帽子的破邊。

有兩三個禮拜，在他的生活中，他感覺着有一種黑暗的恐怖的潮浪衝向他來，搖撼着他，天天有新的意外的不幸洞嚇他。彷彿立刻門開了，奇杭走了進來並且說：

「呶，我，確實地，知道……」

但外面上一切都很好；人人說起來都認爲孩子的死是應得的而且簡單的，依照着生死的慣律的。尼考奧夫在他的脖子上結上了一條新黑色的領帶，並且在他那洗得乾淨的臉上表現出一種謙遜的態度，彷彿他得到了他早就應該得的報酬似的。死人的母親，是一個身

材高的，瘦削的，有着一張馬臉的女人，不說話，沒有眼淚，匆忙地埋葬兒子，——阿路塔毛奧甫以爲是這樣；她總是安排着用棉紗糊棺材幫，扶正着死屍的青額上的帽子，小心地用手指頭塞了進去幾個新的，紅色的戈貝克，蓋住他的眼睛，並且有點蠢笨地很快地畫了十字。彼得注意到她的手累到了那樣的程度，在安魂祭的工夫這位母親有兩次沒能夠舉起手來，——她試着舉，但手垂着，彷彿折斷了的。

是的，在這一方面一切都風平浪靜地過去了；尼考奧夫兩口子，對於埋葬的帮助說了太多的，有點令人厭倦的感謝話，雖說阿路塔毛奧甫因爲防備引起奇杭的太多的懷疑，幫助得不多。他總不相信守門人這樣的愚蠢，像他在浴室裏所表示的那樣。這浴室已經第二次地把這一個人推到重要的地位，使他更深地擠入了彼得的生活。這——是奇怪的而且痛苦的。阿路塔毛奧甫甚至想這個浴室必須燒燬或者拆掉，鋸成劈柴，這時候牠已經舊了並且敵朽了。必須在別的地方另建造一個。

尖着眼睛觀察着奇杭，他看出來，守門人生活得總還是有點不相情願似的，從着善心而反對他自己的意志；還是說話很少；對待工人們粗野，彷彿一個警察，他們不喜歡他；對待女人們，他特別地粗野，過於挑剔，只有跟娜泰莉亞說什麼話特別，彷彿她不是女人而是他的一個近親，姑母或者姊姊。

「你爲什麼跟奇杭特別和氣？」他不只一次地問，妻回答：

「他跟咱們一塊過得很久了。」

如果守門人有許多朋友，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可以以爲他是個異教徒；近幾年來是有了好多各種不同的異教徒了。但是奇杭除了謝拉非木木匠外，沒有朋友，他常常自動地到教堂裡去，誠實地祈禱，但常常不知道爲什麼不大好看地張着嘴，彷彿準備着喊叫。有一次看見了守門人閃瞬的眼睛，阿路塔毛奧甫皺起了眉頭，對於他彷彿這雙瞬動的眼睛裏隱藏着洞嚇，他覺到一種願望要去抓住這男人的領子，搖撼着他：

「呶，說！」

但奇杭的瞳孔是溫和的，黑白分明的，並且他那石頭般寧靜的，有着兩個大額骨的臉，壓迫得彼得不安，當傻子安頓還活着的時候，他常常出現在守門人的門房裏，或者在黃昏，跟他一起坐大門旁的凳子上，並且奇杭問着不聰明的事情：

「你別胡說八道，你要尋思並且解釋……苦亞退爾——這是誰？」

「凱亞馬司，」安頓快活地尖叫了一聲，並且唱：

「基督復活了，復活了……」

「住嘴！」

「蓬車丟了一只輪子……」

「你要追尋什麼？」阿路塔毛奧甫帶着輕藐和對他的不了解說。

「他說的不是人類的話。」

「是的，這是——傻子們的話！」

「就是傻子也必須有他自己的理性，」奇抗愚蠢地說。

總之，跟他說話是不值當的。在一個睡不着覺的，風雪吼濤的夜裡，阿路塔毛奧甫感覺到沒有力氣忍受着壓在心頭的死的沉重，於是，喚醒了妻，告訴了她關於跟那孩子尼考奧夫的不幸事件。娜泰莉亞沉默着瞬動着睜覺的眼睛，聽完了他的話，並且打着呵欠說：

「可我忘了我的夢。」

但突然間——她害起怕來：

「喚哈，我怕，亞沙要怎樣地不饒恕這個呀！」

「為什麼？」丈夫驚懼地問，可是當她動情地對他解釋了所怕的事情，他尋思起來，帶着輕蔑，扯着自己的耳朵：

「說這個幹什麼。」

在這一天夜裏，在暴風雪的吼濤和呻吟聲中，他用他個人埋在深心裏的良心，尋思着來燭照這殺人的事件，他解釋：他打死這個齷齪孩子，這個伊利牙的危險的同伴，是出於愛護自己的兒子，由於怕他。這在對於這孩子尼考奧夫的深刻的憎恨中，得到了明白的動機，這使他稍為安心了點兒。但他打算完全卸却了這種答責，把它推到別人的肩上去。他召請了牧師葛列卜，希望着談談關於這件不尋常的罪惡，在懺悔尋常的罪惡的時候，不懺悔這件罪惡。

瘦削的，駝背的牧師黃昏的工夫來到了，安靜地坐在屋角；他常常把他自己的長身深深地擠在角隅裏，那是比較黑暗的，窄狹的；他彷彿由於害羞而避匿。他那穿着敝舊的體，黑色的僧袍的形體幾乎完全陷進了手椅的黑皮子裏去，在暗淡的燈光下，只有他那一塊臉模糊的現出來；化了的雪的小水點像一些發光的塵屑似的，在他的兩鬢的髮上閃爍着，並且像素常一樣，他把那稀疏而長的鬍子捋在瘦骨稜嶒的手中。

沒有勇氣開始就談主要的事情，阿路塔毛奧甫先談起人們墮落的怎樣快，惱悔他自己的怠惰，酗酒，淫佚；說這些事情變得厭倦囁，他沉默了，在屋裏踱着。於是從朦朧的屋角流出了牧師的話語，非常相像一首哀歌。

「沒有人關心人民，他們自己在精神上又不習慣關心自己，不能夠。受過教育的人們

……跟別人一樣，——沒有勇氣來指責，而且我們的受過教育的人又很少。並且，你知道，他們在民衆中過的不是一種普通的生活。雖說他們希望的很多，但——沒有重要的。他們追蹤着叛變，可是由於叛變統治者加於了他們虐待。總之，這一切都不會使我們好起來。這兒只有一種聲音，聽着高於一切無謂的喧囂，是轉向於世界的正義的，並且有權力把它提高起來，這聲音是伯爵托爾斯太的，一位哲學家兼文學家。這一位著名的人物，他的演說勇敢而且大胆，但，這樣……這里，你看，正義教的教堂被紊亂了……」

他長久地講述着立夫·托爾斯太的事情，而且雖然這個阿路塔毛奧甫不完全了解，但牧師的嘆息的聲音，從暗中流着，彷彿寧靜的小河般，並且描述着一個幾乎不像平常人的影像，引得阿路塔毛奧甫出起神來。沒有忘記了他爲什麼召請了牧師來，彼得漸漸地對他克服了憐憫的感情。他知道鎮上的窮人們看葛列卜彷彿看一位聖者似的，因爲這位牧師不貪婪，對一切人都和氣，在教堂裡功課做得很好，並且在葬儀中特別使人感動。這一切都是阿路塔毛奧甫都以爲是自然的，——這樣是一位牧師應該的。他對這位牧師的同情，是爲這鎮上的書記和上流人們普遍地不喜歡葛列卜所喚起的。但牧師必須是嚴肅的，他必須知道和說特別的事情，尖銳的言語，必須引起人們對於罪惡的恐懼，對於罪惡的改變。阿路塔毛奧甫知道葛列卜沒有這樣的力量，並且聽着他那沒有自信的談話，用字的躊躇，顯然

他是恐怕得罪什麼人，他突然說：

「我，葛列卜神父，有點事情麻煩你，報告給你：今年我要不預備聖餐了。」

「這是為什麼呢？」牧師沉思地說，並且沒等待着回答，說：「請你依照着你自己的良心回答。」

阿路塔毛奧甫聽着葛列卜說的這些話，也像守門人奇杭說話一樣的缺乏感情。因為窮的原故，牧師沒有穿着套鞋，化了的雪的泥水從他穿的那兩只笨重的，農民的皮靴上流着，他用鞋底擦着，並且老是訴着苦說，但沒有指責：

「你正視現實，就只有一件事情足以慰人：生活的罪惡增加着，集聚成了純一的，彷彿是為了這樣它的力量更容易統治似的。我時常觀察：這種罪惡起初顯得像一枚果核，後來在這枚核上，像在纏線的軸上似的，漸漸地增加了太多太多的慘酷。消滅這種統治——是困難的，聯合起來，也許能夠用正義的劍一下子砍掉……」

這些話留在了阿路塔毛奧甫的記憶裏，他聽出了它們中有點兒安慰；果核——這是指巴維爾，在他身上曾經匯流着一切黑暗的思想，他吸引它們。而且還有，在這工夫，他想他的罪惡的某一部分確實地要傳給他的兒子。輕鬆地嘆了口氣，他招呼牧師去吃茶。

餐室裏是光亮的，舒服的，他的溫暖的空氣中充滿着芬芳的氣息；在桌子上，暖炕已

經沸了，溫和地吹着蒸氣；岳母坐着在一張舒服椅子上，對四歲的孫女慈和地唱：

神聖的電母

把我的禮物分散了：

給了安泡司透路·彼得——

給他是夏天的熱；

給了聖·尼考拉——

在海上，湖上的自由；

可是給預言者伊立亞的——

是一枝黃金的長矛……

「異教的，」牧師說，一面坐到桌子跟前去，並且抱歉地笑着。

在臥室裏妻向彼得說：

「阿列克謝依回來了，我看見他來。他在莫斯科完全跑瘋啦。喚吟，我怕……」

在夏天，娜泰莉亞那白色的脖子上和桃色的光澤的臉上現着些小紅點子；牠們小得彷彿針尖似的，總是一禮拜兩次使她不安，在睡覺以前，她熱心地用一種有蜜的花莖擦着頰上的皮膚。她做這些事情是坐在鏡子前面，動着兩只赤裸的臂肘；在襯衫下面，沉重地搖

遞她那球似的乳頭。彼得躺在床上，兩手壓在頭下，鬍子衝着天花板，懷疑地注視着妻，並且發見了她像一架某種的機器，而從她的花莖上嗅到了煮鱈魚的味道。當娜泰莉亞用誠懇的低語作完了祈禱，躺上床去，並且照着正常的習慣把她那強健的身體獻給丈夫的工夫，他却假裝睡熟了。

『轉軸，』他想。『我就是線軸。我在旋轉。可是誰駕御呢？奇杭說：男人駕御，而魔鬼織喪服。一副怎樣不成樣子的嘴臉！』

上發的事業，由於阿列克謝依，沿着河上的沙丘向寬闊裏擴展了開來；牠們失掉了金色的光澤，消失了靈母石銀色的閃爍，石英的金點也沒有了，沙礫變成了沃土；在每一年的春季，這裏叢生着逐漸濃綠的植物，蕪草把牠的葉子伸在小徑上；牛蒡子引伸着大耳朵；圍繞着工廠的花園裏的樹繁殖着小花；秋天落下的葉子，就作為使沙地變肥的肥料。工廠老是高聲地叫喚着，吐着吵鬧和驚慌；幾百只紡繩嗡嗡着，織機低語着；整天價機器緩氣似地嘆息着，在工廠的上邊繼續不斷地廻旋着匆忙的工作的嗡嗡聲；承認自己是這一切的主人是快活的，甚至快活到驚訝，快活到驕傲的程度。

但有的時候，並且常常地，疲倦捉住了阿路塔毛奧甫，他便回憶起他的兒童時代，鄉村，寧靜而澄清的拉特河，寬闊的距離，農民們的簡單生活。於是他感覺到他被一些莫明

其妙的强有力的手捉住而且扭曲着，整天價的擾嚷，充滿了他的腦袋，使得腦袋中沒有存留其他思想的地方，除了關於事業的事務；工廠的烟囱的烟圈把四週都染黑得喪氣而且討厭。

在這樣的日子或時候，他特別不喜歡工人；彷彿他們都變得更沒有了力量，失掉了男子漢的忍耐性，沾染上了女人的易怒的性質，不按着尺寸闊脾氣，無禮的吵鬧。他們現得有點不過日子，沒有信用；早先，在父親那時代，他們在家裏過活，都很友愛，不這樣地酗酒，不這樣沒廉耻地放蕩，可是現在一切都變得混亂了，人們變得胆大了而且甚至彷彿聰明了，但不留心工作，一個比一個更壞，並且都不懷好意地，光棍地互相窺伺着，互相試探着。年青人變得特別刁悍而無禮貌，把工廠裏的青年們很快地倣成得完全不像農民了。

火夫王爾考夫被送到城裏，入了瘋人院，不過僅只五年以前，他還是一個漂亮的，堅實的火夫，跟他那勇敢的妻子一起來到工廠裏。過了一年，他的妻子逛起來，他開始打她，使她患了瘧病，並且現在他們兩個都已經沒有了。阿路塔毛奧甫並非很少地注意到了這樣的不幸很快地延燒到了人們。五年中有過四次謀殺案，兩次——是因為打架，一次由於復仇，還有一個老織工因為忌妒砍死了一個絡線的姑娘。他們常常打得頭破血出，打得傷勢

很重。

對於阿列克謝依，這些顯然不以爲意。弟弟變得不可了解了。他跟清潔的，滑稽的木匠謝拉非木有些相像之點，這一位木匠給小孩子們做笛子，弩弓和給他們釘小棺材是一樣的高興而且溫和。阿列克謝依的兩只鷹眼閃着自信的光，自信一切進行得很好而且將來也一樣的好。在墮地裏他已經有了三個坎頭；頑強地，涎皮賴臉地活着的只有米倫，是一個由長骨和韌骨匆促地不漂亮地組成的，全身骨瘦如柴的孩子。他有一種習慣折自己的手指頭，折得牠們咶咶地響。到十三歲他就帶上了眼鏡，這使他那長的鳥喙似的鼻子短了一點兒，也在那發着憂鬱的光的眼上遮了一層黑影。這孩子走路常常地手裏拿着一本書，把一個手指隔着夾在書的中間，這樣彷彿書就增益了他。他同父親和母親說話像同輩一樣，甚至不是說話，而是辨駁。他們喜歡這個，但彼得肯定地感覺着姪子並不愛他，他對他也是那樣。

阿列克謝依的家中既不莊嚴，也不峻厲；在大阿路塔毛奧甫看來他的生活和他弟弟的生活的不同，簡直像僧寺和集市的帳蓬間的不同一樣。在鎮上阿列克謝依和他的妻都沒有朋友，但在他那些狹窄的，像一些堆房的，塞滿着雅緻的古董的屋子裡，每禮拜日都集聚一些身分不明的人來：鑲着金牙的，工廠裏的醫生亞考甫列夫，一個詼諧的而且性格不好

的人；愛嚷嚷的機械工程師考波鄰夫，一個醉漢和賭棍；米倫的教師，是一個被警察禁止了上學的學生；他的扁鼻子的太太吸紙烟，會彈琵琶。此外還有一些有着污點的人們，所有的他們都一樣地敢辱罵牧師和當局，而且顯然他們中間每一個人都以爲自己是超特的聰明的。阿路塔毛奧甫覺得這些東西們不是純真的人，並且不明白，他們怎樣引動了他的弟弟，一個大的重要的事業的一半的主人？聽着他們的高談闊論，他記起了牧師的訴說：

「人們希望的太多，但——沒有重要的。」

他沒有自問過，——重要的是什麼和在那里，但知道，重要的——在事業裏邊。

弟弟的姻友顯然是愛嚷嚷的吉卜西人考波鄰夫；他外表是一個醉漢，心裏却有點計算，甚至彷彿是聰明的，他多過一切人地說：

「一切都是廢物，哲學！工業，——這！——技術。」

但大阿路塔毛奧甫懷疑考波鄰夫是一個異教徒，一個敗類。

「一個危險傢伙，」他向弟弟說；阿列克謝依驚訝了：

「考波鄰夫？你是什麼意思？這——是一個年輕的，能幹的，牛似的強壯的聰明人！要有一千這樣的人！」

並且，笑着加上去：

「我要有一個女兒，我就把她嫁給他，目的是把他拴在事業上！」

彼得生氣地離開了他。如果不鬥牌，他就獨自坐在他所愛的那張寬闊而且柔軟得像床榻似的手椅子上；注視着人們，扯着自己的耳朵，並且不願意同意他們中的任何人，打算跟所有的人打架；要打架的不只是因為所有這些人沒有理會他這事業的大東家，而也有旁的什麼原因。這些原因他自己並不清楚，他不能夠說出來，並且只是很少地，吃力的表白了自己的話：

「可這，牧師葛列卜，對我講過關於一位伯爵的……」

考波都夫立刻向他吠叫：

「你跟伯爵有什麼事，你，你？這伯爵——是俄羅斯鄉村的最後的殘喘……」

他喊着並且不恭敬地用手指指着彼得，可是所有其餘的人，聽着他，也變得像吉卜西人了，一個無家的，漂泊的民族。

『蠹，』彼得想：『一些白吃們！』

有一次他說：

「這話說得不對：『事業——不是熊，不跑進森林裏去』。事業就是——熊，走出到牠那里並不爲別的，牠捉住了並且現在還緊握着。事業對人——是高貴的人。」

「這，這，」考波鄰夫吠叫：「那里來的這樣的說法？誰——這樣說？這話——是有危險性的！」

可是弟弟阿列克謝依詼諧地問：

「你怎麼又——借了奇杭的思想來？」

這使彼得非常着惱，並且回到家裏跟妻說：

「你對耶蓮娜留點神，這個吉卜西人，考波鄰夫在包圍她。阿列克謝依慇恿着他。耶蓮娜——是一塊肥肉，不是爲了他。給她找個新郎。」

「這兒有什麼樣的新郎配她，」娜泰莉亞匆忙地說。「必須上城裏去物色新郎。再說還早點……」

「看——他們要傷害她，」阿路塔毛奧甫笑了，並且引得妻玩戲地大笑了起來。

當他得到片刻地逃避，從對工廠的操心的狹窄包圍中衝出來的時候，他又感覺到陷入了對人們不高興，對自己不滿的濃霧中。他只有一點光明——對兒子的愛，但這種愛又被尼考奧夫那孩子給他的愁雲所遮住了，或者這種愛已經更深地落在了謀殺案的重壓之下。注視着伊利牙，他有的時候覺到一種迫切向他說：

「這是我爲了擔心你而做的。」

他的聰明並不夠狡猾的程度，並且不會掩飾，說這種擔心是起在謀殺前的一秒鐘，但彼得明白，只有這種担心才能夠，雖然可能性不大，使他卸責。但是，跟伊利牙談話，他甚至害怕記起他的同伴，害怕偶然間提到這件犯法的事情，對這件犯法的事情他打算加上一個豐功偉業的外容。

他看到兒子長得很快，但有點兒偏。伊利牙變得安靜些了，跟母親說話也溫和些了，不再挑逗亞考夫——他也作了專門學校的學生——喜歡跟小妹妹塔其亞娜一起玩耍，不再含惡意地笑耶蓮娜了，但他說到任何事情，都顯然有點催促的，沉思的冷淡。米倫代替了巴維爾·尼考奧夫，哥兒倆幾乎老在一塊，滔滔不絕地談着些什麼事情，用手比畫着；在一起學習，念，坐在花園裏，在涼亭裏。伊利牙幾乎不是住在家裏，早晨吃茶的工夫打個照面就走出去到鎮上叔叔家去，或是同米倫和有鬚髮的，色黑的高立茲越陶夫到樹林裏去；這一個小孩子，是一個狡詐東西，尖得像個胡蘿蔔，用沒有一定方向的脚步走路，他的眼睛滑稽地不合於眼眶，並且顯得很斜。

「你老是跟這樣的猶太孩子做朋友，」娜泰利亞吹毛求疵地對兒子說，彼得·阿路塔毛奧甫看見兒子那細而黑的眉毛皺了一下。

「猶太孩子——是個輕藐的字兒，媽媽。你知道，阿列克參德——我們的牧師葛列卜

的侄子，會——俄文。在專門學校裏——他是第一……」

母親輕藐地用鼻音味道：

「猶太人到處都佔第一位。」

「你從什麼地方知道的這個？」兒子不服了。「在鎮上——有四個希伯萊人，全很窮，除了製藥師。」

「還有四十個猶太孩子。並且在佛路高洛德到處都是猶太人，還有在集市上……」伊利牙帶着固執的憎惡重複道：

「猶太人——是個不好的字。」

於是母親用羹匙敲着盤子，紅着臉喊：

「你怎麼還來教訓我？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話？——我——不瞎，我看得見這個人對待每個人的樣子，甚至詔媚奇杭：這兒我還要說：溫和的，像猶太孩子似的，但溫和的一——就是危險的。我已經知道了這樣的，溫和的……」

「夠了！」彼得嚴厲地阻止，可是她，要哭的樣子，訴說：

「這是幹什麼，彼得·依立依赤，不能夠說話！」

伊利牙沉默着，皺着眉頭，但母親質責他：

「要知道，你是我生的。」

「謝謝，」伊利牙說，挪開着空碗；父親懷疑他望了他一眼，並且笑了，扯着自己的耳朵。

從妻的話中，他聽出來她懼怕兒子，恰如早年懼怕煤油燈，最近開始懼怕奧莉卡送的一個精緻的咖啡壺似的；在她，彷彿這咖啡壺會爆炸。父親覺得母親當着他的面在兒子面前感覺到恐懼是近乎可笑的。這青年是不可了解的，所有他們三個都是不可了解的。他們去找守門人奇杭尋得到什麼樂趣呢？黃昏的工夫，他們跟他一起坐在大門旁邊，同時老阿路塔毛與甫聽見這農夫的勸誠聲音：

「這——是這樣的。你負的越少——走的越快。可是拐彎轉角——別信。在天上有什麼彎轉角？在天上沒有牆。」

專門學校的學生們大笑了。伊利牙笑得柔和而短，米倫——乾枯而尖，高立茲越陶夫也跟他們相彷彿，但不是那樣地出於自願，並且他常常果決地停住了自己的笑，勸告着朋友們：

「等着，這一點都不滑稽！」

於是奇杭那神秘的話又爍爍地響了：

「你們，孩子們，要更多地學習大人的事情，大人大都是怎樣的？誰落了什麼樣的結果，誰有怎樣的命運？可關於這些必須練習巫術。還有話語。話語必須明白得透澈了。這，你們，常常——這個，那個地——談說：自然，轉圈的話。可是沒有盡休！」

於是奇杭·維亞洛夫重說了他那句彼得熟知的話：

「人——紡線，魔鬼——織喪衣，這樣，沒有盡休，并且繼續着。」

青年們大笑了，並且奇杭也深深地笑了，出了口長氣。

「唉哈，你們，有學問的，沒有十分經過煎灼的！」

在一天的黃昏，孩子們變得比他們在太陽光下更小更卑賤了，可是奇杭却粗大了，爬來爬去並且說話比白天更愚蠢了。

伊利牙跟奇杭的談話，使阿路塔毛奧甫對守門人非常不高興，有某些不清晰的提防潛入了他的内心。他問兒子：

「奇杭給了你什麼？」

「一個有趣的人。」

「可是有什麼趣呢？自己的愚蠢吧？」

伊利牙安靜地回答：

「就是愚蠢也必須加以了解。」

回答使阿路塔毛奧甫喜歡了。

「這——是確實的：我們生活在愚蠢中間。」

但他立刻又吟味：

『奇恆的話！』

兒子刺激得他心裏生出了一些特別的希望；當他看見伊利牙手插在衣袋裏，輕輕地吹着口哨，從窗口望着院子裏的工人們，或者，不疾不徐地在紡織室裏走着，或者，輕輕地在小村莊裏踱着的時候，父親滿意地想：

『將來是一個眼光遠大的東家。同時不會像我那樣地走進事業：給人家套牲口似地套上，並且——駕御着！』

他對兒子的不大說話，有點是憎惡，可是如果他說話，那樣的簡短，彷彿預先把話想過了，它們不能鼓勵起續談的興致來。

『乾燥無味』，阿路塔毛奧甫想，同時安慰自己說，伊利牙幸而不像愛叨叨的話匣子高路茲越陶夫，不像萎弱的，怠惰的亞考夫，並且不像米倫，米倫很快就失掉了青年的氣概，照着書本講話，變成了驕傲的並且像一個機關的辦事員，這辦事員，以為在書上的每一

件人生的事情，都是他的嚴格的法律。

幾個禮拜的假期不可捉摸地快地過去了，並且孩子們已經預備起身了。別離是這樣的，娜泰莉亞向亞考夫說了好多祝福的話，可是父親向伊利牙沒有說出他要說的話來。但，怎樣說呢，厭倦地生活在蚊蚋的包圍中，單調地操心着事業？關於這個，人們不能跟孩子告訴。

大阿路塔毛奧甫希望去嘗試一些不像尋常的，不可避免的事情，像雪，雨，泥濘，酷熱，塵沙，結果他找到了，或者想出了一些。在縣境一隅的密林中，在路上他遭到了六月的暴風雨，響着震聾人的大雷和凝黑的雲彩的吼聲。沿着狹隘的樹林裏的道路，在黑暗中混亂的噴流着水溜，馬的脚下的地融化成了泥水，車輪子一陷就到車軸處。這是很痛苦的，當一秒鐘的青色的冷冷的電閃的光見融化了的大地的波浪的時候，沿着道路的兩邊，從潮濕的黑暗裏，擲過來一個透明的雨網，黑色的樹木可怕地搖擺着，飛舞着。看不見路子的馬站住了，打着鼻嚏，用蹄子在水裏頓着，茁壯的車夫亞刻姆，一個和氣的人，溫和地而且小胆地止住了馬，雨陣用碎冰似的嘈雜聲音充滿了森林，很快地緩了下來，但又變成了稠密的，成萬的沉重的點子射着葉子，黑暗中充滿了激怒的嚎叫。

「一定得奔泡泡夫那里，」亞刻姆說。

於是阿路塔毛奧甫穿上了別人的衣服，擰圓了牠們，不敢動，不像樣子地坐在桌子旁邊，在一間溫暖屋子裏的乾燥的，舒適的有點兒暗的地方，彷彿在夢中；一只鍍鎳的大爐炊嘶嘶着，一個身材高的，瘦削的女人，包頭布下露着紅色的頭髮，穿着暗色的，寬大的衣服分斟着茶。在她那蒼白的臉上，和善地閃着兩只灰色眼睛；用着柔和的聲音她非常簡單而歎遙地，並非訴苦地，講說着最近丈夫的死亡，講說着打算賣了田產，搬到鎮上去，在那里開辦一個體育預備學校。

「這是令弟跟我建議的。他是一個有趣的人，那樣的活潑，不依賴人。」

彼得忌妬地呱呱了兩聲，觀察着圍繞着他的一切東西。在年輕的工夫，跟着父親到各城市去，他常常是拜訪闊人家，但在那裡注意不到什麼特別的，只是感覺着對人和東西都拘束，可是在這一家裏，沒什麼要拘束的；這里有點兒溫和而且幸福。大的燈在暗色的燈罩下耀着乳白的光線，照着桌子上的碟子，銀器，和一個眼上戴着綠色眼罩的小姑娘的梳得光滑的黑色頭上；在她面前放着一本練習簿，姑娘用一只細鉛筆畫着圖畫，同時低聲的唱着歌，並不打擾她母親那流利的談話。屋子並不打擠，擁擠地放着傢俱，並且所有的東西幾乎塞滿了牠，但每一件都各自分離地表白着牠自己，在牆上的三張很光彩的圖畫也是這樣的；在對着彼得的一張畫上，畫着一匹白色的，不成樣子的馬，驕傲地彎着脖子；牠

的鬚毛不相像地長，幾乎垂到了地上。女主人那美好的聲音唱着一種完全令人驚訝底泰然地，安寧地，而且確實地沉思的歌，彷彿是從遠處傳來的淒婉的調子。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可以過一輩子無憂無慮的生活，不做什麼不好的事情；有這樣的女人作妻子，能夠尊敬她，能夠跟她談說一切的事情。

經過各色玻璃的半圓窗戶，在門外的露台上，黑色的天打着閃電，沉悶地鳴着雷，已經不驚人了。

在破曉的工夫阿路塔毛與甫走了，謹慎地携帶着那溫柔的安寧和舒適的印象，和幾乎是非凡的，灰色眼睛的，安靜的，給他安排這種舒適的女入的容貌。坐在走在泥沼裏的馬車裏，這泥沼一樣地反射着金色的太陽光，和給風扯碎成一片一片的烏暗的雲彩，他帶着憂愁和嫉妒想：

『這里人們怎樣地過活哪』。

他爲了某種原故沒有跟妻說及他新認識的人，也瞞住了阿列克謝依；當到了他弟弟家裏的時候，他看見泡泡娃跟奧莉卡並肩坐在椅子上，這使他更難過了好幾個禮拜；弟弟推他走近椅子：

「這位，魏拉·尼考拉耶夫娜，是我的哥哥。

女人微笑着，伸出手來：

「我們早認識的。」

「這是怎末會子事？」阿列克謝依驚訝地喊。「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你怎麼沒有提過？」彼得感覺到在弟弟的驚異中有點兒不大好的表示，並且他的鬍鬚莫名其妙地動着；扯着自己的耳朵，他回答：

「我——忘記了。」

阿列克謝依不顧顏面地用手指頭指着他，喊：

「看哪——臉紅了，啊？不對，你回答得太狡猾了，孩子！是的，難道說像這樣的女士，看見過一次，會忘記了？來看哪——他的耳朵痙攣動了起來，滿紅了！」

泡泡娃不含輕藐地，溫和地笑了。

從高的磨光的有腳的杯子裏，他們喝着有水的密水；這密水是這位女人給奧莉卡帶來的禮物，牠是金黃色的，像琥珀似的，給舌頭一種愉快的感覺，興奮得彼得談了一些非常巧妙的話，但牠們沒有被誰聽進去，弟弟不斷地而且不安靜地喋喋：

「不，魏拉·尼考拉耶夫娜，你別忙着去賣！這總得賣給喜歡安靜的人，這是——一個給人休息的地方，可我們的朋友——給你什麼呢？你沒有田產，樹林子——很少，再說

也——不好，再說除了野兔子，這里誰需要樹林子？」

彼得說：

「一定別賣掉。」

「為什麼呢？」泡泡娃問，沉思地喝着蜜水，並且嘆息：「一定賣掉。」

彼得不大喜歡奧莉卡的注視和她那用兩唇的顫動來掩飾的微笑：他抑鬱地喝完了蜜水，而對泡泡娃的回答沒有作聲。

過了兩天，在辦公室裏，阿列克謝依向他表白，打算給泡泡娃錢叫她拿東西做抵押。「她的田產值——七個銀盧布，可是東西……」

「別給，」彼得很堅決地說。

「為什麼？我知道東西的價錢……」

「別給。」

「是的——為什麼？」阿列克謝依喊。「我——要同着鑒賞家到她那里去，同估值家。」

彼得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他非常希望勸得弟弟打銷了這種買賣，但，找不出答話來，他突然提議：

「我們給泡泡娃；你——跟我各半。」

阿列克謝依笑了，凝望着他。

「你要開始妄想嗎？」

「這意思——是機會過去了，」彼得·阿路塔毛奧甫高聲地說。

「看！別走那條道兒！」弟弟預先阻止地說：「我——試過了，她——是一條魚。」

跟泡泡娃會過了兩三次以後，阿路塔毛奧甫學會了關於她的夢想。他把這位女人放在自己並肩的地位，於是在他面前馬上出現了一種外表令人驚異地輕鬆的，安適的，美滿的，內心裏愉快地恬靜的生活，每天無須乎去看那幾十個無知識的工做的人們了；他常常地有點兒不滿意，他們那樣地喊叫，抱怨，那樣地說謊，盡力着欺騙，他們那叫人厭煩的諂媚，跟那不善掩飾的，但總是生長的敵意，一樣地激刺得他惱怒。在這一切之外，很容易地創造了一幅生活的圖畫，遠離開了那紅色的，肥大的，儘着向寃裏編織牠的蜘蛛般的工廠。他以為自己有點兒像一只大狼貓；牠是溫暖的而且安靜的，女主人愛牠，願意撫摩牠，牠就任什麼不再需要了。任什麼不要了。

正如早先尼考奧夫那孩子給他的黑暗的點子，圍繞着這黑點聚攏了所有的沉悶和不快，現在泡泡娃却這樣地變成了一塊磁石，這塊磁石向自己只吸引好的，輕快的思想和傾心。他拒絕了同弟弟和幾個帶着眼鏡的狡猾的老頭子去到泡泡娃那里，估她的財產的價值，

但，當阿列克謝依辦完了這抵押的事情回來了後，他提議：

「把抵押品賣給我。」

阿列克謝依意外地吃了一驚，嚴厲地詢問：要這個做什麼，並且最後說：「你要知道，這對我沒有利！她還清欠債——是不能夠的，東西的價格——很大，明白嗎？讓了這交易吧！」

彼此同意了價錢；阿列克謝依皺着眉頭說：

「我希望你運道好。生意——是很好的。」

彼得也感覺到自己作了一樁好生意：他贈給了自己一個休息的角隅。  
「對你的太太——不能說吧？」弟弟問，瞬動着眼睛。

「那是你的事。」

研究地注視着他，阿列克謝依說：

「奧莉卡以爲你愛上了泡泡娃。」

「可這——是我的事。」

「別擋。在這些，在我們的年頭，幾乎個個男人都貪樂子。」

彼得粗暴而且盛怒地回答：

「你不要觸我……」

不久他感覺到奧莉卡跟他說話變得更溫和了，但有點兒可憐；這使他不高興，於是在秋天的傍晚，坐在她旁邊，他問：

「你丈夫對你說過什麼關於泡泡娃的事情嗎？」

用自己的柔軟的手撫摸着他那多毛的手，她說：

「這沒有比我知道得再多的了。」

「這事情不會跑到那里去，」阿路塔毛奧甫說，用拳頭打了一下膝頭。「這事情——將要留給我。你不明白這個。你不要對她說什麼。」

他沒有向泡泡娃試探過他的慾望，在夢中，她曾經出現過在他的面前，不是他希望中的那位女人，而是一個對家中的溫柔的舒適，對好的，幸福的生活的急需的補充者。但當這個女人搬到鎮上以後，他開始常常看見她在阿列克謝依身邊，而突然間自己感覺到惑亂。他曾在害病的奧莉卡的床前看見她；捲起了長衫的袖子，依靠着床欄桿，她用水濕着一條毛巾，彎下腰去，又伸直起來；那驚人的苗條的身段，有着不很大的姑娘的乳頭，她是一個有着不可抵抗地誘惑性的女人。站在門邊，阿路塔毛奧甫沉默着，偷偷地注視着她那白的手，鼓繩的腿肚，臀部，突然間有一種願望的熱霧包圍了他，使他感覺得彷彿她的兩

手摟住了他的身體。在回答她的歡迎中，他困難的垂下頭去，走到窗前並且坐在那里，屏息着；粗暴地問：

「你怎麼樣，與莉卡？不好……」

女人這樣有力地而且毀壞地感動他，這是第一次；他甚至戰慄了，不安地感覺着這中間有某種危險，洞嚇。打發自己的車夫請醫生去了以後，他立刻步行着走上了回工廠的路子。

二月底了；解凍帶來了暴風雪；灰色的霧籠罩上了大地，隱蔽了天，阿路塔毛奧甫感覺着空間縮小到在頭上扣了一只杯子的樣子，從杯子裏緩慢地降落着潮濕的，冰冷的塵土；厚厚沾積在頭髮般的鬚鬚上，髭上，妨礙了呼吸。阿路塔毛奧甫，沿着鬆稀的雪跋着，感覺着自己又那樣的紛亂而且鬱悶，彷彿在尼基達企圖自殺的那晚上和巴維爾·尼考奧夫被打死的那一刻似的。這兩次的煩悶的相仿，在他是很清楚的，而這第三次彷彿更危險了。很顯然地，他永不能夠使這位太太成了他的情人。他已經而且當前也明白對泡泡娃突然而起的追逐，使他的內在迷惑並且暗淡着，只有把這個女人挪到平常人中間去，對他才是幸運的。他知道得非常清楚，妻是什麼，而且他沒有理由去想一個情人無論在那方面都比妻要好，妻那香甜的，盡心的愛慰幾乎已經不使他着惱了。

「什麼是必要的？」他問自己。「你打算姦通？妻在着哩。」

常常地，當他受了什麼恫嚇，他感覺到一種迫切的傾向能夠很快地涉過了危險，把危險留在自己的後面，並且不回頭去看。站在恫嚇的前面，也就等於夜裏在黑暗中站在春天深河裏的薄冰上；這種恐懼他在將到十歲的時候嘗過了，並且終身記得。

在憂鬱的，窒悶的頹喪中過了幾天，他，在一個失眠的夜晚以後，很早的早晨走出到院子裏，看見鎖着的狗兔噲浴着血躺在雪裏；天還那樣的暗，血顯得是黑色的，彷彿一些樹膠。他用腳踢了一下這多毛的屍體，兔噲也動了動些着的嘴巴，並且用滾出來的眼睛注視着人的腳。戰慄了一下，阿路塔毛奧甫推開了守門人那門房的矮門，立着在門閂上，問：

「誰打死了狗？」

「我，」奇杭說，在五個離開很稀的手指中握着一個茶杯子。

「這是爲什麼？」

「又咬了人。」

「咬了誰？」

〔藉如伊達，謝拉非木的女兒。〕

尋思着什麼，沉默了一忽兒，彼得說：

「可憐的狗。」

「可——又怎樣呢？我喂大的牠。可牠連我也開始吠起來。如果把人鎖起來，他也得瘋了……」

「實在的，」阿路塔毛奧甫說着走了，非常猛地關上了身後的門，想着：

『這甚至是另一次聰明地說話』。

他立在了院子的中間，傾聽着工廠裏的喧嚷和噚噚的聲音。在遠處的一個角隅裏，有一點黃光在閃耀，——這是謝拉非木那靠着馬廄建築的住房的窓子裏的燈火。阿路塔毛奧甫走向燈火去，看向窓子裏，——藉娜伊達穿着一件襯衫坐在桌子旁邊燈前，用針縫着什麼；當他踏進屋子去了，她，沒有抬起頭來，問：

「爲什麼回來了？」

但舉起眼睛後，把活計放在桌子上，微笑着站了起來，喊：

「喚呀，天哪！可以以爲——父親……」

「請問，兔齒咬了你嗎？」

「是的，可是，怎樣！」她幾乎誇張着說，並且把腿放上桌子，捲起了襯衫的大襟：「

你看！」

阿路塔毛奧甫稍微地看了一下那雪白的膝下裹上了的腿，於是湊近到姑娘跟前，憂鬱地問：

「可天還沒亮你爲什麼在院子裏跑？爲什麼，啊？」

懷疑地注視了一忽兒他的臉，她立刻聰明地微笑了，用力地向燈罩裏吹了一口，吹滅了燈並且說：

「門一定得插上。」

過了半點鐘，彼得·阿路塔毛奧甫不慌不忙地向工廠走了去，帶着荒唐的愉快；扯着自己的耳朵，吐了口唾沫，帶着驚訝地回想着絡線姑娘那不害羞的溫柔，於是笑了：他的樣子彷彿他非常巧妙地欺騙了，哄了誰……

他彷彿一只熊進到蜂房似的，擠進了工廠的姑娘們那淫佚的生活。最初這種生活，比一切他曾聽見過的還厲害，用一種潑婦的赤裸的話語和感情來打擊他；在這種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隨便的，有着顯明的無恥，關於這種無恥她們唱和哭訴了一些歌曲，藉娜伊達和她的朋友們叫這個——爲愛情，而且在這中間確乎有着辛辣的，苦的，酒似的醉人的力量。

阿路塔毛奧甫知道工廠裏的職員們叫謝拉非木那靠着馬底的牆的小茅屋作『落筆』，而給了藉娜伊達一個外號『抽水機』。謝拉非木自己叫自己的住宅『和尚廟』。坐在凳子上，靠近火爐，常常的在套在脖子上的繡花的手巾上帶着一個七絃琴，他大胆地揚着有鬚髮的，有着玫瑰色的臉的頭，彈奏着，閃瞬着，喊叫：

「快活喲，尼姑們！這不是一些尼姑嗎，彼得·依立依赤，你怎樣想？她們給快活的魔鬼服務，可我在她們中間——是一個方丈，是牧師中間的一種，一些帶聲響的骨頭！給這快樂的生活擲一個盧布！」

得到了錢，他把牠們塞在裏腿裏，並且大胆地唱着，隨着七絃琴：

一個太太坐着在地獄裏，

要求着暴炒的冰。

她的鬼卒們，蠢笨的，

響着撥火的叉子！

「你知道好些寓言，」主人驚異了，可是這個小老頭兒誇大地開着玩笑：

「一個篩子！我——像一個篩子；在我肚裏有的是廢物垃圾，我要給你篩出一個歌來。我是一個這樣的人——一個篩子！」

並且講說：

「這是幾位先生教給了我；是那樣有名的古徒卑夫族的先生們，還有亞蒲土肯先生，也是個醉漢。假裝窮苦，——狡猾的！——肩上背着一個匣子徒步地走着，彷彿一個買賣破爛的，但自己把看到聽到的一切，——都寫了下來。寫呀寫的就——到沙皇那裏：看哪，他說，陛下，我們的農夫們在想些什那！沙皇看了，讀過了筆記，心裏不安了，並且命令給農民們自由，可是給亞蒲土肯在莫斯科豎起來一個銅紀念碑，他自己——沒有動，可活活地被送到蘇資達里，並且盡量地給他酒喝，由公家出錢。因為，你看，亞蒲土肯還寫下了好多關於人民的密秘，呶，只有那些於沙皇沒有利益和不需要的隱藏了起來。在那里，在蘇資達里，亞蒲土肯喝酒喝到了死，可是他的筆記，結果，被偷了去。」

「你有點兒胡說八道，」阿路塔毛奧甫說。

「除了姑娘們，——無論什麼時候對什麼人我都不說瞎話，這不是我的職業，」老頭兒說，並且確乎難以明白，他什麼時候不是在開玩笑？

「說瞎話的人，總得知道真理，」他詼諧地說，「可我不能夠說瞎話，我不知道真理。這就是說，要是你願意，——我對你說：我見過好多真理，並且我的對仗是這樣的：真理——女人是好的，青春的美貌。」

但，不知道真理，他却知道無限地多的上流人的歷史，關於他們的娛樂和不幸，關於粗暴和財產，而且講說這個的工夫，常常帶着顯明的惋惜加上去說：

「呶，總而言之，他們——完了！他們從生活的頂端上落了下來，而並不了解他們自己！他們誤入了……」

他用手指頭在自己的頭上畫了一個圓圈，並且很快地垂下手來，在地上也畫了同樣的圈。

「他們恣縱地享樂了！」他說，轉動着眼睛，並且唱：

當年的上流入們，

吃的是牛犢的肉。

而且上流人們爲吃花光了錢，

結果弄得成了瘦猴！

謝拉非木講說了關於強盜和女巫，關於人民的暴動，關於桃色的戀愛，關於在夜裏火蛇飛向傷心的寡婦，並且關於一切他都說得那樣的熱鬧，甚至他的放蕩的女兒也靜默着聽了這些故事，帶着沉思的，小孩子的羨慕。

阿路塔毛奧甫看見了藉娜伊達跟會計員在一起的恣縱淫佚，對她厭惡起來。他不只

次地記起了巴維爾·尼考奧夫的誹謗，這誹謗彷彿是一種預言。

「為什麼——我選中了這個女人？」他問着自己。「有——更漂亮的。當兒子知道了關於她的事情，光巴就好咧。」

他也注意到了藉娜伊達和她的朋友們施於他的娛樂，近乎在執行一種不可避免的職責，彷彿兵們服務似的，並且有的時候想到她們利用自己的無恥既欺騙她們自己，也欺騙旁人。藉娜伊達的厭煩的貪財和不斷的需索，很快地使他離開了她；這表示在她心裏比謝拉非木更無情，謝拉非木把錢花在了一種叫『鐵也立夫』的甜酒上，——不知道為什麼他叫牠作『蘿蔔酒』，——花在了他喜愛的有大蒜的臘腸，糖菓和奶油麪包上。

阿路塔毛奧甫很喜歡這個快活的，享樂的老頭兒，一個巧的工人，他知道所有的人也都喜歡謝拉非木，在工廠裏人們叫他——『慰安者』，並且彼得看出來這個綽號的確實性超過於誣譖，而誣譖却溫和地說着。

他更不了解而且不痛快謝拉非木的跟奇杭作朋友，奇杭也彷彿有目的地深刻化着這種友誼。在維亞洛夫服務於阿路塔毛奧甫家二十年的他的命名日那天，娜泰莉亞決定了要為他的命名日做一個特別慶祝的日子。

「請想，他是多末罕見的人哪！」她向丈夫說。「二十年的功夫我們沒有看見過他的壞

處。彷彿蠟燭一般的熱烈。」

打算特別尊敬守門人，彼得親自給他送去了禮物。在看守房裏他遇見了整潔的謝拉非木，在他後邊站着奇杭，歪着腦袋，注視着主人的鞋。

「我送你——一只錶，給你！我的妻——送你一些衣料子。並且還有——錢。」

「錢——我用不着，」奇杭喃喃，隨後說：

「謝謝。」

他請求主人喝點兒『鐵也立夫』，謝拉非木送的禮物，可是小老頭兒立刻就用話戲弄：「你，彼得·依立依赤，知道我們的價格，可是我們——對你。我們明白：熊喜歡蜜，而鐵匠打鐵；大人們於我們都是熊，可是你——是一個鐵匠。我們知道：你的事業是巨大的，艱難的。」

那個維亞洛夫，在手裏轉動着那只銀錶，注視着牠，說：

「事業——對於人是一個欄桿；我們在沿着坑邊走，緊緊地把住牠。」

「好！」謝拉非木有點兒喜歡地喊，「確實的！可我們要跌下去的，要知道！」

「呶，你們說的這話沒有意義，」阿路塔毛奧甫說，「因為你們不是主人。你們——不明白……」

他找不到有充足力量的表白，雖然奇杭的話一下子召惱了他。奇杭用自己的固執的，背晦的思想來裝飾他的話，這不是第一次了，並且這種思想越法觸怒主人了。注視着守門人那塗了很多的油，石頭般的腦袋，他搜尋着足以壓服他們的話，並且吸着鼻子，扯着耳朵。

「事業，實在，是不一樣的，」謝拉非木和解地開始話：「有的——是些壞的，有的——是些好的……」

「刀子是好的，擋在喉嚨上是不能忍耐的，」奇杭不平地說。

主人打算狠狠地罵命名日的主人一場，並且幾乎把持不住這種願望，他嚴厲地問：

「怎麼你，常常胡叨叨些事業的事情？要明白是不能夠的……」

奇杭，注視着桌子，同意了。

「要明白——很難」

木匠又開始說：

「他，彼得·依立依赤，只承認沒有危險的事業。」

「住嘴，謝拉非木，讓他自己說。」

於是奇杭，沒有挪動地，指給主人那灰色的，有手掌那末大小的，禿了的頭頂，嘆了

口氣：

「魔鬼該因（註）教給的事業……」

「看他怎樣地彎曲！」謝拉非木喊，用手掌打了一下膝頭。

阿路塔毛奧甫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並且激怒地忠告着守門人：

「你頂好不說這些你不了解的事情，是的。」

他從看守房走出去，不很安舒的，尋思着必須給奇杭算賬。明天就給他算。呶，——明天不要，再過一星期吧。在辦公室裏，泡泡娃等待着他。她冷淡地敘了禮，彷彿不相識的人似的，坐在了椅子上，用傘敲着地板，並且說她不能夠一下子還清了抵押借款的利息。

「這沒關係，」彼得輕聲地說，沒有看她，並且聽見她說：

「假設你不同意拖欠，——你有權利拒絕我。」

她冒犯地說了這個，又用傘敲了一下，那末突然地很快地走了，使得他只看見她關上了門。

『她惱了，』阿路塔毛奧甫揣想。『又爲什麼呢？』

(註)該因——亞當的長子，殺其弟亞伯，見於聖經。

過了一個鐘頭他坐在了奧莉卡旁邊，把帽子在沙發上拍着，並且說：「你跟她說：我不要她的利息，也不要她的錢。這點錢算什麼呢？還有，叫她不要煩惱，明白嗎？」

擇着一些雜色的絲線團，沿着桌子轉動着一個帶玻璃珠的盒子，奧莉卡沉思地說：「我呀知道了，可是她却不容易了解。」

「可是請你這末辨，使她明白了。你怎樣對我？」

「謝謝，」奧莉卡說，閃動了一下眼睛，這種玻璃的微笑召得彼得很怒。

「別開玩笑！」他粗魯地說。「我不希望放我的猪到她的菜園子裏，我不做這個，——不要想吧！」

「嘻哈，莊稼漢，」奧利卡嘆了口氣說，懷疑地搖着她那梳得很光澤的頭。

彼得喊：

「你——要相信！我知道我說的話……」

「嘻哈，你知道嗎？」

她興奮地嘆息着，這阿路塔毛奧甫聽見了。他看見她的兩只眼睛從眼鏡中訴怨地，幾乎是愛嬌地注視着他，但這只使他激怒。他打算給她說些勸導的剖白的話，並且沒有搜尋

出來需要的話，注視着窗台；窓戶台夾在掛着好多朵秀麗的花的海棠那像野獸耳朵的新鮮葉子的中間。

「我對於她的田產很發愁。這是值得注意的田產，是的！她是那里——生人……」

「她生在亮匣……」

「她在那里習慣了，完全一樣！可是我的靈魂在那里第一次安靜地睡熟了……」

「睡醒了，」奧莉卡改正地說。

「這——對於靈魂是一樣的——睡熟了，睡醒了……」

他長久地說了好些他自己都不清楚的話，奧莉卡聽着，臂肘支在桌子上，可是當他的

話說完了，她說：

「現在聽我說……」

於是她報告給他，娜泰莉亞知道了關於他和絡線姑娘的事情，傷心了，哭了，抱怨他

。但這沒有感動了阿路塔毛奧甫：

「狡猾的，」他說，微笑着：「她沒有向我說過她知道。她跟你訴怨來？這樣。可是，你要知道，她不喜歡你。」

尋思了一下，他加上去：

「藉娜伊達給人們叫作『抽水機』，這——是很恰當的！她從我身上抽去了所有的廢物。」

「你說的是些污穢話，」奧莉卡皺了皺眉，並且嘆了口氣，「記得，我給你說過你的靈魂——是一個過繼的孩子，現在還那樣，彼得，你要擔心你自己，像擔心仇人似的……」

這些話使他不安了：

「你跟我說話太莽撞；我怎麼是一個小孩子呢？你要想一想：在這里，我跟你說話，我的心是坦白的，比我跟別人說話更坦白。跟娜泰莉亞——你就談不了話。有時候我想打她一頓。可是你……唉哈，你們，莊稼老婆們！……」

她戴上了帽子，突然覺的疲倦得說不了話了，走了出去，想着關於妻的事，——他已經很久不想到她了，幾乎沒有注意過她，雖說每天晚上她跟上帝耳語過了，照例地，溫和地躺倒在丈夫的旁邊。

「她知道了，可是她還擁抱吻我，」他盛怒地想。「猪猡」。

妻子是一條熟習的路，沿着這條路彼得閉着眼睛走來也不會傾跌；他不願意想她。但他記得當年岳母那遲緩的死在舒服椅上的情形，她全身浮腫了，有一張不像樣子的，浮腫的，紫色的面孔，比平常更仇恨地注視着他；從她那當年漂亮的，而這工夫變呆的而且潮

濕的兩眼中，可憐地滾着淚水；兩片彎曲了的嘴唇動着，但是那失了效的舌頭一句話沒說地從嘴裏吐了出來，弱得說不出話了；烏莉亞娜·巴伊瑪可娃只用半死的左手的手指捏住了他。

「這女人——覺到的。很可憐她。」

爲斷絕跟藉娜伊達的無耻的胡鬧，他需要很強有力的意志。但他剛剛作了這個，——立刻關於絡線姑娘的癡醉的回憶又跟上了他，出現了一些痛苦的思想。彷彿還有另一個彼得·阿路塔毛奧甫似的，他跟第一個在一起過活，另一個隨在他的背後。他感覺到這另一個在增長着，變得有了知覺，並且妨礙着一切他，彼得·阿路塔毛奧甫實在被召喚着和不得不做的事情。這，另一個，狡猾地利用着每一分鐘，突然地，把彷彿從角落裏吹來的一陣風似的飛着的思緒，向他耳語些打攬的，尖酸的思想：

「你工作，像馬似的，可——爲什麼呢？你一生夠吃的了。應該是兒子們工作的時候了。由於愛憐兒子——打死了一個小孩子。姑娘使你喜歡——開始了放蕩。」

常常地，在這以後，當這樣的思想滑了過去，生活變得憂鬱而且無味了。  
他似乎沒有注意到伊利牙已經長成了成人。不祇這一件事情他沒有注意；他也沒有注意到娜泰莉亞已經答應了女兒耶蓮娜的婚事，並且把女兒嫁給了城裏富有的珠寶商的兒子

，一個有着黑色鬆鬚的大膽的貴公子哥兒：還有，在別的中間，最後，岳母的死亡和斷氣，在六月裏酷熱的中午，暴風雨之前；還沒容得把她放在床上，近處什麼地方就響起了雷聲，吓了人們一跳：

「窗戶，門，都關上！」娜泰莉亞喊，用手堵上了耳朵；母親的一只大腳，從她手裏落下來，並且腳踵很響地敲了一下地板。

顯得對彼得·阿路塔毛奧甫，就是他一下子也認不得是兒子，當這一個身材高的，樣子很好的，穿着一套灰色的輕鬆的衣服，在憔悴的黑黃色的臉上有著惹人注意的鬍子的人走進了屋子來。亞考夫是一個寬濶而且粗壯的小夥子，穿着專門學校的斗篷，很像他自己。兒子們尊敬的問候了他，坐了下來。

「現在，」父親說，在辦公室裏踱着，「現在外祖母死啦。」

伊利牙沒有說話，吸着紙烟，可是亞考夫用一種不像他自己的新聲音說：

「正好在假期中，否則我來不了。」

讓小兒子的傻話從耳旁飛了過去，阿路塔毛奧甫觀察着伊利牙的臉；確乎改變了，牠變得堅強了，額，給一束變黑了的頭髮遮住，變得沒有那樣的高了，可是兩只碧藍眼睛更深了。想到他曾經抓扯過這個穿着端整的衣服的沉思的人的頭髮，確乎是既可笑而又不安

；甚至不相信這曾經發生過。亞考夫的身體發達得簡單，他只長高了，還像早先似的肥胖，還有着那樣虹彩的眼睛。而且他的嘴更孩子氣了。

「你身體發達得很厲害，伊利牙，」父親說。「呶，現在看一看事業吧，過三年你就可以管理了。」

玩弄着樹根製的，有一個小角破了的紙烟盒子，伊利牙看了父親的臉一下：

「多久呢？」

「四五年。」

「怎麼！學什麼呢？」

「歷史。」

阿路塔毛奧甫不喜歡兒子吸煙，並且他的烟盒很不好，能夠買一個好點的。他還更不喜歡伊利牙的求學的志向，和他一到家首先便先說這個。

從窗口指着工廠的屋頂，在那里一個很粗的管子噴着蒸汽，並且由那里傳出來工做的囁嚅的聲音，誥誠地，努力溫和地說：

「那裏它在喘氣，歷史！汝須學習它。織亞麻布是我們的目的，而歷史——並非我們

的事情。——我五十了，到了該有人代替我的時候了。」

「米倫代替，亞考夫也行。米倫將是一個工程師，」伊利牙說，並且把手伸到窗外去，抖掉了烟灰。父親提示：

「米倫——是姪子，不是兒子。呶，關於這個以後再說吧……」

孩子們站起來，走了出去；父親用反對的和驚訝的視線護送着他們；為什麼——他們沒有向他說什麼呢？坐了五分鐘，一個說了句傻話，睯得打着呵欠，另一個——吹着烟，並且一下子使人不安起來。現在他們在院裏走着，伊利牙的聲音可以聽見：

「我們去看河吧？」

「不，我累了。太疲乏了。」

河明天就將不流了，可是母親因為她的母親的死而很悲傷，忙着葬儀。

服從着自己的習慣，很匆忙的趕到埋人的那里，爲的是快一點辦完了這不快的事件，彼得·阿路塔毛奧甫給了兒子一禮拜的休息，並且注意在這期間伊利牙同工人們說話用着「您們」，而在夜裏長久地跟奇杭和謝拉非木閑談些什麼，跟他們在大門邊坐着；甚至從窗戶潛聽到，彷彿奇杭那遲鈍的聲音，說着他自己那種笨話：

「這樣，這樣！乞丐的生活，意思是說——沒什麼可過的了。實在地，伊利牙·彼得

洛維赤，如果不貪婪——人人都會夠的。」

而謝拉非木快活地咕咾：

「這我知道！這我早——聽說過了……」

亞考夫的行為更顯明了：在人叢裏跑來跑去，和氣的注視着姑娘們，從馬廄的屋頂上向河裏望，當吃中飯的時候在那里有女人們洗澡。

『小牯牛，』父親憂鬱地想。『必須告訴謝拉非木，叫他監視着他，是否沾染了……』

禮拜四天氣是陰晦的，沉悶的和寂靜的。很早的早晨下了一點鐘的朦朧的而且遲緩的細雨，到中午太陽出來的，不願意地窺照着工廠，在兩道河交岔的地方，又陰隱在灰雲彩裏去了，隱入雲彩那肥大的軟塊後面彷彿在夜裏娜泰莉亞把她那玫瑰色的臉藏在絨毛的枕頭裏似的。

在黃昏吃茶的時候，阿路塔毛奧甫問亞考夫：

『可你哥哥在那里？』

『不知道；那忽兒他坐在那里，在小丘上，松樹下邊。』

『叫他。不，不必了。你們怎樣——在一起過活？』

小兒子幾乎看不見地向他笑了笑，說：

「沒什麼，很和好。」

「可——總這樣嗎？要說實話……」

亞考夫垂下了眼睛；想了「下：

「在思想上——不十分相合。」

「在怎樣的思想上？」

「大概，關於一切。」

「在什麼上頭呢？」

「他總是看書，可是我——簡單，不走心。正如我所見到的。」

「這樣，」父親說，沒有更詳細地問。

在肩膀上披上了一件帆布的大衣，拿了阿列克謝依送他的禮物，一條有着硬球的手杖——銀鳥爪抓着一個孔雀石圓球，——走出街門去，用手遮着陽光向河邊的小丘上望了望，——在那里樹下面躺着穿白襪衫的伊利牙。

「可今天的沙土有點兒潮濕。他或者要受寒，不小心。」

不着急地，謹慎地考慮着需要向兒子說的每句話的分量，父親走到他跟前，用腳踏着灰色的葉片，發出脆弱的鏗鏗聲。兒子脊背朝下的仰着，念着一本很厚的書，時時用一枝

鉛筆敲着書頁子；聽到了脚步聲音，他扭轉了脖子，凝視着父親，並且把鉛筆夾在書頁中間，很重地合上了牠：於是——坐起來，把脊背靠在松樹幹上，溫和地用眼睛望了父親的臉孔一下。老阿路塔毛奧甫，喘着氣，也坐在了光禿的，像弓形的彎曲的樹根上。

「今天我不要說事務，我還有時間，我們隨便談談。」

但伊利牙，用自己的兩手抱着雙膝，低聲說：

「這樣，好，爸爸，我決定了獻身於科學。」

「獻身，」父親重複了一遍。「像牧師似的。」

他打算說玩笑話，但聽得出他的話語是粗暴地發出來的，幾乎是忿怒地；他，帶着憂慮，用手杖敲着沙土。並且立刻一些不可思議的，不必要的事情開始了；伊利牙那眼睛的藍色變黑了，清楚地動着的眼眉聚在了一起，他從額上拂開了頭髮，並且帶着不好的固執說：

「我不要作一個廠主，我對這種事情沒有才幹……」

「怎麼，這，奇杭的說法，」父親微笑着站了起来。

沒有注意他的話，兒子開始表白為什麼他不願意當廠主，和大多數事業的主人；他說得很久，有十分鐘，并且在他說的時候，父親彷彿捉住了一些是確實的，甚至合諧地用散

漫的思想回答他的，但大抵他清晰地看出來兒子說的話是無意義的，孩子氣的。

「算啦，」他說，把手杖插在了近兒子的腳邊的沙土裏。「等一下，這不是這樣的。這——是沒有意義的。管理是需要的。沒有管理人民便不能過活。沒有利息便沒人來做工。常常聽見說：『對我有怎樣的利益？』一切都在這軸心上旋轉。你看，許多的格言：『如果心裏不求獲利，媒人便是神聖的』或者：『就是聖賢也喜歡祈求利益』。『機器——是一架死東西，可是牠也要求油。』」

他並沒激動地說着，並且回憶着相彷的格言，盡量的給自己的話的智慧塗油。他高興他說得很安靜，沒有遇見困難，很容易地我到了這些話，並且他相信談話的結局很好。兒子沉默着，從這個手心中倒在那個手心中地倒沙土，從沙土裏篩出紅色的松針來，並且從掌上把牠們吹散。但突然間他說，也是很安靜地。

「這一切都說不服我。這種智慧不能夠再活多久了。」

老阿路塔毛奧甫拄着手杖站起來，兒子並沒有幫助他。

「這樣。這意思是說父親的說話不對？」

「另有對的。」

「胡說。另外——是沒有的。」

於是，向工廠那方面搖着手杖，父親說：

「那里，牠，是對的！你的祖父創辦了牠，我把全部生活寄託在那裡了，可是現在——輪着你了。只這就是一切。可是你怎樣呢？我們——工作過了，可你——逍遙嗎？你打算生活得像一個有福的人依賴着別人的勞力嗎？這想法倒不壞！歷史！你輕視歷史。歷史——不是一個姑娘，你同牠結不了婚。而且——怎樣的，傻子，歷史？牠有麼用呢？可是我不准你怠惰……」

感覺着他開始說得過分激怒了，彼得·阿路塔毛奧甫試着把自己的話說得溫和些：「我——明白，你願意在莫斯科住着；那里比較快活，不見阿列克謝依就……」

伊利牙拿起書來，撣去上面的沙屑，並且說：

「答應我讀書吧。」

「不答應！」父親喊，把手杖插進沙土中。「不要央告。」

於是伊利牙也站了起來，並且用白眼經過父親的肩頭凝望着，低聲地說：  
「呶，那末不允許我也要去的。」

「你不敢！」

「不能夠禁止別人願意過的生活，」伊利牙說，搖了一下頭。

「別人？你——是我的兒子，而不是別人。你是怎樣的別人？你的一切——是我的。」這種話彷彿是自己出來的，這種話是不必定要說的。並且，變柔和了聲音，父親責備地搖擺着腦袋說：

「這就是你報答我的養育你嗎？唉哈，呆子……」

他看見伊利牙紅了臉，並且他的兩手在抖顫，兒子打算把牠們藏在褲子口袋裏，但手却找不着口袋。並且，害怕着兒子再說什麼甚至不能挽救的話，他自己匆忙地說：

「我爲你殺死過一個人……或者……」

阿路塔毛奧甫加上了「或者」，因爲說過了第一句話，他立刻明白了，在這樣的工夫也不能夠把這話說給孩子，他很顯然地不打算了解他。

『立刻要問：怎樣的人呢？』他想，并且很快地走下小丘的碎沙斜坡，可是兒子却震聾人地在他的頸後說：

「你不仅殺死了一個，那邊，在那里，全墳地裏的死人都都是給工廠殺死的。」

阿路塔毛奧甫站住了，走了回來；伊利牙，伸出着手，用書指着那些指向灰色的天的十字架。父親腳下的沙土絶絕地響着，阿路塔毛奧甫想起來，在幾分鐘之前他已經聽見了一些關於工廠和墳地的污辱話。他打算掩飾自己的失言，需要叫兒子忘記了那句失言，并

且像熊似的，很快地走到他跟前，揮動着手杖，洞勝地，大阿路塔毛奧甫喊：

「你說什麼，鄙卑的東西？」

伊利牙跳到了樹幹後面：

「別悖惑！你是怎樣的人？」

父親用手杖打了一下樹幹，牠折斷了；用牠斷下來的那一段投向兒子的腳去，那樣的，使得那斷下來的一段樹幹斜着，綠球樣的頂端指着天，插進了沙土裏，彼得·阿路塔毛奧甫洞勝：

「我叫你去打掃毛廁！」

於是很快地走了，下去不見了，蹣跚着，感覺着他的理智走入了憂愁和忿怒的話中，彷彿一只梭在纏結在經線中似的。

「我要逐出他去。窮困將逼他——回來，於是——叫他打掃毛廁。是的，別傻氣！」他從思緒很快地絞亂了的線球上，扯短了思想，同時不安地明白了自己行為不是這樣的，像剛才那樣的太言過其實了，誇張了自己的污辱。

走到了奧凱河的岸上，他厭倦地坐在了沙土的直上直下的坡上，擦去了臉上的汗，并且開始觀察起河水來。在細小的，淺的小溪中游泳着一群針魚，像一些鋼針在水裏穿來穿

去。後來，游泳者們沉了下去，出現了一條鯉魚，浮來浮去，側着身子，并且用紅色的小眼睛看着上面，看着沉悶的天，在水面上放了一些像明亮的煙似的流動的圈。

阿路塔毛奧甫，用手指頭洞嚇着鯉魚，高聲地說：

「我要給你決定命運！」

於是——回頭看了看，聽着話語虛偽地響了。寧靜的河流洗去了忿怒；灰色而溫暖的寂靜振興了思想，充滿了遲鈍的驚訝。最驚訝的是那個，兒子，他愛他，關於他廿年來不斷地而且迫切地尋思着，突然間，在幾分鐘之內，從心內滑了出去，給心裏留下難過的痛苦。阿路塔毛奧甫確信二十年來天天不倦地他尋思的只是關於兒子，用期望他，愛他來過活，希望伊利牙將成一個不平凡的人。

「像一根火柴，——着了一下就——沒了牠了！這又是什麼？」

灰色的天幾乎變紅了；在天上只有一點地方現出了光亮，彷彿穿舊了的衣服上的一個油點似的。隨後切圓了的月亮探出了頭；漸漸的冷而且濕了；霧像一陣輕烟似的浮在了河上。

阿路塔毛奧甫走到家來，這工夫他的妻已經脫了衣服；把左腳放在右腿的圓膝上，皺着眉頭在剪腳指甲。疑問地看了丈夫一眼，她問：

「你把伊利牙送到那里去啦？」

「送到魔鬼那里去了，」他回答，脫着衣服。

「你老是發脾氣，」娜泰利亞嘆了口氣，丈夫沒有作聲，喘着氣，神氣像有意吵鬧的。雨開始淋洒在窓玻璃上，潮濕的沙沙的聲音浮滿了花園。

「伊利牙已經很自負他的學問了。」

「他的母親——是一個傻子。」

母親用鼻子吸了吸氣，並且畫着十字，躺上了床去，可是彼得，脫着衣服，帶着快活地冒犯她：

「你能幹什麼？什麼也幹不了。孩子們不怕你。你教了他們些什麼？你只能夠：吃和睡。看你嘴上還有油哩。」

妻在枕頭上說：

「可誰送他們上學去的呢？我說過……」

「閉嘴！」

他也不作聲了，聽着，彷彿雨打得尼基達所栽的櫻桃樹的葉子更聲音大了。「駝背的擇選了好命運。沒有孩子，沒有事情。蜜蜂們。若是我也不開始養蜜蜂，讓

每一個像他希望的，爲自己採蜜去哩。」

翻着身使胸口朝上，那樣小心地，彷彿她躺在了冰上，娜泰莉亞感覺到她的溫暖的臉頰撫着了丈夫的肩膀。

「你跟伊利牙打架來嗎？」

述說他和兒子中間的經過，是羞愧的；他喃喃：「跟孩子們——不是打架，是呵斥他們。」

「他上了鎮上。」

「要回來的。憑空地沒地方給他飯吃。他嗅一嗅必需嗅的，就要回來。睡吧，不要打攪我。」

過了一分鐘他說：

「亞考夫不用再上學了。」

又過了一分鐘：

「後天我要去趕集。聽見了嗎？」

「聽見的。」

「這又是什麼？」阿路塔毛奧甫合上了眼睛，考慮了起來，但在他眼前出現了一個有寬

額的臉孔，回想着伊利牙那令人不能忍耐的冒犯的眼光。

「拿父親當工人似的，下賤東西！像推搡乞丐似的……」

決裂底不可解的神速打擊了他；彷彿伊利牙早已經決定了要決裂。但——什麼催着他這樣做呢？並且回想着伊利牙那些尖銳的，批評的話，阿路塔毛奧甫想：

『米洛士凱（按即米倫——華），是教唆者，挑唆了他。可是關於事業是於人有害的——這是奇杭的思想。傻子，傻子！聽了誰呢？可是——念書念的！他學了些什麼呢？工人對於他是可憐的，可是父親不可憐。就跑掉了，堅持着他自己那方面是正確的』。

由於這種思想，反對伊利牙的怒火更厲害了。

「不，你胡說，你不能逃掉！」

這里他想起了，跳在了一旁，在安靜的角落裏的尼基達：

「我總是叫他們套在工作裏，而他們自己却逃掉。」

但阿路塔毛奧甫立刻又自己覺察出來：這——是不正確的，這里阿列克謝依沒有跑掉，這一個人愛着事業，像父親那樣地愛着它。這個人——是貪婪的，沒有屢飽地貪婪的，並且他的切都溫和，簡單。他記起來，彷彿，有一次在工廠裏，在吃醉酒抬過橫以後，對兄弟說：

「人民都荒唐了。」

「看到的，」阿列克謝依同意地說。

「爲些什麼他們對一切都發怒。彷彿他們都是用同一的一雙眼睛來看一切……」

阿列克謝依也同意了這個，微笑着，他說：

「這也是——確實的。我想起來有一次奇杭也是用這樣的眼睛望着父親，當他在你結婚的那天同幾個老兵角力的時候。後來他自己開始角力了。你記得嗎？」

「呶，奇杭在那里幹什麼？——這是一個卑賤的人。」

於是阿列克謝依莊嚴地說：

「你常常說這個：人們荒唐，荒唐。但，你要知道，這不是我們的事情；這是牧師們的，教員們的事，呶，——誰，那里？各種的外科醫生的，當局的事。他們觀察着這個，人民沒有荒唐，這——是他們的貨物，而我們連你——是顧主。一切，哥哥，都是漸漸地荒唐。你，哼，變老了，並且我也老了。然而，一定的，你不會向姑娘們說：別活了，姑娘，你要變成老太太婆哩！」

『聰明的，惡魔，』老阿路塔毛奧甫想。『心地簡單的。』

而聽着弟弟那大胆的，矯飾的，帶着一些新字眼的談話，他忌妒起他的活潑來，又想

起了關於尼基達的事情；父親曾經指出過駝子是一個安慰者，而他糾纏在蠢笨的，女人的事情中，並且——沒有他了。

大阿路塔毛奧甫在這下雨的夜裏想了好多。經過他的如烟的回憶的愁苦，另一些別的，異樣的思想透露了出來，它們彷彿雨滴的黑暗的浙瀝似的，向他耳語着，並且它們阻止他爲自己辯白。

「可我有了什麼過錯？」他問着什麼人，同時，雖說找不到回答，他感覺着這句問話也不是多餘的。在黎明的工夫，他突然決定了要到廟裏去看弟弟；或者在那里，生活在一邊，避開了引誘和苦惱的人們，尋得到什麼比較安適的，而甚至決定了的事情。

但在兩匹驛馬上向廟裏走着，沿着彼軋得凹凸不平的小道，他想：

『這——很簡單，站在一個角落裏；不，你沿着街去跑跑！一條黃瓜在地窖裏不會壞的，可是在太陽光下——就要很快地乾癟了』。

他已經四年沒有看見弟弟了；上一次跟尼基達的會晤是厭倦的，乾燥的：在彼得看來駝子是不安的，不滿意他的到來；他退縮，畏葸，躲避，彷彿一條蛇給蚌壳夾住了似的；用帶有酸味的聲音說話，說的不是關於上帝，不是關於他自己和父母，而只是關於廟裏的需用，關於香客和人民的貧苦；說話有點兒不大願意，帶着分明的勉強。當彼得給他拿出

錢來的時候，他低聲而且不注意地說：

「給了我們方丈吧，我用不着。」

很顯然地，所有的僧人對長老尼考基母（尼基達的法名——華）都很恭敬；而方丈是一個高大的，瘦骨稜嶒的，多髮的和聾了一只耳朵的人，像一個穿着袈裟的木偶鬼；用黑眼睛裏的痛苦的眼光注視着彼得的臉，他用太高的聲音說：

「長老尼考基母——是我們窮廟裏的裝飾品。」

廟宇建築在一座不高的山上，環繞在棕色松樹的柵欄中間，在牠們那濃密的傘蓋下邊，用好多有點兒薄的鐘的工作日的聲音迎接着阿路塔毛奧甫，牠們在招呼去作晚禱。守門人，直而且長得像一條矛，有着一個小的，不必要的，孩子氣的小腦袋，帶着一頂退了色的，揉皺了的小帽子，開開了山門，口吃地，咽喉梗塞地喃喃：

「好好好……」

於是一下子，帶着嚙嚙的聲音，叫了出來：

「請。」

深青的雲彩，遮蓋了半邊天空，不動的停在廟的上邊，因此四週的一切都被染得成了  
蒼寒的，潮濕地空闊的，討厭的，鐘的銅聲是無力來搖動這塊雲彩的。

「一個人舉不起來，」旅館裏的聽差抱歉地說，他試着從車上把給尼基達的禮物的箱子曳下來，並且用小黑拳頭敲着箱子。

滿身塵埃的和疲倦的彼得慢慢地走進花園，到弟弟住的那間白色的小屋去，這小屋嚴密的隱在櫻桃樹和蘋果樹中間；走着並且想着他到這里來是沒有目的地，還不如去趕一趟集市。不平的樹林子裏的道路，給樹根弄得很難走，磕絆着他，攪亂了所有他的愁苦的思想，用一種內在的痛苦代替了它們，一種休息和睡覺的渴望。

『要能放縱一下多好啊！』

他看見弟弟坐在一張椅子上，在一些小菩提樹的半圓的圍繞中，在他面前，彷彿在一張見過的圖畫上的圖樣似的，排列着十個香客：一個黑髮的商人，穿着帆布的外衣，在一只腳上纏上了一些抹布，並且套着一只印度橡皮的高腰套鞋；一個肥胖的老頭兒，像一個閹割了的兌換錢幣的商人；一個長頭髮的孩子，穿着大兵的長褂子，額骨凸出，有着魚眼似的兩只眼睛；一個像柱子似的站着的，彷彿一個小偷站在審判官前似的，是好睡覺的麪包師慕爾津，一個酒鬼而且好吵吵的人，並且嘎聲地說：

『實在的……上帝——離着很遠。』

用一根白手杖在踐踏了的地上畫着，不看人地，尼基達訓誠：

「而且越是低下人，上帝越離得他高，被我們的罪惡的臭氣所驅逐了開去。」

『他在安慰人們』，——大阿路塔毛奧甫想，並且沉思地笑了。

「上帝看得見：我們的信仰懶散；而沒有事情，信仰——對他有麼用呢？我們的彼此互助和友愛在那裡呢？並且我們祈禱些什麼呢？所有的人都為一點兒小事。祈禱是必須的，可是，老是……」

他舉起了眼睛，有一分鐘沉默着，看着哥哥，凝定地，從下至上。並且慢慢地，彷彿很重似的，舉起了手杖，彷彿要打誰。駝子站起來，無力地垂下頭去，向人們畫着十字，但，代替了祈禱，說：

「這里——我哥哥來看我。」

一個禿髮的老頭兒，不大好地睜圓了黃銅色的眼睛，看了彼得一眼，並且粗野地，帶着顯明的崇高神氣，畫了十字。

「上帝伴着你們一起走，」尼基達加了上去。

人們走了散，彷彿羊羣從牧場上似的，老頭兒抓着拖着一只腳有病的商人的肘子，麪包師慕爾津架着他的另一只肘子。

「呶，你好。祝福吧。」

長老尼考基母把裹在袈裟的黑袖子中的長手臂向他伸出來，握住了哥哥的手，於是低聲地，沒有笑容地說：

「我沒有盼望。」

向着小屋那方面搖動着手杖，他領着哥哥走去，走着，用手開着道路，分撇着兩條彎曲的腿，一只手把着胸懷，靠近心口處。

「你老了，」彼得不安地提說。

「這便是我們的生活。腿開始痛起來。我們這裏很潮濕。」

尼基達顯得更駝了；他的脊背的角度和高聳了起來的右肩，使身體彎曲得更近地下了，使他矮了，更寬闊了；這個僧人像一個蜘蛛，牠被扯去了頭，並且盲目地，彎曲地沿着小徑上爬着，沿着碎石子。在狹窄的，潔淨的小屋子裏，長老尼考基母變得大了一點，但是更可怕了；當他摘了僧帽，他那無光彩的頭，幾乎像死人的，半面禿頂發着光，彷彿剝去了皮膚的骷髏的腦壳；在兩鬢上，耳朶後邊，在後腦勺上，都垂着不齊整的灰白頭髮。他的面孔也是瘦骨稜嶒的，蠟色的；瘦骨的臉上沒有肉；他那無有色澤的眼睛，不再閃光了，牠們的凝視，顯得是集中向靠大而憔悴的鼻子的眼角去，在鼻子下邊，沒有聲息地動着乾癟的，黑色線條似的嘴唇，嘴變得更大了，形成了一個深穴橫在臉上，而且特別不調

合的是在上唇上的一簇灰色的鬍鬚。

安靜地，似乎在聽聽什麼，並且緩慢地，彷彿遭難地在回憶話語，和尚對一個面孔肥腫的，像一個澡堂裏的掌櫃的帶髮修行的小火工道人說：

「燮炊。麪包。蜜。」

「你說話聲音多末低呀。」

「我的牙齒壞了。」

和尚坐近桌子旁的一張白漆漆了的木椅子上。

「你們都很好吧？」

「很好。」

「奇梳健實？」

「健實。問他幹什麼？」

「好久他沒來看我了。」

兩人都沉默了。尼基達，動着手，袈裟絛絛作聲，這種螳螂似的沙沙聲音更加重了彼得的厭倦。

「我給你帶了點禮物來。叫他們把箱子搬下來。那裏邊有酒。許你喝酒嗎？」

弟弟嘆了口氣，回答：

「我們這里規矩並不嚴。我們這里——很難。自從人民開始熱心地來瞻仰廟宇，甚至就是醉漢也叫來的。人們吃酒。作什麼呢？吐着酒氣，並且受毒。和尚們——也是人。」

「我聽見說——有好多人來看你？」

「這沒有意義，」和尚說。「是的，人們常來。他們轉了又轉。他們找尋正義，正義的人。指教：怎樣生活？他們活過了，活過了，可是——現在……不能夠活了。沒有忍耐力。」

感覺着和尚的話使他不安，大阿路塔毛奧甫喃喃：

「太放肆。在專制政權下（按指農奴解放之先——華）人們忍耐過，可是解放了後，人們不忍耐了！管束太鬆。」

尼基達沉默着。

「在主人管束之下——他門不閑蕩，不放肆。」

駝子霎了他一眼，並且垂下了眼去。

那樣難於找到話說，談話時時停歇下來，他們談話直談到那帶髮修行的火工道人送來了燙炊，芳香的菩提果蜜和熟麪包，這麵包還發着酵酸的蒸汽。他們注意地看着那白眉的

火工道蠢笨地在地板上走着，掀去了提盒的蓋子。彼得放在桌子上了瓶新鮮的魚子醬，兩瓶子酒。

「黑葡萄酒，」尼基達念。「這種酒方丈很喜歡。一個聰明人。懂得很多。」

「可，這兒，我——懂得的很少，」彼得自認了，爲了召他談話。

「應該懂得的——你都懂得了，可是再多——作什麼呢？比需要懂得的再多了——是有害的。」

和尙謹慎地嘆息着。在他的話裏，彼得聽出來有一些愁苦。在黑暗中污穢而且有油的袈裟發着亮光，在角隅裏那幽暗的燈光像一盞神燈似的，並且罩着一個廉價的，黃色的玻璃罩，燈是擺在桌子上。注意到弟弟帶着一種節制貪慾的樣子吸了一杯麥界爾酒(Mader)，彼得開玩笑地想：

『他判斷得很好。』

每喝一杯酒後，尼基達用乾枯的而且非常慘白的手指頭扯下一小塊麵包來，沾上一點蜜，並且不慌不忙地咀嚼着；他那灰色的，幾乎糾結在一塊的鬚鬚顫動着。沒有留心，這酒使得和尙醉了，但他那兩只有點兒渾濁的眼睛閃着光，老是像那樣地集中在鼻子上的內眼角處。彼得吃酒很謹慎。不願意給弟弟看見自己的醉態，喝着並且想：

『關於娜莉泰亞——他沒有問起。並且上一次也沒有問。他害羞了。他誰也不問。俗家人的。可是他——是一個有道行的人。對他——人們來拜訪。』

激怒地在背心前捋着鬍子，扯着自己的耳朵，他說：

「你躲在這里是很安適的。很好。」

「早先確乎很好，現在——壞了，香客太多。這些招待……」

「招待？」彼得微笑了。「彷彿在牙科醫生那里的。」

「我打算挪到更僻靜的地方去，」和尙說，一邊向杯子裏倒着酒。

「那里更安靜，」彼得加上去說，並且又一次地笑了，可是和尙喝着酒，用黑暗的，爛布似的舌頭舐着嘴唇，並且開始說，搖動着瘦骨稜嶒的頭：

「不得安定的人民的數目增長得很令人注目。人們都逃匿了，打算避開攬擾……」

「這我看不出來，」彼得反駁，知道自己說的不是真話。他打算說：「逃匿的是你。」

「可是驚懼，疑慮，追逐着他們……」

責備的話不由自主地到了彼得的舌端；他打算爭辯，甚至辱罵弟弟一頓，同時想着關於兒子的事，他用激怒的聲音說：

「人自己追尋不痛快，自己希望着所需要的！請作自己的事情吧，別賣弄聰明——你

安靜地過活着！」

但弟弟一定沒聽見他的話，自己的思想把他弄聾了；他突然間搖擺了一下骨瘦的身體，彷彿剛睡醒似的；袈裟帶着牠那黑色波浪流動着，擡着兩唇，他開始非常清楚地說，並且也彷彿發着怒：

「人們來，請求……教誨吧！可是——我知道什麼，教什麼呢？我不是一個聖人。我知道的——都是方丈發見的。我自己——任什麼不知道，像一個被錯誤地宣判有罪的人。人們宣判我的罪狀……教導！可是——為什麼判我呢？」

『他在暗示我，』大阿路塔毛奧甫猜想。『他打算訴苦』。

他明白尼基達有理由來訴苦他的命運，他在早先來看他的時候，就盼望過這種訴苦。於是扯了一下自己的耳朵，申誠地阻止弟弟：

「好多人訴苦命運，這只是——白費。」

「是這樣；滿足的人——不大見，」駝子說，用眼睛射着角隅裏的神燈的燈頭。

「可是亡故的父親曾囑咐你：安慰人吧！你就作一個慰安者吧。」

尼基達笑着張開了嘴，握着了自己的灰色鬍子，並且用鬍子拂去了笑容，繼續着向薄暗中播散話語，這些話，打擊着彼得，激動了他的好奇心和危險人的謹慎的期待。

「他們在這裏授意我和人們，以爲我是一個聰明人；這，當然是因爲廟裏的利益，爲的是吸引人們。可是在我——這種責任是困難的。這，哥哥，是嚴肅的事情！用什麼安慰人呢？忍耐吧，我說。可是——我看見：人們對一切都懶得忍耐了。盼望着吧，我說。可是盼望什麼呢？上帝不能安慰他們了。麪包師來到這裏……」

「這——是我們的，慕爾津，他是一個酒鬼，」大阿路塔毛奧甫說，希望着把話引到別的上面去。

「他已經幻想着自己是上帝的裁判者了，對於他上帝已經不是世界的主人。現在這樣大胆的人不少了。這裏還來了一個沒有鬍子的人，——你看見了嗎？這——是一個壞人，這個人是全世界的敵人。他們來，問難我。你對他們說什麼？他們來的目的是攬擾。」

和尚說話完全活潑。回想着上次來看見弟弟的情形，彼得注意到尼基達的眼睛不像早先那樣有罪似的閃動了，先前那種自己有罪的情緒懾着駝子——對於犯罪的人訴怨是不需要的。可是現在，這兒，他訴起怨來，表白着被錯誤地宣判了有罪。並且大阿路塔毛奧甫害怕弟弟向他說：

「這是你宣判了我的罪狀！」

皺着眉頭，玩弄着錶鍊，編配着自衛的話。

「是的，」驃子說，並且顯得他暗中滿意了他所埋怨的那些。「人們完全更煩惱了，他們的思想是大膽的。不久以前，一個念書的，還年輕的人跟我們一起住了兩個禮拜，但他彷彿拿不定自己似的，是一個吓壞了的人。方丈向我授意：你，他說，用你的坦白使他強壯起來，你，他說，對他說這個和那個。可是我對生人的思想沒有堅強的記憶。他，念過書的，好幾個鐘頭地向外拉扯我的心思，他說了又說，可是我甚至不明白他的話，不懂那些思想。魔鬼，他說，不能夠佔有了我們的肉體的主人，這將是兩個上帝的和基督的身體的傷害，向基督我們承接着聖禮：『取去基督的身體，飲着永生的源泉』。他褻瀆神聖：讓，他說，上帝有兩只犄角，但因為——只有一個，否則不能生活了。他使我厭倦了，我忘記了長老非歐道爾的一切授意，喊：『你的肉體——是異類的，而靈魂——是卑賤的』。後來方丈責罵我：『你怎麼，他說，不加考慮地說出了那樣輕藐神聖的沒有意義的話來？』是的，這彷彿……』

故事對彼得顯得有點兒可笑，用可憐的眼光看了弟弟一下，阿路塔毛奧甫安靜了點兒。

「關於上帝——很難說，」他喃喃。

「很難，」長老尼考基母同意了，並且憂鬱地，虔誠地問：「你記得父親曾教訓過：我

們——是一些工人，這種大道理對我們是深奧的？」

「記得。」

「是的。長老非歐道爾提議：讀書吧！我——念起來，可是書對於我，彷彿一個遠方的森林，呼喊是不能分辨的。現在書本子是不能解答的。現在那樣的思想起來了，你用書本子蓋不住它們。異教徒各處都是。人們爭論着，彷彿在睡夢中述說着，或者——像在醉中。這——這個慕爾津……」

和尚喝了一些葡萄酒，嚼了一點麪包，並且把一小塊麪包剗成了一個小球，開始用手指頭在桌子上彈牠，繼續着說：

「長老非歐道爾說：一切的不幸——由於理性；魔鬼激起他的惡狗來，惹惱了牠，於是狗吠所有的人。這或者是真實的，就——冒昧地同意着。這里有一個醫生，一個簡單的，快活的人，他有時候想：理性——是一個小孩子，對於他一切都是玩具，一切都是娛樂；他希望看見這個或那個是怎樣組織的，和內部是什麼。呶，結果，他拆斷……」

「哼，——你說得很危險，」彼得提示。弟弟的話又驚異地震撼了，搖動了他，驚訝着而且恐懼着自己的意外，自己的敏感。他又打算阻止住尼基達，制服了他。

『和尚喝多了』——他試着使自己安靜下來。

小房子裏變得很窒悶了，有了煤和油燈的酸氣，這種酸氣消滅了彼得的思想。在小的，黑暗的窗戶的方口裏，出現着一些植物葉子，一絲也不動，牠們彷彿是鐵的。可是弟弟，像一個蜘蛛似的，安靜而且固執地織着他的網。

「一切的思想——都是危險的。特別——是簡單的人的。請看奇杭。」

「一個半癡的人。」

「不，妄自尊大的！他的理性——是嚴肅的。我，開頭，甚至怕跟他說話，就是打算說——我却害怕！可是爹爹死了後——奇杭跟我很接近了。你知道你不和我似地那末愛父親。這種不公正的死並不損害你和阿列克謝依，可是損害了奇杭。你要知道我並沒有因為尼姑的蠢笨而惱她，而是惱上帝，而奇杭立刻注意到了這個。這里，他說，蚊子活着哩，可是人……」

「你瘋啦！」彼得嚴厲地提示。「你喝得太多了。怎樣的尼姑？」

尼基達固執地繼續着：

「奇杭說：假設上帝是世界的主人，那末兩應該按時候下，那樣人們就有五穀吃了。並且不會老是着火——由於人們而出的火災；森林——是電火燒着的。而為什麼該因犯了罪，我們滅亡呢？各個醜東西於上帝有什麼用；比方，駝子，於他有什麼用呢？」

『啊哈，這是什麼意思！』彼得想，在鬍子下微笑着，感覺着弟弟的抱怨上帝很使他痛快；這是很好的，和尙沒有抱怨父母。

「該因——是不能夠了解的。這彷彿是一條線子，奇杭用牠鎖住了我。從父親死的那天就開始了。我想……我到廟裏去——這思想可以消滅了。可是——沒有。這樣我就生活在這種思想中了。」

「關於這個早先你沒說過……」

「你不能一下子說出一切來。是的，我或者可以一輩子不說話，但——要沒香客們來打攪我。良心麻煩我。而且——是危險的嗎，突然間在我的話裏滑出奇杭來？不，他是一個聰明人，雖說我或者不喜歡他。關於你他以為：這里，他說，人爲孩子們遭難，可是孩子對他是路人……」

「還有什麼？」彼得激怒地問：「他能夠知道什麼？」

「他知道。事情，他說，是欺騙的……」

「我聽見過……。一個呆子，一定逐他走，是的——他關於家裏的事情知道的很多，我們的……」

阿路塔毛奧甫說了這個，希望尼基達回想起上吊的那晚上奇杭把他從上吊的繩套上救

下來時的情景，但他偏想到了尼考奧夫那孩子。和尚不了解暗示：他舉起酒杯到唇邊，伸舌頭到酒裏，舐了舐嘴唇，用錫聲的話語繼續着：

「也有人冒犯了奇杭，他就離開所有的人，彷彿被蹂躪了似的……」  
需要引和尚撇開了這些想頭。

「你現在是怎樣啦，怎麼不信上帝了呢？」他問，並且驚異，他打算問得狠狠的，可是說了這些不是那樣的話。

「很難了解，誰現在相信，」和尚沒立刻就回答。「所有的人想得——很多，可是信仰却不注意。不一定要想，如果他相信。這個人，說上帝有犄角的人……」

「別說了，」彼得勸諫，向四週望着。「所有這個——都是由於發怒，由於沒有事作。應該把所有的人都審在鐵籠裏。」

「不，相信兩個神是不可能的，」長老尼考基母固執地說。

鐘樓上已經第二次地敲鐘了；有節奏的敲擊震動着那黑暗的窗玻璃。彼得問：

「你去作功課嗎？」

「不打算去。腳不允許立起來了。」

「在這里你為我們祈禱嗎？」

和尚沒有回答。

「呶，我要睡覺啦，我在路上累了。」

尼基達沒有說話，把兩只長手放在了椅子的扶手上，小心地站起了他那瘦骨稜嶒的身體，喊叫：

「米卡！米特立呢？」

於是又坐下了，謝罪地說：

「原諒我：我忘記了，我的火工道在客室裏睡着了。我叫他走開的；原打算隨便談談，可是他們，都是饒舌者，進讒者……」

他絮叨地在到客堂去的路上向哥哥說了些不必要的話；同時當彼得走出來到黑暗中的時候，在寒冷的細雨下，於是想：

『話匣子不願意叫我走』。

於是突然間，帶着慣常的恐怖，大阿路塔毛奧甫感覺到他又沿着深溝的邊緣走着，在那里在下一分鐘就許掉下去。他加快了脚步，把手伸在前面，用手指探索着夜黑中的雨絲，凝定地注視着遠處里那燈籠的明亮點子。

「不，」他匆忙地想，跚滿着，『這一切對我都不必要。明天我還是走。不必要。發生

了什麼呢？伊利牙回來了！不，必須堅強地過活。那兒彷彿阿列克謝依增高了。他就許要勝過我去了。』

他用力地想着關於阿列克謝依的事，因為他不願意想到尼基達和奇杭。但當他躺在了廟裏的客堂裏的僵硬的吊床上的時候，關於和尚和煩惱的思想又包圍了他。奇杭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在四周的一切上都印着他的影子，他的話在兒子那孩子氣的話中反響着，他的思想迷惑住了弟弟。

『安慰者！』他想到了弟弟。『可是，這里，謝拉非木，一個簡單的木匠，能夠安慰人。』

睡不着，蚊子們咬，在牆外邊有三個人的聲音在喃喃。彼得想那一定是麪包師慕爾津，有着病腿的商人和老宮嘴的人。

『在吃酒哩，一定是』。

廟裏的更夫很少地敲響鐵板；隨後突然間，非常倉猝地，彷彿誤了似的，驚人地響了起来，招呼早晨的功課，於是這聲音響過了後，彼得睡熟了。

弟弟來看他，像他昨天在花園裏看見他的樣子一樣，還帶着陌生人的和惡意的目光斜着和上下地看了一陣。大阿路塔毛奧甫匆忙地盥漱了，穿上了衣服，並且吩咐聽差到近邊

的驛站去僱一匹馬來。

「幹什麼這樣快？」和尙問，沒有驚異。「我以為，你要往幾天哩。」

「事情不允許。」

喝過了茶。彼得很久地想着：有什麼要問弟弟的呢？於是——記了起來：

「你的意思——是打算離開這裏嗎？」

「我想。他們不讓我去。」

「他們又爲什麼呢？」

「我於他們有好處。我是有用的。」

「這樣。可是——你要到那裏去呢？」

「或者——將來去雲遊。」

「用那兩只有了病的腳？」

「就是沒腳的人也能動啊。」

「這——是確實的，能動，」彼得同意了。

沉默了一忽兒。於是尼基達說：

「問奇杭好吧。」

「還有誰？」

「問所有的人。」

「好。可是你怎麼不問阿列克謝依過得怎樣？」

「問什麼呢？我——知道，他——能夠過得很好。我，或者要很快地離開這里。」

「冬天你不要走。」

「為什麼？冬天人們也走路啊。」

「實在的，人們走路，」彼得又同意了，並且給弟弟放下了錢。

「給吧，他們正要修理磨房。你不去看看方丈嗎？」

「沒工夫了，馬已經來到了。」

告別的時候，弟兄們擁抱了一下。對尼基達擁抱是不舒適的。他沒有祝福哥哥，他的右手纏繞在袈裟的袖子裏，而彼得想他是故意地纏繞的。把駝背靠在他的肚子上，尼基達憂鬱地請求：

「你要原諒，如果我昨天說的話太多了的話。」

「是的，是的！啾，再見吧……」

走出了廟宇的山門，彼得回頭望了一下，並且看見在客堂的白牆上的弟弟的影像，像是石頭的。

「再見，」他喃喃，摘下了帽子，一陣細雨灑了他滿頭。在松樹林子裏走着，十分清寂，只有松針在珍珠似的雨點下清脆地響着。一個和尚在半截蓬子的車廂裏跳了下來，那馬是棕色的，有着兩只有點兒光禿的耳朵。

『他們在說什麼！』彼得尋思。『上帝不按時候下雨。這完全由於惡意，由於忌妬，由於魔鬼。由於怠惰。沒有煩惱。人沒有煩惱，就彷彿狗沒有主人似的。』

彼得回頭望了一下，打着冷戰，發見了雨實在下的不是時候，於是不快活的思想像一塊灰色雲彩似的又包圍了他。爲了脫離開它們，他在每一站都喝了白蘭地酒。

黃昏的時候，當遠處現出烟霧的市鎮，一列喘息着的火車截斷了道路，叫着，吐了一樓蒸汽，並且壓縮了大地，消逝在一個半圓的缺口裏。

回想着在集市上那幾天暴風雨似的生活，彼得·阿路塔毛奧甫感覺到了痛苦的煩惱，幾乎是驚懼；他曾經確實地看見自己沸騰在一個大的石鍋裏，充滿着音樂的，歌唱的，喊叫的，醉漢的喃喃的和狂人們底傷心的憂愁的哭泣的混合聲音，所有這些記憶的復甦是不可信的。這一切都是一个身材大的鬚髮的穿着大衣和戴着直筒帽子的人攬了起來的；在他那刮過的青色的臉上黏貼着兩只凸出的，貓頭鷹底似的眼睛；這一個人抱着，擠着阿路塔毛奧甫，并且在他厚唇上打了一掌，咆哮：

「傻子——閉住嘴！俄國的洗禮，明白嗎？在伏爾加和奧凱河流域一年一次的洗禮！」  
看面容他像一個厨子，照衣服却像被僱着給富人送葬執火把的人們中的一個。彼得不安地想着他同這個人曾經撕扯了起來，可是後來他們喝起了考尼亞克（法國白蘭地酒之一種——華），在酒裏屬着冰塊，於是那人嗚咽着，說：

「請聽俄國的靈魂的喊吧！我的父親是一個牧師，可是我——是一個光棍！」  
他的聲音是不清楚的，刺吼似的，但溫和的，他向所有的人滔滔地傾吐着聽不清的話

語，並且這些話不可遏止地使人們不安：

「肉體的腐爛！」他喊。「跟魔鬼去打仗！把醜陋的捐稅丟給他這個豬！征服了身體的叛變，彼卡！沒有犯罪——你不要懺悔，你不要懺悔——你不要逃避。洗一洗靈魂吧！我們到洗澡間去，我們洗身體？可是——洗靈魂？靈魂需要洗一洗。放俄國底靈魂到大氣裏吧，合諧的靈魂，神聖的，偉大的！」

彼得也哭了，被感動得，並且喃喃：

「它，靈魂，是一個孤兒，一個螟蛉義子——確實的！它被忘記了。我們不悔恨。」於是所有的人們喊：

「確實的！實在的！」

但一個光禿的，紅鬍子的，帶着火紅的面孔和紫色的耳朵的，圓胖的，搖曳不定的人，旋轉得像一個陀螺，狂喜地，彷彿女人似的，尖聲叫：

「司都巴！」——實在地！我崇拜你。我要命地愛你。我要命地愛着三件東西：你，酸酒和真理。關於靈魂——實在的！」

並且也哭了，還唱：

用死來戰勝死。

彼得用傻子安頓的話接着唱：

車子失掉了一只輪子。

他彷彿也喜歡起來黑司鄒巴，他聽了他的呼喊迷惑了，並且雖然有的時候不尋常的話語會驚嚇了他，但這種話大多數溫和而深刻地感動了他，像從黑暗的，喧囂的紛亂中開通了到一個光明的雅靜地方去的門似的。他特別的喜歡『和諧的靈魂』這句話，在這句話中有着一些非常可信的，憂怨的東西，並且它們同着那樣的圖景匯流在一起：在酷熱的，工作日的一天，在德略毛維也鎮的阻塞的街上站立着一個高個子的，灰鬍子的，骨瘦的，彷彿一個死人似的老頭子，他疲倦地轉着手風琴，在風琴前邊，站着一個十二歲的姑娘，揚起了頭，穿着一件襠襯的，藍色的大衣，閉着眼睛，努力地，用着破碎的聲音唱：

我從生活中又不等待什麼……  
我就是追求自由和安寧……

回想着這一個姑娘，阿路塔毛奧甫向那有着紫色的耳朶的人喃喃：

「靈魂——是合諧的！這個他——是對的」

「司鄒巴？」紅鬍子的人大聲地問。「司鄒巴什麼都知道！他有一——開每一個靈魂的鑰匙！」

於是面孔紅得更厲害了，紅鬍子的人尖叫：

「司都巴，人類的朋友，努力吧！天堂的辯護者——領我們到不能接近的地窟裏去吧！一切我都接受……」

人類的朋友是一個牧人和釀酒公司的掌班，並且無論到那里，他總是跟他的「羣酒鬼」在一起，樂器一響，他們就唱歌，一陣——悲哀的，唱到使傷心的人落下淚來，一陣勇敢的，伴着瘋狂的跳舞；留在耳朵裏的音樂只是一面大鼓的緊急地紛亂地捶打，和一只有點兒絕望的笛子的微細的嘶嘶。當唱淒婉的，悲哀的歌曲時，彷彿飯店的石牆都瑟縮而且哽塞了起來，可是當唱歌班唱得活躍的時候，大胆而且穿着各色衣服的青年們都跳舞了起來——牆彷彿給風搖動了，而且腫脹了。兇暴地搖動了，從快樂投擲到狂喜和悲哀，並且，這樣的狂熱有時圍繞而且燃燒着彼得·阿路塔毛奧甫，他打算作一些不平凡的，更能起風波的事情，去打死什麼人，並且，倒在人們的脚下，跪在人們的面前，公開的喊着：

「審判我吧，定可怕的死罪吧！」

他們在『沙毛開提』，在瘋狂的酒店裏，那里的地板和所有的桌子，人們，茶房都慢慢旋轉着；只有大廳的屋角留着沒動，那里緊緊地，彷彿塞滿羽毛的枕頭似的，給客人們擁擠着，給喧嘩注滿着。圍繞着地板轉着，而在一個屋角處有着一堆兇猛的，銅喇叭的奏樂

者們；在另一個屋角處——是合唱班，擁擠着各色的女人，頭上帶着花圈；在第三個屋角處的旁桌上的碟子和瓶子上反射着吊燈的光，而第四個屋角接近着門，從門中爬着人們，並且加入旋轉着的圓圈，旋轉起來，傾跌了下去，揮舞着手，震聾人的笑了起來，走到什麼地方去了。

人類的朋友，黑的司韶巴，對阿路塔毛奧甫表白：

「愚笨，可是——很好！地板——在滑車上，彷彿一個小碟子在張開的手指頭上似的，滑車被綁在柱子上，由柱子上平着伸出了兩個橫桿，每一根橫桿上套上了兩匹馬，牠們走着就轉動着地板。簡單嗎？但在這中間有意思。彼卡——記住：一切之中都隱藏着自己的意思，喫！」

他指了指天花板，在手指上的綠色寶石閃着像狼的眼睛似的光，可是一個寬胸的有着狗腦袋的商人拉着阿路塔毛奧甫的袖子，凝視着他，用死人的玻璃似的眼睛，並且像聾子似的大聲地問：

「可杜娘說什麼來，啊？你——是誰？」

沒等着回答，他問另一個鄰人：

「你——是誰？可我向杜娘說什麼來？啊？」

把自己投在椅子背上，唐突地說：

「呸呸，魔鬼！」

於是兇暴地喊：

「到別的地方去！」

後來他顯得像一個車夫似的，坐在了套着兩匹馬的沒蓬的馬車的車廂裏，並且大聲地通知所有遇上的過客：

「我們到巴烏拉那里去！跟我們一起走吧！」

在馬車上有五個人，在雨中走着，一個躺在了阿路塔毛奧甫的腳上，並且喃喃：

「他騙了我，——我騙了他。他把我——我把他……」

在廣場上，臨近一個像一塊圓麵包的小丘旁，馬車翻了過來，彼得摔了下來，傷了頭，臂肘，並且坐在了小丘的潮濕的泥草地，看那紅鬚子紫耳朵的人沿着小丘爬向清真寺的牆去，並且喊叫：

「讓開，我要到韃靼那裏去領洗，我要到莫哈模德那裏去，讓開！」

黑司都巴捉住了他的腿，向下拉，拉了下來；從長椅上，從客店裏跑出來了成羣的波斯人，韃靼人，布哈爾人；一個老頭子，穿着黃色的晨服和綠色的纏頭帕，用手杖恐嚇彼

得：

「混蛋，一班流氓……」

一個銅色臉孔的警察扶起彼得來，說：  
「不許罵街。」

幾個車夫聚在一起，把醉漢們扶上車去，並且載着去了；人類的朋友在前面車上站立着，並且用拳頭做成號筒的樣子放在嘴上喊着些什麼。雨住了，但天色是濃黑的，什麼也看不見了；在客店的龐大的形體之上閃着電光，刺入黑暗中，作成一條火光的裂隙，並且變得非常可怕，當馬們的蹄子叭叭地踏着別譚古爾運河的木橋的時候，——阿路塔毛奧甫盼着這橋沉下去，於是所有的人都溺死在不流動地變冷着的，黑色的，像株脂似的水中。在這些破碎的薄殼的圖畫中，阿路塔毛奧甫尋找而且發見自己置身在由於人們的放縱而組成的顛狂中，彷彿有一個人是他不認識的。這個人喝酒喝得要死，並且貪婪地盼望着在這里在下一分鐘開始什麼完全不平凡的和最重要的，最喜悅的事情，——或者你跌入什麼無限的災厄中，或者你飛升到同樣無限的快樂中，永遠地。

最痛苦的是留在記憶中的一個迷惑的點子，這——是一個女人，巴烏拉·滅奧奇。他在一間大的，空洞的，墙上光禿的房間裏看見了她；房間的三分之二的地方放着一張桌子

，上面擱着一些瓶子，各色的玻璃杯子和高腳酒杯，插着花的花瓶和菓子碟，有着魚子醬和香檳酒的銀色桶。十個人中間，有紅頭髮的，光禿的，灰頭髮的，不安靜地坐在桌子旁邊；在幾張空椅子中間，有一張裝飾着花。

黑司鄒巴站立在屋子中間，彷彿舉臘燭似地，舉起了一根帶有金鑲頭的手杖，並且命令道：

「唉，豬們，等待着吞吃吧！」

不知是誰笨拙地說：

「別胡叫。」

「閉着嘴！」人類的朋友喊。「我來安排！」

於是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變得更黑暗了，立刻在門外邊又傳來了敲鼓的笨拙聲音，司鄒巴走向門去，把門開了；走進了一個胖人，在肚子上帶着一面鼓，跳踏着，像鵝似地走着，他用力地敲着鼓：

「嘣，嘣，嘣……」

五個同樣的強壯的，嚴肅的人，前屈着，向前撲着，像馬似的，拉進屋子裏來了一個大琴，用手巾拴着牠的腿；在琴的黑色的，光澤的蓋子上，躺着一個裸體的女人，眩目地

白皙，而且赤裸的無恥是驚人的。她胸口朝上地躺着，把兩手壓在了頭下；她那披散開的暗黑的頭髮，掩映在鬆在蓋子上的漆的黑色光澤中；她向桌子那里移得更近些，她的身體的形態就給人們看得更清楚些，而且肚子上的纖細的腋毛更討厭地爬進了人們的眼中。

小銅輪子滑動着，地板軋軋地叫了，鼓聲蓼蓼地響着；被套在這輛沉重的車上的人們站住了，挺直了身子。阿路塔毛奧甫等待着所有的人們大笑起來，——於是是可以變得更明白清楚了，但所有在桌子後邊的人却都站了起來，並且沉默地看着這個婦人怎樣嬾嬾地爬了起來，離開了那銅琴蓋子；她彷彿剛剛從睡夢中醒了似的，而在她的身子下面——一塊夜色凝結成了固體的石頭；這使人想起一個故事來。站着，這婦人把豐富而且叢密的頭髮攏到自己的兩肩後邊，兩腳向前挪了一點，白色的塵屑渾迷了漆色那濃厚的光澤；她的雙腳的敲擊下的弦索的聲音可以聽見了。

走進來了兩個人：一個灰頭髮戴着眼鏡的老太婆，和一個穿着大衣的男人；老太婆坐下了，露出着她的黃色的牙齒，同時也揭出了銅琴的兩色骨鍵，而那穿大衣的男人舉上自己的肩頭了一個維奧琳，瞬着一只紅色的眼睛，描着準，用弓子鋸着維奧琳。於是在鋼琴弦的銅聲中，加入了維奧琳的清脆的，嚙嚙的聲音。赤裸的婦人搖擺着挺直了身子，擺動着頭，頭髮交織在她那無恥地顯露着的兩乳上，遮蓋上了他們；她開始了舞旋和歌唱，徐

徐地，低聲地，在鼻子裏，用着深遠的，假嗓子的聲音。

人們都沉默着；注視着她，向上仰着頭，所有的人的臉神都是一般的，眼睛——盲了。婦人不情願地唱着，彷彿在半睡狀態似的，她那非常鮮艷的兩唇吐着不可了解的話語，油澤的眼睛凝定地注視着人們的頭上。阿路塔毛奧甫從沒有想到過婦人的身體會這樣的美妤，這樣驚人的漂亮。用雙掌撫摩着胸口和脣部，她搖擺着頭，並且顯得她的頭髮加多了，同時整個的她也增大了，變得更煥發，更偉大了，把一切都掩抑得除了她人們什麼都看不見了，彷彿什麼也沒有了似的。阿路塔毛奧甫清楚地記得她沒曾引起來一分鐘的想佔有她的慾望，而只激起了恐懼，召致了在胸內的沉悶的痛苦，由於她那近似迷惑妖術的煽動。雖然，他明白如果這個婦人要命令他，他一定要順從她並且去完成一切她希冀着的事情。○看了人們一眼，他滿足了這個。

「每一個人都要順從，全體。」

他鎮靜着，並且希望着不被人看見地走掉了。他終於決定了這樣做，當聽見誰大聲地耳語的時候。

「踏露殺(chalusha)○天然的陷阱。你懂嗎？踏露殺。」

阿路塔毛奧甫知道踏露殺——是多池沼的森林裏的一塊草地；一塊草地，在那上面的

草特別美麗光澤而且濃綠，但如果踏在上面——你要掉進一個沒有底的泥沼中。然而他注視着這個婦人，却被她那赤裸的不可遏止的，征服着人的力量給釘在那里了。並且當她那憂愁的，油澤的眼光落在他身上的時候，他聳着兩肩，彎曲了頸項，而把眼睛挪到一旁，看那些失了態度的，半醉的人們睜大着眼睛，帶着那樣的遲鈍的驚訝，彷彿德略毛維也鎮上的居民們在看那從教堂屋頂跌落下來，摔傷致死的畫壁匠似的。

黑色的，有鬈髮的司鄒巴，坐在窗台上，伸長着自己的兩片厚唇，用打顛的手撫摩了一下前額，似乎他馬上要跌落下來，把頭摔在地板上。而他，不知道什麼原故，把襯衫那沒有結着鉗子的袖口撕了下來，並且扔在了角落裏。

婦人的動作變得更快，更抽搐了；她那樣地旋舞着，彷彿打算從鋼琴跳開而——不能夠；她那窒悶地呼喊變得更加是鼻音的了，而且更不好聽了；特別痛苦的是看見她的兩腳怎樣地波動着跳舞，她怎樣強力地把頭拉近腳，而她那濃密的頭髮投擲在兩肩上，像翅膀似的，落在了胸上和獸皮的背上。

突然間樂聲停止了，婦人跳到了地板上，黑司鄒巴用一件金黃色的晨禮服包裹上了她，並且跟她跑開了，可是人們開始喊叫起來，吼噓起來，拍着手，彼此互相牽扯着；白色的，彷彿穿着壽衣的死人似的茶房們漸漸地跑得頭昏眼花起來；酒杯和有腳杯叮噹地響着

，同時人們開始貪婪地喝着酒，彷彿在一個極熱的日子似的。他們不大好地，不合禮節地喝着吃着；看見他們的頭垂在桌子上的樣子，幾乎使人嫌惡，這樣相令人記起來像在槽子裏吃東西的模樣。

一群吉卜西人出現了，他們惹人惱地唱着，跳舞着，人們開始用黃瓜，手巾投他們，——他們跑掉了；在他們那地方司都巴趕了一群女人來；她們中間一個嬌小的，完整的，穿着紅色的大衣的，坐在了彼得的膝頭上，送到他的唇際一杯香檳酒，並且很響地跟自己的杯子撞着杯，提議道：

「我們來乾一杯，紅頭髮的，祝米提健康！」

她很輕，像一個蠶蛾，人們叫她——巴淑達。她非常溫柔地撥弄着六弦琴，並且動人地唱：

我夢見了一個蔚藍的，清爽的早晨——

於是當她那響亮的聲音特別哀婉地唱：

我夢見了我的青春，一去不再返的——

阿路塔毛奧甫就友愛地，慈祥地撫摩着她的頭頂，並且安慰：

「不要悲啼！你還年輕，不要害怕……」

可是在夜裏，擁抱着她，他吃力地閉上了眼睛，爲了看另一個，巴烏拉·滅奧奇比較好一點。

在很少的清醒的時候，他帶着很大的驚異看見這一個淫蕩的巴漱達親愛到可笑的程度地對他立着，於是想：

『怎樣的一個蛾啊！』

集市上婦女們勒索錢的聰明打擊了他，並且用這些營業的款子作了無謂的浪費，作了無耻的，酗酒的夜晚的代價。人們對他說，一個有着一張狗臉的人，最大的皮販子，花費在巴烏拉·滅奧奇身上了好幾萬，每一次給她三千，當她脫光了的時候。另一個，有着兩只紫色耳朵的，點雪茄的時候在燈上燃着一百盧布一張的支票的人，把一捆一捆的鈔票塞在女人們的懷裏。

「拿去，德國妮子，我多着哩。」

他叫所有的女人們德國妮子。阿路塔毛奧甫也開始看出來他們中間每個人心中的濃髮的巴烏拉的公開的無耻，而所有的女人們——蠢笨的和狡猾的，欺騙的和傲慢的——他感覺到對他都是仇恨的；甚至回憶着妻，他觀察到了在她心裏也有一些秘密的仇恨。

『蛾』，——他想，厭煩地看着那些漂亮的，年輕的女人們的帶着花朵的跳舞，非常活

醒而且清楚地復甦着回憶。

他不能夠明白：這是什麼，怎麼回事？男人們作工，帶着事業的鎖練吼叫着，把自己弄得頭昏腦懵，只是爲了積聚可能有的更多的錢，而以後——耗費着錢，用手把他們擲到淫蕩的女人們的腳邊？並且這些偉大的，莊嚴的男人，他們是結過了婚的，有了兒女的，巨大的工廠的主人們。

『父親，哼，也這樣荒唐過吧』，他幾乎很自信地想。他看見自己不是這種荒唐生活中的一分子，而是一個偶然的而且非自願的旁觀者。但是這種思想比酒還使他醉得厲害，而且只有酒能夠止住它們。在豪縱宴飲的惡夢中他過了三個禮拜，而且直到阿列克謝依的到來他才醒悟了過來。

大阿路塔毛奧甫躺在地板上，在一條薄的，僵硬的褥子上；在他旁邊放着一桶冰，幾瓶子克瓦斯（Kwas——一種飲料），一盤子酸菜，加了很多作料而去了皮的苦菜根。在舒服椅上，張開着嘴，像娜泰莉亞似的，皺起着眉毛，巴漱達四脚伸張地躺着，腳吊在地板上，露着白色而帶着天藍的筋管和像魚鱗似的指甲。在窓戶外邊，完全俄羅斯式的市場用着一千張貪婪的嘴在吼叫。

頭裏經過了一陣醉酒的昏亂和中毒的身體經過了一陣疼痛的病苦，阿路塔毛奧甫粗暴

地回想着夜裏流過去的事情和娛樂，這工夫突然間，幾乎像從牆上爬出來的，阿列克謝依出現了。跛着，拉着手杖走着，他走到了跟前，並且流佈着言語：

「怎麼——跌倒了麼，你躺着？可我昨天整天整夜價找你，到早晨自己都跑昏啦。」

他立刻叫來了茶房，叫拿來了檸檬水，考尼亞克（Kognak——法國白蘭地酒之一種），水；跳到舒服椅跟前，打了巴淑達的肩頭一下。

「起來，姑娘！」

沒有一下子睜開眼睛，姑娘喃喃：

「找魔鬼去。不要動我！」

「你才去找魔鬼去哩，」阿列克謝依沒有着惱地說，扶着她的肩膀，使她坐起來，搖了搖並且指着門口：

「滾！」

「不要動她，」彼得說；弟弟笑了，安靜了。

「沒有什麼；我們叫——她醒啦！」

「噁，魔鬼，」婦人說，已經順從地穿着襯衣。

阿列克謝依命令着，像一個醫生似的：

「起來，彼得，解開襯衫，用冰擦一擦！」

從地板上檢起來弄寬了的帽子，巴淑達把牠戴在凌亂的頭上，但，向舒服椅上邊的鏡子裏照了一下，說：

「一個非常漂亮的皇后！」

於是把帽子擲在地板上，椅子下面，長久地打着呵欠：

「呶，再見，米卡！記着……我——住在西曼司的寓所，十三號。」

彼得開始可憐起她來，沒有從地板上站起來，他向弟弟說：

「給她錢。」

「多少？」

「呶……五十。」

「唉！太多。」

阿列克謝依塞在婦人的手裏了一張紙幣，放她過去，緊緊地關上了門。

「給得太吝嗇了，」彼得提示地說：「她昨天買一頂帽子化的比這還多。」

阿列克謝依坐在靠手椅上，手扶在手杖上，下巴依在手背上面，於是乾燥地，長官似

地問：

「可你要怎麼辦？」

「要喝酒，」大的暴躁地回答，站了起來，並且開始用冰擦着身體，像鴨子似的叫着。「喝吧，苦即瑪（堂兄的意思，因叫法中含有着輕視，所以從音譯——華），可是別丟掉了理性！可你怎麼辦呢？」

「又什麼啊？」

阿列克謝依走到他跟前去，並且像不認識似的凝視着他，用着輕微的，帶着嚙嚙的聲音問：

「忘了？對你提起了控告，你打破了律師的鼻子，把警察推進了運河……」  
他那樣長久地數說着過犯，以致使老彼得想：

『他胡說。他在恫嚇』。

他問：

『怎樣的一個律師？一個渾蛋。』

『不是一個渾蛋，而——是黑的，這個，——他叫什麼？』

『我們同他早就打過架，』彼得說，變得清醒了點，但弟弟更小心地接下去：

『可你爲什麼污辱體面的人們？還有自己家裏的人？』

「我？」

「你，是你！罵了你的太太，奇杭，我，你想起來的小孩子，哭了陣子。喊叫：阿甫拉阿母，依沙阿克，山羊！這是什麼意思？」

恐懼燒灼着彼得，他坐下來在椅子上。

「我不知道。我喝醉了。」

「這——不成理由！」阿列克謝依幾乎喊了起來，跳着，彷彿他騎在了一匹跛腳的馬上似的。「這里——再說：『在清醒的工夫心裏想什麼，喝醉了——就說什麼』，就是這樣的！關於家裏的事，在旅館裏不要嚷嚷。為什麼——說到阿甫拉阿母，獻祭和別的瑣事？你，你要知道，你攬亂了事業，你給我帶來了憂愁。你為什麼像在澡堂裏似的脫光了衣服？還好，因為這種醜事我的朋友洛克鄰夫有意地用白藍地酒把你灌躺倒，而拍電報把我叫了來。他就把這一切告訴了我。開頭，他說，人人笑你，可是後來開始聽到，——一個怎樣胡鬧的人？」

「人人都胡鬧，」彼得喃喃，弟弟的話把他制服了並且使他又醉了，而弟弟幾呼噴嚏似地說：

「人人是關於一件事，而你——關於一切！洛克鄰夫故意把所有的人都灌得爛醉如泥

是對的。或者——人們要忘記。但是你要知道，我們的事業是有策略的：今天洛克魯夫——是朋友，可明天——就許是兇殘的仇敵。」

彼得在椅子上坐着，後頸骨用力地靠着牆；被街上的大聲的喧嘩所浸沉着的牆抖顫了起來；彼得一句話不說，等待着這種抖顫搖進到他的頭腦中的醉酒的昏亂中去，驅逐開恐懼。關於弟弟說的事情，他一點都不能想起來了。並且聽着弟弟說話用裁判的聲音，長者的口氣，非常不高興；很痛苦地等待着阿列克謝依還要說什麼。

「什麼跟着你？」他問，老是跳動着。「你說你去看尼基達……」

「我看過他了。」

「我也去了。當趕到那裡，他們回答說你沒有在那裡，我，最後，疾馳到這裡。人人都害怕；你要知道——我們活在世界上，能夠被害死。」

「怎樣的廢物附在了我身上，」彼得輕聲地，知罪地承認了。

「這樣你就該向人們把它搬出來嗎？要知道：你給我們的事業上投上了暗影！在那裡你有怎樣的貢獻？你是——一個波斯人嗎？要同一個孩子鬧吵子？一個怎樣的孩子？」

用兩只手梳着頭上的頭髮和鬍鬚，彼得從手指中間說：

「伊利牙……一切都由於他……」

於是緩慢地，遲疑不決地，像在黑暗中摸索着似地，他開始向阿列克謝依述說跟伊利牙打吵子的事情；說得並不久；弟弟勸解地而且高聲地說：

「呸！呶，這——沒有什麼！可是洛克那夫明白了這是亞細亞式的，傷風敗德的。這意思——是指伊利牙？呶，哥哥，你要原諒，只是這個——是不聰明的。商務必須向一切學習，站在所有人生的觀點上，可是你……」

他很長久而且很流利地說着商人的孩子們必須成爲工程師，職員，軍官。震聾人的喧譁爬進了窓戶；車輛們走到戲院去，賣冷製飲料和冰的小販們的喊叫；特別難聽的涼亭上的音樂的嘈雜；這種涼亭是用紅松（Balsi）加鐵和玻璃建築的，跨在運河的水上，建築在一些木樁子上邊。鼓的打擊使人想起巴烏拉•滅奧奇來。

「怎樣的廢物附在了我的身上，」老阿路塔毛奧甫重述着，摩挲着耳朵，而用另一只手向檻櫈水杯子裏注着白藍地酒；弟弟從他手裏抓過瓶子去，警告：

「看，你又要喝醉嘍。現在我的米倫在學習工程師，——做點恩惠！他打算到國外去——請吧！所有這個——是在家裏，而不是跑出家去。你——明白點，我們的合作——是主要的力量……」

彼得什麼也願意明白。在弟弟的又恢復了的談話之下，他想這一個人得到了那些比他

富有，而且確乎比他聰明的人們的一些尊敬和友誼，他們經營着各方面的商業；另一個弟弟，隱遁在廟裏去了；獲得着聖者和公正人的稱讚，可是這里他，彼得，對着某些機會，被犧牲在瑣屑事上。為什麼？有什麼目的？

「可是爲了放蕩的事你污辱了有體面的人們——毫無目的！」阿列克謝依已經有點兒溫和了，諷而媚地說。「這——不是由於放蕩，這由於力量的過剩。律師——是一個無賴，但他了解得很正確，他是一個聰明的！實在，——上幾歲年紀的人們，甚至老頭子，他們有點莽撞，像小孩子似的，還有，你要知道某些孩子的莽撞也是由於生長的精力。並且那在考慮中你要把握住我們的女人們是香甜的，沒有胡椒的，跟她們在一起要厭倦的！我不是在說奧莉卡，她——是一個特別的！有些個在智慧上那樣愚蠢的女人，她們彷彿是瞎眼的，在看不好的事情上。奧莉卡正是這樣的女人中的一個。要冒犯她是不可能的，她看見不好的事情，對於醜惡——她不相信。你不要這樣說娜泰莉亞，可是對人們你關於她說得很對：管家的機器！」

「那樣說過嗎？」彼得粗暴地問。

「洛克郗夫自己想不出這種話來。」

打算再向弟弟問得多一點，但彼得害怕使阿列克謝依記起來他或者已經忘記了的事情

○他對弟弟起了一種仇恨和忌妒的情緒。

『總是向聰明裏變，惡魔……』

他看出來在弟弟的內心裏有一個多孔的，被鞭打過的心，像狐狸似的狡猾。兩只鷹眼激動着，一顆金牙在抽搐的上唇後邊閃着光，灰色的上髭像軍人底似的向上翹着，快活的下鬚硬得幾乎和鳥的瓜子一般，尤其不令人喜歡的是右手的食指，常常在空氣中畫一些乖巧的東西。而那短的，鐵色的外褂使得阿列克謝衣像一個棍徒的辯護者。

他突然間希望阿列克謝依走開。

「我必須睡會兒覺，」他說，閉上了眼睛。

「這——是聰明的，」弟弟同意了。「你今天不要再到那里去。」

『他像對小孩子似的教訓我』，彼得反感地想，一面送着他。走到角落裏的臉盆跟前，於是站住了，看見一個跟他相像的人和他在一起無聲地動着，不幸地披散着頭髮，有着一張多皺的面孔，兩只驚懼地轉動着眼睛，動着一只紅色的手摩挲着潮濕的鬍鬚和多毛的胸脯。有幾秒鐘他不相信那是在舒服椅上邊的鏡子裏的他的影子，後來他苦笑了，並且開始又用冰塊擦起臉，脖子，胸口來。

『我僱一個車夫，到鎮上去』，他決定了，穿着衣服，但，把一只手伸進了一下外褂的

袖子，就把牠投在了一張椅子上，並且用手指有力地按着電鈴的骨釦。

「茶；煎濃一點！」他對茶房說。「拿點鹹東西來。白蘭地酒。」

從窗戶向外望着，寬闊的門們已經關閉上了，人們沿着街爬着，被熱的黑暗放平到鵝卵石上；蛋白石的燈在戲院的門口閃爍着；近邊什麼地方女人們在唱。

『蛾』。

「能夠安排，」人們在背後說，他緊促地轉過身去；在門口站着一個老太婆，有着一只眼睛，手裏拿着一把簪蒂和一把鷄毛撲子。他沉默着走出去到廊子下邊，並且撞上了一個戴黑眼鏡黑帽子的人；那人在沒有關上的門縫中說：

「是，是，沒什麼！」

一切都不大好地逼迫着去想，去尋找在話語中所隱藏着的意思。後來大阿路塔毛與甫坐在一張圓桌的旁邊，在他面前一個小的緩炊時時叫着，頭上的燈玻璃響着，彷彿這燈被什麼人的看不見的手所輕輕地觸着了似的。在記憶裏閃着醉得瘋瘋顛顛的人們的可怕的形像，歌曲的詞句，弟弟那些斬釘截鐵的命令的話語，某些人們的漸漸地惹人注意的眼睛的閃光，但在頭腦裏却完全是空洞而且黑暗的；彷彿有一條纖細的，顫動着的光線穿透了頭腦，並且那在光線中的，像一些塵屑似的，人們跳舞着，旋轉着，攪亂着去想關於什麼十

分重要的事情。

他喝了滾熱的濃茶，吞了白藍地酒，燙着嘴，但感覺不到要醉了，只是增加着不安，希望到什麼地方去。按響了電鈴。一個有點兒像在迷霧中擺動着的人出現了，沒有臉孔，沒有頭髮，像一條有着一個骨製的瘡疤的手杖。

「拿綠色的酒來，瓦尼凱；綠色的，你知道嗎？」

「一樣地，沙爾特列茲酒(Sharples)。」

「你莫非是瓦尼凱？」

「不是，是康斯譚琴。」

「呶，去吧。」

當茶房拿了酒來的時候，阿路塔毛奧甫問：

「你是一個兵？」

「不是。」

「可你說話像一個兵似的。」

「職務相仿，必須服從。」

阿路塔毛奧甫想了想，給了他一個盧布，並且勸告：

「可是你——不要服從。讓人人自己去……，而你去賣冰吧。並且沒什麼了！」

酒像膠似的，彷彿糖漿，並且是臭的，像阿摩尼亞精。由於這種酒頭腦裏輕舒了點，清楚了點，彷彿一切都凝結了起來，並且，在頭腦中這種凝結進行的時候，在街上也變得安靜了點兒，一切都給築上了一道堤圍上了，柔和的喧嘩飄浮在遠處什麼地方，在自己左近留着安靜。

『必須服從嗎？』阿路塔毛奧甫回想着。『對誰呢？我——是一個主人，而不是茶房。○我是不是一個主人呢？』

但所有的回想突然間都給恐懼嚇得打斷了，消逝了：阿路塔毛奧甫突然間看見在他面前的那個人阻止他生活得輕鬆而且聰明，像阿列克謝依生活的，像別人，那些勇敢的人們生活的；——阻止他的是一個濶臉的，有鬍鬚的人，對着他坐在暖炕的旁邊；他沉默地坐着，用左手的手指握着鬍鬚，臉支在手掌上；他那樣憂愁地注視着彼得·阿路塔毛奧甫，彷彿要跟他告別，並且同時又彷彿可惜他，為什麼而責備他似的；望着而且哭着，從他那紅腫的眼臉下流着悲恨的眼淚；可是在鬍鬚邊上，靠近左眼，一個大蒼蠅在爬動；在這里牠爬得彷彿爬在死人的臉上似的，爬到了鬍角，停在了眼眉上邊，窺視着他的眼睛。

「什麼，跟着嗎？」阿路塔毛奧甫問他的敵人；那一個沒有動，沒有回答，只是動了動

嘴唇。

「你叫？」彼得·阿路塔毛與甫開始狠毒地咆哮了。「你攬亂了我，不名譽的東西，而你自己却笑起來？對自己可憐嗎？嗚嗚……」

從桌子上抓住了一個瓶子，他用着全身的力量照着那個人的光禿的腦壳打了去。

在被打碎的鏡子叭喳的聲音中，在燙炊和碟碗從翻了過的桌子上掉落到地上的響聲中，人們出現了，他們並不多，但每一個人都被分成了兩個，跑動着；一個眼睛的老太婆在同一的時候彎下腰去，拾着燙炊，並且站直了起來。

坐在地板上，阿路塔毛與甫聽見抱怨的聲音：

「黑夜，都睡着覺啦。」

「鏡子打碎了。」

「這，你知道，不是上流生活……」

阿路塔毛與甫伸張着兩手，向什麼地方雀似地跳着並且吼叫：

「蒼蠅們……」

在另一天將近黃昏的時候，阿列克謝依騎着馬疾馳了來，小心地，像醫生對病人或者馬夫對馬似的，看望哥哥，說，用一個小刷子梳着鬍鬚：

「你不自然地胖了起來；在這樣的情形下回家——不可能！對那個人你可以在這里幫助我。鬍子應該剪一剪，彼得。並且給自己買雙靴子吧，你穿着的靴子——是車夫的！」

咬緊了牙關，大阿路塔毛奧甫順從地跟着弟弟到了理髮館裏，——阿列克謝依嚴厲地而且詳細地指示了必須剪去多少鬍鬚和頭上的頭髮；在靴店裏他自己給彼得挑選了靴子。這之後，照了照鏡子，彼得發見他變得像一個商人，而靴子對他的腳面有點兒緊。但他沒有則聲，承認着弟弟的行動是對的：剪髮，換靴子，所有這一切都是需要的。一般地說來需要把自己弄得整齊，忘記所有給酒宴所留下的，並且沉重地，直覺地壓在身上的污穢和窒塞。

但經過了頭腦的昏亂和中毒的，空虛的身體的疲倦，他，觀察着弟弟，經驗到了一種完全更複雜的情緒，一種忌妬和尊重，隱藏着的嘲笑和仇恨之混合的情緒。這個走得很快的人，是瘦削的，手裏拿着一根手杖，眼睛光銳，閃視着而且吸着煙，對事業上的玩弄燃燒着不知餍足的貪婪。在集市上的上等飯店裏的單間裏跟他在一起吃着早餐，中餐，伴着一些著名的商人們，彼得帶着一點兒驚訝地看見阿列克謝依自持得彷彿一個傻子似的，努力着使那些富人們發笑，娛樂，但，他們，一定是有注意到這癡傻的行動，顯然地喜歡，尊敬阿列克謝依，注意地聽着他那喜鵲咗咗的話語。

巨大的，鬍鬚很密的業紡織的人考毛洛夫用紅蘿蔔色的手指洞騎着他，但說話却很溫和，轉動着兩只牛眼，噴着唾沫說：

「你有才幹，奧列師凱，很狡猾，狐狸！你騙了我……」

「葉爾毛拉依・伊瓦奧維赤！」阿列克謝依大笑地喊。「競爭——這樣？」

「實在。別打呵欠，來贏一拳！」

「葉爾毛拉依・伊瓦奧維赤，——我在學習！」

考毛洛夫同意了……

「要學習——必須。」

「先生們！」又是大笑地，但已然是取媚地阿列克謝依說，揮動着一把叉子。「我的兒子，米倫，一個聰明孩子，將來要當工程師，曾經說過：在西拉古茲鎮上有過一個非常著名的學士；他曾經向皇帝貢獻意見：給我一個可以轉動的地位，我要把全俄給你旋轉一個過！」

「你在逃避，灰肚子的……」

「旋轉一個過，他說！先生們！對於我們這一階級有可以轉動的地位——一個銀盧布！我們不需要能夠旋轉地球的聖人們，我們自己——有鬍鬚；我們只需要……另一些官吏！」

先生們！貴族——是零落着，它——對我們不是障礙，但我們的官吏必須是我們自己中間的人，並且所有的人對我們都是必要的——我們自己的人，從商人中出來的，爲得他們明瞭事業，——這里！」

灰頭髮的，禿頂的，肥胖的人們快活地同意了：

「對的，灰肚子的！」

但一個獨眼睛的，尖鼻子的，骨瘦的老頭子，放債的人洛謝夫，斯文地唏噓着，說：「阿列克謝依·伊立伊赤的小聰明——是老鼠的；他什麼都知道：什麼地方——有油水，什麼地方——很少，並且咬嚼着，咬嚼着！祝他康健！」

人們舉起了酒杯，阿列克謝依快樂地同所有的人都碰過了杯，而洛謝夫，用孩子似的小手拍着考毛洛夫的圓肩膊，說：

「我們中間的聰明人加多着。」

「常常是的！」考毛洛夫驕傲地回答。「我的父親從腳行中走出到人們……」

「你的父親，人們說，從殺了一個富亞米尼亞人才開始富起來，」洛謝夫微笑着說，但濃鬍鬚的紳士經理人，大笑了一陣，像一只山羊似的，回答：

「瞎說！這是人們對我們說的壞話，如果——發了財，就是——犯了罪！並且關於你

，格郎瑪，也有好多不好的謠言……」

「關於我，」洛謝夫查問，嘆息着。「謠言——蒼蠅似的，唉哈！」

大阿路塔毛奧甫聽了，嘴巴咋着，他吃得很多，竭力少喝酒，並且沮喪地感覺到自己在這些人中間像入了別的獸羣的一只獸似的。他知道：所有的他們——昨天還是些農人；他看出來所有的他們對他都有點兒強盜的，不相稱的，內在的尊敬，並且和他的父親是常晤見的。自然，父親或者跟他們在事業中，或者在宴會上曾經會晤過，他，大概也幾乎像柴片似的揮霍而且浪費過錢。是的，錢——在這些不倦地，用着全部力量互相經營着所有的田地，農村的人們就是柴片。

但弟弟却有點兒不相像這些大人物們，並且常常不願對他的厭惡，彼得感覺到阿列克謝依是比他們更敏捷，更聰明，而且甚至——更危險。

「先生們！」狂喜地，彷彿彼捉住了似的，他喊。「請想，我們的手臂有怎樣的沒有盡的力量，整千萬的農人們有怎樣的！他們既是勞動者，他們又是購買者。什麼地方有這樣的數目？那里也沒有！並且我們不需要任何法國人，任何德國人，我們自己有一切！」

「實在的，」酒醉的大聲喊叫的人們同意了他。

他提說到關於應該提高進口外國貨的關稅，關於地主們的地產的收買，關於貴族們的

銀行的害處，他什麼都知道，並且所有他談到的事情，人們都快樂地同意了，大阿路塔毛奧甫很驚訝。

『尼基達說得對，這個人能夠生活』，——他帶着忌妬想。

不顧自己的身體的不健康，阿列克謝依也放蕩了。他被發見了有着一個延續的而且早就有了一個莫斯科姑娘，屬於唱歌班裏的歌者，是一個豐滿的，壯大的女人，有着甜蜜的聲音和兩只閃光的眼睛。人們說她已經有四十歲了，但按照她那自然白皙的皮膚下邊有着健康的紅色的面孔，顯得她連三十歲也沒有。

「阿列琛凱，鷹，」她說，露着她那些尖銳的狐狸的牙齒，於是把阿列克謝依抱在自己懷裏，彷彿母親抱孩子似的。

她一定早就知道阿列克謝依不厭惡她們唱歌班裏的別的姑娘們，她，終於看見了這個。但她對弟弟的關係是友誼的，彼得不得不一次地聽見阿列克謝依跟她談論關於人們和事業，這使他驚訝，並且使他記起了父親和烏莉亞娜•巴伊瑪可娃。

『魔鬼』，他想，注視着弟弟。

甚至他的惡作劇也有某種特別地巧妙的心智。一個粗壯的丑角，法國人馬耶爾，在競技場上陳列了一只猪；牠穿着長的禮服，戴着大禮帽，穿着兩只像瓶子似的小靴子，使兩

只後脚走着，模彷着商人的樣子。這使得大眾非常開心，就連商人們的團體也笑了，但阿列克謝依有了另一種心思，——他被污辱了，並且挑撥着朋友們去偷這只豬。他們賄買了看猪的人，偷去了猪，並且商人們的團體勝利地吃掉了牠的肉，這肉由巴爾巴琴老飯店的巧妙的厨子加上各種作料作好的。彼得·阿路塔毛奧甫不安地聽到那丑角愁得上了吊。  
(原註：這是事實，P D 包巴累肯在『俄羅斯消息者』報上發表的，發生於一八八〇年。)

所有他在集市上注意到阿列克謝依所作的事情，都給他召來了非常不直的思想。  
「棍徒。沒有良心。或者要毀掉我，而我自己連知道都不知道。並且他毀我不會由於貪婪，而只是玩玩。」

這種危險的覺察使他的酒醒了，使他站了起來。他獨自走回家去了，阿列克謝依去了莫斯科。是九月裏，有風而且潮濕，當阿路塔毛奧甫走向德略毛維也鎮去的時候。響着小鈴鐺，四隻蹄子津津有味地跟發了醉的大地接着吻，驛站的馬們自願地跑過了一個不高的松林，這松林排得很整齊，安靜地保護着泥濘的道路的狹條。天上被塗上了一色的灰雲，在喝醉了的頭腦裏一樣的也是灰色和疲倦。阿路塔毛奧甫彷彿埋葬了一個很親近的，但總使他厭倦的人似的。他很惋惜這個死人，但又快活地知道已經不會再遇到他了；他停止了用他的請求的，不言語的責備的和一切阻止一個真正的，活躍的人的生活的曖昧來打攬。

他。

「必須作事情，沒有別的！」他自己勸告着自己。「所有的人都爲事業而活着。對。」他用着自己的力量的全副的緊張從事事業。艷麗的夏天的晴明的白晝安靜地過去了，換上了月夜之憂鬱的光輝。

在秋天的早晨朦朧中睡醒了的時候，大阿路塔毛奧甫便聽見了工廠裏工作的聲音，但經過半個鐘頭，牠的騷然的喧噪，喊叫便開始了，震聾人的勁，但耳膜對工作的喧噪已經習慣而且堅實了。從破曉到很遲的黃昏男人和女人們在貨棧近旁喊叫着，傳遞着亞麻；在蛙塔拉克沙河岸上，無數的姓毛洛曹夫的中間的一個所開的酒店裏，人們唱着醉歌，拉琴叫着。沿着院子，笨重的，守時刻的，像一部機器似的，對人們嚴厲的奇杭·維亞洛夫走着，拿着一把笤帚，一把鶴嘴鋤，一把斧子在兩只手裏；他，不慌不忙地，掃着，鋤着，研着，時時地指責着農夫們，工人們。永遠清潔的謝拉非木閃着天藍色的衣服。在家裏，娜泰莉亞也像一部機器似的操作着，非常滿意丈夫從集市上給她帶來的豐富的禮物，而他的不言語的，寧貼的沉靜越發厲害了。一切過去得很平和，彷彿十分合諧似的；工廠，人們，甚至馬們——一切都工作得彷彿被教訓了一世紀似的。並且很快地，像雲彩被風吹着似的，一月一月地漂浮了過去，完成了一年又一年。

像牛似的垂着頭，大阿路塔毛與甫在院子裏順着連房走着，沿着小村的街道蹤着，恐嚇着孩子們，而到那里他也感覺到一些新鮮的，奇異的：在這種大事業裏，他顯得幾乎是一個偷懶的人，像一個旁觀者似的。看見亞考夫懂得事業他快活了，並且顯得他被他所誘引着；他的行為不只轉變了他關於大兒子的思想，而且甚至使他同伊利牙又合好了。

「不用你上學的圍繞着我。讀你的書吧。」

豐滿的，玫瑰色頰的，有着兩只快活的眼睛——當笑的工夫，這兩只眼睛裏反射着各種的顏色，像兩個肥皂泡兒似的——的亞考夫穩固地帶着自己那圓圓的身體，並且，雖然在跟前他奇異地像一只鴿子，但從遠處他却顯得是一個精細的，乖巧的主人。女工們溫和地微笑着，他同她們咮咮，愉快地拋着眼色，並且靠近她們走着，像一只小鷄的熱情，不能夠掩藏在故作的寧靜下面。父親扯着自己的耳朵，微笑着并且想：

『要是巴烏拉叫你看見的話，小傻子……』

他高興亞考夫在他叔父那里的時候，不干涉米倫和他的朋友；討厭的，不安靜的高立茲越陶夫，沒有完結地打架。米倫變得已經完全不像商人的兒子了；瘦弱的，大鼻子的，戴着眼鏡，穿着有鍍金釦子的短衫，兩肩上戴着什麼組合字的他，追擬着和平的法官。他走路坐着都挺直了腰板，像大兵似的，說話很傲慢，很放肆，並且就讓彼得知道侄子常常

說一些聰明話，但米倫却也不爲他喜歡。

「呶，朋友，這是病弱哲學，」他教訓地說，兩手握着拳頭，插在短衫的口袋裏。「這種哲學是由於病弱，由於無智。」

對於大阿路塔毛奧甫，就連高立茲越陶夫說話也並非不好，並非愚笨。他個子小小的，在學生的大衣裏面穿着一件黑色的襯衫，不好看地開着鉗子，檻樓的，有着兩只腫了的眼睛，彷彿他好幾天沒有睡覺似的，一張黑的，尖的臉孔上生着許多斑痣，他誰也不聽，猛烈地揮動着兩手，衝向米倫去，並且喊：

「你到的工夫太陽將要升到天上，你們的工廠正拉着笛，並且烟似的晨光從池沼，從森林裏，在機器的噪音中爬了出來，但——你要跟人作什麼呀？」

米倫聳起了皺在一起的眉毛，並且扶了一下眼鏡，有分寸地，乾燥地向深處鑿着：

「這——是病弱哲學，這——是詩！這是巧妙的言語和無盡無休的智慧，我的朋友。」

生活——是鬥爭；抒情詩，歇斯替里亞是錯置的，在它甚至是可笑的……」

兩個爭辯者的話是顯明的，彷彿瓦灰鵝子中間的白鵝子似的；大阿路塔毛奧甫想：

『是的，這是·新的鳥們——新的歌曲』。

他明白了爭論的主要之點很麻煩，並且注視着亞考夫，帶着滿意地看見兒子擦着自己

上唇的光澤的細毛，爲得來掩藏譏笑的笑紋。

『這樣，』彼得想。『可是伊利牙要說什麼呢？』

高立茲越陶夫喊：

「拿地球來打鐵，而人們在鐵中間，把人作成了機器的奴隸……」

「拿地球來打鐵，而人們在鐵中間，把人作成了機器的奴隸……」

「人，你關心的人，——是光棍。他要滅亡，如果將來不明白他的救星在於工業的發展……」

『誰的話——是對的呢？誰要好一點呢？』彼得·阿路塔毛奧甫猜測着。

辯論者對他，比侄子更不爲他喜歡，他心裏有點兒淡薄，有點兒脆弱，他顯然有點兒害怕喊叫。沒有禮貌的，彷彿喝醉了似的，他先於主人坐到飯桌旁邊，痙攣地挪動着刀子和叉子，吃得很快，無禮貌地，被燙着，咳嗽着；在他心裏，像阿列克謝依心裏一樣，有點兒跳得太厲害了，而顯得沒好氣似的。他的燃燒着的眼睛的憂鬱視線茫然無睹地看着，跟彼得·阿路塔毛奧甫在一起他恭敬地沉默着，輕慢地用一只多毛的，紅色的手指指了指他，並且很快地退了回來。在最後這個有點兒不需要的人不能夠明白：他對米倫要作什麼？

「你，司都巴，吃飯，但不要說話，」奧莉卡忠告他，他猝然地回答：

「我不能夠，他們在這里宣傳有害的邪說！」

阿列克謝依對學生們的爭辯的沉默的注意，使得彼得驚訝了，他僅只很少地幫助兒子。

「對！什麼地方有力量，那里就有權勢，而力量——在企業家們裏邊，意思是……」

奧莉卡，兩太陽上有着皺紋，紅而尖的鼻子上，給大的，沒邊的玻璃眼鏡過重地壓着，吃過了飯喝過了茶以後，坐在窗前的綉架旁邊，並且一句話不說，殷勤地，無盡無休地用玻璃珠綉着不平凡地秀麗的花朵。在弟弟這里，彼得感覺着自己比在家裡更舒適，在弟弟這里有趣，並且常常可以喝很好的酒。

同亞考夫向家走着，父親問他：

「你懂他們爲什麼抬槓嗎？」

「我懂得。」兒子簡短地回答。

爲了掩飾自己的不懂，大阿路塔毛奧甫嚴厲地追問：

「可爲什麼呢？」

亞考夫常常並非自願地，簡短地，但明白地回答；由他的話裏知道米倫說：俄羅斯必

須像全歐羅巴那樣地生活下去，而高立茲越陶夫却相信俄羅斯有自己的路子。這個對於大阿路塔毛奧甫需要向兒子有所表示，他，作父親的，在這問題上有着自己的思想，於是 he 話誠地說：

「如果外國人生活得比我們好，那末他們就不會跑到我們這里來了……」

但——這是阿列克謝依的意思，他自己的却說不出來。阿路塔毛奧甫反感地皺着眉頭。但兒子彷彿更深地反感着，說：

「能夠生活就不要誇張自己的智慧，無需乎這種爭論……」

大阿路塔毛奧甫喊：

「能夠並且不需要那些……」

他時常嘗到小小的反感和驚訝的刺激。它們把他推到一邊，指定他在旁觀者的地位，這個旁觀者必須看見一切，尋思一切。而週圍的一切不可見地，但迅速地變動着，在這裡，在言語中和事情上，絮叨地喊着新鮮的，不安靜的聲音。像，在吃茶的工夫，奧莉卡說：

「真理，這——是當你的心滿意而不再希望什麼的時候。」

「實在的，」彼得同意了。

但米倫，閃瞬着眼鏡，開始教訓母親：

「這——不是真理，而——是死亡。真理在事業中，在運動中。」

當他自己帶着一張厚紙捲成的一個筒走了後，彼得向奧莉卡提議：

「兒子跟你很無禮。」

「一點兒也不。」

「我看見，無禮！」

「他——比我聰明，」奧莉卡說。「你要知道，我沒受過教育，我常常說些笨話。大概地說來，孩子們要比我們聰明些。」

對於這個阿路塔毛奧甫不能夠相信，微笑着，他回答：

「確實的，你講話很笨。可是，這里，老人們才比我們更聰明，老人們說過：『由於兒子們——發愁，由於女兒們——加倍的發愁』，——懂嗎？」

她的關於孩子們的聰明的話使他非常激怒，她，最後打算暗示出伊利牙來。他知道阿列克謝依用錢幫助着伊利牙，米倫給他寫信，但由於驕傲他不曾探問過伊利牙在那里並且怎樣地過活着；奧莉卡自己在別人中間，巧妙地述說過這個，她明白他的驕傲。由於她知道了伊利牙曾經為什麼跑到過阿爾漢葛立斯科，但現在却出國了。

「呶，就讓他住下去吧。將來要聰明點兒，——他要明白，過去他是呆傻的。」

有的時候，尋思着伊利牙，他驚訝兒子的固執；左近的人們都變聰明了，他期待着什麼，伊利牙？

他常常在弟弟的家裏逢見泡泡娃和她的女兒；她還那樣漂亮，對他是憂鬱地凝靜的和陌生的。她很少同他說話，並且那樣地像過去當他想無所謂地冒犯兒子的時候同伊利牙說話似的。她阻礙他。在寂靜的時候，泡泡娃的影像出現在他面前，但除了驚訝之外，勾不起一點兒情緒來；這里，一個爲人喜歡的人，關於他你尋思着，但——不能夠明白，他需要你作什麼，而且同他說話那樣的不可能，彷彿同啞吧說話似的。

是的，一切都改變了。甚至工人們變得完全更狂妄，更壞，更衰弱了，而女人們完全更愛瞎吵吵了。在工人村中的吵鬧更加厲害了；在黃昏的時候甚至彷彿有好多狼在那里嗥叫和飛起來的沙塵怒號着。

在工人中間顯出了一種沒精打彩的神氣和遊移不定的情緒。沒有給誰和給什麼事情冒犯着的青年人們突然便跑進辦公室來，聲明着算賬。

「你這是上那里去？」彼得問。  
「去看看別的地方去。」

「他們中了什麼魔？」大阿路塔毛奧甫問弟弟，——阿列克謝依帶着狡猾的鬼臉，微笑着，說，各地的工人們都不安起來。

「我們的還算——很好，很安靜，而那里在彼得堡……我們的官吏們，部長們不是他們，那樣必須……」

於是他長遠地說了些那樣大胆的，呆傻的話，使得哥哥嚴厲地教訓他：

「這是胡說！取掉沙皇的權利於大人們是有利益的，大人們變得窮了。而我們沒有權利的富起來。你的父親在節日穿着煤膠的鞋子走路，而你現在穿着外國的皮鞋，絲質的領帶。我們必須作沙皇的工人，而不作豬猡。沙皇——是一棵橡樹，這是由牠給我們的金黃的橡實。」

阿列克謝依，聽着，微笑了，並且這越法激怒了哥哥。大阿路塔毛奧甫發見人們大都是微笑得太多了；在他們這種新的習慣中有着一些既不快樂而又呆笨的意思。然而他們中間誰也不能那樣慰安地和娛樂地開玩笑，像木匠謝拉非木，那長生的老頭兒似的。

阿路塔毛奧甫同『慰安者』非常要好。厭倦時時一再地襲擊他，在他心裏引起着不可克服的喝酒的慾望。在弟弟家裏喝醉了酒是可耻的，那里時常有陌生的人們出現，而他特別不願意現示醉態給泡泡娃。家裏娜泰莉亞在這樣的日子憂鬱地垂着頭，反感地沉默着；也

許好點兒，如果她要責罵的話，那末他自己就能夠也還罵她了。但她那樣地像一個被俘虜的女人似的，引不起惡感來，却引起了情感，近似對她可憐的情感。阿路塔毛奧甫跑到了謝拉非木那里。

「我要喝酒，老頭兒！」

快活的木匠微笑了，贊同道：

「這——是平常的事情，像夏天的太陽一樣！你疲倦了，這意思是，憔悴了。呶，呶，振作一下吧！你的事情——不是小事情，不是頰上的一個瘤子！」

他爲主人預備了特別美味的那立夫卡(Nalifka)酒，從所有的角落裏拿出了各種顏色的瓶子，並且讚美道：

「我自己想出來的，而一個教會的女庶務員，一個寡婦做成的，一個熱辣的女人(原字用拉丁化寫出是Perecibaba譯成英文是Pepper-woman——華)！這，請嘗一嘗，這——是用赤楊花和春天的樹液作成的。怎麼樣？」

坐到桌子跟前，喝着自己的『蘿蔔酒』叨叨：

「是的，那樣的，一個教會的女庶務員！一個不幸的女人。她沒有愛人，除了那個賊。但沒有愛人——她却不能生活，她的血管中有着那樣的急躁……」

「不，那里我在集上看見過一個，」阿路塔毛奧甫回想起來。

「當然！」謝拉非木急切地追問。「在那里有從全球各地選來的貨物。我知道！」謝拉非木什麼都知道；滔滔不絕地講述着家庭的事情，用人和工人，談說一切都是一樣地和氣，並且說到自己的女兒，也像說到外人一樣。

「變得穩重了，賤丫頭。她跟鎖匠謝道維同居着，並且你要知道過得很好，瞧着吧！是的，每個人都要尋找自己的窩洞。」

在謝拉非木那里，在他那清潔的，充滿着木屑的香氣的小屋子裏是很好玩的，在溫暖的半暗半明之中，這種半明半暗不爲掛在牆上的鉛鐵燈的羞澀光亮所攪亂。

喝着酒，阿路塔毛奧甫抱怨着人們，而木匠却安慰他。

「這——沒什麼，這很好！人們開始跑掉了，這是重要之點！躺着——一個人躺着，尋思——尋思，於是站起來並且——走了！就讓他走吧！你——不要煩惱，你對人要相信。○你相信自己嗎？」

彼得·阿路塔毛奧甫一句話不說，沉思着：他相信自己不相信呢？而謝拉非木那粗嘎的聲音，叫響着字句，安慰地唱：

「你，不要看誰怎麼，好，壞，那不是經久不變的，昨天是好的，可今天——就許是

壞的。我，彼得·依立依赤，好的和壞的，一切都看見過，喚，我見過的多了！以前——我看見：這里他是好的！可他沒有了。我——這里他，我，可他不在了，他，像給風吹去了的塵土似的。可我——在這里！那末要知道我——是什麼？一只蒼蠅，在人們中間，我就沒被注意到。可——你……」

謝拉菲木，很鄭重地舉起了手指，停止了說話。

聽他的演說對於阿路塔毛奧甫是雙料的高興：這些話，實在能安慰他，娛樂他，但同時，對於阿路塔毛奧甫是清楚的，老頭兒在開玩笑，在胡說八道，他說話不是依照着良心，而是依照着安慰者的職業。理解着謝拉非木的玩笑，他想：

『老流氓，狡猾的！哼，尼基達不會這樣，』

於時想起了各種的安慰者，那些他曾經在生活中看見過的安慰者：集市上的不要臉的女人們，馬戲場裏的丑角們和走繩的人們，變戲法的人們，野獸的馴練者們，歌者們，奏樂者們，和黑色的司鄒巴，『人類的朋友』。在弟弟阿列克謝依，跟這些人們也同樣有點兒熟悉。可是在奇杭·維亞洛夫——一點都沒有。並且，在巴烏拉·滅奧奇，也沒有。

吃醉的時候，他對謝拉非木說：

「你胡說，老魔鬼！」

木匠，用雙掌拍着自己那尖瘦的膝頭，非常嚴重地說：

「不不！你想……我怎能瞎說，若是我不知道真理？若是我是從心裏對你說：我不知道真理，那便是——可我怎麼能瞎說呢？」

「那末——別說了吧！」

「莫非我是個啞吧？」謝拉非木和氣地問，並且他那紅色的面孔上閃了一個微笑。「我——是一個老頭子，」他說，「我到了風燭殘年，並且沒有了真理。關於真理年輕人必須努力，因為這個所以他們要戴眼鏡。米倫，列克謝依赤戴着眼鏡散步，呶，要看穿什麼到了怎樣的情形，誰——到那里去了。」

大阿路塔毛奧甫高興知道了木匠不喜歡米倫，並且他哈哈大笑了，這工夫謝拉非木彈響銅弦琴的弦，激動地唱：

啄木鳥沿着工廠走着，  
從光亮的眼鏡裏看着，

叫道，我是這里——最聰明的，  
其餘的——都是些傻子！

「實在！」阿路塔毛奧甫稱讚。

而木匠，也是醉醺醺的，頓着合拍子的脚，又唱：

那不是鷹鷺，那不是鳩鴉

那鳥兒最合適來咬啄，

這——是阿列克謝依·依立依赤，

上帝的詔媚者！

這也使得大阿路塔毛奧甫高興；於是謝拉非木無耻地唱起關於亞考夫的事情來：

亞沙擁抱着馬沙，

他什麼也不懂……

這樣的他們自娛着有時候一直到天亮，隨後奇杭·維亞洛夫來敲門，喚醒主人，如果他已經睡了覺的話，並且冷淡地說：

「該回家了，汽笛就要叫；工人們要來找你，——不好的！」

阿路塔毛奧甫喊：

「什麼——不好？我——是主人！」

但他服從了守門人，躊躇着走了，去躺下睡覺，有的時候他一直睡到黃昏，而在夜裏又到謝拉非木那里去坐着。

快活的木匠作工累死了；給一個眼睛的外科助手毛洛曹夫的淹死了的兒子作着棺材，突然栽了個筋斗死了。阿路塔毛奧甫打算送老頭兒到墳墓去，他跑到了教堂裏，那里很擁擠地塞滿了工人，他聽見，正當紅髮的牧師阿列克參迭爾，代替了安靜的葛列卜，在嚴肅地作功課，後者突然爲了什麼脫了牧師的衣服，而且跑到不知道的什麼地方去了。在教堂裏很漂亮地唱着合唱，這歌是由工廠附設學校的教員葛列考夫所製，他是一個像一只狼貓的人；在這里還有好多年青人。

「禮拜日，」阿路塔毛奧甫對自己說，看了看那群人們。

不大的，輕的棺材，抬棺材的也是些年輕的織工，比較堅實的工人們站在一邊；在棺材後面，跟隨着藉娜伊達，皺着眉頭，但沒有淚水，穿着不稱地多色的衣服，跟她並肩的是寬肩膊的，穿得很清潔的鎖匠謝道夫，奇杭·維亞洛夫在一邊吃力地在沙土裏跋涉。太陽清晰地照耀着，唱歌班有力而且合諧地唱着，而惹人注意的是在這個葬儀中奇異地缺少悲哀。

「很好的埋葬，」阿路塔毛奧甫說，擦着臉上的汗水，奇杭停下來，注視着自己的脚下，想了一下，後來說：

「要高興的；好玩的，像這個……」

他在空氣裏揮動了一只手臂。

「老頭兒曾帶着她沿街去玩，而女兒唱着。他安慰過人。」

帶着輕蔑的，不安的冷酷望了望主人，他接上去說：

「他曾經攬惱了人們：他誰也不得罪，但不是一個正直的人。」「正直的，正直的！」主人嘲笑他。「你給這種思想鎖住了。當心，——你別發瘋，像兔齒似的……」

於是猝然背轉過身去，給了守門人一個脊背，阿路塔毛奧甫走回家去了。

天還很早，大約中午的時候，但已經非常熱了；路上的沙土和空氣的青色都變得更熱了。到黃昏太陽落在了白雲的山頭上，這些白雲緩慢地浮向東邊的大地的崖際，熱得使人喘氣。阿路塔毛奧甫在花園裏散了陣子步，走出院子去了。奇杭用黑油塗着街門的鎖環；這鎖環在春天雨季生了鏽，牠們討厭地響着。

「怎麼你今天，大節日裏塗油？」阿路塔毛奧甫懶漫地問，坐在長凳子上。奇杭用白眼斜着他，並且低聲說：

「謝拉非木曾經是有偏見的。」「為什麼？」

在回答阿路塔毛奧甫的那些奇異的話語中彷彿有一些黑色甲虫在爬動：

「記性太好，記得的事情很多。所有見過的什麼都記得。可是——能看見什麼呢？罪惡，元寶，空虛。他就老是講說關於這些。由於他鬧過大的亂子。我——看見的。」

把刷子戳進門樞軸的根際，他繼續着總是越來越厲害的抱怨：

「必須排除了人們的記憶。由於記憶罪惡生長出來。必須這樣：人人單獨地過活——死亡，那末所有的罪惡沒人知道，所有的愚笨隨着他們消逝了。被生出來了另一些人們；罪惡的事情他們怎麼也不記得，而記得好的事情。我，呃，也由於記憶而感到痛苦。老了，我希望安寧。可是——什樣地方安寧呢？在沒有記憶的那里才安寧……」

奇杭沒有一下子說過這樣多而且怨怒的話。他的話像平常日子一樣，是愚蠢的，在這工夫不知道為什麼特別對阿路塔毛奧甫現得憎恨？看着守門人那叢密的鬍鬚，他那水汪汪的，滑動着的眸子，佈滿皺紋的石頭的前額，阿路塔毛奧甫驚訝這個人底全然像惡魔似的奇醜。皺紋是不自然地深刻的，像長靴筒上的皺摺似的，顴骨高聳的臉面，老得沒了頭髮，灰得成了浮石的顏色，鼻子——是鬆濕的，彷彿一塊海棉。

「太老了，」阿路塔毛奧甫想，並且這使他感到高興。『變得說話顛三倒四的了。不是一個工人，一定要辭掉他。給他點報酬』。

一只手裏握着刷子，而另一只手裏提着油筒，奇杭向他跟前挪動着，並且用刷子指點着暗紅色的未煮熟的肉的顏色的工廠底建築，喃喃：

「你聽見了吧，他們在那里談論，謝道夫·士都高爾，彎背的毛洛曹夫，他的哥哥匝哈爾凱·也有藉娜依德卡，——他們公然說：誰的事業用外人的手建築——這是有害的事業，必須毀壞了牠……」

「這許是——你的意思，」主人譏諷地說。

「我的？」奇杭否認地搖了搖頭。「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我沒懷過這些幻想。工人們每個都爲了自己，那末什麼事便不會有了，誰也不會是壞的了。但他們說：一切——由於我們底勞力，我們——爲了主人！你看，彼得·依立依赤，這是實在的：一切都出自他們！」他們在事業上套上了你，你拉着車子走在平滑的路子上，可是現在……」

阿路塔毛奧甫具有恒心地呱呱了兩聲，站了起來；把雙手插進口袋裏，並且堅決地，雖說話語中有點兒紛亂，說，凝視着奇杭頭頂上的雲朵。

「這是什麼？我，當然知道你一生全爲我消耗了，這——是這樣的，呶，可是，你老了，對於你已經困難了……」

「而謝拉非木同意過這個，」奇杭說，顯然地沒有聽着主人底說話。

「等着吧！叫你休息底時候……」

「叫所有的人——底時候，可怎樣呢？」

「住嘴……你底性格——是沉鬱的……」

聽到了關於被辭底話，奇杭並不驚異，他安然地喃喃：

「呶，什麼……」

「當然，我要給你報酬，」阿路塔毛奧甫許了約，對於他底寧靜有點兒惶惑，奇杭沉默着，用黑油塗着自己那沾了塵土的靴子，於是阿路塔毛奧甫用全副力量說：

「意思是——再見！」

「很好，」守門人回答。

阿路塔毛奧甫走到了河岸上去，希望着那里比較涼爽點兒；那里，在松樹下邊，他曾經跟伊利牙打過吵子，謝拉非木曾經給他用樺樹底白枝條子建造了一個王座似的椅子。由那里可以很清楚地望見全部工場，房子，院子，小村，教堂，墳地。工場裏的醫院和學校底大窗戶水似地閃耀着；小小的人形們梭似的在地走過來走過去，編織着無完結的事業底機構，走在工場底小村底沙道上的人們是比較更小。靠近教堂底圍牆，在灰色的赤楊樹幹中間，玩具似的一羣山羊在吃草；一只眼睛的醫師助手毛洛曹夫牧放着牠們，他是老獵

工包利斯底孫子，——工場裏的女人們多數爲孩子們買山羊奶。在醫院外邊，在一塊光禿的，給圍牆圈着的空地上，有幾個小的人形，穿着黃色的衣服，戴着睡帽在散逛，像一羣瘋子似的。突然間工場裏飛來了好多鳥：麻雀，烏鵲，山鶲，喜鵲們吱吱着，匆忙地從這里飛到那里，閃耀着綵子似的白色的翅子；深青色的鴿子們在地上走動着，靠近蛙塔拉克沙河岸上的旅館，鳥們特別地多，在那里站着幾個男人，搬運着亞麻。

但過了不久，所有這種偉大的主權已經不再使阿路塔毛奧甫快活和驕傲了，它顯得對他是各種煩惱底源泉。他看見弟弟，侄子和各色的人們圍繞着它喊着，搖動着手臂，像在集市上的吉卜西人似的，爭辯着，而不注意他這事業底老人，他很起反感。甚至談着關於工廠底事情，他們也忘記了他，但當他使他們記起了他的時候，這些人們一言不發地聽着他，彷彿完全同意他，可是做起事來，無論大事小事却完全依照他們自己。這開始了好久了，還是從那時候，當他們反對他在工廠裏建築發電站的意思的時候，大阿路塔毛奧甫當時很快地使他們相信了這種建築是更有利益而且沒有危險的，但這一切不能使他忘記了侮辱。小的冒犯是很多的，並且它們在數目上總是增加着，變得更尖銳了。

侄子底特別的大胆和不客氣使他討厭；他已經結束讀書，穿着一些並非俄國的，皮革的短衫，從金絲眼鏡到黃色的皮鞋全部閃着光，瞬動着眼睛，皺着眉頭並且說：

「這，伯伯，是舊的。不合時尚了，伯伯。」

顯得他底懼怕時代彷彿僕人懼怕嚴厲的主人似的。但這是她唯一所懼怕的，在一切別的事情上——他是讓人不能容認地大胆。有一次他甚至說：

「你要明白，伯伯，跟這樣的人們，照你底樣子，俄國不能再生活了。」

這那樣嚴重地打擊了阿路塔毛奧甫，使他甚至沒有問：為什麼？惱怒地，他走了，並且有好幾個禮拜沒有到弟弟那里去，不同米倫說話，當在工廠裏遇上他的時候。

米倫準備跟魏拉·泡泡娃底女兒結婚，她也是身材高的和健美的，恰像她底蒼白了的端莊的母。像一切的姑娘，這個女孩子也喜歡笑。她拉長面頰，看一切東西都固執地長久盯視着，不害羞地睜大着眼睛，顯得對於所看的東西一定不相信，並且，唱起歌來，由牙齒中發音，嗡嗡得像一只蒼蠅，從早到晚躡踐着亞麻布，在上面塗着好多種顏色的畫。她底草帽，用一條綬帶綁在脖子上，常常歪斜到脊背上去，她底頭髮也像草帽的顏色；穿著得不端雅，兩腳從裙子下邊幾乎露到膝部。

流氓高立茲越陶夫是惹人嫌惡的；他閃躲得像一只燕子，突然間出現了，消逝了，又出現了，並且像一只不好的小狗似地衝撞着一切的人，他喊：

「你要把富饒精神的俄羅斯變成沒有靈魂的亞美利加，你要給人們做着一只捕鼠器……」

在這些喊叫中，阿路塔毛奧甫有時候聽着是對的，但常常地——是跟奇杭·維亞洛夫底愚笨相彷彿，雖說他對人們所知道的，比那個怠惰的，忽冷忽熱的跳蚤和沉悶的，對一切都冷談的奇杭不更清楚一些。高立茲越陶夫跑到了耶莉雜越塔·泡泡娃那里，並且對她喊：

「你爲什麼不說話，你，人底神仙？」

她笑了；她底面孔是驕傲的而且一絲不動，笑的只是她那雙灰色的，秋水的眼睛。大阿路塔毛奧甫聽見了一些奇怪的，不可解的話。

「羅浪漫主義底煩惱，」米倫說，用一小塊羚羊皮擦着眼鏡底玻片。

在莫斯科，阿列克謝依這里那樣地飛着；亞考夫長肥壯了，嚴密地隱藏在背後，他說話很少，但必須說的話，說得很好：他底說話同樣地刺激着米倫和高立茲越陶夫。亞考夫放任地生長了叢密的像韃靼人底的鬍子，並且跟生長紅鬚鬚一起，亞考夫有了完全更惹人注意的詼諦；聽來高興的，當兒子懶懶地向大胆的人們說：

「你坐在到貴人那里去的道路旁邊底池沼裏吧！生活得要更簡單些。」

對於大阿路塔毛奧甫和——他看了出來——亞考夫是非常可笑的，當耶莉雜越塔·泡泡娃突然間跑到莫斯科去，並且在那里和高立茲越陶夫結婚。米倫激怒了，而且不能夠掩

住這種忿怒，撲着尖銳的，不像商人底的鬍子，從鬍子裏扯出着乾燥的話語底線絡，他顯然不着邊際地說：

「這樣的人們，像斯鄰潘·高立茲越陶夫，——是斷子絕孫的人。在世界上沒有像他和跟他相彷彿的人那樣地沒有用了。」

亞考夫說，激刺地……

「可是，一個這樣的乖巧者却從你底鼻子下邊奪去了一塊對你戀戀着的肉！」

聳了聳肩膀，米倫回答：

「我——不浪漫諦克。」

「什麼？這是誰？」大阿路塔毛奧甫問，而米倫挺着胸脯，像清官似的，讀着自己底判決書：

「誰也不了解這樣的浪漫諦克，你也不懂得，伯伯。這——有的爲了美麗，像禿頭上的假髮，或者——爲了謹慎，像騙子底假鬍鬚。」

「啊哈，壓住了他底鼻子，」大阿路塔毛奧甫帶着滿足地想。

這些小的滿足有點兒平服了他從大胆的人們那方面所感到的好多煩惱，總是更加匆忙的事業握在他底有力的手裏，驅逐他到一邊去，到孤獨的地方去。但是就在孤獨中他也發

見了，想到了一種憂愁而欣愉的事情，孤獨帶着新的，但已經不安的友情認識了他，——彼得·阿路塔毛奧甫是另外一種樣子，另外一種性格。

這——是一個好人，而且他被殘酷地冒犯了；伴同着他底生活是不適當的，像繼母和前子似的。他開始生活恰如他父親的一個服從的，一言不發的聽差，他底父親沒有給過他一點兒快樂，而只給了他一個笨拙的，討厭的妻子，並且在他底兩肩上放上了巨大的，沉重的事業。是的，妻子愛他，而且跟她在一起第一年底生活並不壞，但現在知道了，就是淫蕩的絡線娘藉娜伊達也能夠愛得更愉快，更熱烈。而最好不要記起來集市上那些溫柔的，熱狂的女人們。妻子一生只是害怕，開始——是怕阿列克謝依，煤油燈，後來是電燈；當開電燈的時候，娜泰莉亞跳開並且畫十字。在集市上，在一家留聲機店裡，她曾經使他紅了臉。

「嘆呀，不需要，不要賣吧！」她請求。「在這一張片子裡或許有魔鬼叫，牠底精靈藏在裏邊！」

現在她害怕米倫，醫生亞考甫列夫，自己底女兒塔其亞娜，並且生得奇異地肥胖起來，整天價吃東西。現在的她幾乎不會使弟弟上弔了。孩子們不尊敬她。當她勸亞考夫結婚底時候，兒子詼諧地向她提議：

「你，媽媽，頂好去吃點什麼吧。」

她順從地而且缺乏自信地回答：

「可我現在彷彿不要吃什麼。」  
而又吃了起來。

父親向亞考夫說：

「你怎麼跟母親開玩笑？你結婚底時候到了！」

「現在還不是把自己綁在一個家庭上底時候，」亞考夫巧妙地回答。

「可怎麼你們全害怕時間呢？」父親怒了；兒子沒有回答，聳了聳肩膀。  
他也說：

「你，爸爸，不懂。」

他這話說得很溫柔，但或許並非全然是父親懂得比兒子更少。人們不是從明天活過來，而是從昨天，一切的人都這樣地過活着。

大兒子，爲他所愛的兒子，已經跑掉，失踪了。他不願意再回想過去由於愛而對他所做的事情了。

大女兒耶蓮娜，一個寬臉龐的，寬脣的女人，被一個富而好酒的丈夫寵愛着，完全成

了外人；她很少來看望過父母，穿得耀眼，手指上帶着好多戒指。響着金練子，鐲子，飽滿的眼睛在金邊眼鏡裏注視着，她用不耐煩的聲音說：

「怎麼你們這里底氣味不好聞；房屋都腐臭了，霉爛了；你們該蓋新的了。誰現在還跟工廠並排住着！」

阿路塔毛奧甫偶然聽到了，當她向母親說的時候：

「可爸爸還那樣嗎？那末，一定地，跟他在一起是討厭的！我底——是個醉漢，冒失鬼，可——是快活的。」

對於清潔，她有着一種特別容易發怒的情緒：坐椅子的時候，她先用手帕拂拭了牠，由她身上發出來的那樣濃郁的香氣，要使人打嚏噴；她那種對家裏一切的人底不拘禮節的，冒犯的厭惡使得阿路塔毛奧甫有了一種願望來用一切她討厭他的舉動去刺激女兒；他因為她就在屋裏而甚至在院子裏散步，穿着一件內衣，一件不繫帶的大衣，光着腳穿着兩只拖鞋，而吃飯的時候，大聲地嚼着和打哽，像一個巴士其爾人。女兒不安了：

「這做什麼，爸爸？」

顯然這種不安是他召致來的。

「原諒，姑娘！」他說。「我，你知道，一個農夫。」

於是越法兒野地打哽，咬嚼。

女兒曾到過外國，於是夜裏懶洋洋地用遲鈍的聲音給母講說一些妄誕的故事：在某一個鎮上女人們用刷子蘸着肥皂洗房屋底外牆，在另一個鎮上冬天和夏天有着那樣的霧，以致整天裏都得點着燈，但還是什麼也看不見；在巴黎淨做成衣底賣買的，並且有一座塔，那樣地高，從她上邊可以看見海外的城鎮。

跟最小的妹妹，耶蓮娜常吵架，而且甚至互相詬罵。塔其亞娜生得瘦弱，皮膚黑暗，而且生氣她自己不漂亮。在她心裏有着一個想像着的書記；一定是她那樣的，短髮辮，平胸脯和微藍的鼻子。她住在姊姊那里，因為某種原故未能讀完文科學校，害怕老鼠，而且贊成米倫底沙皇底權利必須加以限制的主張，不久之前吸上了香烟。夏天來到工廠底時候，對母親像對女僕似地喊叫，跟父親說話囁嚅地，整天價念書，晚上到鎮上去，到叔叔那里，有金牙的醫生亞考甫列夫從那里送她回來。夜裏由於女兒愁而睡不着覺，並且用拖鞋在牆上擊打蚊子，彷彿放手槍似的。

一切突然都變得生分了，聒噪了，惹人煩的笨拙了，一切——從米倫底大胆的話語到火夫瓦司加底沒有意義的歌唱，後者是一個跛漢子，臀部脫了骨節，頭髮鬆散得像一把茅草刷子；在節日，瓦司加，向厨娘獻着媚，出現在廚房底窗戶下邊，閉上了眼睛，伴着拉

琴，號叫：

你現在變得不幸了

我底舊相識！

我希望每點鐘都看見

你底，鼻子，小臉！

而且已經很久奧莉卡一點也不提起伊利牙，而新的彼得·阿路塔毛奧甫，一個煩惱的人，常常想起大兒子來。由於自己底強項，有定見的伊利牙已經得到了應得的報答，關於這個，在阿列克謝依底家裏說是對他的關係改變了。有一天黃昏的時候，走去兄弟那里，並且當在前房裡脫着衣服的工夫，大阿路塔毛奧甫聽見從莫斯科回來的米倫說：

「伊利牙——是那些人們中間的一個，那些人從書本上來觀察生活，而不能夠區別牛馬。」

『胡說』，阿路塔毛奧甫想，在侄子底敵意的言語中找尋着某種安慰。

「他——和高立茲越陶夫是一黨嗎？」

「他——更偏激，」米倫回答。

走進屋子的時候，大阿路塔毛奧甫尋思着要來恫嚇他：

『等着吧，他要回來——向你顯一手……』

米倫立刻開始講說起莫斯科的情形來，激怒地抱怨着政府底沒有理性；娜泰莉亞同着兒子來了。——米倫開始談論着建築造紙工廠底需要，他老早就已經討厭了這些。

「伯伯，我們有錢白白地放着，」他說。娜泰莉亞，因為這話臉紅了，她底兩只耳朵甚至鼓了出来地，大聲地反對：

「錢在那里，誰放着呢？」

厭倦突然抱住了阿路塔毛奧甫，彷彿在他面前屋子的門寬闊地開開了，在那里一切都熟悉而且那樣地討厭，房子顯得像空的似的。這種突如其来的一，具體的厭煩得像從外邊什麼地方來的霧似的；塞堵着耳朵，迷盲着眼睛，它召來了疲倦的感覺，而且用病和死的觀念來恐嚇人。

「你們打攪了我，」他說。「什麼時候我可以離開你們休息呵？」

亞考夫喃喃：

「這里夠吵鬧了，有……」

但娜泰莉亞喊：

「就那樣地散佈着工人們，使得人不能夠出門！酗酒，說醜話……」

阿路塔毛奧甫走到窗戶跟前去，——在花園裏奇杭·經亞洛夫站着，他搔了搔頭，對一個女孩子用手指頭指示着蘋果樹。

「嚇，你個亞當」，——彼得·阿路塔毛奧甫想，擺脫了厭惡；那樣的遙遠的思想，常常像老鼠似的，在他底心內跑過來跑過去，他總是喜歡它們底突然性，他甚至愛好它們，因為它們不打攬人：一閃，消逝了，而且——只是這樣。

這里，又是奇杭；彼得·阿路塔毛奧甫被殘暴地召惱了，當知道了弟弟把守門人留在自己家裏，在奇杭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年多以後而突然又出現的時候；他帶來了不快活的消息：弟弟尼基達從廟裏跑出來藏到不知道的地方去了。彼得相信老頭兒知道尼基達在什麼地方，而他不說出來只是因為喜歡斗人不快活。因為這個人，大阿路塔毛奧甫跟弟弟大吵起嘴來，雖說阿列克謝依令人信服地表白了自己：

「請想：這個人給我們作了一輩子工，而我們把他趕了出去！——呶，這好看嗎？」

彼得知道這不大好，但在他奇杭在家裏的出現是更不好。他底妻也站在了阿列克謝依這一方面，這是一輩子裏的第一次；用她那不常見的固執，她說：

「不好的，彼得·依立依赤，就讓你打我，可是——這是不好的！」

他們連奧莉卡都勸解而且安慰他。但被召惱了的人勝利地想：

『什麼？你的意志——對誰也不是法律……你知道嗎？』

被召惱了的人對於大阿路塔毛奧甫變得更清晰更明白了。小心地上到小山上，在松樹下邊他底身體變得更沉重了，彼得坐在一張椅子上，並且尋思着這個人，誠懇地可憐着他。和藹而憂鬱地追想着那個不幸的，不可了解的，沒人尊重的，但很好的人；他那樣地容易，那樣地不因為什麼就想出來了，彷彿在熱天水池上面，蔚藍的天空被蒙上了一層白色的烟雲一樣。

注視着工廠和牠底全部出品，那個人暗示道：

「要能過另一種，不要計劃的生活。」

廠主阿路塔毛奧甫回答他道：

「奇杭式的思想。」

「牧師葛列卜也這樣說過，還有高立茲越陶夫，還有好多別人。是的，人們就像蒼蠅掙扎在蜘蛛網上似的。」

「不要虛度你底一生，」廠主不願意地回答。

有的時候這種兩重人格底無聲的辯論特別熱烈，於是那被召惱了的人，變得殘酷起來，幾乎喊：

「你想，你，醉漢，在集市上，對人們承認把兒子作了犧牲品，像亞伯拉罕(Abraham)對約瑟似的，而尼考奧夫底孩子和一些羊在一起擁到了你跟前，你記得嗎？這是實在的，確實的！而因為這個，由於真理，你用一個瓶子打擊了我。啊哈，你向我衝來，毀壞了我！並且你把我作了犧牲品。可是——給誰的犧牲，獻給誰呢？給尼基達說的那有角的神？給他嗎？啊哈，你……」

在這樣熱烈的爭辯底剎那，廠主大阿路塔毛奧甫緊緊地閉住了眼睛，爲得把持住羞憤的，不好的和愁苦的眼淚。但眼淚不受把持地落了下來，他用手掌從兩頰和鬚鬚上擦去了牠們，後來，淚水沒有了，兩只手掌互相磨擦了一陣，於是遲鈍地檢查着他那腫漲的，發紫的手。並且直接從瓶子口大口地喝了一氣曼迭拉酒。

不顧那些憂愁的，被他擠出來的淚水，對於大阿路塔毛奧甫，被觸惱了的人是歡喜的而且需要的，恰如一個用柔軟的而且有點兒溫暖的，塞滿着肥皂的絲瓜瓢子，在那自己所不能搔着的地方，——手達不到的地方磨擦着背上的皮膚的時候的給人沐浴的人一樣的叫他喜歡。

……突然間，遠處什麼地方，在西伯利亞那里，一個有力量的拳頭舉了起來，並且開始震動俄羅斯了。

阿列克謝依一面走一面跳着，揮開着一張報紙，喊：「強盜！搶劫！」並且，向着天花板舉着一只烏瓜似的掌子，狂怒地動着手指頭們，嘶噦。

「我們撲滅他們！——我們對他們……」

有金牙的醫生，把兩手插進了口袋裏，站了起來，靠在火爐子底溫暖的荷蘭磚上，並且喃喃：

「可能的，他們撲滅我們。」

這個身材大的，紅銅色鬍子的人，確實地，笑了，他常常發笑，要是關於什麼不肯說出來；他甚至在說災病或死亡的時候也帶着那種和說玩蒲列凡蘭司(Preferans一種牌賭——華)底失敗的同樣的笑臉；大阿路塔毛奧甫注視着他，像注視一個因為他不能夠了解對他陌生的人們而不安地微笑着的外國人一樣；阿路塔毛奧甫不喜歡他，不相信他，並且治病要到鎮上那個沉默的德國醫生米倫的那里去。

匆忙地捋着鬍鬚，皺着眉頭，彷彿他底太陽穴疼痛似的，米倫像一只仙鶴似地從這角大踏步踱到那角，並且教訓着所有的人：

「這事情必須開始和英國聯盟……」

「是的，——什麼事情呢？」大阿路塔毛奧甫追問，但既非大膽的弟弟，也不是聰明的侄子所能夠給他講說明白因為為什麼這戰爭突然爆發了。來觀察這兩位全知的，自信的人底不安，對他是高興的，弟弟顯得特別的可笑，他底行爲是那樣地不可思議，或者要令人來想：這個意外的戰爭首先恰好打攪了他，阿列克謝依·阿路塔毛奧甫，阻止着他去辦什麼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鎮上有了宗教的遊行。有鬍鬚的商人，鄭重地而且虔誠地，用笨重的脚步着落得很厚的雪，像一羣擁擠的牛在直立的，金質的牧師身後走着；携帶着神像，旗幟；全鎮上的教堂裏的聯合唱歌班大聲地而且森嚴地唱：

『救救吧，主啊，你底人民啊……』

祈禱者底話語，彷彿在請求，從那些帶着白色的水蒸汽的圓嘴裏飛了出來，水汽在低音歌者們底眉毛和鬍子上凝結着白霜，黏着在不和諧地唱着的商人底鬚髮上。鎮長方洛泡奧夫，車匠底兒子，唱得特別聲尖，持久，而且特別跟唱歌班不調諧；他是粗壯的，面頰紅潤的，有着兩只蚌殼鉗子底顏色的眼睛，代替了從父親承繼財產，而他承繼了對所有姓阿路塔毛奧甫的不可遏止的仇恨。

他們，七個人，全在一起走着；阿列克謝依跛着走在前頭，挽着妻底一只手，在他們

後面是亞考夫同着母親和妹妹塔其亞娜，再後面走着米倫和醫生；最後大踏步走着的是穿着軟鞋的大阿路塔毛奧甫。

「國民，」米倫低聲說。

「力量底檢閱，」醫生回答。

米倫摘下了眼鏡，開始用手帕擦牠們，而醫生加上去說：

「看哪——他們要放煙火！」

「呶，這是濕的，不會立刻着起火來……」

「閉嘴，」大阿路塔毛奧甫對侄子說，後者發問地看了他一眼，並且把眼鏡戴回到自己的長鼻子上，未戴之前先用他的手指摩挲了一下。

「救——救吧，主啊，你底人民啊！」方洛泡奧夫特別高聲地請求着。當帶着哨音地尖叫出了「人們」這個字後，像狼似的轉過身去，注視着鎮上的人們，並且爲了某種原故向他們搖動着海獺帽子。

包米亞洛甫底四十歲的，但面色嬌嫩的，豐滿的，胸部高聳的女兒很好地，緊張地唱了起來，她是第三次作了寡婦，而且是鎮上的放蕩的，無恥的生活着的人們中的第一。彼得·阿路塔毛奧甫聽見了她低聲地勸娜泰莉亞：

「你，乾娘，要是送丈夫去打仗，他底樣子對你那末兇，敵人一見就要跑掉。」

並且問亞考夫。

「你，乾兒，爲什麼不娶媳婦，小公鷄？」

大阿路塔毛奧甫搖了搖頭，這些話，像蒼蠅似的，打攪了他去尋思什麼重要事情；他走到了一旁去，開始沿着甬路慢慢地邁着濶步，讓着向自己衝過來衝過去的人流；對照着燦爛的，清潔的雪，這一天是分外的陰暗。人們走着，走着，並且吹着水蒸汽，像一些沸了的暖炕。

魏拉·泡泡娃帶着石板似的臉孔，走在他底女學生底前頭；一些薄雪片在她底灰色的頭髮上閃耀着；當她點有着潮濕的頭髮而沒有戴着什麼的頭的時候，她底白色的，帶着霜雪的睫毛顫抖了一下，阿路塔毛奧甫惋惜起她來：

『傻女人。把自己拴在了放鴨子的事情上』。

剪過的頭底長浪滾過去了；這是鎮上的兩個學校底學生們；半隊大兵給沉重的，灰色的卡車運了過去，一個在鎮上有名的冷淡的副官馬甫林率領着他們：他天天在奧凱河裏洗澡，從漲水的時候起，到結霜的時候止，而且像大家都知道的，他用包米亞洛瓦底錢來生活，跟她不合法地同居着。

憲兵官涅斯鄰林高，一個有着中國式的鬍子的人，鄭重地，像一只吃飽的鵝似地走着。可是他底有病的妻子在她底弟弟任起良底扶持下走着，任起良是已故的鎮長底兒子，而且是製革工廠底主人；關於任起良，人們傳說，雖說他私通尼姑們，但曾經念過七百本書，而且人人知道他能夠敲小鼓，甚至暗中傳授大兵們這種技術。

再後是肥胖的斯怯潘·巴路司基同着他的醉漢女婿和斜眼的女兒乘在雪車上；微末的人民底黑色羣衆長長地動着：庶民們，皮匠們，織工們，車匠們，乞丐們和一些一點用處沒有的，像田鼠似的老太婆們。雪懶懶地浸濕着那些光頭，從遠處傳來了方洛泡奧甫底冷酷地請求的喊叫：

「救救吧，主啊，你底人民啊！……」

『可是這些人們向上帝求的什麼呢？不能夠——了解』，阿路塔毛奧甫想。他不喜歡鎮上的人們，而且和鎮上幾乎沒有來往，除了事業上的認識；他知道鎮上的人們也不喜歡他，以為他是驕傲的，惡行的，但非常尊重阿列克謝依，由於他底修飾這個鎮的偏愛，由於他鋪砌了一條主要的街道，用栽植菩提樹點綴了公共場所，在奧凱河岸上建築了花園，散步場。米倫甚至亞考夫都害怕，以為他們底貪婪過了界限，看見他們把四週都置在了自己底手中。

看着沉思的人們底遲緩的遊行，阿路塔毛奧甫皺上了眉，——好多不認識的面孔和太多的各色的眼睛，帶着一樣的不高興凝視着他。

在阿列克謝依家大門口，奇杭給他行禮。阿路塔毛奧甫問：

「我們要去打仗，老頭兒？」

沒有說話，用沉重的手底熟悉的動作，奇杭撫摩了一下額骨。阿路塔毛奧甫這一輩子這是頭一次帶着對他的信任的態度來問這個人：

「你想什麼呢？」

「無意義的事情，」維亞洛夫立即回答了，彷彿他在等待着問題。

「對你——一切都是無意義，」阿路塔毛奧甫漠然地說。

「可——怎樣呢？狗們，不是嗎？我們不是野獸。」

阿路塔毛奧甫經由薄的，蒙着塵土的雪上更向前走去。雪落得更密了，而且在遠處人羣幾乎已經完全給樹木和屋頂底白丘遮掩住了。

現在，自從謝拉非木這慰安者死去以後，大阿路塔毛奧甫改變了心腸去到守寡的教會女執事，塔依七·怕拉克莉陶瓦那里去，她是一個沒有確定年歲的女人，瘦削得像十幾歲的人，又像一只黑山羊。她是沉靜的，而且常常對於一切都同意他：

「這樣，可愛的！」她說。「是，是的，可愛的，是的！」

阿路塔毛奧甫酒喝得很多，但醉得很慢，而且在塔依七底烈性的芳馥的白蘭地酒中不能沉醉，那樣長久地消不掉討厭的，悲慘的思想，使他很激怒。初醉的工夫是不快活的，沉醉使彼得想起自己，想起更刻薄的，更苦痛的人們，把全部的生活都塗上了不幸的，綠水的顏色，給他送來了沸騰的閃電般的思緒；對於阿路塔毛奧甫，這種沸騰彷彿旋轉着他，但在後來便拋到不知的什麼地方去了。咬響着牙齒，他聽着，看着自己內在的混暗的紛亂，於是對女執事喊：

「呶，你爲什麼不說話？說，你知道的事情！」

女人山羊似的跳到他底膝上，她是非常柔順的而且溫暖的；在自己面前翻開了一本看不見的書，她念道：

「包米亞洛娃把副官馬甫林趕離開了她，他又在牌局裏輸了三百二十塊；她打算用期票付了這筆債，她有給他的期票。可是憲兵官因爲他底妻守在這里，跑到鎮上的情人那里去了，可不是因爲他底妻有病，……」

「這全都是——廢話，」阿路塔毛奧甫說。  
「廢話，可愛的，而且——怎樣的廢話！」

她底關於鎮上的瑣碎事情的談話繁雜化了阿路塔毛與甫底思想，證明而且增加了他對討厭的罪人們，鎮上的人們的不高興。代替這些思想的，是出現了而且閃動着一些在集市上的野蠻的宴樂底圖畫；盛怒的人們出現在眼前，貪婪地滾動着酒醉的，但永遠不滿足的眼睛，浪費了金錢，而且一點兒也不悔恨，在肉慾底殘暴的激情中作着各種愚笨的行為，衝向大的，在黑暗中襯托得令人目眩地白的，無恥地赤裸着的女人們……

彼得·阿路塔毛與甫沉默地吞吸了各種白蘭地酒，咬嚼了幾塊光滑的，酸的蘑菇，感覺自己底整個酒醉的身體，最可愛的身體，十分有氣力地而且實質地被掩抱在集上無恥的女人底懷抱中了，這個女人由於錢的原故，把自己脫光，而且也因為高貴的人們肯浪費金錢，廉恥，健康。可是對於他，全部生活中只留給了這只黑山羊。

「脫光衣服，」他喊叫。「跳舞！」

「沒有音樂我怎麼辦呢？」教會女執事說，一面解着鉗子。「可以去叫奧斯考夫，獵人來，他彈手風琴彈得很好……」

在這些娛樂中，時間過得一點都覺不到，有時候從這些煩亂的日子底潮流中跳出某種完全不可解的事情：在冬天，一些關於彼得堡的工人們打算毀壞了王宮，打死沙皇的謠言傳了來。

奇杭•維亞洛夫抱怨：

「還要拆教堂哩。可——怎麼好？人民——不是鐵的。」

夏天，人們開始傳說沿着俄羅斯的海浮着一只俄國的船，從甲板上向城鎮開着砲——奇杭說：

「可——怎麼好？人們都習慣了打仗。」

在鎮上又有了一次帶着神像的遊行，方洛泡奧甫穿着紅色的禮服，帶着沙皇的半身像，並且請求：

「救救吧，主啊，你底人民啊……啊！」

在這一次他喊得更高而且甚至更不好聽，但在他底「啊……啊！」的喊叫中一樣地伴有着不安的呼聲。

任起良手裏拿一桿雙筒的槍，醉醺醺的，沒有戴帽子，紫色光禿的前額閃着光，走在自己底皮匠們底前頭，並且盛怒地咆哮：

「孩子們！咱們別把俄羅斯送給猶太人！誰的俄羅斯？咱們的！」

「咱們的！」皮匠們同意地喊，也是不清醒的，並且，當遇見織工們，他們底仇敵的工夫，編着方兒同他們打架，用木棒子打了醫生亞考甫列夫，把老頭兒藥劑師扔到了奧凱河

裏去；任起良長久地順着鎮追他底兒子，兩次用槍打他，但——沒有打中，而只有一小粒子彈傷了成衣匠布路斯考夫底脊背。

工廠停止了工作，年輕的人們，捲起着襯衫底袖子，投向鎮上去了，不顧米倫和別的聰明的人們底勸告，不顧女人們底呼喊和哭泣。

工廠荒蕪了，沒有生氣了，而且幾乎給風吹得皺積起來，這風也吹起來，吼叫而且作滌滌聲，當下着帶冰塊的雨的時候，在烟筒上凝結着黏上去的雪；後來吹落了雪，沖洗了去。

坐在窗戶旁邊，大阿路塔毛與甫呆癡地望着那些離鎮和來鎮的，像一些螞蟻似的跑動的黑色的小身體的男男女女；隔着玻璃聽得見呼喊，並且彷彿人們是快活的。在大門邊有一只手風琴在叫着，在一堆工人中間，跛腳的火夫瓦西凱·克洛陶夫唱着：

大地變得狹窄了：

我們要同日本人去打仗！

他們打着我們底面頰，

可我們打他們——用神像！

風從鎮上帶來了喃喃的喧嚷，彷彿在那里有一只巨大的裏邊裝上了整個的一湖水的暖

炊在沸騰着。在院子裏，阿列克謝依騎着馬走進來，在車箱裏邊坐着一只眼的外科助手毛洛會夫：奧莉卡跳了出來，她底脖子包裹着，阿路塔毛奧甫吃了一驚，於是把腳疼也忘了，跳了起來，走向前去迎接她。

「發生了什麼事情？」

搖擺着，像一只母雞似的，她說：

「我們底寬窗戶打爛了，皮匠們……」

阿路塔毛奧甫，給她讓着道，微笑了，轉過身來：

「呶；現在……鬧到了這樣子！他們向我咆哮來，可，——現在成了什麼樣子！沙皇……」

於是她聽見了發怒的，在奧莉卡是不常有的，高聲的回答：

「住嘴！你底沙皇，是一個不誠實的人！」

「你關於沙皇知道的很多，」他不安地說，一面摩挲着自己底耳朵。

帶着眼鏡的小老太婆底怒容使他吃了一驚，她平常總是安靜的，誰也不責備的，今天她底話裏却有着一些爽直的刺激，雖說是不需要的，可憐的，像給牛踩住尾巴的一只老鼠底反對牛的吱吱似的，牛却不理會這個，也不希望這個。阿路塔毛奧甫坐在了自己的舒服

椅上，沉思了起來！

他很久，好幾個禮拜沒看見奧莉卡了，因為躲避同她底兒子見面，同他吵嘴。還是在夏末，當彼得·阿路塔毛奧甫一只腳腫了躺在床上的時候，莊嚴而流着汗的方洛泡奧夫來看他，並且開闔着兩片笨重的青色的嘴唇，提議叫他簽字給沙皇打一個電報，——請求沙皇不要把他底政權讓給任何人。鎮長底大胆的提議很使阿路塔毛奧甫吃驚，但他簽了一張紙，斷言了這將使弟弟和米倫不高興，是的，確實的，並且方洛泡奧夫將要從彼得堡得到相當的斥責：不要胡鬧，厚唇的呆子，這不是你的事情，不要高攀！

把紙放在了禮服的口袋裏，結上了所有的釦子，方洛泡奧夫開始埋怨起阿列克謝依，米倫，醫生來，埋怨所有的人們，他們受着希伯萊人的壓迫，這一個——盲目地，那一個——自私自利地走去反對沙皇；大阿路塔毛奧甫幾乎是帶着快樂聽了他底抱怨，同情了他，而只是當方洛泡奧夫那兩片青唇開始惡意地說到魏拉·泡泡娃的時候，他嚴厲地說：

「魏拉·尼考拉耶夫娜在這裏沒有關係。」

「怎麼——沒有關係？我們都知道……」

「你什麼也不知道。」

「你要倒霉啦，」市長警告着並且走了。

可是黃昏的時候侄子，女兒像狗似的包圍了阿路塔毛奧甫，跳着而且吠叫着，不憐憫他的老邁。

「你要做什麼，爸爸？」塔其亞娜喊，並且在她那不漂亮的臉上跳動着兩只瘋狂的眼睛；亞考夫在窗戶旁邊立着，用手指敲着玻璃；對於阿路塔毛奧甫，彷彿連兒子都在反對他；可是米倫激怒地問：

「你讀過了在那里所寫的，在那張紙上寫的文字？」

「沒有讀！」阿路塔毛奧甫說。「沒有讀，可——我知道：寫的是不要給年輕的自負者自由！」

看見米倫和塔其亞娜發起怒來，他高興了，但亞考夫底沉默——使他不安，他相信兒子別有心事，猜想着來反對他底興致，而把亞考夫也拉進爭辯裏來，問他：你在想什麼？——自尊心却不允許他這樣作。他躺下身去並且吵鬧着，咆哮着，可是米倫扇動着鼻子，向深裏鑿道：

「你要知道，沙皇被一群棍徒包圍着，必須叫一些誠實的人們來代替他們……」

阿路塔毛奧甫知道米倫在這些誠實的人們身上顯然是有目的的，而且他的父親到莫斯科去忙於在那里求什麼人在皇家國會裏委米倫一個候補者。把這個仙鵝似的侄子放近沙皇

，是既可笑而且又危險。突然散披着衣服的，沒有結鉤子的阿列克謝依跑了進來，一面跳着，一面暴叫：

「你作什麼哩，傻東西？」

他彷彿對聽差似地喊叫。

「上魔的那里去！」大阿路塔毛奧甫咆哮。「教訓我？你們全到魔鬼那里去吧，出去……」

他甚至自己也吃驚了他的忿怒底突然的暴發。

現在，坐在角落裏，聽着奧莉卡關於鎮上的暴動的無惡意的談話，他記起了這場吵嘴，並且企圖着來了解：誰是對的：他還是那些人們？

奧莉卡那些孩子氣的惱怒的話語特別使他不安。但她已經安靜了，甚至感動地說：「我們底織工是些可愛的人們！他們怎麼快活地趕開了方洛泡奧夫的工人們和皮匠們。他們留在那里，看守着房子……」

可是娜泰莉亞，非常害怕的，生氣地抽咽道：

「暴動就起在你們家裏。這樣就應該是對你們的！完全——由於你們。」

米倫出現了，而且沒有問人們安，用跳躍的步子在房子裏踱來踱去，開始恫嚇道：「所有那些方洛泡奧夫們和任起良們應該多多地付出賠償來，因為他們教唆着人民暴

動。這不能赦免他們，這是他們自召的！十足的暴動本領完全學自他們的朋友依立亞·彼得洛維赤·阿路塔毛奧甫這方面，可如果那些人們再開始來……」

大阿路塔毛奧甫沒有則聲。

在醜事之後，由於方洛泡奧夫底請帖，米倫變得對他不能再甚地，不可和解地反對起來，但他看出來工廠完全在這個人的手裏，米倫精巧地，有自信地管理着事務，工人們服從或者畏懼他；他們要約束得自己比鎮上的人們更溫和。

風漸漸地止了，大地蒙上了一層厚的雪。雪降落得嚴重而且緊急，帶着濃密的雪片，給窗戶上罩上了白色的帘子，院子裏什麼也看不見了。誰也不和大阿路塔毛奧甫說話，而且他感覺到所有的人，除了他的妻子以外，都以為他在一切中間都是有罪過的：在暴動裏，在不好的天氣上，在沙有點不能約束自己上。

「可亞沙在那裏？」母親煩惱地問。「亞沙，我說，在那裏？」

米倫嫌厭地皺了皺鼻子，並且說，沒有望着伯母：

「大概躲在鎮上，在他的狗窩裏。」

「什麼？在什麼裏？」娜泰莉亞驚訝地喃喃。

阿路塔毛奧甫想：

『也許，她不知道，傻子，亞考夫有一個情婦。』

於是突然間肯定地說：

「呶，就是：過活吧，照着你希望的！作吧，是的。事實上，——我不懂。老了。可是——這里……這里魔鬼在玩耍。生活——生活——誰什麼也不明白……」

直到廿六歲，亞考夫·阿路塔毛與甫生活得很好，很安靜，沒經驗過什麼特別的不高興，但後來的年月，喜愛平靜生活的人們底仇敵，開始和亞考夫玩起煩惱的，不名譽的惡作劇來。這開始在四月裏的一個夜裏，在有忍耐力的人民的暴動發生過三年之後。

亞考夫躺在沙發上吸着烟，給一切願望之外的滿足底感覺陶醉着；這種感覺，他估得高於生活中的一切，在這種感覺中有着全部生活的意義。這種感覺顯得是一樣的快活，無論是精美的飲食之後，或是佔有一個女人之後。

在屋子中央，靠近桌子處，立着一個女人，是肥圓而且健壯的，沉思地注視着咖啡壺下邊那酒精燈的發怒的，紫色的火苗；她那兩只赤裸的手和孩子氣的臉，給紅色燈罩下的燈光照着，變得成了精美地烤的餅乾殼的顏色。理順的黑色的頭髮好看地披在脖子和兩肩上。在泡莉娜的光身子上穿着一件金黃色的，布哈爾式的外衣，在兩只腳上——是綠色的，精美皮子的拖鞋。她有點兒太輕佻，不像一個俄國人；她有着一張像十幾歲的小孩子的可愛的面孔；凸出的嘴唇，挑撥的眼睛圓得像兩個櫻桃；甚至就在那時候，當亞考夫已經

被她弄得滿足了的時候，她還引動他。她自然比所有他知道的姑娘們和婦女們都比較好些，而且如果沒有她那愚癡的性格，她會是十分完好的。

「我要不要咖啡，阿皮莉辛赤克（原字是小橘子的意思，這裏是一種玩笑式的親熱的稱呼，所以直從音譯——華），」經由雪茄烟底濃厚烟幕，亞考夫說；泡莉娜沒有看他，問：

「可——我呢？」

「我不知道你要什麼，」亞考夫回答，疲倦地打着呵欠。

「不，你知道，」從空中捉住他的話，而且搖了搖頭，女人用清脆的聲音說；聽了一分鐘，兩分鐘她底媚人的，狡猾的話語以後，亞考夫坐起來，把雪茄烟投在地板上，並且穿上短腰靴子，嘆息着說：

「我不懂你底習慣要來弄壞一個好的性情！你要知道：在父親去世以前，我不能夠結婚……」

這里，像平常一樣，泡莉娜向他發出了侮辱的話語：

「自然，對於你，一只蜘蛛，只是好的性情！我知道：你爲了好的性情預備把我賣給韃靼人，賣給買破爛的，是的！你——卑賤的人……」

當她叫他蜘蛛的時候，亞考夫特別不喜歡，在溫柔的工夫，她叫他另外一個親姪的名

字——鹽醃的。而且他覺得今天彷彿她能夠制止住不打架。因為在兩個鐘頭以前，他給了她一百盧布。

「用喊叫你什麼也得不到，」他安靜地警告她，一面戴上帽子；向前伸着手。「再見！」

「豬猡！又在地板上扔了烟蒂……」

街上吹着濕風，雲彩的影子在地上爬着，彷彿希望着吹乾池沼，月亮時時窺探着，而且池沼裏的水上蒙着一層薄冰，閃着黃銅色的光。在這一年冬天倔強地不讓路給春天；昨天還濃密地落過了雪。

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不慌不忙地走着，兩手插在口袋裏，腋下夾住一條沉重的手杖，並且想着愚笨的人們是怎樣不可解地奇特。可愛的傻子泡莉娜需要什麼呢？她生活得很安靜，穿得很漂亮，一個月花費近一百盧布，亞考夫知道，感覺到他使她喜歡。瞭，還要什麼呢？她為什麼還希望出嫁呢？

「愚笨，像罐頭盒裏的一只老鼠，」他用這杜撰的話對自己結論了愛人。生活對他顯得是簡單的，除去他已經佔有的東西以外，他不向別人請求任何東西。其實還不是顯然的：所有的人們忙着到這里到那里，追着全部的安逸；白天的忙碌——這只是一點兒快樂的引導，引着到夜晚底安寧，到那個時間，你和一個女人單對單地留着，而後快活地給她底溫

柔弄疲倦了，不作夢地睡去。在這裏邊——一切都確乎是重要的而且實在的。人們——已經都是愚笨的了，因為幾乎所有的他們，秘密地或者公開地以為他們自己比他聰明；他們想得太過分了；可能地，他們用力量來作這個是有點兒盲目的，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從所有的別人中超拔出來，害怕着在人們中間遺漏自己，害怕着不看見自己。

愚笨的伊利牙，還在專門學校讀書的時候，在書本子裏邊就迷糊了，可是現在在什麼地方的社會主義者們中間大談特談起來。亞考夫受過他的好多侮辱，可是現在，不久之前，却曾經給伊利牙向西伯利亞的什麼地方寄錢。不能容忍的，雖說也是可笑的，是愚笨的母親；更不能容忍的而且更過分地愚笨的是粗暴的父親，一只老熊，跟人們一起不能夠生活，既酗酒而又腌臘。叔叔阿列克謝依是一個可笑的忙碌的活動者；他希望得機會出席皇家議會，因為這個他貪婪地讀着報紙，變得同鎮上所有的人假裝着溫和，而且開始同工廠裏的工人們玩耍，像一個年老的，淫蕩的女人似的。特別而且有點兒增人恐怖地愚笨的是那個大鼻子啄木鳥米倫；以為自己在俄羅斯是最優越的聰明人，他的樣子彷彿自己是一位將來的部長似的，而且現在已經現出來只有他一個人清楚應該做什麼，和所有的人們必須怎樣來思想。他也努力糊塗工人們，給他們安排各種娛樂，組織足球的團體，開辦圖書館，他打算用紅蘿蔔來引誘狼們。

工人們織成光彩的亞蘇布，却穿着破爛，住在潮濕的地方，喝着酒；他們成羣地被迷惑在相同的特種愚笨中，被狂妄地使用，甚至為一點簡單的，主人的狡猾就被開除；這種狡猾每個農人都有。亞考夫·阿路塔毛與甫關於工人們不得尋思得比關於任何旁人要多，因為他每天都跟他們相遇，而且好久之前，還在年青的時候，他們就對他有了仇恨的感覺，——他曾經爲了姑娘們跟年輕的織工們有過不少次數的尖銳的衝突，並且直到今天，他的情敵中間的幾個，看得出來還沒忘記當年的污辱。當他還沒生鬍子的時候，他曾經有兩次在夜裏被人用石頭投擲。母親那時候不只一次地不得不由於醜事和女人的喊叫而付一些錢，關於這她曾經取笑地勸他：

「你怎麼淨作這個，像一只雄鷄似的！應該等着，到你娶妻的時候，或者先找一個女人，就——同居起來！人們要向你父親控告你，那樣他要赶出你去，像赶伊利牙似的！」

在鬧叛亂的二三年內，亞考夫在工廠裏沒有注意到什麼特別的危險，但米倫底話，叔叔阿列克謝依底不安的嘆息，報紙，這種報紙小阿路塔毛與甫不喜觀看，但牠們帶着頻頻的饒舌和不加掩飾的，幸災樂禍的洞嚇來敘述工人運動，來記載在議會裏工人代表們底演說，——所有這一切在亞考夫心內引起了對工廠裏的人們的仇恨的情緒，和仰賴於他們的污辱的感覺。他顯得他已經學好了精巧地掩飾這種情緒在他們的請求底微小的允許中，在

一些微笑和玩笑中。但一般地說來，一切過去得都不算壞，雖說，有的時候有一些煩擾突然間打擊而且圍繞了來，使他覺得彷彿他，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一個主人，是在那些給他作工的人們中間來作客，長久地生活使他厭倦了，他們，浸沉在疲乏中間，那樣地注視着他，幾乎打算說：

「你爲什麼還不跑掉？是時候了！」

在那工夫，當他經驗到了這個的時候，他就有一種紛亂的預感，工廠在暗暗地而且不被看見地腐爛着，潛藏着什麼對他極端危險的事情，對他個人的。

亞考夫相信人——是簡單的，相信對他比一切更可愛的是——簡單，而且他自己，是一個不尋思，不向自己召攬什麼煩惱的思想的人。那些悶人的思想是在人類之外什麼地方，而且傳染了它們的時候，人就變得複雜到不可解了。最好不要知道，不要鼓吹那些含煤毒的氣息的思想。但，就讓仇視這些思想，亞考夫却感覺得它們確實在自己的四週，並且看得見它們並不解開那些普遍的愚笨的堅固的結子，只是把那一切人們藉以喜愛生活的簡單的，明晰的事情變得紛亂了。

對於他老頭兒奇杭·維亞洛夫顯得比他所知道的任何人都更聰明；觀察着他對人們的寧靜的關係，他底善意的工作，亞考夫忌妬起守門人來。奇杭甚至睡覺都透着聰明，把一

只耳朵壓在枕頭上，向着地上，彷彿從下面聽着什麼似的。

他問老頭兒：

「你做夢嗎？」

「為什麼？我不是女人，」奇杭說，而在他底話裏邊亞考夫感覺到一種濃重的，沉着的，不可動搖的力量。

『女人們的夢』，——小阿路塔毛奧甫想，當在叔父阿列克謝依的家裡聽着爭辯和演說的時候，想着而且在肚子裏笑了。

總而言之他思想很難，可是當要思想的時候，行動就遲緩了，彷彿帶着很大的重量似的，並且垂下頭去，看着脚下邊。在那天夜裏他就是這樣地離開了泡莉娜；而且因為這個沒有注意到從什麼地方出現到他面前了一個幽莽的灰色的人形，高高地揮動着手臂，亞考夫很快地跪了下去，立刻從大衣口袋裏掏出了六輪子手槍，描準了進襲的人底腳，開了槍；槍聲呆板而且微弱，但那個人向回跑去，肩膀碰着了籬笆，開始向下矮身子，並且順着籬笆倒在了地上。

剛剛在這以後，亞考夫感到他被嚇得要死了，被嚇得那樣了，打算喊却不能夠了；他的雙手戰抖起來，而且當他打算從膝頭上站起來的時候，兩脚不聽使喚了。在離他兩步

遠的地方，那一個人，沒有帶帽子，有着髮曲的頭髮，在地上滾動着，也企圖着站起來。「我要槍斃了你，流氓，」亞考夫嘎聲地說，拿着六輪子的手向外伸着；那人把寬濶的臉轉向了他，並且喃喃：

「你開過了槍，已經……」

這工夫亞考夫認出了他，又驚訝地喃喃：

「奧司考夫？啊哈，下賤東西！你？」

亞考夫底恐懼很快地讓步給一種近似愉快的感覺，這種感覺不只喚起了他幸運地擊退了襲擊的意識，而且使他知道了襲擊者並非如他所想的是來自工廠的工人，而是一個生人。這個人——奧司考夫，是一個獵人和在婚禮上奏手風琴的奏者，一個孤獨的人；他住在教會女執事帕拉克莉陶瓦的寓所裏；關於他，直到這一天夜裏，在鎮上沒有人說過一句壞話。

「那麼你在那裏幹什麼？」亞考夫說，並且站了起來，向四外望着；夜是寧靜的，只有微風吹動着籬笆上邊木枝的聲音。

「可——我要幹什麼？」奧司考夫突然大聲地問。「我打算開玩笑，吓你一下子，沒有別的！可你——一下子——碎砰！這一——不叫人讚成，瞧！我自己受驚了……」

「啊哈，就這樣嗎？」玩笑地，用勝利者底語氣，阿路塔毛奧甫說。「呶，站起來吧，我們去見警察。」

「我不能夠去，你傷了我的腿。」

奧司考夫拾起帽子來，並且注視着帽子裏邊，加上去說：

「可我並不怕警察。」

「呶，到那里——我們就知道了。站起來！」

「我不怕，」奧司考夫重複着。「你用什麼來證明我襲擊了你，而不是你襲擊我來，由於恐怖？這——是第一！」

「這樣。可——第二呢？」亞考夫問，一面笑了，但有點兒驚訝奧司考夫底鎮靜。

「還有第二。我是一個於你有利的人。」

「這——是童話。這從童話裏學來的！」

於是，把六輸子指在了手風琴奏者底臉上，亞考夫用突然的惡意恫嚇道：

「我把你的腦袋打碎！」

奧司考夫舉起了眼睛，並且又把牠們投射到帽子裏，申誡地說：「別企圖敗德的事吧。這證明你什麼也不能夠，雖說就是財主。我說：打算開個玩笑

○我知道你底爸爸，給他奏過好多次手風琴了。」

他用嘲弄的姿態把帽子擲到頭上，蹲下身去，並且開始挽起一條褲管來，由牙縫裏呻吟着，隨後從口袋裏掏出了一條手帕，開始纏繞着腿，傷口在膝蓋以上的地。他老是含糊地喃喃些什麼，但亞考夫沒有聽見他底話，他又疑恨起沒有成功的強盜底奇異行爲來。用着在他不尋常的迅速，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考慮：自然，必須留下奧司考夫在這里，在籬笆旁邊，走到鎮上去，招呼來一個夜裏的更夫，叫他來照管受傷的人，隨後去到警察那里，聲明關於襲擊的事情。可是結果，奧司考夫將要告訴出來關於父親在女教會執事家裏的淫樂。也許他還有朋友，也是這樣的粗暴漢子，他們，或許，要企圖來復仇。但也不能夠沒有報復地放了這個人……。

夜變得更冷了；手，握着六輪子，凍得疼了起來；到警察那里去——很遠，那里，自然，都已經睡了覺。亞考夫激怒地嗅着鼻子，不知道怎樣來決定，後悔着沒有一下子用槍打死這個肥胖的，有着兩條彎曲的腿的，彷彿一輩子總是坐在一只桶頂上的青年的人。並且突然間他聽見了一句出手他的意外的話：

「我對你實說吧，雖說這——是秘密，」奧司考夫說，老是動着他的一只腳。「我住在这里是爲了你的利益，爲了觀察你底工人們。我，或許，在目地上說，是打算吓你一下，

可是在某種事情上我必須捉住一個人，而我弄錯了……」

「魔魔鬼，」亞考夫說。「怎麼？」

「是的，就是這樣……。你——不知道，可在女教會執事家裏的洗澡房裏集聚着一些社會主義者，並且他們又議論着暴動，他們念小冊子……」

「你胡說，」亞考夫低聲地說，相信着他。「可——誰？誰集聚着？」

「這我不能夠說出來。將來逮捕住，你就知道了。」

奧司考夫，扶着籬笆底木板，站起來並且請求：

「把手杖給我吧，沒有牠我走不到……」

彎下身去，亞考夫拾起了手杖，遞給了他，並且向四週望了望，低聲地問：

「可是照你這樣說，爲什麼你又跳向我來？」

「我——不是跳向你。我弄錯了。我要的不是你，而是別人。你原諒這一切吧。錯誤。你不久就知道我說的是真話。一定要給我錢來治療腿。這……」

於是扶着籬笆，依着手杖，奧司考夫開始緩慢地移動着兩條彎曲的腿，離開了菜園子，走向村邊的黑濶的房子那一方面去，走着彷彿在趕散着雲彩底寒冷的影子，而當走出去十步的工夫，聲音不高地召呼：

「亞考夫·彼得洛維赤！」

亞考夫很快地走到了他的跟前，奧司考夫說：

「你關於這件意外的事——對任何人也別提一個字！可是那……你自己明白。」

他揮着手杖，並且走遠了，留下了變呆了的亞考夫。不得不一下子尋思好多事情而且需要立刻就決定：像下面的推測，他照那樣去做呢？自然，如果奧司考夫從事偵察社會主義者們，這個人是有用的，甚至是急需的人，可是——如果他說了謊話，欺騙了人為得得到時間，而後來為自己底沒成功和挨槍來報仇呢？他故意說弄錯了和打算吓我一下子，說謊，這是明明白白的。但突然間他被工人們收買了，為了來打死自己呢？在工廠裏的工人中間有一大群粗暴漢，兇悍人，但在他們中間很難想到有社會主義者們。最莊重的工人像謝道夫，克利庫奧夫，馬司洛夫，和一些別人，最近要求過辦公室開除最不馴順的墮落漢中之一。不，奧司考夫，一定的，欺騙了我。需要不需要把這個告訴給米倫。

亞考夫不能夠預先想出來將要發生什麼，如果向米倫說了關於奧司考夫的事情；但，一定的，哥哥要開始詳細地審問他，像裁判官似的，控訴些什麼，和確實是那樣的或者不是。他敢這末辦。如果奧司考夫是一個偵探——這，大概米倫知道的。並且，結果，一切就要不明白——誰錯了：奧司考夫呢還是他，亞考夫呢？奧司考夫說：

「不久你就要知道我說的都是真話。」

他一直在獵人背後望到他消逝在夜底黑暗中。彷彿一切都是簡單而且明白的：奧司考夫是有着顯明的要打劫的目的來攻擊，亞考夫向他開了槍，而後來就開始了吃驚的糾紛，彷彿在惡夢中似的。奧司考夫失常態地順着籬笆走着，並且在他背後爬着一些帶着特別紛紜的襤襯的影子；亞考夫第一次看到影子那樣沉重地拖在人的後面。

被思緒拖着，由於它們他疲倦了，小阿路塔毛奧甫決定了不則聲而且等待着。關於奧司考夫的思緒並沒有離開了他，他皺着眉頭，感覺着自己有病了，並且在吃中飯的時候，當工人們從那些不連接的房子裏走了出來，他，在辦公室裏，站在窗戶近旁，觀察他們，努力地猜測着：他們中間誰是社會主義者？可能的是——火夫瓦西加，一個污穢的，跛腳的，從木匠謝拉非木那里學來精巧地製造一些滑稽的小曲的人嗎？

過了幾天，小阿路塔毛奧甫騎着一匹棧着的馬，在樹林邊上看見了憲兵官涅斯鄒林高，穿着女工縫的襯衫，長靴子，手裏拿着一根槍，並且一只緊緊地塞滿着鳥兒的獵袋放在旁邊。涅斯鄒林高臉衝着樹林子，脊背衝着大道站着，並且垂着頭，兩只手舉起來向着臉孔，點着了一只紙烟；太陽照着他那紅皮膚的脊背，而且那脊背顯得像鐵的。亞考夫立刻決定了必須要做的事情，騎向了他去，匆促地問安：

「可我不知道你在这里！」

「第三天了；我的老婆病得更壞了，先生，唉！」

這個憂愁的通知涅斯都林高報告得非常生動，而且立刻用手拍了拍獵袋，加上去說：「可我，這里！不壞，嗯？」

「你知道奧司考夫，一個獵人吧？」亞考夫聲音不高地問；軍官底紅眉毛驚訝地向上翹了起來，他底中國式的鬍子微微地動着，他捋着一根鬍子，轉着眼珠子，注視着天空，這一切使得亞考夫猜想：

「他要說謊。」

「但——怎麼？奧司考夫？這是誰？」

「一個獵人。一個有鬚髮的，曲腿的……」

「是嗎？彷彿在樹林子裏見過一個這樣的人。一只污穢的小槍……。可——什麼？」

現在軍官用在瞳孔中心帶點光彩的灰色眼睛底凝定的，疑問的眼光望着亞考夫底臉；亞考夫很快地對他講述了關於奧司考夫的事情。涅斯都林高聽着他的話注視着地上，用槍把向土裏塞着一個柏木節，聽着並且問，沒有抬起眼來：

「你爲什麼不報告警察？這——是他們底事，先生，而且這也是你的責任。」

「可我說：他或許在偵察工人們，可是這——是你們底事情……」

「那末，」憲兵官說，一邊在槍筒上弄滅着紙烟，並且，又用兩只有點兒瞬動的眼睛直然地注視着亞考夫底面孔，申誠地開始說起一些不完全明白的事情；歸結到亞考夫做得不合法，隱匿了盜劫底企圖沒有報告警察，但現在再去告發這個已經遲了。

「如果那時候你拉他到警察所去，呶——事情就明白了！但就那個也不算完結。可是現在你怎樣證明他曾經襲擊你來呢？傷呢？罷！由於恐懼可以向人開鎗。偶然地，由於不謹慎……」

亞考夫感覺到，涅斯都林高施用着狡猾，複雜化着一些什麼，甚至彷彿打算來恐嚇他並且轉換他的或者他自己的注意到這件事實底以外去；可是當這位軍官說可以因為恐懼而開槍的時候，亞考夫底懷疑變得具體了：

「謊話。」

「是的，先生。因為他讓自己來作一個什麼偵探，這只鵝終究要倒霉的。我們要問他，他知道什麼。」

於是把一只手放在了亞考夫底肩頭上，軍官說：

「這里：你要對我說守信，所有這一切要保留在我們中間。這——是你的利益，明

白嗎？那末……守信嗎？」

「當然。只要你願意。」

「你不要對你叔叔說這個，也不要對米倫·阿列克謝依赤說——你確乎還沒有向他們說過嗎？呶，很好。我們留這件事情在它內在的推斷上。並且——對誰也不說一字！是那樣嗎？獵人自己傷了自己，你對這沒什麼關係。」

亞考夫微笑了：同他說話的是另外一個人了，是一個快活的，好心腸的人了。

「再見，」他說。「記住：信約！」

小阿路塔毛奧甫回到家裏有點兒寧靜了；黃昏的時候，叔叔向他提議到地方政府去，他帶着滿意去了，但過了八天，回到家裏並且坐在叔叔家吃午飯的時候，帶着新的憂愁來聽米倫底故事：

「涅斯鄒林高顯得不是那樣的一個流氓，像我所想像的，他就在鎮上捉住了三個：教員毛界司陶夫和另外兩個什麼人。」

「可有我們底人嗎？」亞考夫問。

「我們的：謝道夫，克利庫奧夫，阿卜拉毛夫和五個更年青的。雖說地方政府底憲兵們來抓的，但，當然，這是涅斯鄒林高底事情，並且，看樣子，他底妻害病對於我們有着

顯明的好處。是的，他——不是笨人，他害怕爲了不叫他們打殺他……」

「現在——停止了殺人，」阿列克謝依提說。

「呶，」米倫說。「對了！——在鎮上被捕的還有那個獵人……」

「奧司考夫？」伊立亞低聲地，害怕地問。

「不知道。他住在女教會執事家裏，在她家的浴室裏那些革命者們舉行過他們底會議。可是在她底屋子裏——而且同着她，——你底父親淫樂過，像你所知道的。湊在同時的事——是不好的……」

「對，已經有了，」阿列克謝依說。搖了搖光禿的腦袋。「跟他有什麼辦法呢？」

亞考夫眼中黑暗起來，並且他已經不能夠再聽見叔叔和哥哥在說什麼了。他想：奧司考夫被捕了；顯然，他也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不是一個強盜，而且那些工人們命令了他來暗殺或者殺戮主人；工人們，他亞考夫以爲他們是最端莊的，最安靜的！謝道夫，常常穿得很潔淨，而且已經不年輕了；有禮貌的，快活的鎮匠克利庫奧夫；愉快的阿卜拉毛夫，是一個歌者而且是精巧的，多藝的工人。能夠以爲這些人們也是他底仇敵嗎？

對他彷彿也顯得幾天後叔叔底家裏變得越法厲害地吵吵和無聊了。有金牙的醫生亞考甫列夫，這個人無論關於什麼人什麼事永遠不說好話，而對一切都是用奇異的眼睛遠遠地

望着，微笑着，開始更甚地注意報紙，而且有點兒悄悄地捧着一些報紙：

「對，」他說，牙齒閃着光，「我們動起來，醒起來！人們變得跟偷懶的女僕一樣，她知道了主人突然地意外地轉向着她而且害怕着斥責，急忙地，給恐怖鞭打着，打掃，洗擦，打算把被忽視的屋子恢復秩序。」

你說的話含糊不明，醫生，」米倫提示，皺了皺眉頭。「這是你底無政府主義，懷疑主義……」

但醫生說得更高聲了，他底演說變得更長了，這些話給亞考夫注入了驚懼。彷彿所有的人底害怕着什麼，彼此用不幸恫嚇着，互相誇大着自己底一些恐懼；甚至可以想到人們在害怕着的正是他們親自做着的，——自己底思想和話語。在這裏邊，亞考夫看見了一般的愚笨底擴大，他自己也伴着想不通的，但全然實在的恐怖生活着，全身感覺着在他底脖子上被套上了一個看不見的繩結，但老是越來越緊，而且拖着他去相逢一個大的，不可避免的不幸。

「兩月以後他底恐怖更加厲害了，當與司考夫又出現在鎮上的時候，但在工廠方面——出現了阿卜拉毛夫，臉刮得很光，黃了而且瘦了。

「收留我，一個老頭子嗎？」他問，微笑着；亞考夫不敢拒絕他。

「什麼，在監獄裏很苦嗎？」他問；阿卜拉毛夫全然帶着同樣的微笑回答：

「非常狹隘！如果不是熱病幫助着權威，——我不知道它要把人民弄到那里去！」

「對的，」亞考夫想，伴送着織工，『你笑，可我知道你在尋思……』

在同一天的黃昏，由於阿卜拉毛夫的原故，米倫對他演了侮辱的一幕，幾乎向他咆哮，甚至用腳踢他，像踢聽差似的：

「你發瘋了嗎？」他喊，而且他的鼻子由於鬧氣變紅了。「明天給他算賬……」

可是過了幾天以後，當一天早晨他在奧凱河裏洗澡的時候，副官馬甫林和涅斯鄰林高警嚇了他，他們坐在一隻小船裏，從好多釣魚竿下面鑽過來，冷血的副官用沒留心的點頭和亞考夫道了早安，沒有說話，並且立刻划到河中央去了，而涅斯鄰林高脫着衣服，低聲地說：

「你們不收留阿卜拉毛夫是沒好處的，我非常後悔沒能夠預先告訴你們。」

「這——是米倫幹的，」小阿路塔毛與甫喃喃，同時感覺着軍官底話帶着強烈的酒精氣。

「是嗎？」涅斯鄰林高問。「這不是由於你嗎？」  
「不是。」

「可惜。這個人是有用處的。一個釣餌。一個誘人的餌。」

於是用合謀者底眼光注視着亞考夫，赤裸的，在太陽光中把皮膚照得像鯉魚鱗那末黃的軍官又問：

「可你的朋友——看見嗎？那個獵人？」

涅斯都林高用一個自滿的人底輕聲笑的樣子微笑了。

「你知道曾經有人挑唆他來獵你嗎？他打算買一桿槍，雙筒的。一切——都成了恐怖，親愛的先生，恐怖支配着人們，是的！他，一個獵人，現在將要很有用處，當我緊緊地抓住他的脖子的時候，感謝他跟你的誤會……」

「怎樣的誤會，當你說……？」

「一個錯誤，我底先生，一個錯誤！」軍官固執地重複着，並且一面拍着水，在赤裸的胸口畫着十字，跳進了水中，邁着大步，像馬似的。

「讓魔鬼把你們全抓去吧」，亞考夫憂鬱地想。

突然間，——幾乎門閉不住屋子了；在那裏噪叫着，——死神降臨了。半夜裏亞考夫給哽咽着的母親叫醒了：

「快點起來，奇杭疾馳了來，叔叔阿列克謝依死了！」

亞考夫跳了起來，喃喃：

「怎麼回子事！他就沒有害病，可……」

搖曳着，沉悶地呼吸着，父親從門口走進來。

「奇杭，」他咆哮了。「奇杭在什麼地方，那里就不會有好！那，亞考夫，啊？突然間……」

光着腳，穿着一件大衣，披在睡衣外面，他扯着自己底一只耳朵，向四週望了望，彷彿到了一個不熟悉的地方似的，並且嘆了口氣：

「嗚喝……」

「這是怎末啦？」亞考夫墮入了五里霧中。

「沒有個悔改，」母親說，她像一大袋子麪似的。

坐上了一輛半截蓬子的馬車；亞考夫坐在了車夫底背後，凝視着前面騎在馬上顛簸着的奇杭底樣子，而在他一旁，跳舞着的影子在順着道路跑着，彷彿企圖着埋進地裏去。

奧莉卡在院子裏迎接着他們，她從車棚走向大門去，又從那里走回來，穿着白色的襯衣，寢衣，由於月亮底光，她顯得發青，光澤，而且由她身上落在院子裏光禿的卵石上的漫黑的影子，看來有點奇異。

「這我底生活就要完結了，」她低聲說。黑色的狗庫楚姆沒被跡着地跟隨在她底身後。在廚房窗下的凳子上，坐着發怒的米倫；在他底一只手裏香烟冒着烟，另一只手裏他搖動着自己底眼鏡，鏡片閃爍着，細的金絲在空氣裏發着光彩；米倫那沒戴眼鏡的鼻子顯得更大了。亞考夫沒有則聲地跟他並肩坐下，而父親，站在院子的中央，向開着的窗戶看着，像一個乞丐期待着施捨似的。奧莉卡注視着天空，用高聲對娜泰莉亞說：

「我沒有留神，當……突然間他底肩膀變成僵冷的了，小嘴張開了。對我說他最後的一句話，也沒有成功，親愛的。昨天他訴說：心裏刺疼。」

奧莉卡說得很寧靜，而且她底話也像她底影子似的。

米倫，拋掉了吸完的紙烟，頭靠在亞考夫底肩胛上並且低聲地囁嚅：

「你，你不知道他是多末好……」

「有什麼辦法呢？」亞考夫找不到別的話地回答，他本來應該對嬸母說些什麼話，可是——你說什麼呢？他沉默着，凝視着地，用脚在地上劃着。

父親，咕噪了一陣，小心地走進了屋子去，在他背後亞考夫躡足隨着，叔父躺着，蓋着一張布單，在他底頭上手巾結子綻成了兩個祇角，這手巾是綁在額骨上的，那些大足指那樣堅硬地伸在布單外面，彷彿企圖着扯破了牠。月亮，半邊鎔化了，光亮地照在窗戶上

， 在窗簾的洋紗上動着；在院裏庫楚姆吠了起來，而且，彷彿回答牠似的，大阿路塔毛奧甫濶大地劃着十字；用不必要的高聲說：

「生活得容易而且死得也容易……」

從窗戶裏亞考夫看見現在在院子裏魏拉·泡泡娃跟嬸母並肩走着，她全身都穿黑，像一個尼姑似的，並且奧莉卡又用高聲講：

「在睡夢中他就死了……」

「不是傻子！」維亞洛夫低聲說；他，用一把乾草刷着馬，搖了搖頭，不讓馬咬住他的耳朵；大阿路塔毛奧甫也向窗戶裏看着，喃喃：

「叫喊哩，傻子；他什麼也不懂……」

『什麼也不必說』，亞考夫想，走到台階上，並且開始端詳黑的和白的兩個女人底影子怎樣地從那些石頭上掃着塵土；石頭們變得更亮了。母親在和奇杭耳語，他同意地點着頭，馬也同意了，在牠底眼睛裏閃爍着一個銅色的斑點。父親從屋裏走了出來，母親對他說：「應該給尼基達·依立依赤拍個電報去，奇杭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奇杭——知道！」父親惱怒地重複了一次。「應該叫人去，米倫……」

米倫站了起來，走了，肩膀碰了門框一下，並且又用手掌摩了摩門框。

「也應該叫人給伊利牙送個信，」大阿路塔毛奧甫在他背後說；從牆上開的一個洞裏，米倫回答：

「伊利牙不能夠來。」

「要知道我同他過活了三十年，」奧莉卡講，而且彷彿她自己驚訝了所說的話。「並且在結婚之前還作了四年朋友。現在我該怎樣辦呢？」父親走到亞考夫跟前。

「伊利牙——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

「你說謊？」

「現在不是談論伊利牙的時候，爸爸。」

醫生亞考甫列夫匆促地走進院子裏來，問：

「在臥房裏嗎？」

「傻傢伙，」亞考夫想。「要知道你不會使他復活。」

這些憂鬱的時間不能夠離開他使他感到沉抑。四周的一切都是討厭的，不必要的：人們，他們底話語，那匹在月光中閃着光澤像古銅色的紅色的馬，和那只黑色的，沉默着發

愁的狗。嫡母奧莉卡對他顯得驕傲得像她跟丈夫曾經過活得很好似的；母親，在院子角落裏，有點兒隨便地，假裝地嗚咽着，父親底兩眼凝呆着，臉孔木化了，而且一切比應該的都更不好，更討厭了。

在叔叔阿列克謝依在坟地舉行葬禮的那天，當棺材已經降落到坟穴裏而且用一把一把的黃沙埋上去的時候，叔叔尼基達來了。

『這里還來幹什麼？』，亞考夫想，觀察着靠在他自己栽植的白樺樹底樹身上的和尚底堅硬的身軀。

「你遲啦，」父親對他說，走向他弟弟跟前，從臉上擦着淚水；和尚把自己底腦袋收縮到了駝背以下，彷彿一個烏龜似的。他的樣子是一個乞丐；袈裟給太陽晒退了色，僧帽變成了一舊錫桶的顏色，靴子露了腳趾。他那蒙着塵土的臉孔浮腫了，他用不安的眼睛望着圍繞着墓穴的人們底脊背，並且對父親說了句什麼聽不清的話，灰色的鬍髭動了動。亞考夫向周圍望了望——有十只眼睛好奇地看着和尚，人們一定是看着財主們底不像樣子的弟弟和叔叔，而且期待着是否要發生什麼凌辱的事情？亞考夫知道鎮上傳說着：阿路塔毛奧甫們爲了吞沒駝子那一部父親留下的遺產，而把他藏在了廟裏。

肥壯的，好心性的尼考拉依神甫用次中音勸慰奧莉卡：

「我們不要用憂愁和哭泣來傷害我們底主，因為這是他的意志……」

可是奧莉卡用高聲回答：

「是的，要知道我不要哭，我不要抱怨！」

她底兩手戰抖着，她奇異地用痙攣的動作摸挲着自己底襯衣，打算把給淚水濕了的手帕團藏在口袋裏。

奇杭·維亞洛夫幫着看墳的人巧妙地填上了墳穴，在墳墓旁邊，米倫呆了似地，挺直地站着，而駝背的和尙低聲地，埋怨地對娜泰莉亞說：

「喫呀，你變成怎樣的了，——要不認識啦！」

於是，用手指摸了摸他前部的駝凸，有罪地，不必要地加上去說：

「不能夠不認識我嘍。這——是你的，亞考夫？可那個，高個子的，血紅的，是米倫？那樣，那樣？呶，我們走吧，走吧……」

亞考夫留在了墳地裏。過了一忽兒，他在坟前工人羣衆中看見了奧斯考夫，這個獵人跟跛足的火夫瓦西凱並着肩走過了他的身旁，並且當走過去的時候，用不大好的，疑問的眼光望了望亞考夫底臉孔。這個人在想什麼呢？自然，他不能夠無惡意地想到這個曾經朝他開槍，幾乎打死他的人。

奇杭走了來，一邊用手掌拍着外衣上的沙土，並且說：

「要知道阿列克謝依·依立依赤曾經怎樣地努力，可是恰恰……並且尼基達·依立依赤是一個弱者……」

「這里有，」亞考夫突然說，並且咽住了自己底話。

「什麼？」

「工人們悼惜着叔叔。」

「可是——又怎樣呢？」

「這里有一個，——奧斯考夫，獵人，」亞考夫又開始了。「我應該告訴你關於他……」「就是一匹馬死啦也——悼惜，」奇杭沉思地說。「阿列克謝依·依立依赤過活得很快，才開始就死了。彷彿因為什麼而受了傷似的。可在死的那天，還對我說……」

亞考夫沉默着，明白了他底話奇杭沒有聽見。他決定要告訴奇杭關於奧斯考夫的事情，是因為他急於要把關於這個人的事情告訴給一個人；關於他的思想比一切要發生的事情使得亞考夫更難堪。昨天在鎮上，這個曲腿的人帶着丘八底愚蠢面目，從角落裏走到他跟前來，摘下了帽子，並且注視着帽子的內部的裏子，說：

「你欠我一點兒債，你答應過給我錢來治腿。可你底叔叔又死了，那末——作爲追薦

靈魂吧。可是我要有機會——我能夠買一個爲了安慰你底爸爸的著名的手風琴……」

亞考夫呆癡地望着他並且沉默着。於是奧斯考夫彬彬有禮地而且固執地加上去道：「並且我要服務於你們底利益，而怎樣地去反對俄羅斯底敵人們……」

「多少？」亞考夫問。

奧斯考夫沒有立刻回答：

「三十五個盧布。」

亞考夫給了他錢，並且很快地走開了，不安的，惶惑的。——他以爲我是一個呆子，他想我害怕他，下賤東西，不，等着吧……

而且現在，慢慢地踱向家來，亞考夫只是想着他怎樣來避開這個人，這個人無疑地希望着把他像一只牛似地引到斧鉞下面。

追薦亡者底噪雜的時間無完結地拖延着。人們娛樂着自己，逼迫着教堂執事凱爾切夫和唱歌班對死者高唱永久的紀念。任起良唱醉得揮舞着一把叉子，放肆地而且恐嚇地唱：戰士們回憶着以往的日子。

和他們混戰在一起的戰爭……

斯郗潘·巴路司基，當他底軟得像絨毛枕頭的身體擠進了車子的時候，高聲地讚美：

「呶，彼得·依立依赤，實在地——你愛你底弟弟！這樣的追薦永不會爲人忘記！」  
亞考夫聽見吃得十分醉的父親嚴峻而且譏笑地回答：

「你一切忘得都很快，爆發得很快。」

父親自己請了任起良，巴路司基，方洛泡奧甫和另外幾個鎮上被尊敬的人們來，這跟米倫的意見不同，而且米倫顯然對這個不高興；在追薦的桌子旁邊坐了不到半點鐘，他站起來並且走開了，像一只仙鶴似地邁着步。跟在他背後，嬸母奧莉卡沒被看見地消逝了，隨後和尙也躲避了，對於他，半醉的人們底詢問和尙廟裏的生活，顯然是感到厭倦。可是父親把自己弄得彷彿要冒犯所有的人，而直到追薦完畢，亞考夫總是期待着父親和鎮上的人們中間鬧起爭吵來。

母親，因爲嬸母奧莉卡招待了泡泡娃而膩煩了，生了氣而且回家了，可是父親不知爲什麼却睡在叔父阿列克謝依的臥室裏過夜。這一切對於亞考夫顯得無意義地狂妄，不需要，而且更甚地使他不安。在沙發上躺了兩個鐘頭，沒有等來睡夢，他走到院子裏，於是看見在廚房窗下的長凳子上和尙底黑人形和奇杭並肩坐着，奇異地像一架什麼拆散了的機器。禿頭上沒有戴僧帽的和尙變得小點了，寬點了，他底有皺紋的臉顯得像孩子的；他手裏握着一只玻璃杯，在他身旁，立着一只克瓦司酒的瓶子。

「這——是誰？」他底聲問，於是立刻又自己回答：「這是——亞沙。跟老頭子們坐一陣吧，亞沙！」

於是把玻璃杯對着月亮舉了起來，凝視着杯子裏邊的紛亂的濕氣。月亮隱在了塔尖後面去，並且給由夜底融融薄暗中奇異地出來的銀色霧光包圍住了。在塔尖之上有着雲彩，彷彿一些污穢的布片，無意識地點污了青色的天鵝絨。嗅着地皮，阿列克謝依底一只愛物，絡着長嘴套的狗庫楚姆沿着院子沉思地走着；走着，嗅着地皮，並且突然把頭對天舉起來，低聲疑問地吠起來。

「嘆，庫楚姆，」奇杭低聲地說。

狗走到了跟前來，把肥碩的頭伸到奇杭底膝間，並且叫了兩聲。

「牠感覺到，」亞考夫提說。沒人回答他，但他非常希望說話，爲了不來尋思。

「牠懂得，我說，」他固執地重複着，——守門人輕聲地回答：

「可——怎樣呢？」

「在蘇茲達爾廟裏的狗由於嗅覺辨認出來過賊人，」和尙回憶地說。

「你們說什麼來？」亞考夫問；和尙喝了一口克瓦司酒，用袈裟袖子擦子擦嘴，於是用沒有牙齒的嘴說，聲音彷彿走樓梯似的：

「方才奇杭說：人們又傾向於暴動了。這——有點兒對！人人都非常地尋思了起來……」

「他們想出了一些事情，」奇杭插進來說，一邊玩弄着狗底兩只耳朵。

「趕開狗，」亞考夫吩咐，「牠身上有虱子。」

守門人從自己底膝間推開庫楚姆底爪子，用脚趕開了狗；牠把尾巴夾在腿間蹲了下，並且討厭地叫了兩聲。三個人凝視着牠，而且他們中間的一個漸漸地想，或許奇杭和和尙可憐這只失掉了主人的狗，比可憐埋在了地下的牠底主人還要厲害。

「暴動——要來了，」亞考夫說，同時留心地的凝視着院子裏那些黑暗的角落。「奇杭，你記得謝道夫和他的同志們被捕嗎？」

「可——怎樣呢？」

和尙從袈裟口袋裏掏出來一只錫盒子，從盒子裏捏了一點鼻烟，嗅着並且告訴侄子：「哼，我聞鼻烟啦。這於眼睛有幫助，我底視力變壞了。」

打了個噴嚏，他繼續說：

「就在鄉村裏他們也逮捕人……」

「偵探們加多了，」亞考夫說，企圖着說得簡截。

「偵察所有的人。」

奇杭喃喃：

「要是不來偵察，——你什麼也不知道。」

可是亞考夫，猶豫地響着舌頭，由於夜的清冷或者恐懼而瑟縮着，幾乎耳語似地說：「就是我們中間也有。關於奧斯考夫，那位獵人，一些不好的傳言……也許是他報告了謝道夫和所有鎮上的人們……」

「咿，你，傻子，」奇杭沒有一下子叫出來，把一只手伸向狗去，但立刻把牠放在膝上，可是亞考夫感覺到他說的那些話是無所謂的，它們是空洞的，並且爲了某種原故警告奇杭：

「你，無論如何，不要說關於奧斯考夫的事情。」

「爲什麼要說？他跟我沒有關係。而且說給誰，誰也不會相信。」

「對，」和尚說，「很少可信的；在戰爭以後，我同傷兵們說過話，我看見：就連兵也不相信戰爭！鐵，亞沙，到處都是鐵，機器！機器做工，機器歌唱，說話！對於這個鐵的工廠，需要另外一些生活和人們——需要鐵的。好多人懂得這個，我遇見過這樣的人們。我們，他們說，對你們顯得是瓜瓤子！但一些別人被凌辱着。當人發命令的時候，——對這個他們習慣了，可是當鐵發命令了——侮辱！對於斧子，錘子，對於一切可以拿在手裏

的東西——人們都習慣了，可是這里一件東西——一百蒲德（Pound）一蒲德等於四十俄磅重——華（Hua）重，然而，像是活的。」

奇杭呱呱了兩聲，並且對着無知的亞考夫，無聲地笑了，一面說：

「在馬前邊車子跑着。唉哈，魔鬼們！」

「並且好多人——激怒了，」和尚非常安靜地繼續着。「我在各處雲游了三年，我看見了：喚，人們怎樣地激怒啊！可是他們惱怒——沒有理由。他們互相反對而惱怒；然而——全都是有過失的，無論由於智慧，或者由於愚蠢。這是牧師葛列卜告訴我的：非常好！」

「牧師還活着嗎？」奇杭問。

「牧師——不，」尼基達回答。「他不幹牧師了，他現在在一個小村子的集市上作賣買哩。」

「一個好牧師，」奇杭說。「我曾經在他那里作過懺悔。很好的。他只是由於自己的第困而假託於牧師，而實際上並不相信上帝，我這樣想。」

「不，他相信基督教。每個人都依照自己來信仰。」

「因為那個就有了亂子，」奇杭肯定地說，並且又不大好地微笑了：「人們想得太過分了……」

大阿路塔毛奧甫光着腳沒有動靜地走出到台階上，穿着寢衣，看了看陰沉的天，於是對窗戶下面的人們說：

「睡不着。狗總打攪。而且你們在這里咑咑……」

狗在院子中央蹲着，豎起了兩只耳朵，叫着，並且望着開着的窗戶底黑窓洞，一定在期待着主人叫牠。

「可是你，奇杭，總是重複着自己底話！」阿路塔毛奧甫說。「這裏，亞考夫，你看：一個農夫逢上一個思想，——就像一只狼掉進了一個陷阱。一樣的還有你底哥哥。你，尼基達，你知道伊利牙底事情嗎？」

「聽見過了。」

「是的。我趕他走了。他跳上了一只外人的馬，飛跑了，可是——那里去了呢？自然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像他似地拋棄了財富，並且不被人知道地生活着，像……」

「阿列克謝依也一樣是一個神人，」尼基達低聲地提示。

大阿路塔毛奧甫舉一只手到髮角，沉默着走向花園去，對亞考夫說：

「給我拿到涼亭來一床毯子，一個枕頭，或者我在那裡能睡着。」  
穿著一身白，頭上的頭髮披散着，帶着一張暗棕色的肥腫的臉面，笨重的他幾乎害起

怕來。

「關於機器，你，尼基達，瞎說八道，」他停在院子中央說。「你怎麼會懂得機器？你底事情——是談論上帝。機器不阻止……」

奇杭不恭敬地，直然地打斷了他的話：

「由於機器生活更可愛而且喧譁更厲害了。」

大阿路塔毛奧甫揮開了他，並且慢慢地走向花園去了，而亞考夫，拿着枕頭走在他的前邊，憤怒而且憂鬱地想：

『骨肉，父親，叔叔，——可是他們於我有什麼關係呢？他們不能夠幫助我』。

父親沒有邀他弟弟到自己家裡來住，和尙宿在了嬸母奧莉卡家裏，在頂樓上；他告訴她：

「我住不長，我要早點兒走……」

他住着幾乎沒被人注意，而且，如果人們不招呼他下來，他就不到各個屋子裏去。投到花園裏，從樹上折些乾枝子，王八似地在地上爬着，拔着野草，弄髒了自己，晒乾了身體，並且同人們說話是低聲地，彷彿在講述着一些重要的神秘似的。他不願意去拜訪教堂，推說不舒服，在家裏很少禱告，而且不喜歡談論上帝，任性地躲避着這一類的談話。

亞考夫看出來，和尚跟奧莉卡非常要好，不愛說話的魏拉·泡泡娃尊敬他，並且就是米倫，聽着叔叔關於雲遊的，關於人們的談話，也沒有皺眉，雖說在父親死了以後米倫變得更狂妄，更冷酷了，管理工廠，像一個老人似的，而且呼喊亞考夫，像呼喊聽差一樣。

和尚看娜泰莉亞那融解着的，紅色的面孔也和看所有的東西和所有的人一樣地溫和，但同她說話比同別人說得少，而且她自己漸漸地忘記了說話，只是喘氣。她那變得呆板了的兩只眼睛，凝定着，在牠們那不安的視線中，只是很少地閃了幾次關於丈夫底健康的担心，在米倫面前她害怕，並且由於有點粗壯的，堅實的亞考夫底樣子而可愛地喜歡了。跟奇杭，和尚有什麼不同意，他們互相吵嚷起來，雖說沒有打架，但兩個人互相走過的時候，彷彿他們都瞎了。

在亞考夫底生活中，叔叔那嚴峻的，黑色的形狀，又帶來了一個暗影，和尚底容貌在他心裏喚起了沉悶的預感，他那黑暗的，衰頹的面孔逼着他想到死亡。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注視着家裏發生的一切，從操心自己底高處來注視，可是雖說操心老是增加，然而家裏也老是起來更大的新的不安。在愛情的事情中有經驗的男性的感官，對他耳語着泡莉娜跟他變得更冷淡了，可是冷血的副官馬甫林證實了亞考夫底疑惑；和他遇上的時候，現在副官只是輕蔑地用一根手指頭觸一下帽子，並且瞬一下眼睛，彷彿在看望着什麼遠方的而

且非常小的東西，而早先他是更親愛的，更有禮貌的；並且在交際場中，玩牌的時候借亞考夫的錢，或者要求他緩期付債，不只一次地譽揚地說：

「你有，阿路塔毛奧甫，砲兵底體格。」

或者說一些別的事情，也是友誼的。這個人底粗鹵的好心腸諂媚着亞考夫，彷彿他是一個由印度的橡皮做成的軍官，這軍官，用他對寒冷的輕蔑，狡猾，力量和無疑地藏在他心內的瘋狂的勇氣驚訝了全鎮。他用一雙圓的，石頭般的眼睛望着人們底臉孔，而且用命令的口吻，嘎聲地說：

「我是一個冷血的男子漢，而且不能夠忍受過分的誇張。」

因為打牌，跟有病的，但包藏禍心爲全鎮所怕的老頭子郵政局長德洛奧夫打架的時候，馬甫林對他說：

「我不要過分誇張，但你——是一個老呆子！」

在心裏懷疑着副官，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害怕跟副官碰頭，但他沒有起意來使馬甫林放棄了泡莉娜，這個女人變得對他總是更愉快的。這樣，他已經不只一次地警告她：

「看吧，如果在你和馬甫林間我注意到一點什麼——我要拋掉你！」

跟這個在一起，獵人奧斯考夫在他心內引起的煩惱也生長着。他在鎮界上監視着亞考

夫，在跨在蛙塔拉克沙河上邊的小橋左近，突然間從地下跳出來，並且固執得彷彿應該似的，向他要錢，一邊注視着自己底帽子。

奇怪的，不好的是獵人常常在那同一的地方出現，從苧麻和牛蒡中間，從兩棵彎曲的白柳樹下的野草的密叢中走出來。兩年以前，在那地方是開菜園子的潘非爾底房子；開菜園子的被什麼人打死了，房子着了火，白柳樹們燒了起來，黏土的地被炭和灰攪亂了，完全給鎮上的賭徒們踐踏平了；在剩存的磚基礎中有着一個爐灶，烟筒伸直着；在清朝的夜裏，烟筒上邊，低低的天空中，一顆淡綠色的星星閃爍着。奧斯考夫不慌不忙地，拂着苧麻，從烟筒下邊走出來，慢慢地從自己底頭上拉下帽子來，並且喃喃：

「我對你有功。這里你底會社又組織着……」

「這些會社都不是我底事情，」亞考夫激怒地說，並且在奧斯考夫底回答中聽見了顯明的不要臉：

「自然，不是你去組織，但事情嗎，關係着你。」

「可惜，我那時候沒有打死他」，亞考夫第十次地悔恨着，而在給偵探錢的時候，說：「你，留神，要更謹慎點！」

「我知道。」

「別再來打攬我。」

「爲什麼？請安心吧。」

「是的，實在，你以爲我是一個呆子……」

了解奧斯考夫是一個有用的人的時候，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相信了這個有着慘白的面孔的曲腿的人，不能夠不來爲槍打而向他報仇。他希望着這個。他恐嚇，或者用亞考夫自己給他的錢去賄賂某一些工人，而命令他們打死他。亞考夫已經感覺到近來一些工人們開始更注意地而且含惡意地看他了。

米倫老是說：工人們並非因爲要改良他們的地位而暴動，但因爲一種最愚笨的，最無意義的思想從旁刺激着他們；他們一定要把銀行，工廠和所有國營的事業抓在自己底管理之下。說這種話的時候，他打了個舒展，挺了挺腰，用兩只長腳在屋子裏踱着，並且轉動着脖子，放一根手指在領子上，雖說他的脖子是細的，但襯衫的領子却夠寬的。

「這甚至已經不是社會主義了，魔鬼才知道是什麼！連你底親哥哥也表示着是這種謠諑底一個支持者。我們底政府是一羣老烏鵲……」

亞考夫明白，所有米倫這些談論是爲得使聽者們和自己相信他在皇家議會上的地位是正當的，但所有哥哥這些憤怒的話語，却留給亞考夫了一種恐怖的預感，增強着他底在數

百工人中個人沒有保障的認識。他甚至經驗着附近什麼可怕的攻擊：有一次早晨工廠院子裏的呼喊和咆哮喚醒了他，從枕頭上抬起頭來，他看見順着白色的，光滑的院牆，一羣兇猛人的影子在跑，他們邊跑邊跳着，揮動着手臂，並且，彷彿全部建築在地上動起來一樣。他，一下子全身出了汗，想，無聲地喊：

「暴動……」

這影子底潮流比人們是更有點兒可怕，很快地消逝了，亞考夫明白了慣常禮拜一在工廠大門口發生的吵鬧又發生了，——在禮拜天以後，人們幾乎總要打架，但在他底記憶裏邊留下了這種痛苦的賽跑底一些黑暗的，咆哮的斑點。一般地說來，全部生活都變得到了煩惱的程度，看報是不愉快的，而且不願意讀報。簡單的，清楚的事情消逝了，從這里迸發着不愉快，一些新人出現了。

姊姊塔其亞娜突然從渥爾高洛達把新郎帶來了，是一個有點兒乾枯的，紅頭髮的人，戴着工程師的帽子；脚步輕快，敏捷，非常快活，他比塔其亞娜小兩歲，並且由她開始，所有家裏的人們一下子開始招呼他米卡。他彈六弦琴，唱歌，他唱的那些歌裏邊的一個，是他特別常常唱的，這只歌對亞考夫顯得是侮辱姊姊的，並且非常使母親不安。

我的妻在墳墓裏頭。

請安排她，上帝，到你底

天堂去吧！

但姊姊並不惱怒；她，像一切女人一樣，是這個男人所娛樂的，並且就連母親也常常動人地對他說：

「啊哈，你，小山雀！你唱得很好，小丑！」

米卡能夠吃東西，幾乎像一只鴿子，能吃無限的多；大阿路塔毛與甫注視着他，彷彿在夢中似的，用驚訝的眼睛，瞬着，並且問：

「照這樣的脾胃你一定飲酒，你喝嗎？」

「能喝，」女婿回答，並且在吃晚飯時證明了他相當地能喝。他曾經到過各處：到過渥爾加而且到過烏拉爾，去過克雷馬並且到過凱夫凱茲，他知道無數有趣的傳說，故事，滑稽的字眼；彷彿他是來自什麼快樂的，無愁國似的。

「生活——是一個漂亮的的女人！」他說，並且一下子陷入了循環不息的事業的雲團中，爲工人們喜歡，青年人嘲笑，老織工們溫和地點着頭，並且甚至米倫，聽着他底閃耀着笑的談話，從自己底薄唇間也舐出了舌頭笑了。現在他跟米倫在工廠院子裏並肩地走向第五

所單房去，這所單房依然僅僅抓着地皮，是紅磚手掌的第五根手指；牠站的地方完全爲樹林包圍着，在樹木那些槎枒上有着一些木匠，閃爍着他們底銀色的斧子，對米倫那眼鏡底玻璃和金邊閃着光，他伸出一只手來，彷彿一張價值五個戈貝克的舊畫上的一個將軍似的，米卡，點着腦袋，也揮舞着兩只手，彷彿把什麼投在了地上。

亞考夫從辦公室底窗中看着他們。他喜歡這位女婿，並且和他在一起快活得使你忘記好多不安的事情；亞考夫甚至嫉妒着這個人底性格，但對他感覺着異樣的懷疑：彷彿這個人不會長久到明天，而明天他要變成一個戲子，一個理髮匠，或者像來時一樣突如其地消逝了。他心裏本來還有一種更好的品性，——他，顯然地，不貪婪，不問塔其亞娜有多少妝，雖說在這裏邊也許藏着一些塔其亞娜底狡猾。但父親，清醒的父親，咆哮：

「我爲一個怎樣的紅髮的人工作……」

於是米倫結婚了。

「讓我把我的媳婦介紹給你們，」他說，「從莫斯科回來後，並且把一個藍眼睛的，有點兒臃腫的，有着髮鬆的，小腦袋底一邊包紮着的洋娃娃推到自己前邊來。他底妻是像玩偶似地小身材的，但被造得有點兒特別正確，而且這使得她在亞考夫底眼中不是一個現實的女人，却是鑲嵌在叔叔阿列克謝依心愛的那架鐘上的磁質人形底肖像，這個人形底頭部是

被打破而且有點兒歪斜地黏上的；鐘是立在梳妝台上，並且像背向着外，面對着鏡子。米倫說他底妻叫安娜，十八歲啦，但沒有說明額外給了他四百萬和她是一個紙廠主人底獨生女。

「怎樣結的婚，」父親咆哮，用兩只血紅的眼睛注視着亞考夫。「可你要惱惑，魔鬼知道，跟這樣的女人。可人們把伊利牙像灰塵似的從家裏清除出去了。」

父親帶着痛苦走了，沉重地搖曳着軟化了的，頹唐的身體。對亞考夫顯得，這個身體在激怒着父親，而是他故意地現出來給人們看那老年不加修飾的憂鬱的醜態，他誇張地穿着夜禮服，沒有繫緊的大衣，光腳穿着拖鞋，袒露着有溝的胸膛，那樣地，像爲了激怒女兒耶蓮娜而在她面前走着的樣子。有的時候他出現在辦公室裏，長久地坐在那里，而且打攬亞考夫，抱怨他把他全部的精力犧牲在工廠裏，孩子們身上，全部生活被綑在事業底一些石頭車轆上過去了，在糾亂的烟中，沒有享過一點快樂。

兒子聽着並且沉默着，以爲這些抱怨，安慰着父親，把他擴大，增高到鐘塔般的高度，——早晨太陽比照到人家的房屋更早地就看見了鐘塔，而且最遲離開牠，進到夜晚。但由於這些抱怨，亞考夫給自己抽出了教訓的推論：過活像父親所會過活的樣子，——是無意義的。

並且他常常看到父親抱怨夠了以後，就被燃燒的渴慾，不安靜的願望捉住，要去冒犯人們，嘲弄他們。他走到把兩只不需要的手放在膝上，空虛的眼睛凝視着一個地方，坐在花園裏窗戶旁邊的老太婆的妻那里：他跟她並肩坐下，並且打麻煩：

「你在想什麼？你很粗胖，可是却不爲人注意。孩子們不理睬你。塔其亞娜跟厨娘說話比跟你還親熱。耶蓮娜忘記啦，不要來，啊？顯然又得到了新愛人。可是伊利牙——在那里？」

但打趣妻是討厭的，她那張紫色的面孔很快地流下了眼淚，彷彿眼淚不僅從她底眼裏流出來，而是從所有那緊緊地鼓脹着的頰皮上的斑點，從雙重的，多孔的下頰落下來，在耳朵附近緩緩流着。

「呶，乾裂啦，」老頭子厭惡地咆哮，並且走開了，一面像揮烟似地揮開了她。不，她不是戲嬉哩。

他不打趣亞考夫，但對兒子常常顯得父親帶着不屑的憐憫看他。有的時候他嘆息：

「唉啊，你，有眼無珠的……」

米倫是不容嘲笑的，父親顯然地而且胆小地躲避着他；這對於亞考夫是清楚的。在工廠裏和家裡所有的人都害怕米倫，從母親和他的磁質的妻到葛利士克爲止；後者是一個僕

人，一個司開關大門的僕人。當米倫在院子裡走的時候，彷彿他的長影子使得周圍都安靜下來。

跟紅頭髮的女婿開玩笑是不滿意的，這個人自己會開自己的玩笑，他顯然寧願比被別人打更早地自己先打自己。塔其亞娜，懷着孩子，非常的肥胖，嚴重地撅着嘴，飯後先躺下，一下子讀着三本書，隨後去散步；丈夫像一只捲毛狗似地跟她並肩跑着。

大阿路塔毛奧甫時常吩咐備上馬，並且騎到鎮上去打趣弟弟和奇杭；亞考夫不只一次地聽見過說他怎樣地幹這個。

「什麼，修道生不信上帝？」他向和尚吵叫。

尼基達動着駝背，使力地用兩只長手的掌子磨擦着自己的兩個尖膝頭，並且低聲地，乞憐地說：

「喫呀，這是無謂的……」

「怎麼——是無謂的？你沒有戴上那種帽子，你的這頂帽子是冒牌的。你的穿戴全都是冒牌的。你是一個怎樣的和尚？」

「這是我的靈魂的事情。」

「你聞鼻烟。不，你賭博，犯了過失。如果你趁着你的年紀娶了一個窮苦的丫頭，娶

了一個孤女，她會感激地給你生孩子，那末你現在和我似的，是一個祖父了。可是你忍下了，——你還記得吧？」

緩慢地，像一只大烏龜似的，和尚走開了，可是彼得·依立依赤·阿路塔毛奧甫走到奧莉卡那里，對她講述關於阿列克謝依的一些宴樂和集市。但也不能使他娛樂；矮小的老太婆在丈夫死了以後沾染了一些煩躁的性格，她總是走動，挪移着家俱，從一處到一處地放着東西，凝視着窗戶。她走動，不動地挺着頭部，並且雖說在她的鼻子上擺着一副有着厚玻璃片的眼鏡，但她用探索生活着，用手杖拄着地板，把右手伸到前面。但對於老頭子的惡意的講述，她笑着回答：

「隨你說吧；對於那樣的，我所知道的阿列沙，沾不上什麼壞的，也加不上什麼好的。」

「他所說的你是實在的：你用一只眼睛看事情。」

「用兩只我幾乎看不見，」奧莉卡說。「我看不見，昨天瞧得打碎了他心愛的磁杯子。」

大阿路塔毛奧甫打算打趣奇杭·維亞洛夫，但這也是困難的。奇杭不發怒，他，注視着旁邊，呱嗒着嘴，簡短而且安靜地回答。

「你活得太長久啦，」阿路塔毛奧甫說；奇杭乾脆地回答：

「還有活得更久的。」

「可你活着爲什麼呢，啊？你說！」

「人人都活着哩。」

「確乎，對——並不是每個人一輩子打掃庭院，清除灰塵……」

奇杭有他自己思想。

「生」了下來，歟，於是活着直到死，」他說，但阿路塔毛奧甫，不聽他，繼續着：「你在這里一輩子跟着希一起過活。你沒有妻子，孩子，沒有一點兒什麼操心。這——爲什麼呢？我底父親還給過你另外一個住所，可是你——不願意，拒絕了。這也是由於你底固執吧？」

「問得太晚了，彼得·依立依赤」奇杭回答，注視着旁邊。

忿怒着，阿路塔毛奧甫固執地搔着癢癢：

「你看，在你生活的日子裏有多少人民變富啦。所有的人們都爲自己底安樂而努力，攢錢……」

「攢，攢，就連魔鬼也攢錢了，」奇杭說，特別張圓嘴而且加重着念『O』的音（攢，俄文是Kopit，這里是指這個字裏底邊O）。

亞考夫希望父親惱怒，罵奇杭，但老頭子，沒有則聲，隨後喃喃了一些聽不清的話，並且離開了守門人；守門人雖說憔悴了，禿了，全般變得有點像土色的色氣了，但沒有給老邁底陰謀所征服，身體還是那末堅實，甚至獲得了某種美點，所說的總是更重要的，用教訓的口氣，對於亞考夫顯得，奇杭對他說話和監督他，比父親更『有主人底風範』。

亞考夫自己全然清晰地看出來，他在家人們中間是多餘的，在家裏唯一要好的人是作客的米卡·龍基奧夫。米卡對他顯得不愚笨，也不聰明，他從他們底估價中滑脫出來，保留着跟他們的不同。他底高尚被米倫對他的關係證明了；冷酷的，剛復的，命令一切的米倫跟米卡處得很友愛，雖說也常常辨駁，但永沒有吵過嘴，就是辨駁也是很謹慎的。在家裏，從早到晚響着不同聲音的叫喊：

「米卡！」塔其亞娜喊。

「米卡在什麼地方？」母親問，甚至連父親也咆哮，從窗口探出着身子：

「米特利依，——該吃飯啦！」

米卡用着狐狸的步子在工廠裏跑着，並且，用滑稽的言語，快活的玩笑所組成的柔軟的尾巴掃去了米倫同工人們和聽差們間那乾燥的，反感的嚴肅性。他稱呼工人們朋友。

「親愛的朋友，這不是這樣的！」他對有鬍子的，莊嚴的木匠們底領班說，從口袋裏掏

出來一本有着紅皮的小書，鉛筆或者在木板上畫一些什麼，並且問：

「你看見嗎？這樣？就是——這樣？就是這裏的這樣？出來了嗎？」

「實在的，」領班同意了。「可是我們總照老式，因為慣了……」

「不，可愛的人，必須去習慣新的，——更有益處！」

領班同意了：

「實在的。」

在對事業用自己底大胆的玩耍上，米卡很像叔叔阿列克謝依，但在他底內心裏看不到主人的貪婪，由於快活的玩笑，他太多地使人想起木匠謝拉非木來，這就連父親也注意到了；有一天在吃晚飯的時候，當米卡在飯桌子上掃淨了，消去了怒氣，父親微笑着喃喃：「這，也是我們的安慰者，謝拉非木底……是的！」

有一次在父親跟米倫照例的衝突以後，亞考夫聽見米卡對米倫說：

「一點恐怖和反對加上憐憫的化合，——純然是俄羅斯的化學。」  
並且立刻安慰道：

「但——沒什麼！這不久就要過去，就要解脫掉。我們——要淨化自己……」

在節日底黃昏，在花園裏吃茶的工夫，父親抱怨：

「我沒有過過節日！」女婿立刻火箭似的站起來，散出了大胆的話語底金星：

「這——是你底錯誤，並且沒有比誰底更大的了！一個人要爲自己安排節日。人生——是一個美女，她需要一些禮物，排遣，各種玩樂，生活必須具有着滿意。每天可以爲快樂去尋找一些事情。」

他說得長久，溫和，幾乎像在吹簫，並且所有圍着桌子的人們都變得靜默了；常常是這樣的，聽着他說話，人們幾乎都入睡了；亞考夫也嘗試了他底話底迷惑力，他覺到了牠們中間的真實的真理，但他希望問米卡：

「你爲什麼娶一個不漂亮的，蠢笨的姑娘？」

亞考夫看出來在他對妻的關係中有點兒虛偽的，太愛好的，標明的關心；對於亞考夫顯得，就連姊姊也感覺到這種虛偽，她生活得憂愁，沉默，太容易發脾氣，而且比跟自己底快樂的丈夫，更多地跟米倫生動地談論政治。除去政治，她什麼也不談說。

有的時候亞考夫想，米卡·龍基奧夫並不是出現自快活的，無愁的國境，而是從某個厭倦的，黑暗的穴洞裏鑽出來，他發掘着不熟識的，在他是新的人們，而且終於發掘出來了，由於快樂在他們面前跳舞着，嬉笑着，用淵博來感動他們，被一些什麼驚異了。在這中間，亞考夫注意了他底驚異是有點兒愚蠢的；像一個小孩子在玩具店裏那樣地被驚異着

，但——這個小孩子是聰明的，而且一下子就分清了那一些玩具是較好的。

在家裏和工廠裏的人們中間，有兩個人是絕對地不喜歡塔其亞娜底丈夫；叔父尼基達和奇杭·維亞洛夫。在亞考夫底問話：為什麼他不喜歡米卡，——守門人安寧地回答：

「不誠實的。」

「為什麼？」

「一只蒼蠅。在一切的垃圾上都落。」

亞考夫長久地，固執地問着老頭子，但老頭子不能夠說得再清楚了：

「你自己會看見，亞考夫·彼特洛維赤，」他說。「你要看見：這個人在裝模做樣。」

叔叔，和尚，幾乎也同樣地說：

「他攘塵土，」他說，嘆了口氣。「我見過好多這樣的，會說話的人。他們攪亂着人民

。並且他們自己也迷亂在話語中。對他說：山，喚哈，可他回答你：豌豆……。是的，是的。」

聽這個和氣的醜人幾乎帶着惡意地，完全非他底本性地惱怒地談話是可怕的。而且在塔其亞娜底丈夫底評論上奇杭和叔叔底一致是更令人驚異的，這兩位老人生活得不合諧，在一種顯明的，但無言的仇視情形中，幾乎彼些不互相交談，並立。在這中間，亞考夫還

有一次看見了使他厭倦的人類底愚蠢：為什麼人們不能夠合諧呢，他們明天就會倒下去死掉？

叔叔尼基達死了。對於亞考夫顯得，父親在這死亡上熱心地幫助着他，幾乎每一次見面，他用斥責蹂躪而且壓迫和尙：

「我一輩子生活得像人們中間的一條牛，可是你——生活得像一只狼貓。所有的人都關心着來爲自己安排得更溫暖，更舒服，而且他們甚至，彷彿沒有看見你是一個駝子。人都以爲我是有惡意的，可我有什麼惡意？我用全部生活……」

把頭低到駝峯的下面，和尚咳嗽着請求：

「你——別鬧脾氣。」

對於父親底嫌惡的情緒，對於他底坦露着的，幾乎像黏着一些肥皂泡的，被灰色的汗毛底纖維遮蓋着胸口，也阻礙着亞考夫底生活，這種情緒很難掩飾，藏匿。雖說很少，但有時他必須提醒自己：

「父親。他生的我。」

但這並不把父親變得好點，消除不了對他的厭惡，在這裏邊甚至有着一些反感，輕視。父親幾乎每天到鎮上去，彷彿是爲了去觀察和尚怎樣地死法。困難地，喘着氣，大阿路

塔毛奧甫爬到樓上，於是坐在和尙底床旁邊，兩只發火的，紅色的眼睛釘在他身上。尼基達沉默着，時時咳嗽着，用錫色的眼光注視着天花板；他底兩手變得不安起來，他老是扯動袈裟，從牠上邊摘取一些看不見的東西。有的時候他坐起來，由於咳嗽得喘不氣來。

「你發作了起來？」哥哥問。

用手抓住哥哥底兩肩，床背，椅子背，尼基達爬到了窗戶跟前；在他身上穿着的袈裟，像在折斷的桅桿上的一塊帆布似的；坐在窗戶跟前，他，張開嘴，看着地下，花園和遠方，凝視着黑暗的，激怒地聳立着的樹林。

「呶，歇歇吧，」哥哥說，扯着憔悴的耳輪，走下樓去，並且通知奧莉卡：

「他發作着。已經快了……」

一個胖和尚，神父馬路達利到來了，並且建議把尼基達送到廟裏去，依照着某種教規，他必須死在那里，而且也應當埋在那里。但駝子對奧莉卡說：

「以後請你送到那里吧，當我死了。」

並且可憐地再三地請求：

「棺材蓋要高着點兒作，爲得不致擠縮。萬別忘記啦！」

在戰爭開始前四天他死了，可是死底那天黃昏他請求通知廟裏：

「讓他們到我這里來，在他們到的時候我就死啦。」

在死底那天早晨，亞考夫扶助着他底父親上到樓上去，父親，畫着十字，注視着那張具有着兩只半閉着的眼睛和塌陷的嘴的，陰暗的，變灰了的臉孔；尼基達不自然地大聲地喊：

「饒恕我吧。」

「呶，你怎麼啦？爲什麼？」彼得·阿路塔毛奧甫喃喃。

「因爲我底狂妄……」

「饒恕我吧！」老大說。「我在這里有一次跟你開過玩笑……」

「上帝不裁判玩笑，」和尚肯定地耳語着；可是哥哥，過了一忽兒，問：

「那末，你現在怎樣……？那里？」

「我忘記了，」和尚匆促地說，截住了哥哥。「你，亞沙，告訴奇杭，要他把涼亭旁邊那顆楓樹鋸掉，那棵楓樹不會長了，不會……」

聽着這種過分清晰的聲音而且看着胸口上的脇骨像箱子角似的非人的凸起，對於亞考夫是不能忍耐的。並且在這一小堆蓋着黑衣裳的不動的骨頭裏，在握着一只舶來品的黃銅十字架的兩手裏，大概不存留一點兒人的性質了。叔叔是可憐的，但因此他想：爲什麼要

這樣安排，使得老人們和大半家裏的人們死在全體人們底眼前？

看弟弟是否還要說什麼地等了一忽兒，父親携着亞考夫底手走開了，沉默地低着頭。  
在樓下他說：

「就要死。」

「是嗎？」米倫問，坐着在桌子旁邊，用一張大報紙遮着自己身體底半部；問的時候，他沒有把眼睛從報紙挪開，但隨後把報紙擲在桌子上，並且對着屋角那里的妻說：

「我是對的，——請看！」

他底有點兒肥圓的妻走到桌子前，而母親，坐在窗前，驚訝地問：

「實在嗎，米倫，是要打大仗嗎？」

「這里又有了第二個阿路塔毛奧甫，」彼得大聲地提示。

「瞎說，當然啦，」米倫對妻和亞考夫說，他也彎身在報紙上，讀着告警的電報，揣着：這比一切都厲害地洞嚇着他？大阿路塔毛奧甫，搖了搖手，走到院裏去了，在那里太陽把卵石晒得那樣的熱，她的熟度竟穿透了絨鞋底軟底。從窗戶裏飛散着米倫底有點兒乾燥的，教訓的言語；亞考夫手裏拿着報紙站在窗前，看着父親用自己那紫色的拳頭怎樣地洞嚇什麼人。

在第三天很早的早晨，和尚們來到了；他們一共七個人，身材的大小都不同，對於亞考夫，他們顯得沒有分別，彷彿新生的似的。他們中間只有一個是最高的，最瘦的，有着最濃密的鬍鬚，而且既不像和尚，又不像俗人，說話用高亢的，快活的聲音，這個人走在所有的人前面，手裏拿着一個大黑十字架，彷彿沒有了臉孔似的；他是禿頭的，他底鼻子分開着兩頰，並且在光禿的前額和鬍子中間，除去兩只有點兒黑暗的眼孔外，他底面孔上什麼也分辨不出來。邁步的時候，他那樣慢慢地舉起腳來，彷彿是瞎眼的；他用三種聲音唱：

「神聖的上帝，」低聲的，近似低音；

「神聖的有力的，」較高的，次中音，而——

「神聖的不滅的，赦免我們吧！」那樣尖聲的，使得小孩子們跑向前去，帶着驚訝注視他的鬍子，他底看不見的，有三種聲音的嘴底器官。

當殯從街上走出到廣場上的時候，牠被居民們，後備軍們，副官馬甫林底兵士們，在羣衆中間的少數軍官和書記們擠得緊緊地。冷血的副官誇耀地，像一筒碑似的站在自己底兵士們底前面，太陽光耀着他；圓錐形的牧師們和教會的執事們也像一些金佛像似的立在那里，他們軟化了，被太陽融解了，法衣底閃光也落在了副官馬甫林身上；在讀經台前面

，一個有着鉛色腦袋的肥胖的軍官，揮舞着帽子，跳躍地走着。

發三種聲音的和尚，擺動着一只黑十字架，停止在人牆的前面，並且用低音說：

「讓開點！」

但人們沒有在他前面讓開，而在副警官艾克底紅毛的，長的馬前讓開了，——搖動着

一只白色手套，他走到和尚跟前，止住馬橫斷了街道，並且指責地，冒犯地喊：

「哪哪兒去？你們幹什麼，沒有看見嗎？回去！」

和尚，舉起了十字架，唱了起来：

「神聖的上上……」

「哈囉！」軍官喊叫，並且人民對着那匹馬成千的聲音激怒地吼叫：

「哈哈囉囉……」

可是艾克，站在腳蹬上，也喊：

「彼得·依立依赤，原原諒點，走小胡同吧！轉一下灣！米倫·阿列克謝也維赤——

我請求你們！這里——有示威運動，可你們——這怎麼辦呢？」

大阿路塔毛奧甫站在被妻和亞考夫抬着的棺材底頭部，從下到上地看了看艾克那木質的臉孔，並且固執地對抬棺材的和尚們說：

「轉回頭吧，神父們……」

於是嗚咽着加上去說：

「最後的一次，顯然地，我命令……」

所有這一切，對於亞考夫顯得是可恥的，甚至有點兒是可笑的，但當轉入了小胡同，在那里住着泡莉娜，他看見她很快地走着來迎接殯行，她穿着白色的大衣，打着玫瑰色的傘，走着並且匆促地在凸出的，緊緊地束着的胸口上畫了十字。

『她來欣賞馬甫林』他立刻猜想，並且被塵土和惱怒塞了。和尚們走得更快了，黑鬚子的開始更低的，更憂鬱地唱着，但唱歌班却完全沉默了。在鎮外邊，對着一家屠戶，停着一輛有點兒特異的車，給黑布蒙着，套着兩匹花馬，人們把棺材放在車上，並且開始了追薦，但從街上，彷彿從管子裏似的，傳來祭祀的銅器的鳴叫，樂隊奏着『上帝，保護沙皇』，三所教堂的鐘響了，並且流着塵土的，烟霧的聲音：

「啦啦啦！」

亞考夫彷彿他在傾聽着副官馬甫林底命令：

「閃開！」

追薦之後，不得不婦母底家裏去，長久地坐在追悼的桌子旁邊，聽着父親底憤怒的

抱怨。

「怎樣的一個渾蛋把馬安排得對着一家屠戶，啊？」

「警察，警察，」米卡消着他底氣，並且說：「不便當地，你知道：政府的示威運動，而這里——出殯的行列！合不來的……」

米倫，從自己的牙縫裏偷着笑了一下，對醫生亞考甫列夫說，後者在沉悶的，不愉快的日子特別惹人注意：

「但假如我們都友誼地互相依靠着肚子，像米其凱在『銀色王子』中間似的……。結果——世界上的一切將要被互相關聯的數字所解決！……」

「被工藝學，」醫生回答。

「工藝學？呶，是的……。但……」

只是在黃昏，在十鐘點，亞考夫才能夠從這種討厭的拖延中逃開並且跑到泡莉娜那里去，經驗着直到現在還沒有公開給他的恐怖，預感着某種不平常的事情一定要發生。實在，這已經發生了：

「喫哈，」泡莉娜底厨娘說，當亞考夫察看着院子，走進廚房裏的時候，說完話她就笨重地落在爐灶旁邊的板凳上。

「老鴉子，下賤的，」亞考夫回答，並且停在屋子門口的前邊，竊聽着一個兵士底清楚的踱步和熟悉的軍人的聲音：

「這樣，應該考慮一下——是這樣不是呢？……你考慮一下吧！」

『他說話用的是您，或者還沒發生什麼事情』。

但開開了門，站在她底門閑處，他立刻驚訝了，一切已經發生了：冷血的副官嚴厲地聳起了眉峯，站在屋子中間，穿着沒有結釦子的竹布衣服，兩只手在衣袋握裏緊着，從衣服下面，看得見弔帶，而且一條弔帶從褲子釦上解了下來；泡莉娜坐在睡覺的床上，兩只腳搭在一起，一只腳上的襪子旋轉地垂了下來，她那大胆的眼睛睜得特別圓，可是臉孔，濃重地充着血，變成紫色的了。

「噫噉，嘶？」冷血的副官問，而且由於他底問話終於證實了亞考夫底一切疑竇。他走上前去，把帽子投在椅子上，並且用對自己不熟悉的，失了常態的聲音說：

「我——送殯回來……從追薦場……」

「是——嘶？」質問地，用主人的聲調，副官喊；泡莉娜，那樣用力地吸着烟，使得烟捲吱吱地響了，帶着烟說，但不以為有錯地，而輕蔑地：

「依泡立提•謝路界也維赤勸我加入婦女慈善會……」

「入婦女會？姆，是，」亞考夫說，微笑着，——於是冷血的副官走到他跟前來，追問地問：

「這種微笑是什麼意思？我請求解釋：我不喜歡過分！我不會忍耐！」

在這兩三分鐘，亞考夫經驗到了，彷彿一些冒犯的，惡意的熱流通過着他，通過着而且窒塞地停在了他的內部，幾乎像一種憂愁的認識，認識了這個小女人對他那樣的重要，恰如他底身體底可愛的一部份似的，並且他不能夠允許別人從他手裏把她奪走。由於這種意識，他又恢復了憤怒，他變得冷酷了，站了起來；把兩只手插進了衣袋。

「別近前來！」他迎上副官去，感覺着他底眼睛那樣地，竟使他疼起來地突出着。

「這這爲什麼？」副官問，同時依然走着。他那在語裏重疊字母的反常樣子常常使得亞考夫不高興，而在這工夫，竟要使他瘋狂了，他打算從衣袋裏扯出一只手來，喊：

「我打死你！」

副官馬甫林捉住了他底手，握得牠底腕子疼起來，六輪子手槍在口袋裏震聾人地響了，隨着亞考夫底手就像從肘子處折斷似地尖銳地疼起來，從衣袋裏拔了出來，副官從他底手指中奪過了手槍，並且把牠投在椅子上，說：

「沒發生什麼！」

「亞沙，亞沙！」阿路塔毛與甫聽見了高聲的耳語。「依泡立提·謝路界也維赤，——先生們！你們瘋了嗎？爲了什麼？要知道這——是可耻的事！可爲了什麼？」

「噁噃，」冷血的副官震襲人地說，握着亞考夫底鬍子，把牠們向下扯着，並且這使得他對他彎下了腰：「請——原諒——一個傻子！」

伴着每一個字，而且把長的字分成兩個，他把鬍子向下扯一下，於是在下巴上用一下輕輕的打擊使牠們揚了起來。

「喚，多末可耻，喚！」泡莉娜低聲說，握着副官底臂肘。

亞考夫不能夠動轉右手了，但吃力地咬緊了牙齒，用左手把副官推開了；他咆哮起來，委曲的眼淚沿着兩頰流着。

「別冒險再觸我！」副官吼叫，並且推開了他，坐在了舒服椅子上，在六輪手槍上邊。於是亞考夫，用兩手蒙上了臉孔，掩藏着眼淚，軟化成半失魂喪魄的樣子了，腦袋裡嗡嗡地幾乎沒有聽見泡莉娜底喊叫：

「我的上帝，這是多末下賤哪！而且這是你們，你們！怎樣丟人的事！爲什麼？」

「去找魔鬼吧，姑娘！」副官用生鐵的聲音說。「這裏爲了取樂給你一個銀盧布，——這這夠了！我作得不過分，但你自己是庸俗的……」

用沉重的脚步頓着地板，副官碎地子關上了門，走掉了，在自己的背後留下弔燈玻璃的響聲和泡莉娜底短促的尖叫。亞考夫站在軟化的腳上，牠們變曲了，他底整個身體顫着，彷彿凍得似的；在弔燈下面，屋子中間，泡莉娜立着，她底嘴張開着，她喉嚨裡沙沙地，注視着自己手裡那張污穢的鈔票。

「賤貨，」亞考夫說。「你爲什麼幹這個？可——你說過……應該打死你……」

女人望了他一眼，把鈔票投在地板上，並且噴聲地，帶着驚懼拖長聲音說：

「怎樣的惡棍……」  
她落坐在舒服椅子上，蜷曲着，用兩手抱住了腦袋，而亞考夫用拳頭打了她底肩膀一下，喊：

「站開！給我六輪手槍……」

沒有動，她完全恐懼地問：

「那末你愛我嗎？」

「我恨你！」

「你說謊，你愛我，現在！」

她那樣快地撲向他去，使得亞考夫沒有來得及推開她，她抱住了他底脖子，並且帶着

狂亂的固執。用咬嚼的吻溫暖着他，對他底眼睛，嘴熱烈地出着氣，低聲說：

「你說說，你愛，你愛。並且我也——愛你！啊哈，你，我底溫柔的，鹽醃的……」  
鹽醃的，是她底愛嬌的，獻媚的俏語，她這樣叫他只是在非常有力的刺激的時候，而且這稱呼常常使得亞考夫沉醉到有點兒甜蜜的而且眩暈的獸行的程度。發生這個的時候，並且就在這工夫：他揉搓着，擰着，吻着她，同時喘息着喃喃：

「賤貨。沒臉的老婆。你要知道……」

過了一個鐘頭，他坐在睡榻上，她躺在了他底膝上；搖撼着她，他帶着慳異想：

「一切過去得多快！……」

而她却疲倦地說：

「我發怒來，打算過去開了你。你總忙你自己底事情，去送殯，可是我很厭煩。而且我不知道：你愛不愛我？現在你要更甚地愛我啦，你要妬忌，因為。當妬忌……」「要離開這里，」亞考夫疲憊地說。

「對。上巴黎去。我會說法國話。」

他們沒有點燈，屋子裏黑暗而且鬱悶，街上後備軍們，農婦們喊叫着，雖說天很晚了，過半夜的光景了。

『現在你不要到外國去，那里——打仗哩，』亞考夫回憶起來。『打仗，魔鬼捉住了他們……』

女人又提到了她自己底事：

「只有狗們相愛才沒有妬忌。你看：一切戲劇，小說，——一切都由於妬忌……」

亞考夫微笑了，戰慄了一下：

「六輪手槍放得太好啦，子彈能夠射穿我的腳，可是這里只在褲子上穿了一個小洞。」泡莉娜把一根手指頭插進了小洞，並且突然嗚咽起來，用低的，但兇惡的惱怒說：

「啊哈，可憐，你沒來得及打他！在他那緊繃的，橡皮的肚子上！」

「住嘴！」亞考夫說，用力搖撼了她一下，但她繼續着從牙縫裏嘶嘶着，而且還是那樣兇惡地：

「下賤東西！怎樣地侮辱了我！你怎麼啦，老是……你不了解女人！」

並且掀起了厚脣的嘴唇，露出來緊緊地咬着的狐狸的牙齒，她補充道：

「要知道如果一個女人變了，這並非完全意味着她已經不愛你了！」

「住嘴，我說，」亞考夫喊，並且那樣地按着她，竟使她呻吟起來：

「喚呀，現在我覺得，你愛我！亞沙，我的鹽醃的……」

在黎明他輕輕地離開了她，感覺着自己是一個在危險的玩耍中得到了一些高價的人。寧貼的快活在他底心裏依然加強着，當他要走開的時候，問泡莉娜被他藏起來的手槍，可是她不打算給還他，亞考夫不得不說沒有手槍他不敢走路，並且報告給她了奧司考夫的事情。泡莉娜底害怕很使他高興，她底不安使他相信了他對於她確實是親愛的，她愛着的。啊啊着，握緊着手，她開始怪罪他：

「你爲什麼早不告訴我這件事情？」

於是害怕地緩頰道：

「自然，這是很有趣的——一個偵探！那末，例如，『社路洛克·郝姆斯』，——你讀過嗎？但你要知道在我們這里，實在吧，偵探——也就是惡棍？」

給他手槍的時候，她打算審察一下他射擊得是否準，於是央告亞考夫照開着的爐子放下一下，爲了這個亞考夫不得不用肚子伏在地板上；她也伏下了；亞考夫放了一下，從爐子裏向他們猛烈地吹着灰，可是泡莉娜叫了一聲，滾到了一邊去，隨後，舉起了手掌，低聲地說：

「看！」

在有色的地板木頭上有了一個小的，斜而深地向前的洞。

「你以為死亡怎樣地離開了那里！」泡莉娜說，嘆息着，皺了一下沾點兒污塵的眉。  
亞考夫從來還沒有看見過她這樣的可愛，沒感覺過對自己這樣接近。她底眼睛孩子氣地驚訝地望着，當他講述奧司考夫的事情的時候，而且在她那張尖銳的青春的臉上已經沒有一點缺點了。

『她不感覺過錯』，亞考夫帶着驚訝地想，而且這使他快活。  
送他的工夫，她說，望着亞考夫底鬍子：

『啊哈，亞沙，亞沙！就這樣啦！我們——要嚴鄭地嗎？啊哈，我底上帝……。但那個惡棍！』

把兩只手底手指握在了一個手掌裏，並且磨擦着牠們，惱怒着她，抱怨：

『上帝，多少惡棍哪！』

但突然間，抓住了亞考夫底一只手，沉思地皺着眉頭，輕聲地說：

『站住，站住！這里有一個姑娘，啊哈，一定！』

她開始笑着，而且給亞考夫畫了一個十字，放開了他：

『去吧，鹽醃的！』

早晨天氣是冷的，有露水的；破曉的風吹着，綠珍珠色的天空飛散着萍菓的氣息。

『自然，她這是由於惡勢力而猶豫得變心了，一定要娶她，只要是父親死嘍』，他寬宏大量地想，而且這里他又記起了安慰者謝拉非木底滑稽話：

「每一個女人——都是在沉溺的時候抓住一根草莖。現在要捉住她！」

關於冷血的副官的思想使他不安了，他不像一根草莖，他發怒了，而且說不定他要做出危險的事來。但副官一定要出發去打仗。而且甚至關於奧司考夫，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想得是更平靜了，雖說他，猶豫地回顧着，傾注地聽着而且在衣袋裏緊握着六輪手槍底槍把，——實在，常常是在這樣的工夫，奧司考夫捉住亞考夫。

但過了兩個星期，在獵人底面前，恐怖又像炭烟似地包圍了阿路塔毛奧甫。在一個星期日，巡視着方洛泡奧甫買來預備做棟用的樹林，亞考夫看見了奧司考夫，他偷偷地鑽進了濃密的樹林，披掛着一些撲獸器，脊背上背着一只袋子。

「跟你是幸運的相逢，」他上前來說，摘下了帽子；他戴着牠像軍人似的：上部的圓頂折在左眉上，而且摘下來的時候，不捏着遮眼，而捏着圓頂。

沒有回答他底奇怪的致賀，在這種致賀中他感覺到恫嚇，亞考夫咬緊了牙齒，而且痙攣地握住衣袋裡的手槍。奧司考夫也沉默了一分鐘，用手指頭敲着帽子內頂，而且沒有望亞考夫。

「呶？」阿路塔毛奧甫問；與司考夫抬起了狗底似的兩只眼睛，撫摸着向上翹地立着的粗亂的頭髮，清晰地說：

「你底愛人，那就是波拉吉亞·安得烈也維娜，她和牧師斯拉德考波切夫底女兒熟識，請你這樣告訴她，叫她拋開了她。」

「爲什麼？」

「這樣，已經……」

於是聽了一下鎮上的鐘聲的鳴叫，獵人加上去說：

「我衷心地給你勸告，希望你好。可你給我幾個盧布吧……」

他向天空看了一眼，並且計算着：

「三十五個。」

「開槍打，這只狗！」——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想，一面數着錢。

獵人拿起了鈔票，在兩條彎曲的腿上轉了過去，叮噹着鐵的撲獸器，而且沒有戴上帽子，爬進了濃密的樹叢裏去，而亞考夫覺得這個人變得對他底討厭是更加重了。

「奧司考夫！」他聲音不高地叫，但當那一個站住了，給杉樹的葉爪子半遮着，亞考夫繼續對他說：

「你要拋開這個！」

「為什麼？」奧司考夫問，把腦袋向前伸了出來，而對於阿路塔毛與甫顯得在奧司考夫底兩只空洞的眼睛裏閃爍着一些恐懼或者非常的歹意。

「危險的勾當，」亞考夫解釋。

「一定會，」奧司考夫說，並且他底眼睛底閃光滅了。「對於不會的人——一切都是危險的。」

「你隨便吧。」

「你說話反對着自己底利益。」

「這里有怎樣的利益，在仇敵中，」亞考夫喃喃，悔恨着跟一個偵探說話。

『那里又，』——他辨解。『一個白癡……』

可是奧司考夫教訓地說：

「沒有這個——人們不能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底仇敵，自己底需要。再見！」

他把脊背轉向亞考夫，並且鑽進了濃密的綠杉叢裏去了。聽了聽杉樹底帶刺的枝子們簌簌地響着，枯枝咯咯着，亞考夫很快地跑到樹林外的曠地上來，在那里有一匹被套在運貨馬車上的馬等待着他，於是趕到了鎮上，到了泡莉娜那里。

「這——無賴！」泡莉娜幾乎歡喜地驚喊。「已經知道她來看我嗎？說呀，請說呀！」

「你爲什跟那樣的人們交朋友？」亞考夫惱怒地怪罪，但她也惱怒地，扯着黃色的空氣似的披肩蓋上了自己底胸口，絮叨：

「第一——這當然是爲你！而第二，莫非我跟母貓啦，狗啦，馬甫林啦去作朋友？我一個人坐着，像坐監似的，到街上去沒有誰陪伴着。可是她——是有趣的，她給我小說，雜誌看，懂得政治，會講說一切。我跟她在泡泡娃底專門學校裏一起讀過書，後來我們互相罵了起來……」

把手指擋在他底肩上，她激怒地說：

「你想，密秘的女情人生活是容易的嗎？斯拉德考波切夫說，女情人像一雙印度橡皮拖鞋，——是需要的，當踏泥的時候，哼！她跟你們底醫生有過羅曼司，而且他們不把这个密秘起來，可是你把我像一塊瘡痂似的藏起來，你害羞，彷彿我是彎曲的或者駝背的，可是我——一點也不醜……」

「等些時候，」亞考夫說，「我就要娶你！鄭重地說，雖說你就是一只猪……」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兩個人中間誰更像豬，」她喊而且孩子氣地哈哈大笑了，重複着：「更像猪，更像猪，——我紛亂啦！我底鹽醃的……。你是可愛的，不貪婪的！別人會

要——不說出來；要知道這個偵探對於你是有好處的……」

像平常一樣，亞考夫安靜地離開了她，可是過了七天，一個很早的早晨，繪製表格者耶拉金，一個身材短小的，有麻子的，有着一個彎曲的鼻子的人報告，在黎明當織工們網魚的工夫，織工毛路德維奧夫企圖去打救淹溺了的獵人奧司考夫，也幾乎沒有淹死，並且躺在醫院裏了。聽着嚷嚷的報告，亞考夫坐着，伸長着腳，爲得兩只手更深地藏入衣袋裏，他底兩手在抖顫了：

「他們溺死了他，」他想，並且尋思着好心腸的毛路德維奧夫，這個人有着一張溫柔的女人底似的臉孔，不相信這個人能夠弄死什麼人。「一件幸運的事件」，他想，輕鬆地嘆着氣。

泡莉娜也同意了這是一件幸運的事件：

「自然，這樣好一點兒，」她鄭重地說，皺着眉頭，「因爲，如果什麼別人弄死了他——就要有喧嚷了。」

但——她悔恨：

「那就更有趣啦，要是捉住他，強迫他悔罪，而且吊起他來或者開槍打他。你讀過：『你說胡話哩，泡莉卡，』亞考夫打斷了她。」

過了一些安靜的日子，亞考夫上了一趟佛路高洛德，回來時米倫像有什麼事地皺着眉頭，說：

「我們還有一段污穢的歷史……依照着縣政府來的命令，艾克在追究着這個獵人在怎樣的情形下淹死了。逮捕了毛路德維奧夫，其立亞考夫，火夫克洛陶夫，一個可笑的人，——所有跟獵人一起逮魚的人們。毛路德維奧夫底臉被抓傷了，一只耳朵撕破了。他們看出来在這事情中間，似乎有點政治的……。不在於撕破了的耳朵，自然……」

他站在了鋼琴旁邊，在手指上搖動着夾鼻子眼鏡，用瞇細着眼睛注視着角落裏。穿着一件皺摺的縫的襯衫，紅色的高與膝齊的褲子，沾着塵土的鞋子，他像一個機械師；他底骨瘦的，刮得光滑的兩頰和雉齊的鬍子使人想起戰士來；他底不大動的臉孔幾乎沒有變化，無論他講說什麼事情的時候。

「傻子的時代！」他沉思地說。「現在在新的戰爭裏變得紛亂了。我們打仗，像平常一樣，爲得從實在的愚笨上引開我們底眼睛；跟愚笨來打仗——我們不能夠，沒有力量。但所有我們底問題，一直等到，——轉向國內。在農民的地土上，勞工黨夢想着權利底獲得。在這個黨裏邊——有一個商人的兒子，伊利牙·阿路塔毛奧甫，一個被叫作完成國家歐化經濟和工業的偉大事情的社會階級裏的人。混蛋加混蛋，背叛社會階級利益的人一定要受

處罰，彷彿是死罪，主要的，這是國家的叛逆……。我明白一些知識份子，像高立茲越海夫，他不被任什麼所聯結，對於他沒有地方擱放自己，因為他是沒有天才的，沒有工作能力的，而且只能夠讀書，說話；總之，我發見在俄羅斯的革命運動——只是爲了一些無天才的人們……」

對於亞考夫顯得，哥哥說話像在他面前對着一屋子人似的，他總是更甚地瞇細了眼睛，而且終於把牠們完全閉攏了。亞考夫停止了聽他底演講，尋思起自己底事情來：與司考夫底死這事件將怎樣結束，因爲這事件使他，亞考夫不安。

懷着孕的，像一只有抽屜的大箱子似的米倫底妻走了進來，看了看他，並且用厭倦的聲音說：

「去，換衣服去吧！」

米倫服從地向鼻子上推了推眼鏡，於是走了。

大約過了一個月，所有被捕的人都放出來了；米倫嚴厲地，用不容商量的聲音對亞考夫說：

「全給他們算賬。」

亞考夫已經很久就忽料自己底意見，習慣了服從哥哥底乾燥的命令，這甚至是舒適的

，減輕了對於工廠裏的事情的責任，但他這樣說了：

「火夫必須留下。」

「為什麼？」

「他是快活的。工作得很長久了。他使人們開心。」

「是嗎？呶，好吧，我們留下他。」

於是，舐了舐嘴唇，米倫說：

「丑角們，確乎，有益處。」

有一些時候，對於亞考夫顯得大概一切進行得都很好，戰爭壓抑着人們，所有的人都變得更多思緒，更安靜了。但他習慣了來經驗不愉快的事情，預感着並非牠們全體都為他而消滅了，而且不安地期待着一些新的。期待了不久，在鎮上又出現了涅司鄰林高，在手裏挽着一個高個子太太，她生得像魏拉·泡泡娃；當在街上遇見了亞考夫，他，還在老遠裏，就望過他來，可是走到跟前時，問着安，問：

「能否到舍間去坐，過點把鐘？我——同岳父住在一起。你知道，——我底妻要死了。所以我請求你：不要按前庭底門鈴，這要使病人不安，你一直穿過院子好了。再見！」

這一點鐘是沉悶的，而且不自然地長久，當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疲倦地坐在了給書

櫃子塞滿着的屋子裏的椅子上時，涅司都林高，安靜地而且傾聽着什麼地，說：

「呶噆，他們使得我的朋友煩惱。這是無疑的，雖說沒有證據。做盡心，或者要稱讚。現在是：你底心上人兒，波拉吉亞·娜雜洛瓦和斯拉德考波切瓦小姐是朋友，後者在幾天前在佛路高洛德被捕了。認識她嗎？」

「我不知道，」亞考夫說，並且一下子全身出了汗，可是憲兵官把自己底手舉到了鼻子跟前，審視着指甲，非常安靜地說：

「你知道。」

「彷彿——識認的。」

「這就對啦。」

『他應該怎樣呢？』亞考夫尋思，從前額下邊審視着灰色的，有着紅筋絡，寬鼻子和渾濁的眼睛的平板面孔，從這兩只眼裏，彷彿滴落着沉重的厭倦，並且流着酒氣的細流。

「我不是作爲公事來跟你說，而是友誼地，這個朋友希望你好，並且你底事業的利益，他也並非不知道，」亞考夫聽見了一個粗嘎的聲音。「這里，你看見沒有，怎樣的惡作劇，我底親愛的……射手！」憲兵官笑了，沉默了一忽兒又解說：

「我說——射手，是因爲我知道了還有一次你底槍沒有得到用場。是的，那末，你明

白沒有：斯拉德考波切瓦小姐跟娜雜洛瓦，你的心上人兒熟識。現在——你要考慮：獵人奧司考夫活動底原因，除了你和我以外，誰也不能知道。我——不包括在這一列朋友之中。奧司考夫並非是愚笨的，雖說——是頹廢的和……」

涅司郗林高，嘆了口氣，望着桌子下面：

「什麼也不是永久的。你要留在這里——你……」

對於亞考夫顯得，從軍官底嘴裏流出來的不是話語，而且一些細的，看不見的小結子，牠們細住了他底脖子，而且那樣有力地勒着他，使得他底胸中變冷了，心停止了，並且週圍的一切，搖擺着，咆哮着，正像冬季的暴風雪。但涅司郗林高帶着顯明地崇高的懶懶神氣說：

「我想，我幾乎確定了你是在說話中有點兒不謹慎，是嗎？想一想！」

「沒有，」亞考夫低聲地說，注意着，彷彿聲音沒有離開了他似的。

「這樣嗎？」軍官問，用紅手指頭捋着鬍子。

「沒有，」亞考夫重複着，一面搖着頭。

「奇怪。非常奇怪。然而——要補充的。這就是說：需要用一個同樣的人來代替 奧司考夫，於你有益的人。一個叫米拿也夫的人將要去看你，你要高興他，是嗎？」

「很好，」亞考夫說。

「就是這個。完了。以後要小心點，我請求你！對任何太太——別別提！不要說一句話。明白嗎？」

『他說話彷彿跟一個小孩子，跟一個傻子似的』，亞考夫想。

後來憲兵官談到了秋天近了鳥兒們底遷飛，戰爭和妻底病，談到了現在他底妹妹伺候着他底妻。

「但是，——對於不好的事情必須準備着，」涅司鄒林高說，同時捻着自己底鬍子，把牠們捋向肥碩的耳朵垂兒去，他底唇也向上張開，裸露出了一些黃色的牙齒。

「跑開，」亞考夫想。「他使我不安。走開吧。」

『魔鬼要捉住你們全體，』他想，在奧凱河岸上走着的時候。「你對於我有什麼需要？有什麼需要？」

細小的雨，秋天底預兆，懶懶地洒潤着大地，河裏黃色的水上浮着漣漪；在和暖到使人恶心的空氣中，有一種比亞考夫·阿路塔毛與甫底深刻的憂愁還更甚的東西。確實不能夠生活得安靜，簡單嗎，沒有所有這些不需要的，無意義的驚擾？

但，像一列雪橇在冬天的暴風雪中似的，年月一個跟着一個地過去，沉重地，滿滿地

裝載着不尋常的驚擾。

一個姓毛洛曹夫的，叫雜哈爾的，從戰爭上回來了，帶着喬治的十字章在胸口上，有着一個光禿的，帶着一些血紅的傷口的，被燒焦了的腦袋；他底一只耳朵被割掉了，在右眼眉的地方——是一片紅色的脈絡，在這下面藏着一只給什麼打傷了的，死板的眼睛，可是另一只眼睛看事是嚴肅地而且傾注地。他立刻和火夫克洛陶夫成了朋友，並且安慰者謝拉非木底跛足的徒弟開始彈着，唱道：

啊哈，風在吹，雨在落，

我躺在戰壕裏。

我帮助着，一個白癡，

進攻歐羅巴洲！

亞考夫問毛洛曹夫：

「什麼，雜哈爾，我們打得不大好嗎？」

「似乎好點，」織工回答。他底聲音是大胆地吠叫似的，在話語中聽得見像火夫底歌曲底絕望的無耻。

「我們沒有主人，亞考夫·彼得洛維赤，」他對着主人底面孔說。「一些光棍主管着我

們。」

這一個人和火夫瓦西凱變得有點特別令人注意了，像在秋夜的黑暗中點着的一盞燈似的。當塔其亞娜底快活的丈夫穿了一條肥得可笑的，浪費材料的，而且顏色和雜哈爾底破爛的大衣一樣的褲子的時候，火夫注視着他，唱：

這樣的褲子是爲了便於伸張！

一下子就看得出來不同：

一條是——頂上擴大着，

而另一條是——下邊！

亞考夫驚訝的是姊夫並沒有惱怒這種譏笑，反而哈哈大笑起來，顯然地鼓勵着火夫用最甚的話語的侮慢。工人們也笑了起來，而且當雜哈爾·毛洛曹夫帶到院子裏來一條長毛小狗，牠底多毛的尾巴英雄似地捲起在背上，在尾巴尖上搖擺着用浸過水的樹皮綁上去的一個白色的喬治十字章的時候，工廠裏的人們特別哈哈大笑起來。米倫忍受不了這種無禮；警察逮捕了雜哈爾，而這只小狗就爲奇杭·維亞洛夫所有了。

在鎮上的街上走着跛脚的，瞎眼的，缺胳膊的人們，並且所有各種殘廢的人們都穿着軍用大衣，四週的一切也染上了他們底衣服的暗黑色。這些殘廢的，毀壞了的兵士們給鎮

上的女人們帶着散步，女人們給一個乾枯的，瘦弱的，像一只答帚的魏拉·泡泡娃領導着，她曾經吸收過泡莉娜來做這個事情，但後者搖着頭，喊叫着，抱怨着：

「喚喚，不，我不能夠！這是無耻的事！你看，亞沙，他們都很年輕，健壯，都是缺胳膊少腿的，並且他們身上是什麼氣味，——我不能夠。聽，——咱們走開吧！」

「上那里？」亞考夫憂愁地問，知道他底女人變得更愛惱怒了，可怕地總是吸煙，並吐着愁痛的氣息。一般地說來，所有鎮上的女人們都是這樣的，可是在工廠裏——是特別的，她們變得更壞了，嚎叫，說話唐突，抱怨生活程度昂貴，她們底丈夫們，吹着口哨，要求提高工資，可是工作得總很糟糕；每天黃昏的時候，爲新的事情，小村裏高聲地，而且激怒地喧嘩和吠叫着。

在工人們中間閃動着嚴肅的鎖匠米拿也夫，一個三十歲的，黑色的而且像猶太人似的大鼻子的人；亞考夫胆怯地躲避着他，企圖着不跟鎖匠底眼光相遇，後者用兩只黑暗的眼睛注視一切的人，那樣的，彷彿他忘記了什麼而不能夠記起來似的。

父親像一截龍驤的木樁子似的在院子裏徘徊着，兩只有病的腳幾乎不能動轉了。現在在他底寬肩膀上掛着一件旅行的脫了毛的狐皮大衣，他制止住了人們，嚴厲地問：

「你上那里？」

當人們回答了他，搖着手，喃喃：

「呶，去吧。流氓們。臭蟲們，賴着我的血活着！」

他那紫色的，浮腫的面孔不高興地顫抖着，下嘴唇撅起來；在人們面前亞考夫替父親害羞。姊姊塔其亞娜整天價讀着一些報紙，也常常給什麼驚得她底兩只耳朵都紅了。米倫鳥兒似的飛到縣城去，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去，回來的時候，用寬闊的腳鴨板踏着一雙美國的皮鞋，並且心底不善良地講述着醉漢的，放蕩的農夫，像水蛭似的依附着沙皇。

「活着的這樣的農夫——我不相信！」半盲的奧莉卡直然地說，她跟兒媳並肩坐着在沙發上，在那里，她底兩歲的兒子蒲拉堂爬着而且叫着。「這是故意地想出來的，爲了作例子……」

「這——是不尋常的！」塔其亞娜底快活的丈夫高叫。「這——是可驚的！農村——起來復仇！啊？」

他快活地擦着自己那兩只肥胖的手，手上過多地生着紅毛。他一個人相信地期待着這無定的節日。

「我底上帝！」塔其亞娜帶着輕藐地喊。「什麼叫你高興啦？我不懂！」

驚訝地張開了嘴巴，米卡呱啦：

「怎怎麼？你——不懂？那末——講給你聽吧！爲了牠過去受的一切痛苦，農村——要報仇啦！在這個農夫底臉上，牠表示了自己內部底毀滅的毒藥……」

「等一下！」米倫皺着眉頭說。「還不久以前，你說過別的……」

但米卡幾乎狂喜得給話語梗塞了喉管，用犀利的耳語說：

「這——是一個象徵，而不是一個單純的——農夫！三年以前他們慶賀了自己底權利底三百週年大典，而這里……」

「胡說，」米倫刻薄地說，醫生亞考甫列夫，像平常一樣，微笑了，但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想，如果這些話要給憲兵官涅司都林高知道了……

「你們爲什麼總說這個？」他問。「什麼意思？」並且勸告：「不要再說吧！」

他注意到連米倫也特別鬆懈了，驚懼了，這特別叫亞考夫不安。結果人們中間只有米卡一個人保留着平常的樣子，還那樣陀螺似的轉着，噴射着笑謔，並且在黃昏的時候，彈奏着六弦琴，唱：

我底妻在墳墓裏……

但他底歌曲已經不爲塔其亞娜高興了：

「呸，這多末厭煩哪！」她說，並且走到孩子近邊去了。

米卡能夠巧妙地撫安工人們；他勸告米倫到農村裏去收買麵粉，麥子，豌豆，白薯，並且按照原價賣給工人們，只加上運費和傷耗。工人們很高興這個，但亞考夫開始明白了工廠裏的人們對於這個快活的人是比米倫更相信，亞考夫也看了出來米倫和塔其亞娜底丈夫吵嘴得更多了……

「你希望一帆風順嗎？」清楚地，不掩飾惡意地，米倫問，可是米卡，微笑着，回答：「人民底意志，……人民底權利……」

「我問你：誰，是對的，你？」米倫喊。

「你們又要吵嘴，」大阿路塔毛奧甫咆哮，但亞考夫看見在父親那暗昧的眼睛裏有滿意的閃光，對於老頭子是高興看看侄子和女婿打架的，他要微笑，當聽着塔其亞娜底激怒的尖叫的時候，要微笑，當母親胆怯地請求着：

「再給我倒盃茶，塔尼亞……」

所有新的事情都是可怕的，而且有點兒突然地跳出來，和過去的沒有聯帶關係。突然間完全瞎了眼的嬸母奧莉卡受涼了，並且過了兩天兩夜死了，可是她死後過了不多幾天，鎮上和工廠裏幾乎用最高音嚷着：沙皇退位了。

「現在要怎樣——要成共和國？」亞考夫問哥哥，快活地把鼻子貼在了報紙上。

「共和國，當然！」米倫回答，彎身在桌子上，他用兩只手掌那樣地按着報紙底分開的頁，使得報紙張緊着，而且突然間帶着哧聲裂破了。這對於亞考夫顯得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可是米倫站直了身子，他底臉色是不尋常的，對是他用不自然的聲調喊嚷，但溫和地：「要開始俄羅斯底健康，俄羅斯底革新——就是這末回子事，弟弟！」

於是揮舞着兩只手，彷彿要擁抱亞考夫似的，但不久一只手落了下去，而另一只，仍然伸張着，舉了起來，扶了扶夾鼻眼鏡，又伸開了手臂，站得像車站的揚旗似的，並且表示明天黃昏又要到莫斯科去。

米卡也揮舞着兩只手，像一個受冷的馬夫，他喊：

「現在一切都要進行得很好；現在人民終於要說自己底強硬的話語，這在他們心裏已經早就成熟了！」

米倫已經不再同他爭辯了，沉思地笑着，他舐了舐嘴唇；但亞考夫看來那是這樣的：一切過去的都很好，大家都快樂，米卡從台階上對聚在院子裏的工人們講說彼得堡發生的事情，工人們高叫着 xi xi hei，後來抓住了米卡底手，腳，開始向空中拋擲。米卡縮成了一團，縮成了一個大球，並且飛上去的很高，而米倫，當人們也開始搖擲他的時候，却在空中伸張起來，顯得他底兩手兩腳都張開着。米卡給一羣老工人們包圍着，並且高大

的，筋絡外露的織工界拉西姆·渥伊奧夫對着他底臉喊：

「米特利·怕甫洛夫，你——是一個合乎時代的人物，合乎時代的——懂嗎？孩子們——對他喊 Xip xip hui！」

人們喊起了 Xip xip hui，可是火夫瓦西凱，跳舞着，閃耀着光禿的腦殼，像吃醉了似地喊叫：

唉哈，——人們住得很遠

離沙皇的寶座！

走到跟前了，並且看見了——

在寶座上的——是一只烏鵲！

「接着，瓦祥！」人們鼓勵着他。

人們也打算搖擲亞考夫，但他逃開並且躲在屋裏去了，他以為如果工人們把他扔到了空中，而不在下面用手接着，那末他要摔碎在地。但黃昏的時候，坐在辦公室裏，他聽見在院裏窗戶下面奇杭底聲音。

「為什麼趕掉那只小狗？你把牠賣給我吧。我要把牠養成一條很好的狗。」

「唉，老頭兒，難道現在是養狗的時候？」雜哈爾·毛洛曹夫回答。

「可你要作什麼？賣了吧，給你一個銀盧布，呶？」

「留下吧。」

亞考夫從窗戶裏看着，說：

「沙皇哩，奇杭，啊？」

「是的，」老頭子說，並且向屋子角落裏看了一眼，低聲地吹起哨來。

「沙皇給人們推翻了！」

奇杭彎下腰去，提了提鞋跟，並且對着地上說：

「人們起來了。這就是安頓奴說的那句話。棚車失掉了一只輪子！……」

站直了身子並且走到了屋子的角落，聲音不高地叫着：

「兔崽，兔崽……」

幾個擾嚷地快樂的禮拜像跳舞會似地過去了；米倫，塔其亞娜，醫生，以及所有的人都變得彼此更溫和了；從鎮上來了一些不認識的人，並且他們帶走了鎖匠米拿也夫。後來春天降臨了，光明的而且暖和的春天。

「聽，鹽醃的，」泡莉娜說，「我總不明白這是怎麼啦？沙皇放棄了皇權，兵士們全都打傷了，殘廢了；警察們都遣散了，一些百姓們來發號施令，——現在怎樣過活？每一個

魔鬼都將要作他願意作的一切，於是，一定地，任起艮要不使我安生了。他，還和所有的  
別人向我求婚我都拒絕了。現在當所有的人都聯合了起來，我不願意也不能夠再在這裡過  
活啦，我必須住到沒人認識我的地方去！並且後來：要知道如果這個已經作成了——革命  
和自由，那末，一定地，要使得每個人都照他高興的來生活！」

泡莉娜說話全然更固執，更絮叨了，亞考夫在她底話裏感覺到了一些不容置辯的肯定  
，於是安慰道：

「稍等一等，這就要被搖着塞進去，於是……」

但他已經不相信四週的騷亂會平靜下去，他看見每天在工廠裏剩下的人們沸騰着喧嚷  
，變得更可怕了。人們害怕慣了，常常爲恐怖而找尋理由；亞考夫開始害怕起雜哈爾·毛  
洛曹夫底燒焦的腦壳，雜哈爾自負不凡地走着，工人們跟隨在他後邊，像一些羊跟着一只  
牧羊的狗一樣，米卡像一只養熟了的喜鵲似的圍繞着他飛。實際上，毛洛曹夫跟一只學會  
用後腿人立着走路的大狗相仿；在他頭上的燒焦了的皮膚一定裂破了，他有的時候用塔其  
亞娜洗澡的，毛糙的手巾，作爲頭布包裹上腦袋，這手巾是米卡給他的；碩大的腦袋，壓  
在雜哈爾身上，使得他縮矮了；他沉重地邁着步，像是警察署長艾克底肥壯的助手，兩個  
大姆手指頭握着破軍裝褲子底皮帶，並且動着其餘的指頭們，像魚扇動鱗似的，喊叫：

「同志們——秩序！」

他審問三個偷亞麻布的孩子；高聲地，這樣可以使全院子都聽得到，他問賊們：

「你們明白，偷的是誰底嗎？」

於是又自己回答：

「你們偷了你們自己底，偷了所有我們大家夥兒底！難道現在還可以偷竊，懶骨頭的  
孩子們？」

他吩咐鞭打賊們，於是兩個工人帶着滿意扯出了他們底柳枝子，而火夫瓦西凱狂喜地  
唱，跳舞着：

看他們怎樣地鞭打着小賊人們哪！

看我們有多末公正的審判官哪……

歌聲斷了，喃喃了些什麼，張開着兩只手臂，而且突然間喊：

救救吧，上帝，你底人民！

米卡喊：

「妙啊！」

米卡穿着一條灰色褲子，偏在後腦壳上戴着一頂皮帽子，跑着，汗水在他底紅色的臉

上閃着光，但在眼睛裏却閃射着迷惑的，綠色的愉快。昨天夜裡他跟妻大吵了一頓；亞考夫聽見，從他們的房間的窗戶飛到花園裏，起始是高聲的耳語，可是後來就有了塔其亞娜底不能自制的喊叫：

「你——是個鄙夫！你——是下流的人！你那些信心？叫花子們——沒有信心。謊話！一個月以前這些是你底信心……夠了！明天我上鎮上去，去姊姊那里……，是的，孩子跟着我……」

這並不叫亞考夫驚訝，他好久以前已經看出來紅毛的米卡變得越法叫人不贊成了，但亞考夫驚訝而且甚至有點兒自豪的是，他首先注意到了紅毛人底不可靠。可是現在甚至不久以前還像愛喜公鷄似地愛喜米卡的母親，也咆哮：

「這是怎麼啦，他變得多末不和氣，像一個小希伯萊人了！好，養活着他們……」  
米卡喊：

「一切——都是上乘的！生活——是一個漂亮的的女人，一個聰明的女人！但關於狼和縣羊能夠和平地住在一起的寓言，——這應該忘記了，塔其亞娜，彼得洛維娜！用這個——太遲了！」

米倫惱怒地而且冷酷地問他：

「可明天你要說什麼呢？」

「說生活昭告於我的！是的！瞭，還有什麼？」

妻和米倫走近米卡時那樣地小心，彷彿他給煤烟子塗污了似的。可是過了幾天，米卡搬到鎮上去了；隨身帶着自己底財產：三大綑書和一綑藍衣服。

到處亞考夫都觀察到了愚笨的，火燒了的空場，所有的人們都用顯明的愚笨吸着烟，而且對於這些瘋狂的日子沒有什麼可以斷言近於終結了。

「呶，」他對泡莉娜說，「我決定了：我們走吧！起始到莫斯科，而以後——要想一想……」

「這不結了嗎！」女人狂喜了，擁抱着，吻着他。

七月的黃昏，花園裏充滿了淡紅色的暮靄，向窓戶裏送着給雨浸濕了的，給太陽晒熱了的大地底沉悶的氣息。天氣是很好的，但是愁悶的。

從自己的脖子上拿開泡莉娜底溫暖的，潤濕的手，亞考夫沉思地說：

「蓋上胸口……總之——要穿好衣服！必須——莊重些。」

她從他底膝上跳起來立在地板上，兩跳就跑到了床前，用睡衣包裹上了身體，並且像煞有介事地和他並肩坐下了。

「看見沒有，」亞考夫說，用手掌子摩擦着頰上底鬍子，那樣地，竟使得鬍子發出了響聲。「必須尋思，找一個那樣的地方，在那里皇權很平安。在那里什麼也不必了解而且不必來思索一些奇怪的事情。好！」

「自然，」泡莉娜說。

「一切都必須作得小心。」米倫說：「火車都給逃兵們塞滿了。必須打扮成窮人……」

「惟一的是要多多地帶着錢。」

「呶，是的，自然。我要那樣地走掉，使得我們家裏的人們都不知道——我上那里去

啦。我彷彿上佛路高洛德鎮去似的，——明白嗎？」

「可是——爲什麼要藏藏掩掩呢？」泡莉娜驚訝而且懷疑地問。

但他不知道——爲什麼；這種思想只是出現在他底腦子裏了，而他感覺到這——是一種很好的想頭。

「呶，你知道——父親，米倫，追問……。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錢——在莫斯科，錢，我能夠得到好多，一些好的……」

「只是——快點吧！」泡莉娜請求。「你看：生活——不可能了。一切都昂貴，而且什麼也沒有。並且，一定，人們將要搶劫，因爲——怎麼生活啊？」

向門口瞥了一下，她耳語道：

「這里，厨娘早先很好，可是現在變得胆大了，並且常常彷彿吃醉了似的。她或許在夢中殺死我，為什麼不來殺我，如果老是這樣地混亂着？昨天我聽見——她和誰小聲地說話來。我底上帝！——我想，好啊！但門輕輕地半開了，而她跪了下去並且——喃喃：『可怕的！』」

「你等一下，」亞考夫止住了她底驚懼的耳語底急流。「我先走……」

「不，」她大聲地說，用自己底小拳頭打着膝蓋。「首先——我！你給我錢和……」

「你為什麼還不相信我？」男的受辱似地而且惱怒地問，並且得到了口氣堅硬的回答：「我不相信。我——是誠實的，我坦白地說：不！難道現在可以相信，當一切連沙皇都改換了，而且一切都是要變動的時候？你——相信誰？」

她說話是娓娓動人地，而且她那從鬆開了的睡衣底皺摺透露出來的酥胸說得更娓娓動人。亞考夫·阿路塔毛奧甫順從了她；他們決定了她明天就起身到佛路高洛德去，就在那裏等待着他。

在第二天亞考夫開始訴說胃疼，頭疼，這是非常可能的；在近幾月來他十分瘦削了，變得憔悴了，渙散了，他底虹色的眼睛不光彩了。於是過了八天他順着由鎮上到車站的路上

走了；他靜靜地沿着有着翻下來的石子的損壞了的大道底邊走着，這條道中間顯出了一些深洞，洞裏是青泥，給風吹成了一小堆一小堆的，裂着一些隙條。在他底後邊也留下了這樣的一個白點子似的照耀着。

過了一個月，米倫·阿路塔毛奧甫從莫斯科回來的時候，對塔其亞娜說，低着頭，注視着自己底手掌：

「必須報告給你一件傷心的事情：在莫斯科那一個和亞考夫姘度的下賤女人去見我來，並且說有一些人——咯嗎，現在人們是怎樣的？——打傷了他並且從車子裏把他扔了出去……」

「不！」阿其亞娜喊，一面試着打椅子上站起來。

「在車門口。過了兩晝夜他死了，並且爲她埋在了一個靠近撒吐士克站的小村子的地裏。」

塔其亞娜沉默着把手絹壓在自己底眼上，她那尖削的肩膊顫抖起來，黑色的衣服彷彿從牠們上邊流了下來，恰如這個瘦削的，有着一個長脖子的女人，開始鎔化了。

米倫扶了扶夾鼻眼鏡，磨擦着兩手使得手指咯咯作響，聽着作晚鐘底單調的鐘聲，於

是，沿着屋子踱着，說：

「啼哭什麼？在我們中間——他完全是一個沒用的人。並且——儻得不成體統，原諒我！自然——是可憐的。是的。」

「我底上帝！」塔其亞娜臉細着有點兒紅的眼皮，並且，淚滴濕着手指，展開了眼眉。「那個胆大妄爲的姑娘，」米倫說，把兩手插進衣袋裏，「太乖巧地假裝是一個不幸的寡婦，但穿戴得還是那末漂亮，這——顯明地：她背叛了亞考夫。她說給我們這裏寫過信了。」

塔其亞娜否認地搖了搖頭。

「沒有吧？我就知道是這樣。我以爲不必把這個告訴給父親和母親，讓他們尋思着亞考夫活着。是這樣嗎？」

「是的，這樣好一點，」塔其亞娜同意了。

「再說，伯父，彷彿什麼也不理會，但母親却總自己落眼淚……」

點了點頭，塔其亞娜說：

「不久我們全要被殺死。」

「可能的，如果老是等在這里。但我不久要送妻和兒子離開這里。我勸你也走開，別

等着當雜哈爾·毛洛曹夫……同樣地：我們對老人們也別提。呶，原諒我，我要回家去，妻不舒服哩！……」

用自己底長手握了握姊姊底手，並且走的時候說：

「現在走道大概很困難，道路——都陷於最可怕的情形中了！」

大阿路塔毛奧甫生活在半睡夢的狀態中，遲鈍地在夢中沉浸着，總是越沉越深。夜裏和大部份的白天，他躺在床上，其餘的時間是對着窗戶坐在舒服椅子上；在窗戶外邊是蔚藍的天空，有的時候天空上塗上一些雲塊；在鏡子裏邊反映出了一个有着浮腫的面孔的肥壯的老頭子，臉上浮動着兩只眼睛，成縉的，灰色的鬍子。阿路塔毛奧甫注視着自己底面孔想：

『一只很好的蚊子』。

妻走了來，向他彎着身子，攬擾他並且嗚咽：

『應該離開這里，應該去治一治……』

「去，」阿路塔毛奧甫懶懶地說。「去，馬。討厭。讓我安靜會兒。」

於是，獨個子留着，傾聽着在院子裏，花園裏，各處的人們無謂地喧譁。可是工廠沉默着。

習慣和他談話的伴侶，一個行騙的，用自己底思想底刺激來興奮阿路塔毛奧甫的人——不見了，死了。而且這樣很好，——思想對於老頭子是困難的，是不被期望的，並且他老早就已經明白思想沒有益處，因為什麼也不能明白。人們都逍遙到那里去了：亞考夫，塔其亞娜，女婿？

有的時候他問妻：

「伊利牙——回來了嗎？」

「沒有。」

「還沒有？」

「沒有。」

「可是——亞考夫呢？」

「亞考夫也沒有。」

「那末。他們都尋快樂去了。可是米洛士凱正吞沒着事業。」

「你不要想這個，」娜泰莉亞勸阻。

「去吧。」

她走開到角落裏並且坐在那里，用模糊的眼睛凝視着面前的人，和這個人她消磨了

自己底全部人生。她底頭顫搖了，兩手動作不準確了，彷彿脫了關節的，她瘦削了，乾癟了，像油膩燭似的。

很少地，但越來越密，家裏的不了解的忙迫驚醒着彼得·阿路塔毛奧甫，一些陌生的人出現了，他望着他們，竭力要明白他們底喧嘩的狂亂，一面聽着妻底一些哽咽：

「先生們，可——這又是什麼？為什麼？要知道這——是主人，我們是主人！呶，讓我帶開他，他必須去治療，他必須到鎮上去！是的——准許帶開……」

『她想藏起我來。可——為什麼要藏呢？』阿路塔毛奧甫想。『傻子。一輩子都是個傻女人。亞考夫生得像她。還有——全都像她。可是伊利牙——像我。這里，他要回來的，——他要明白層次……』

下雨，落雪，凍結發出咯咯的聲音，暴風雪吼叫着而且呼嘯着。

從這種半清晰半昏睡的狀態中，飢餓的銳敏感覺搖倒了阿路塔毛奧甫。他發見自己在花園裏，在涼亭上；經由涼亭底玻璃和一些潮濕的樹枝子中間，紅色的，可怕地近的天在閃爍着，顯得牠就掛在那里，在樹後邊，並且用手可以觸着牠。

「我要吃，』阿路塔毛奧甫說；沒有人回答他。

發青的，灰色的霧充滿了花園；在涼亭前面，頭頸互相交差着的兩匹馬站立着，一匹

灰色的和一匹黑色的；在牠們後邊長凳的子上坐着一個穿白汗衫的人，解着一個大繩子綑。

「娜泰莉亞，——聽見嗎？給我吃……」

原先，當他從夢中醒過來喊叫妻的時候，她立刻就來了，她常常在近邊的什麼地方，可是今天——沒有她。

『怎麼回事？』阿路塔毛奧甫想，而他底腦袋裏變得清晰點了。『或者——她病了？』

他抬起頭來，穿過樹叢去在洗澡房門口什麼東西在閃爍，隨後現出來那是背在綠色大兵底背上的帶刺刀的槍，因為在樹叢中辨不清楚。在院子裏什麼人喊叫了：

「你們，什麼，同志們，——開玩笑嗎？難道就這樣地看守馬匹？這樣——不是看守豬羣！可為什麼不安排和弄濕乾草？可是在洗澡房裏，鎖起來——你打算？」

穿白汗衫的人從膝蓋上把繩子擲到地上，並且站了起來，向兵士的方向低聲地說：「如果從天上來的，魔鬼帶他走吧！」

「發命令的人比原先多了，」兵士回答。

「可是誰委任他們這些魔鬼啦？」

「他們自己。現在，朋友，所有的人都為自己而工做，像在老婦人的故事中一樣。」這個走到了馬跟前，抓住了牠們底鬃毛，——大阿路塔毛奧甫盡可能大的聲音喊：

「唉，叫我底妻來！」

「不要叫，老頭兒，」他們回答他。「你打算叫你底妻來……」

馬們走開了。阿路塔毛奧甫用手掌摸了摸臉，鬍子，用冰涼的手指頭觸了一下耳朵，向四周看了看。他躺在涼亭空無玻璃的一面牆下，在一棵萍果樹下邊，在樹上掛着一團一團的紅色萍果，像山梨似的；躺的地方很僵硬；他蓋着自己那身穿破了的狐狸皮袍，在牠上面還有一條厚的冬天的褲子。但——並不暖和。不能夠明白——他爲什麼到了這里？或者——家裏在預備過節的裝飾？什麼節日呢？爲什麼馬到了花園裏而且大兵到了洗澡房來？那又是誰在院子裏喊叫。

「你，同志！——是一個笨孩子！什麼？人們疲乏了？疲倦——太早！沒有傻子們……」

他們老遠地喊叫，但這叫聲震聾人，在腦袋裏喚起了喧嘩。而且腿彷彿沒有了；從兩膝以下腿不會動了。牆上的萍果樹是彩畫匠瓦尼凱·路金畫的，一個賊；他後來搶劫了教堂，並且坐在監獄裏死了。

一個很寬的，戴着毛帽子的人走進了涼亭；他帶進來一個寒冷的影子和強烈的樹脂的氣息。

「那——是奇杭嗎？」

「可怎麼……」

奇杭底怨憤的回答也是震聾人的。老看門人張開了兩手，彷彿要在軋軋響的地板上游泳似的。

「那喊叫的是誰？」

「雜哈爾·毛洛曹夫。」

「可——老兵來這里幹什麼？」

「打仗哩。」

沉默了一會兒，阿路塔毛奧甫問：

「敵人已經到了這里嗎？」

「這——是反對你的戰爭，彼得·依立依赤……」

主人嚴厲地說：

「你，老傻子，不要玩笑，我對你不是同志！」

他聽見了平靜的回答。

「最後的戰爭，大多數人都不再希望打仗了。而且現在——一切都是同志。可是作爲一個傻子，我，實在，老了。」

奇杭顯然在笑話他。並且他無禮貌地坐在了主人底腿上，沒有摘下帽子來。在院子裏，嘎聲地，用破碎的聲音，人們命令着：

「而且八點鐘以後，在街上——不准有任何人！」

「我底妻在什麼地方？」阿路塔毛奧甫問。

「找麵包去啦。」

「怎麼這個？你要找？」

「可怎麼樣？麵包——不是磚頭，不滾在地上。」

暮靄在花園裏變得更濃厚了，更青黑了；在洗澡房近旁，一個兵打着呵欠，悲叫着，他開始完全看不見了，只有刺刀在閃光，像魚在水中似的。有好多事情打算問奇杭，但阿路塔毛奧甫沉默着；一切奇杭也一樣的不明白。對於這個人，問題們也有點兒跳躍，紛亂，不容明白其中比較重要的。並且非常想望吃東西。

奇杭開始咆哮了：

「傻子，可是比一切都較早就明白了真理。這就是它怎樣的轉變出來了。我說過：一切都是苦工！於是——來到了。趕跑了，像用破布撲塵土似的。像掃除鋸末似的。這樣，彼得·依立依赤。是的。魔鬼剝削，可你——帮了忙。可——全是為什麼？他們犯了

罪，犯了罪——數不清的罪孽！我總是看着：驚訝！什麼時候是個完結？現在完結降臨到你身上了。對於你用鉛鑄出了這一切……棚車失掉了一只輪子……」

「他瘋啦」。阿路塔毛奧甫想，但依然問：

「我爲什麼來到這里？」

「他們從家裏把你趕了出來。」

「米倫？」

「所有的人。」

「可是……亞老夫呢？」

「早已經沒有他了。」

「伊利牙在那里？」

「聽說——跟那些人在一起。一定因爲他 同他們在一起，所以你還活着，可是那

……」

『他瘋啦』。彼得·阿路塔毛奧甫確信地決定了，並且沉默着，一面想：『神經錯亂了，這小老頭兒。這樣就必須等待着。』

一些細小的，模糊的星星播散在天空上了；以前彷彿沒有過這樣的星星們。而且沒有

這樣的多過。

奇杭摘下帽子來，並且把牠在手裏揉搓着，又咆哮道：

「所有你底奸詐的愚笨都回到你身上了。對於乞丐們——比較容易點。」

突然間，用另一種聲音，他問：

「你記得一個小孩子，一個書記的？」

「呶？那末——什麼？」

彼得·阿路塔毛奧甫不能夠明白：這個意外的問話是恐嚇他或者只是驚異他呢？但他立刻明白了，剛剛在奇杭說：

「你殺死了他，像雜哈爾殺那小狗一樣。可爲什麼殺害他呢？」

阿路塔毛奧甫變得明白了：奇杭終於全然告訴了他，並且這里有病的他是被捕了。但這並不使他十分害怕，而最使他不安的是非人的愚蠢。他用雙肘支着，揚起了腦袋，開始低聲地說，帶着斥責和諷刺，感覺着舌頭上有點兒苦而且嘴裏乾渴：

「這是你——瞎說！每種犯罪都有法條的，有控訴期的！可是你——隔過了所有的法條。是的！並且——神經錯亂了。並且——忘記了親自看見的，親自說的，那時候……」「可是——我說過什麼呢？」老頭兒截斷了他。「我，自然，沒有看見，呶——我明白

！我說，是爲得看一看你要作什麼？我——說了謊話，可是你——喜歡，記住了謊話。我看見了——看見了，等待——等待……而且所有的你們——都是這樣的。阿列克謝依·依立依赤教自己底岳父，一個醉漢去給巴路司基的飯店放火，而你底父親猜出了這個，安排着把醉漢弄死了。尼基達·依立依赤知道這個，他也知道所有的事情。他沒有則聲，可是他，對你有反感，對我說過。我說：你一個和尚，這一切都應該忘記了，可是我——將要記着。你用你底事情恐嚇他。送他上吊，而後來送到廟裏去：給我們禱告吧！可是他害怕爲你們禱告，——不敢！而且因爲這個——他失信於上帝了……」

彷彿，奇杭能夠一直說到日子底盡頭似的。他說得很安靜，沉思地而且恰像沒有忿恨似的。在黃昏以後底濃重的，鬱熱的黑暗中，他幾乎失了所在。他底無禮的話語，使人聯想到黑甲虫在夜裏的喧叫，並非恐嚇阿路塔毛奧甫，但是用自己底重量壓迫着，把他驚呆了。他越法相信這個莫明其妙的人是神經錯亂了。而他緩緩地嘆了口氣，彷彿從肩膀上卸下了一件重東西似的，並且總那樣單調聲音地繼續來發掘過去的，無用的事情：

「你們，阿路塔毛奧甫們也剝奪了我底信仰。尼基達·依立依赤把我從你們中間引開了，他自己沒了上帝，而且把我……。你們沒有上帝也沒有魔鬼。你們在家裏供着的神像，是爲了欺騙。可是你們有什麼呢？不能夠明白。或許有點什麼。一些騙子們。用欺騙來生

活。現在——一切都明白了：剝光了你們……」

困難地動了一下自己底身體，阿路塔毛奧甫把非常沉重的兩脚投在了地板上，但脚蹕皮沒有覺到地板，而且對於老頭兒顯得，兩脚脫離開了，從他身走掉了，而他掛在了空中。這——驚嚇了他，他用兩手抓住了奇杭底肩膀。

「那里去？」守門人問，粗魯地擺脫了他底手。「別挨我。你沒有力氣，扼不死我。你底父親——有力氣，——費在吹牛上了。我說，你們剝奪了我底信仰；我不知道現在我將怎樣死。讚嘆過你們，魔鬼們……」

阿路塔毛奧甫越來越希望吃東西了，並且兩只脚也很使他驚怖。

「我就要死嗎？我還沒有到七十五哪。上帝……」

他又試着躺下，但沒有足夠的力是舉起兩脚來。於是 he 吩咐奇杭：

「帮助我，舉起我底兩脚來！」

把生在主人身上的兩只死掉的脚放在了椅子上，奇杭吐了口唾沫，又坐了下來，把手插進帽筒裏邊去，在他底手裏有什麼在發光。阿路塔毛奧甫看見：那是一根針，奇杭在黑暗中縫起帽子來，這證明着他底瘋癲。一只灰色的夜蛾在他們頭上閃爍着。在花園裏，有三條黃光伸展到空中，並且什麼人底聲音，老遠地但清晰地說：

「向後，同志們，退却是沒有過的，而且將來我們也不……」

奇杭截斷了這聲音：

「還有你底父親；他殺死了我底哥哥。」

「你胡說，」阿路塔毛奧甫不自主地說，但立刻問：「什麼時候？」

「大約是當……」

「你爲什麼老是胡說，瘋子？」阿路塔毛奧甫突然不安起來，感覺着，彷彿飢餓在吮吸而且消損他。「對於你應該怎樣呢？你對於我是良知，法官嗎？你爲什麼沉默了三十多年呢？」

「我那時候沉默着。意思是——思想哩！」

「蓄積了惡毒？啊哈……呶，去吧，報告警察吧。」

「警察——沒有了。」

「說——這里他就是供我一輩子飲食的人，裁判他吧！要知道你已經這樣報告了！你還該幹什麼，呶？壓迫我，驚嚇我，——要錢吧，呶？」

「你沒有錢了。你任什麼也沒有了。並且——也沒有有過。可是我對於裁判——輕蔑○我——自己對於自己就是裁判官。」

「這樣爲什麼你要恫嚇，瘋子？」

但奇杭似乎並沒有恫嚇過，阿路塔毛奧甫紛亂地感覺到。這個杭奇咆哮：

「這是所有的該因的結局。爲什麼殺死我哥哥？」

「關於你底哥哥，你胡說！」

老頭子們開始說得更快了，互相搶着說。

「我——胡說？那時候我跟他在一起來……」

「跟誰？」

「跟我哥哥。我跑掉啦，當你底父親打他的時候。那是你父親使他流血流死了。爲什麼要血？」

「你太遲了……」

「呶，現在，——人們顛覆了你，打倒了你，你沒有保障了，而我，像原先一樣，站在一旁……」

「保持了瘋癲……」

阿路塔毛奧甫感覺到這個曾經是鑿匠的人在驅逐他到角落裏，到洞窟裏去，在那里一切都是不清楚的，不可解的並且可怕的。他固執地一再重說：

「你太遲了。哥哥——你胡說，你沒有有過，像你這樣的人，任什麼也沒有……」

「有天良。」

「你親自把我底兒子，伊利牙引得離開了我底信仰！」  
「那是你們，阿路塔毛奧甫們，把我引得離開了信仰，尼基達·依立依赤激起來悲痛！」

「可是他說過——你把他！」

「我好幾次想殺死你底父親。我差點兒沒有用鋤頭敲碎他底腦壳……。你們——都是狡猾的……」

「你自己……」

「叫來了謝拉非木。他也攬擾了我：他誰也不得罪，但生活得很不好。這是怎麼會子事？到處——是狡猾……」

「誰要走？到那里？」在黑暗中人們激怒地，高聲地喊。「告訴過你，下賤東西，——八點鐘後不准動嗎？」

奇杭站了起來，走到門口去並且從門口出去到黑暗中去了。給不安，飢餓，疲倦毀傷的阿路塔毛奧甫，看見彷彿有一個寬闊的，黑色的東西在花園裏閃着光穿過了那油燈底三

一條黃光。他闔上了眼睛，現在等待着什麼最後的可怕的事情。

「得到嗎？」奇杭問什麼人。

「這裏，——就這些！」

這——是妻底聲音。她到那里去來，爲什麼她留下我和這個老頭子在一起？

阿路塔毛奧甫睜開了眼，支起在肘子上，凝望着門口，門口給兩個黑暗的人形塞住了。突然間他記起來，他一輩子所尋思着的：誰在他面前是犯罪的，由於這個人底罪孽，他底生活曾經這樣沉悶地不安，充滿了欺騙。而現在這一切都立刻變得清楚了。

妻走到了他跟前，彎下身子，耳語：

「呶，謝謝你，上帝……」

「這裏，奇杭，誰是在一切中犯罪的人！」阿路塔毛奧甫決斷地說，並且卸責地嘆了口氣。「她貪婪，她催促了我，是的！」

他帶着虔誠喊叫：

「由於她連弟弟尼基達都撇開了。你自己知道，是的……」

阿路塔毛奧甫嘆了口氣。看見妻既不惱怒，也不驚懼，也不哭泣，有點奇怪起來。她用顫抖的手梳了梳他頭上的頭髮，並且小心地，但溫和地耳語：

「輕一點，不要喊叫，那里——全是壞人……」

「給我點吃的……」

妻在他底手裏塞了一條黃瓜和一大片麪包；黃瓜是溫暖的，可是麪包黏到手指上，像麪糊似的。

阿路塔毛奧甫驚訝起來：

「這——是什麼？給我的？全是一？」

「靜點兒，基督啊，」娜泰莉亞耳語，「要知道什麼都沒有了！就是兵士們，也……」

「這全都是你給我的？因為所有的恐怖，因為一輩子？」

他，在手上舉着麪包，咕咕而且猜測出來什麼不可忍的，極端不成體統的事情發生了，在這裏邊，甚至連她，娜泰莉亞也沒有罪過。

他把麪包擲到了門口，愚笨地，但肯定地說：

「我不要。」

奇杭拾起了麪包，嘮叨着，吹着牠，娜泰莉亞又開始把麪包片向丈夫手裏塞去，耳語着勸：

「吃吧，吃吧，別鬧脾氣……」

推開了他底手，阿路塔毛奧甫用力地閉上了眼睛，並且帶着殘暴的大怒由牙縫裏重複着：

「我不要。拿開。」

一九三六，九一八後五日



刊

誤表

○	個兩正
由彼得	女兒的頭髮
不大	女兒頭髮
地向他脫帽	地向脫帽
曲	曲
幾乎去請	幾乎走請
冷視的	冷被視的

一	一	三	三	二	二
九	三	六	三	四	四
八	三	六	三	三	三
九	六	五	九	三	二
八	八	五	七	九	二
九	八	四	十	六	六
八	一	二	一	九	十六
九	同	七	同	九	
八	八	一	○	八	
九	六	五		六	
八	五	四		九	
九	八	三		三	
八	六	二		一	
九	五	一		功	
八	四	〇		我	
九	三			呼	
八	二			半	
七	一			滿	
六				粉	
五				豐	
四				滿	
三				地	
二				來	
一				也	
〇				地	
一				點兒	
二				亞考夫	
三				身	
四				疑	
五				深	
六				點兒	
七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給地的一種	
八				一切	
九				稱呼	
八				豐滿	
九				粉	
八				地	
九				來	
八				也	
九				地	
八				點兒	
九				亞考夫	
八				上	
九				亞考	
八				凝	
九				深	
八				身	
九				體	
八				感	
九				覺	
八				室	
九				沿	
八				肩	
九				拜	
八				攔	
九				阻	
八				不	
九				我	
八				給的一種地	
九	</td				

二二〇 二二五 二二八 二三二 二三七 二六二 二七八 三一九 三三〇 三三四 三三五 三五六〇 三同 三五六 三六一 三六九  
一一九 一二〇 一二五 一二八 一二二 一二七 一二六 一二九 一二八 一二九 一二九 一二九 一二九 一二九 一二九 一二九  
九十三 三三十一 一二八 一二八 一二九  
三十二 二二五 二二九 二二五  
三十五  
害帕 出手 不得 伸沙 仲沙 依立 瓜 依立 亞 罗浪漫 母母 慢緩 株思 汝須 汝須 汝須 汝須 汝須 汝須 汝須 汝須  
體， 入女 却譖他 論譖却  
， 女人 疑地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却譖他 論譖却  
， 女人 疑地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害怕 出乎 不得 伸沙 皇沙 伊  
， 女人 疑地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却譖他 論譖却  
， 女人 疑地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必須思想是

# 高爾基小說全集

一九三七年出版次序

阿路塔毛奧甫家的事情（一月） 一元二角（已出）

更夫及主人（三月） 八角

莽

撞

入

八

角

（短篇集共十篇）

克立木·薩金的一生<sub>上卷</sub>（七月） 一元五角

輕

閑

入

九

月

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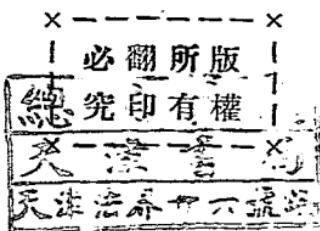
（短篇集共十篇）

親（十一月） 一元五角

以上各書一經出版概不預約未出版者預約八折

約預時隨書各版出未  
社本及處售經各·處約預

# 阿路毛塔奧甫家事的情



著者 M. 高爾基

譯者 樹華

發行者 王子雲

出版者 天津河北新大路  
生活知識出版社  
居安里五十號

經售處 上海：生活書店  
天津：天津書局

一九三七年一月出版

實價一元二角

.20

